

福尔赛世家

第二部

骑 虎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福 尔 赛 世 家

第 二 部

骑 虎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 煦 良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John Galsworthy

Forsyte Saga

In Chancery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51 年版本译出

福尔赛世家

第二部

骑虎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59,000

1978 年 2 月新 1 版 197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书号: 10188·15 定价: 0.96 元

第二部

騎 虎

有两家門第相当的巨族，
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爭。

——《罗米欧与朱丽叶》

目次

第一卷

第一章	在悌摩西家里	2
第二章	一个名流的下台	14
第三章	索米斯打算解决	28
第四章	苏荷区	35
第五章	詹姆士疑神见鬼	43
第六章	不再年轻的乔里恩	50
第七章	少男少女	62
第八章	乔里恩当起委托人	69
第九章	法尔知道了	78
第十章	索米斯迎新	89
第十一章 又访旧	95
第十二章	在福尔赛交易所里	102
第十三章	乔里恩看出自己的处境	117
第十四章	索米斯发现自己要什么	124

第二卷

第一章	第三代	130
第二章	索米斯去试探	142

第三章	看望伊琳	153
第四章	福尔赛家人最害怕的地方	161
第五章	乔里当起裁判	171
第六章	乔里恩心挂两头	181
第七章	达尔第告达尔第	187
第八章	挑战	200
第九章	詹姆士家的晚餐	207
第十章	伯沙撒之死	215
第十一章	悌摩西辟謬	220
第十二章	偵察的进展	229
第十三章	“我們又見面了!”	236
第十四章	外国风光之夜	248

第三卷

第一章	索米斯上巴黎	254
第二章	蛛网	262
第三章	里希蒙公园	267
第四章	河那边	276
第五章	索米斯发动	278
第六章	夏日	282
第七章	夏夜	290
第八章	詹姆士在等	294
第九章	出网	299
第十章	一个时代的消逝	309
第十一章	疲沓的兴致	322
第十二章	一个福尔赛的誕生	330

第十三章 告訴了詹姆士 338

第十四章 他的 344

插 曲

覺 醒 350

第一卷

第一章

在悌摩西家里

人的占有欲是从来不会停止不前的。福尔赛家人总认为它是永远固定的，其实便是在福尔赛族中，它也是通过开花放萼，结怨寻仇，通过严寒与酷热，遵循着前进的各项规律；它而且脱离不了环境的影响，就如同马铃薯的好坏不能脱离土壤的影响一样。

英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历史家，到了适当的时候，将会形容这一个相当急剧的变迁为：从一个心安理得、自我约束的地方保守主义进至一个更加心安理得、然而不大约束的帝国侵略主义——换一句话说，整个国家的占有欲都在发展着。因此，福尔赛家也同样在向前发展着，就象是亦步亦趋似的；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在家族内部也在同样发展着。

一八九五年，福尔赛家那位出嫁的老姑太苏珊·海曼在七十四岁的低龄——简直低得滑稽——追随了她地下的丈夫，并且举行了火葬；奇怪的是，这件事在六位在世的老一辈福尔赛中，简直没有引起什么震动。所以这样冷淡，有下列的三个理由。首先是老乔里恩在一八九二年过世时，几乎没有怎么声张就在罗宾山落了葬；这在福尔赛族中是第一个拒绝归葬高门山

祖坟的人。一年前斯悦辛的葬礼举行得那样十分得体，因此，老乔里恩的这次葬礼在倫敦灣水路梯摩西·福尔赛家中更引得議論紛紜；在这个福尔赛交易所里，那些族中的閑是閑非仍旧在集中傳播。各种意見都有：裘丽姑太表示惋惜，佛兰茜贊成；而且直言不諱地說：“把高門山那些烏烟瘴气的玩意一古脑儿丢掉，真痛快。”的确，自从那一次乔里恩大伯的孙女琼和小波辛尼訂了婚，后来小波辛尼又和索米斯的妻子伊琳发生一件离奇而可怜的恋爱之后，乔里恩大伯显然在存心和族中人作对；他一生向来一意孤行，現在，在他們看来，未免有点越出常軌了。当然，他那一点点哲学味儿本来就很容易从福尔赛主义的层层束縛中掙脫出来，因此，他們多少也料到他会葬在一个陌生地方。可是，这事整个說来有点突兀，而且等到他的遺囑內容在福尔赛交易所里成为流通的貨幣时，更使这个部落的人全都大吃一惊。从他的全部財產中（一共是十四万五千三百零四鎊，負債三十五鎊七先令四辨士），有一万五千鎊，“亲爱的，你想想看，他当真的留給了哪一个？留給伊琳！”就是索米斯出走的老婆；这个女人簡直沾辱了福尔赛的家声，而且——尤其令人不解的——和他沒有一点血統关系。当然，并不全部給她；只是动利不动本——終她的天年！虽說如此，总是不象話；老乔里恩本来在族中是被尊为完人的，这一来可完蛋了。苏珊·海曼在俄金^①举行葬礼所以沒有在族中引起什么震动，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整个說来比較普遍，也比較冠冕。原来苏珊除掉坎普頓山住宅之外，还有一块空地（是海曼临死时留給她的），就在倫敦边界过去不远的汉斯^②那边；据大家知道，海曼家的男

① 塞萊的一个小鎮，火葬場所在地。

② 即汉普州。

孩子所以能够成为那样好的骑手和枪手，都是由于这块地的緣故；这在他們当然很好，而且也是大家信得过的。既然在真正的乡下有那么一块地，好象連她遺体的分散多少也說得过去了——不过，她怎么想得到举行火葬的，他們可弄不懂！訃文照例发出，索米斯和小尼古拉都下去送殯，而且遺囑按說也是令人滿意的，因为苏珊本来只能动利，不能动本，所以財產毫无周折地就归几个儿女平均分配了。

苏珊的安葬所以沒有引起震动的第三个理由是最最普遍的。那个臉色蒼白、身体瘦小的尤菲米雅說过一句大胆的話，可以概括大家的意見：她說：“我覺得人就是死了，也有权利处理自己的遺体。”以尼古拉那样一个老牌自由党，^①而且是最最专制的，他的女儿竟会說出这样的話来，真是駭人。自从一八八八年安姑太逝世之后——那正是索米斯做丈夫的权利在搖搖欲墜的时候，終于鬧得那样不可收拾——世情的变化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当然，尤菲米雅說的是孩子話，也沒有見過世面；原来她虽則是将近三十开外的人了，仍旧姓福尔賽。可是，种种理由除外，她這句話无疑地表現了自由原則的擴張，也表現了要把占有的中心从別人那里分散并且轉移到自己身上来。当尼古拉从海絲特姑太嘴里听到自己女儿這句話时，他破口大罵起来：“这些老婆跟女儿！她們的自由永远鬧不完的。我早就知道那个‘杰克逊’的訴訟事件，会搞出事情来——那样乱引用人身保护权。”当然，他对于已婚女子財產法案^②到現在还没有能

① 英国自由党一八八五年因爱尔兰自治問題而发生分裂，一部分参加保守党内閣的称做保守自由党人，尼古拉即属于这一派。

② 英国于一八七二和一八八〇年才通过女子財產法案；在这以前，女子結婚后其所有財產即归丈夫所有。

完全釋然；如果不是因为他在这条法案通过之前就結了婚，他就会遭到很大的麻煩。可是，事实上，在那些小一輩的福尔賽中間，那种对別人占有自己的反抗是无可否認的。这种殖民地自主的傾向，一直都在发展着，而且令人不可解的，这恰恰就是帝国主义的先驅。那些小輩現在多数都結婚了，沒有結婚的只有下面几个：乔治仍旧死釘着德孚酒店和伊昔姆俱乐部；佛兰茜在采尔西区金斯路一家音乐室里从事她的音乐事业，仍旧帶他的“情人們”上跳舞会；尤菲米雅住在家里，終日埋怨着尼古拉；还有那一对“德罗米欧哥儿俩”，海曼家的加尔斯和吉賽。第三代的人丁还不多——小乔里恩家三个，維妮佛梨德家四个，小尼古拉家倒有了六个，小罗杰有一个，瑪丽安·狄威第曼有一个；圣·約翰·海曼两个。可是余下十六个結了婚的——二房詹姆士家的索米斯，萊茜尔和茜席丽，四房罗杰家的欧斯代司和湯姆士；五房尼古拉家的亚其；海曼家的奧古斯特和安娜蓓儿·斯宾德——这些房分这么多年来都沒有生育。

就是这样，在老一輩的十个福尔賽里面，生下了二十一个儿女；可是小一輩的二十一个人里面，到現在才只有十七个后裔；而且看上去，除掉自不小心再添上一两个而外，大概也不会更多出来。一个研究統計学的人很可以从这上面看出人口出生率的升降是和你投資的利息成比例的。十九世紀初期的杜薩特大老板福尔賽祖父的年息是一分，也就是十厘錢，因此就生了十个儿女。这十个儿女里面，四个沒有婚嫁的除外，把裘丽姑太也除外（因为她的丈夫席普第来斯·史木尔几乎才結婚就死掉，所以当然不計在內），平均每人拿到四厘錢到五厘錢的利息，因此生的儿女也是这么多。他們生的二十一个儿女現在只淨拿三厘錢了，因為他們父亲把产业留給他們时，为了逃避遺產稅起見，

大都把来捆在公債上；这些儿女里有六个生了儿女，一共是十七个，每一房恰好是二厘又六分之五。

生殖率这样低也还有别的原因。他们都不大信得过自己赚钱的能力，这从维持开销上说也是自然的；同时，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父亲一时不会死；这些都使他们谨慎起来。一个人有了儿女可是没有进项，生活起居的标准就必然要降低；两个人的饭是不够四个人吃的，如是类推——还是等一等，看看老头子的情形再说。还有，一个人能够想到度假就度假，没有任何妨碍，也是好的。所以他们宁可全部享有自己，而不愿意享有孩子，这正合得上当时新兴的所谓“世纪末”风气。这样做，不但毫无后顾之忧，而且还可以买一部汽车。事实上，欧斯代司已经买了一部，可是车子颇得厉害，而且轧掉了他一只上犬齿；所以还是等这些车子走得安全些再说吧。目前，孩子可不要再有了！连尼古拉都在收篷了，原来的六个孩子不算，整整三年来就没有生过。

这一切都是征兆，表明了福尔赛家族的衰颓，或者说，这个家族的解体；不过情形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因此，当罗杰·福尔赛在一八九九年逝世时，这一家人并不因此而没有重新集合。那一年的夏天非常明媚，福尔赛家人有的到国外去，有的上海边去度夏；当他们差不多全都回到伦敦的时候，罗杰突然在他王子园自家的房子里断气了；这种死法也颇有点他在世时那种独出心裁的派头。在梯摩西家里，就有人悲哀地说：认为罗杰在饮食上一直就是放任自己——举个例子，他不是什么牌子的羊肉都不吃，只肯吃德国羊肉吗？

虽说如此，他在高门公墓举行的殓礼仍旧是尽善尽美；送完殓之后，索米斯几乎不由自主地向灣水路他的叔父梯摩西家走

来。那些“老骨董”——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都愿意听他談談出殯的情形。他的父亲詹姆士已經八十八岁了，自知吃不消送殯的劳頓；悌摩西本人当然照例不去；所以，老弟兄里面只有尼古拉一个人参加。虽則如此，送殯的人还是不少；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一定愿意听听。在这种好心腸里面，索米斯显然也还夹有一些別的企图，那就是使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能捞点同情回来；这是福尔賽家人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每一个国家里面那些健全的組成部分的主要特征。索米斯的父亲过去也有这种习惯，每星期至少有一次去看望住在悌摩西家里的那些姊妹，一直到八十六岁，人已經神志不清，沒有爱米丽照应就不能出門时，方才停止不去；因为帶了爱米丽去是不成的；当着自己的妻子，一个人怎么跟人談得了話？索米斯来灣水路悌摩西家里，談談族中的一些事情，无非是奉行自己父亲的习惯；他跟过去的詹姆士一样，几乎每星期天都抽空去跑一趟，在那間小客厅里坐上半天。小客厅里的布置已經被他按照自己的艺术眼光——那当然是沒有問題的——改变了不少，摆了許多他認為还不够自己严格标准的瓷器；另外至少有两張不大靠得住的巴比松派油画，是他在圣诞节送去的。他自己在收集巴比松派画家上着实捞了一笔，近几年来，已經改收馬里斯昆季、^①伊斯拉尔斯^②和毛甫^③了，而且希望捞得更多些。在他現在住的靠近买波杜倫^④那所沿河的房子里，就有一間画廊，挂的真是漂亮，而且光綫也非常充足；倫敦的古董商人哪一个不熟悉！偶尔逢周末招待客

① 指十九世紀荷兰画家馬里斯三弟兄。

② 約瑟夫·伊斯拉尔斯(一八二四——一九一一)，荷兰风俗画家。

③ 安东·毛甫(一八三八——一八八八)，荷兰风景画家。

④ 近牛津的小鎮，在泰晤士河上游。

人——那是他的妹妹替他張羅的，有时候是維妮佛梨德，有时候是萊茜尔——這間画廊在星期日下午也很可帶領客人看得。他虽則卖弄自己的收藏时，不大多說話，可是大都能使那些客人非常佩服他在收藏上那种不声不响的毅力；他們能看出他的声望并不仅仅基于艺术上的好恶取舍，而且还有一种本領，能够預測市价漲落。每次他上梯摩西家里来，他和古董商打交道上几乎总有点小小的胜利可以告訴大家；他的两个姑母就会来上一大套恭維，替他得意，这个他也非常爱听。今天下午他的兴致也很好，不过是为了別的原因。他穿了一件参加罗杰殯礼回来的深顏色衣服，非常整洁；衣服的顏色并不是純黑，說实在話，叔父总不过是叔父，他从心里面討厌表現得过分哀痛。他坐在一張鑲花的椅子上，头高高抬起，凝望着用灰泥鑲了金边的天青色牆壁，看得出很沉默。不管是不是因为送殯回来的緣故，总之，今天下午，他臉上那种特有的福尔賽相貌看上去非常順眼，一張长长的臉，凹臉心，下巴如果不是长了肉的緣故，就会显得特別大；整个看上去，就是下巴，然而，一点不难看。他比平时更加感到梯摩西庸碌到不可救藥，感到这两位姑母还是維多利亞中期的灵魂，簡直可怜。今天他只有一个題目要談，就是他在法律上还没有离婚的問題；但是說不出口。然而這個問題在他的脑子里显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这种情形只是今年春天才开始的；从那时候起，他就逐漸产生了一个新的愿望，是这个愿望慫恿着他采取行动，而他滿知道，以一个四十五岁的福尔賽来做这种事情，簡直近于荒唐。近年来，他愈来愈感覺到自己“发”了。那一年，他想到在罗宾山造房子时，他的財產已經很有可觀；不幸的是他和伊琳的婚姻最后就毀在这所房子上。在这十二年孤独的岁月里，他几乎是一心放在盘財上面，此外什么事都不管，因此

財產的增加達到驚人的速度。他現在的身價足足在十萬鎊以上，然而，偌大的家財卻沒有一個人可以托付——這一來，他那種近似宗教式的孳孳營求就變得漫無目的了。就算他干得不怎么起勁，錢也是會賺錢的；敢說他還沒有怎么樣時，就會有十五萬鎊的財產。在索米斯的性格里，家庭觀念、兒孫觀念本來一直就很強烈；過去由於受到挫折而潛藏起來，可是現在到了這個所謂“壯年”的時期，這些思想又蠕動了。近來更由於受到一個女子的絕色吸引，嗣續觀念變得更加具體，更加強烈，簡直使他一腦門子都只有這一件事了。

而且這個女子又是個法國人，不大会昏了頭腦，或者接受任何非法的結合。而且，索米斯自己也不願意考慮這種情形。他在多年被迫的獨身生活中，也曾背地里試過那些下流勾當，而且事後總引起反感，因為他本來就很挑剔，而且生來是尊重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偷偷摸摸的男女私情他決不干。在巴黎的英國大使館來個証婚，加上幾個月的旅行，他就可以把安耐特帶回來，和她過去的身世絕緣；說實在話，她的身世並不太出色，她不過是在自己母親的蘇荷區飯店里管帳；安耐特回來之後，以她的法國眼光和端莊的風度，在靠近買波杜倫的“栖園”坐鎮，一定使人覺得非常新穎。福爾賽交易所里那些人和他沿河一帶的交游一定會傳遍他在旅行的時候碰見了一位漂亮的法國姑娘，又和她結了婚的消息。娶一個法國老婆聽上去很有點浪漫氣息，而且神氣。不！這些他一點也不擔心；可詛咒的是他現在還沒有離婚，還有就是安耐特會不會要他的問題；這件事，在他還沒有能給她提供一個明確甚至光耀的前途之前，他是不敢嘗試的。

在他姑母的客廳里，他對那些照例的問候只是模模糊糊地聽見：他親愛的父親可好？不出門嗎？當然嘍，眼前天氣正要轉

凉了。索米斯可得記着告訴他，說海絲特用冬青叶治她的腋下痛很受用；每三小时敷一次，事后再用紅法兰絨貼上。他能不能尝一下她們做的蜜餞李子，只来这么一小罐——今年的李子真鮮呀，而且吃了非常之补。哦！談到达尔第他們——索米斯可曾听說亲爱的維妮佛梨德跟蒙达古鬧得很不开心？梯摩西認為应当有人給她撐撐腰才是，据說——不过索米斯可不要完全相信——蒙达古拿了維妮佛梨德的一部分首飾送給一个烏七八糟的跳舞女人。亲爱的法尔現在剛要进大学，这件事情对孩子的影响多坏。索米斯沒有听說嗎？是啊！可是他得去看看他的妹子，馬上查点一下！依他看来，那些波尔人^①会不会真的抵抗呢？梯摩西为这件事情很着急。公債的行情很高，他捆在公債上的錢又是那样多。依索米斯看，一有战事发生，公債会不会跌下来？索米斯点点头。可是战事很快就会結束的。要是不結束的話，梯摩西可真糟了。索米斯的父亲这样大的年紀听見这消息当然会吃不消。可怜的罗杰这次总算幸免了，不必担惊受怕。談到这里，裘丽姑太用一块小手絹擦去一大滴正要爬上她左頰那块永恒肉球上的眼泪；裘丽姑太的臉頰已經十分蒼老了，可是她却在回想着亲爱的罗杰和他一切独出心裁的玩意儿，以至于

① 波尔人是十七世紀殖民非洲的荷兰人后裔，在非洲根生土长已有多代，并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十九世紀初，英国开始侵入南非，以武力侵占了波尔人的土地。一八九七年，德兰士瓦与橘河自由邦成立联盟。当时波尔人和外地人（波尔人这样称呼英国人）的关系日趋紧张，英国当即派遣軍隊到德兰士瓦。德兰士瓦总統克鲁格要求軍隊撤退不遂，即联合橘河自由邦向英国宣战，即所謂波尔战争，或南非战争（一八八九——一九〇二）。英軍死伤甚众，但結果荷兰人在南非的殖民地完全为英国吞并。

两人做孩子时罗杰常拿針刺在她臉上的事情。海絲特姑太天生就害怕听丧气話，这时候插了进来：索米斯看，他們会不会立刻命張伯倫^①当首相呢？他会迅速奠定大局的，那个老克魯格最好能放逐到圣海倫島^②去。她始終記得当初拿破侖逝世消息傳來时的情景，索米斯的祖父听到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当然，那时候她跟裘丽並沒有覺得怎样——我們那时候还穿长褲子^③呢，“亲爱的。”

索米斯从她手里接过一杯茶，赶快喝掉，吃了三块梯摩西家著名的杏仁餅。他臉上微带傲慢的笑容，仅仅加重了那么一点点。的确，他的族人始終就是淺陋到这样不可救药的地步，不管他們之間在倫敦的基业有多大。在这些剧进的日子里，这些人的淺陋比平时更显得触眼了。怎么，老尼古拉現在仍旧是个自由貿易主义者，仍旧是那个自由主义的頑固堡垒——除旧俱乐部——的一个會員，不过当然嘍，那里面的會員現在已經几乎全部是保守党了，否則，他自己也不会加入；还有梯摩西，据說，现在还戴着帽子睡覺呢。裘丽姑太又开口了。亲爱的索米斯气色真好，比亲爱的安姑过世时簡直一点沒有老；那时候，亲爱的乔里恩，亲爱的斯悅辛，亲爱的罗杰，他們全都团聚在一起呢。她停了一下，一滴正要爬上她右頰肉球的眼泪剛好被她截住。索米斯可曾——近来可曾听到伊琳的消息？海絲特姑太肩膀看得出聳了一下。糟糕，裘丽总是要講些滑边的話！索米斯臉上的

① 約瑟夫·張伯倫(一八三六——一九一四)，当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卖勁地执行了帝国主义的擴張政策。所以海絲特姑太問到他会不会出任首相的話。

② 圣海倫島是拿破侖战敗后被放逐的地方，后来就死在島上。

③ 維多利亞朝初期妇女与儿童穿的一种齐脚踝的长褲。

笑容消失了，把手里茶杯放下来。他自己的这个问题现在被人家给他提出来了，然而尽管他满心想要细谈，他可没法搭上话。

裘丽姑太相当匆急地往下说：

“他们说亲爱的乔里恩本来把那笔一万五千镑无条件赠给她的；后来当然是看出这样不妥，才改为只给她天年使用。”

索米斯可听说过没有？

索米斯点点头。

“你的堂兄小乔的妻子已经故去了。他是伊琳的委托人；你当然知道喽，是吗？”

索米斯摇摇头。他其实知道，可是故意要显得冷淡，自从波辛尼噩耗传来那一天起，小乔里恩和他一直就没有见过面。^①

“他现在总该是中年以上的人了，”裘丽姑太接下去说，一面出神，“我算算看，他是在你亲爱的大伯住在蒙特街时生的；比他们搬到斯丹奴普门要早好多年——是一八四七年十二月里，就在巴黎公社成立之前。^② 他五十多了！可想得到！那样一个漂亮娃娃，我们全都把他当个宝；是你们一辈子的老大呢。”裘丽姑太叹口气，一绺不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头发散了下来，急得海丝特姑太微微打了一个寒噤。索米斯站起来，他发现自己有种地方真怪：这次跑来，他原以为可以在这方面谈谈，甚至还想谈谈自己没法摆脱的处境，可是——看哪，这位出名的颠三倒四的裘丽姑太才一提起，他就畏缩了。

① 这句话是作为索米斯的口气说的。第一部末尾小乔里恩到索米斯那里去通知伊琳波辛尼死耗时，和索米斯顶面碰到的事实，索米斯在这里故意不提。

② 巴黎公社成立于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裘丽姑太却把来和一八四八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混淆了。

哎呀，索米斯难道就要走了！

索米斯微带辯护意味地笑笑說：

“走了。再見。替我問候悌摩西叔叔！”他在每人的前額上淡淡地吻了一下——那些額上的皺紋象在竭力擁抱他的嘴唇，指望被吻掉似的——就丟下她們走了。兩位姑太太孜孜地望着他的後影——親愛的索米斯，今天真難為他跑來，剛巧碰到她們的心情是這樣的——

索米斯一面心里感到有點不過意，一面走下樓梯——這裡樟腦和波得酒的味道總是那樣好聞——又走下那所終年不透風的房子的石階。可憐的老東西——他並不是故意要使她們難受啊！到了街上，他立刻忘掉她們，腦子里又充滿了安耐特的美貌，一面盤算自己可恨的處境。當初那個混蛋的波辛尼被車子撞死時，為什麼不把事情徹底解決，办好離婚手續呢？那時候證據要多少有多少！^① 這樣想着，他轉彎向他妹妹維妮佛梨德·达尔第在美菲尔区格林街的寓所走去。

① 根據英國的法律，離婚的理由是（一）通奸，（二）遺棄，（三）虐待，（四）精神失常；雙方意見不合或分居多年都不能成為離婚理由。索米斯要提出和伊琳離婚，只能援引第一條，但是她在十二年前和波辛尼的愛情事件已經事過境遷，法院不會受理了。

第二章

一个名流的下台

蒙达古·达尔第在这所房子里至少住了有二十年；以他这样一个受命运播弄的名流，如果不是他岳父把房租、捐税、修理费一古脑儿包下来，恐怕早就要现底了。用这样简单而笼统的方法，詹姆士·福尔赛总算使自己女儿和几个外孙过点安稳日子。说到底，以达尔第这样一个横冲直撞的赌徒，能有一个容身之处，那好处是数不尽的。这一年来，他几乎是异乎寻常地安份，一直到最近几天都是如此。原来乔治·福尔赛也是个跑马迷，迷得简直不可开交，老罗杰为这件事弄得很不开心，现在总算得到安息了。前些时乔治和达尔第合伙养了一头牝驹；它的母亲是殉道者，^①父亲是火衫儿，火衫儿的母亲是背带儿，他们给它起名叫袖钮儿；虽说是系出名门，这匹三岁的栗色驹却因种种原因从没有显过身手。达尔第既然在这匹大有可为的动物身上有一半主权，他就和无数其他的人一样，所有的理想，原来不知道躲在哪里的，一时都露了头角，而且几个月来都使他不声不响地满怀着热望。奇怪的是，一个人生活里有点好事情可以指望时，平日也不会吃得那样醉醺醺的了。而且达尔第手里的这匹马的确是件好货色——秋季让点赛的机会是三对一，外面公开的

估价是二十五对一。旧式的天堂哪里敌得上这个，所以他連衬衫都捆在火衫儿的女儿身上了。可是究竟能够比他的衬衫多出多少，那就全要看这个背带儿的孙女了。四十五岁是一个浪蕩时期，福尔赛家人熬不了，甚至达尔第家人也熬不了，不过也許和其他时期比起来并不那么显著罢了；所以，达尔第近来对一个跳舞女子忽然鍾情起来。按說也是真情真意，可是沒有錢，光是那么热，这种爱情很可能到头来和她的舞裙一样飘忽；而且达尔第一直就沒有錢，平时仅靠从維妮佛梨德手里討一点或者借一点在那里苦捱；維妮佛梨德又是个坚强女子，养活他全为了他是孩子的父亲，和一点可以留恋的旧情——那些在青年时期吸引她的华杜尔街面孔^②現在已經在消失了。她，以及其他可以借点錢給他的人，和他在打牌跑馬上輸掉的（奇怪的是，有些人輸錢也能作为一种借口），就是他的全部生活来源；因为詹姆士現在年紀太大了，煩不了神，索米斯总是严詞拒絕，这两个人都沒法找。所以說好多月来，达尔第都是靠空想过日子，并不是过甚其辞。他对于錢本身从来就不感觉兴趣；象福尔赛家人那种盘錢的习惯，他一向就看不起，不过却安心利用他們这个弱点。他喜欢錢的是錢能够买到的东西——就是个人的受用。

“一个真正爱好运动的人决不爱錢，”他总說，一面向乔治借了二十五鎊，滿知道五百鎊休想启口。蒙达古·达尔第有种地方非常可爱。照乔治·福尔赛說来，是头块牌子。

讓点賽那天早晨天气晴朗，正是九月的最后一天。达尔第

① 殉道者，火衫儿，背带儿都是名馬的名字，欧洲人养馬最着重追溯馬的世系。

② 倫敦的一条以卖旧家具和假古董出名的街道，經營的多数是意大利人，这里就借用来形容达尔第的面貌，有华而不实的意味。

头一天夜里就赶到紐馬开，穿了一身整洁的格子呢衣服，走上一个土堆子，看他的半只牝駒最后一次溜腿。如果它跑赢了，他就可以稳拿三千镑——总算勉强；这许多星期来，他们伺候着它参加这次比赛，他也满怀希望地克制着自己，耐着性子，还不是为了这个？可是他沒有能够加码。现在它已经升到八对一了，要不要趁此割掉呢？云雀儿高高在他头上唱着，高原上青草发出清香，那匹漂亮的牝駒在他面前驰过，昂着头，浑身亮得象一匹緞子；这时候，他一心就在盘算着这件事情。反正输了也不要他付钱，现在割掉会使他的赚头减掉一半——一千五百镑哪里买得到一个跳舞女人死心塌地跟你。更加强烈的是达尔第家人的血液里都渴想豪赌一下。所以他转身向乔治说：“它是匹好马。跑起来准沒有回手。我要干到底。”乔治早已把马票全部割掉，另外还押上一点，所以不管胜负如何，他总是胜算在握。听到达尔第这几句话，他的魁梧身材低下来把达尔第看看，咧开大嘴笑了，一面说：“呵呵，好汉子！”原来乔治付学费时期早已过去了；他很遭过些风险，全亏老罗杰的钱使他安然渡过，而那些钱又是听了老罗杰不少言语才得来的；现在他的福尔赛性格已经开始取他的马主人地位而代之了。

人们的一生中往往碰到许多幻灭的时刻，连敏感的作者都有些怕提。毋庸说，这件好事情垮了。袖钮儿连个末奖都没有跑上。达尔第连衬衫都输掉了。

在这些事情和索米斯向格林街走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怎么会不出事情！

象蒙达古·达尔第这样性格的人，几个月来抱着宗教一样的虔诚克制着自己，最后仍旧得不到酬报时，他并不诅咒上帝而去死掉，他一面诅咒上帝一面照旧活着，并且闹得一家人很不

开心。

維妮佛梨德虽則时髦得过分一点，却是个坚强女子。她受了他整整二十一年的折磨，可是从来不相信他会做出現在做的这种事情来。她和許多做妻子的人一样，認為自己已經尝足他的滋味，可是她並沒有看出四十五岁的他——在这种年紀，他和許多男人一样，都有那种“此时不做，更待何时”的心理。十月二日那一天，維妮佛梨德查点了一下自己的首飾盒，不由得吓了一跳；她的一件最出色的珠項圈不見了。这串珠項圈是一八八五年維妮佛梨德生下小班尼狄特时蒙达古买給她的；而且是一八八七年春天詹姆士为了怕把事情声張出去，逼着付的錢。当时維妮佛梨德立刻找达尔第想办法。达尔第嗤了两声，說項圈总会找到的。維妮佛梨德后来发急了，厉声說：“好吧，蒙第，那么我就亲自上苏格兰場^①去！”达尔第这才答应去追。可惜的是，这种迅疾的措施要能收效，少不了要有穩謀深算，然而偏偏受到貪杯的影响，把事情耽擱下来。那天晚上，达尔第回到家里时，什么心事都抛在九霄云外，呱呱講个不停。在平常日子，維妮佛梨德只要把自己房門鎖上，讓他睡过一夜就行了，可是今天因为放心不下項圈的下落，弄得只好守着他。达尔第从口袋里取出一枝小手枪，举到餐桌上，直接告訴她說，她的死活他全不管，可不要她再嚕苏；他自己是活得膩味透了，維妮佛梨德抵着餐桌的另一面，回答說：

“不要神头鬼臉的，蒙第。你去过苏格兰場沒有？”

达尔第拿手枪抵着自己胸口，連扳了几下。手枪沒有上子彈。他罵了一声，丟下手枪，說：“看在孩子的面上吧，”就倒在一

① 倫敦警察局所在地。

張椅子上。維妮佛梨德先拾起手槍，然後給他一點蘇打水換白蘭地喝。這杯酒非常神效。他這一生受盡了折磨；維妮佛梨德从不“老解”他。項圈是他給她的，除了他，還有哪個有資格拿？把了那個西班牙小雌兒了。維妮佛梨德要是反對的話，他就割——她的——脖子。這算做什麼？（這句出名的“割脖子”說不定就是這樣第一次用出來的，便是些最古典的語言也往往這樣來源不明。）

維妮佛梨德，早在一個嚴格學校里學會了自我約束，這時抬起頭來，向他說：“西班牙小雌兒！你是指我們那次在龐地夢尼姆巴蕾舞團看見的那個跳舞女孩子嗎？那麼，你是個賊，同時是個混蛋！”這句話對於一顆創痛已深的心太吃不消了；达尔第從椅子上跳起來，一把抓著妻子的胳膊，想到自己兒時的得意傑作，就把胳膊扭了起來。維妮佛梨德含著眼淚，忍著痛，可是一聲不哼。她等待达尔第有这么一下松勁時，把胳膊掙脫；接著和他隔著餐桌，咬牙切齒地說：“蒙第，你是個‘癩三’。”（毫無疑問，這兩個字就是這樣用起來的，——英語就是在那種緊張狀態下形成的。）她丟下胡須上滿是吐沫的达尔第，上了樓，鎖上房門，拿熱水洗了胳膊，一夜都沒有合眼，總在盤算自己的珠項圈戴在另一個人的脖子上，盤算自己的丈夫送了項圈可能受到的優待。

名流醒來時覺得自己已經名譽掃地，同時迷迷糊糊記得被人罵做“癩三”。晨曦中他在自己睡覺的圈椅上坐了半小時——可能是他有生以來度過的最不快樂的半小時，因為便是一個达尔第的眼中，一件事情的收尾總是有点悲傷的。而且他自己明白已經到了收尾了。餐室里掛的窗簾是維妮佛梨德從臬根斯買飛斯公司買來的，詹姆士付的錢；從此以後，他再不會在這間餐室里睡覺，再不會看見晨光從這些窗簾里透進來了。他再不會在“

被窩里打个滾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再在这張玫瑰木餐桌上吃芥末炒腰子了。他从燕尾服口袋里把皮夹子掏出来。四百鎊錢，全是五鎊和十鎊的票子——这是他半只袖鈕儿卖剩的一点錢，昨天當場和乔治·福尔赛成交的；乔治因为在这次賽馬获胜，并不象他現在这样突然对这匹馬厌恶起来。后天，那个巴蕾舞团就要上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他也要去。这串珠子的全部价值还没有收回来；一頓酒席还只是开了一个头。

他悄悄上了楼；也不敢洗澡或者刮胡子（而且水也是冷的），只是換了衣服，偷偷地把自己能够收拾的东西收拾起来。这双多油光刷亮的靴子真舍不得丢下，可是有些东西只好牺牲掉。收拾停当后，他一手提了一只提箱，向楼梯口走去。屋子里很靜——他的四个儿女就是在这所屋子里生的。站在他妻子臥室外面这短短片刻內，他的心理很古怪——这个女子过去他也許沒有爱过，可是总欣賞过，而現在却罵他是“癩三”。他用这句话使自己狠一狠心，躡着脚走了过去；可是第二道門却不大容易过得去。这是他两个女儿的房間。毛第进学校去了，可是伊摩根准在房內睡着；达尔第一双清晨的眼睛湿了。伊摩根深色头发，棕色的媚眼，在四个孩子中最最象他。剛才成年，一个美人儿！他把两只手提箱放下来。这样正式放弃做父亲的資格使他很不好受。晨光落在他的臉上，照出他的真情激动。打动他的絕不是什么虛伪的忏悔，而是真正的慈爱和一种黯然“永別”的滋味。他舐一下嘴唇；有这么一会儿完全拿不出主意来，格子呢褲子里的两条腿就象麻木了一样。真吃不消——这样逼得要离开自己的家！“他——的！”他咕嚕着，“沒想到会是这种情形。”楼上傳来的声响警告他女佣們已經开始起身了。他抓起两只提箱，躡着脚下了楼。他觉得頰上湿了，这种感觉使他很安慰，就象是証明

他的牺牲是真实似的。他在楼下房间里停留了一会，把自己所有的雪茄、一些文件、一顶折帽、一只银烟盒、一本《罗夫赛马指南》^①全部装好。然后给自己换了一杯浓浓的威士忌苏打，点起一支香烟，站在两个女孩子的照片面前躊躇起来。照片装在银框子里，是維妮佛梨德的东西。“没有关系，”他想：“她可以再拍一张，我可不能了！”他把照片塞在皮箱里。接着，他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另外又拿了两件东西，雨伞和他那根最好的棕榈手杖，就去开前门。他把前门轻轻带上，到了屋子外面，有生以来从没有携带过这么重的东西；他绕过街角去等待清早过路的马车……

蒙达古·达尔第就这样在四十五岁时从他叫做自己的房子里消失了……

維妮佛梨德下楼时，发觉他不在屋子里，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一种无名的愤怒；她一夜没有闭眼睛，自己安心准备好的那些责备话就这样轻轻被他滑掉了。他是上紐馬开，或者白馬登去了，敢说带上了那个女人。下流！当着伊摩根和女佣，她只好一声不响；她也知道没法告诉詹姆士，他决计受不了这种刺激；当天下午她忍不住跑到梯摩西家里，把失掉项圈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并且要她们严守秘密。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发觉照片不见了。这是什么意思？她把自己丈夫剩下的东西仔细查点一下，这才使她恍悟他是一去不返了。当这个结论变得愈来愈有力时，她一点不动地站在他的更衣室的中間，所有的抽屉都抽开了，竭力在揣摩自己的心情。这很不容易！虽则他是个“癩三”，可仍旧是她的财产，不管她怎么想，总没法

① 一种赛马年鉴，一八四二年罗夫创刊。

不感到自己的損失。四十二歲就守活寡；帶着四個孩子；引得人人注目，成為憐憫的對象！被一個西班牙女人勾走了！過去她認為早已死去的那些往事和舊情，全都涌上心來，又痛苦，又怨恨，又纏綿。她機械地把一個一個抽屜关上，上了床，躺在床上，臉埋在枕頭里。她並沒有哭。哭有什麼用處？當她下床到樓下吃午飯時，她覺得好像只有一件事情能夠安慰自己，那就是把法爾找回來。法爾是她的大孩子，下月就要拿詹姆士的錢去上牛津大學；這時候正在小漢普登跟他的“教練”準備初次考試最後一次試跑，這是法爾學他父親的口氣說的。她命人打一個電報給他。

“我得查點一下他的衣服，”她向伊摩根說；“不能讓他隨隨便便就上牛津去。那些男孩子非常挑剔。”

“法爾的衣服多着呢，”伊摩根回答。

“我知道；可是需要收拾一下。我希望他會回來。”

“他會飛一樣地回來，媽。可是他可能要錯過考試呢。”

“沒有辦法，”維妮佛梨德說。“我要他。”

伊摩根天真而機警地把母親臉色看一下，就不响了。當然是父親的事情！六點鐘，法爾飛一般地回來了。

你想象一個半頑童、半福爾賽的混合品，這個人就是小蒲柏里斯·法爾利斯·達爾第。一個小伙子取了這樣的名字，還能夠變成別的樣子嗎？他生下來時，維妮佛梨德正在得意之秋，凡事都要出人頭地；她打定主意要使自己孩子的名字取得與眾不同（總算好——她現在覺得——她差一點給伊摩根取名叫第絲比）。①

① 彼拉摩斯與第絲比為古巴比倫傳說中的一對情人。兩人從牆隙通情，並擇定在尼諾坟幽會。第絲比先到，見一母獅吞噬一牛，棄衣而遁。彼拉摩斯后至，見第絲比衣染牛血，以為情人已死，遂自殺。第絲比復返，見彼拉摩斯已死，亦自殺殉情。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中有此戲。

可是法尔的这个名字还要怪乔治·福尔赛那个老捉狭鬼。那天达尔第和他碰巧在一起吃晚饭——就在他的儿子和接代人生下来一星期之后——他和乔治谈起维妮佛梨德的这个心愿。

“叫他伽图好了，”乔治说，“多么俏皮！”原来他赛马刚赢得十镑钱，那匹马就叫伽图。

“伽图！”达尔第当时回答——两个人的酒都有点“上劲”了，当时就有这种说法——“不象是一个基督徒的名字。”

“你来！”乔治把那个穿短褲的侍役叫来。“把图书室里的《大英百科全书》拿来，C字的一本。”

侍役把百科全书取来。

“你看！”乔治说，用手里的雪茄指指：“伽图——蒲柏里斯·法勒里，^① 维吉尔与丽第亚所生。^② 这不是你要的吗？蒲柏里斯·法勒里总够得上一个基督徒了吧？”

达尔第回到家里，把乔治的话告诉了维妮佛梨德。她听了很中意。“趣”得很。蒲柏里斯·法勒里就这样做了孩子的名字，虽则后来发觉他们选中的却是那个无名的伽图。^③ 可是到了一八九〇年，小蒲柏里斯快长到十岁时，“趣”已经不时髦，反而讲究庄重了。维妮佛梨德这时才开始惶惑起来。小蒲柏里斯亲身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进学校才进了一个学期，回来就抱怨日子过不下去了——同学都赶他叫“宝贝”。维妮佛梨德真是一个

① 罗马诗人兼文法家，生于公元前一世纪。

② 乔治在这里用赛马者口吻和达尔第开玩笑；英国人养马最重马的世系，赛马时必须交代清楚。乔治信手从百科全书中给伽图拈来一对父母，其实丽第亚是伽图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曾经被人误认为是维吉尔写的。

③ 罗马史上两个有名的伽图，一是检查官伽图（公元前二三四——一四九），政治家兼作家；一为小伽图，即前者之曾孙，为哲学家兼政治家。

有决断的女人；立刻换了一个学校，并且把他的名字改做法尔，那个蒲柏里斯不但不叫，连缩写也不写了。

十九岁的时候，他是一个活泼的青年，脸上长些雀斑，阔嘴，淡眼珠，睫毛又黑又长，笑起来相当讨人喜欢，对于不应当知道的事情相当熟悉，对于应当做的事情却毫无经验。在学校里，象他这样差一点儿被开除掉的男孩子可以说绝无仅有——这个骗人的坏蛋。他吻一下母亲，擰一下伊摩根的嘴巴，就三层一跨上了楼，又四层一跨下了楼，穿好吃晚饭的礼服。他很抱歉，可是他的“教练”也上来了，邀他上牛津-剑桥俱乐部去吃晚饭；不去是不好的，老头儿会生气。维妮佛梨德一面不开心，一面替他得意，答应了他。她原要他待在家里，可是他的补习先生这样喜欢他，倒也使人听了高兴。他出去时向伊摩根挤挤眼睛，同时说：

“哦，妈，能不能给我留两只千鸟蛋回来吃？——厨子那里还有呢。当宵夜太好了。哦，想起来了——你有钱没有？——我逼得向老斯诺贝借了五镑钱。”

维妮佛梨德带着溺爱的精明神气，回答说：

“亲爱的，你在钱上真是阔气。可是不管怎样，你今天晚上总不能还他；你是他的客人呢。”他穿着白背心多漂亮，身材修长，睫毛是那样黑又那样浓！

“哦，可是你知道，我们也许要去看戏呢；戏票我觉得总应当由我来买；他手里一直不宽裕，你知道。”

维妮佛梨德掏出五镑钱，一面说：

“那么，你还是把五镑钱还他吧，不过戏票你不要再会东了。”

法尔把五镑钱塞在口袋里。

“我还他钱，就没法会东了，”他说。“再见，妈！”

他昂头走出来，兴孜孜歪戴着帽子，就象一只放到林地里来的年轻猎狗，嗅着毕卡第里大街的空气。真是开心的事！在那个发霉的狗地方登了那么久。

他找到“补习先生”，原来并不在牛津-剑桥俱乐部，而是在山羊俱乐部。这个“补习先生”只比他大一岁，是一个漂亮青年，美丽的褐色眼睛，光滑的黑头发，小嘴，椭圆脸，懒洋洋的神气，浑身上下穿得无懈可击，相当的冷静，这种青年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他的同伴中间显得高人一等。一年前他和法尔一样，差一点被学校开除出去，这一年他进了牛津，因此在法尔眼中简直近似天神了。他的名字叫克伦姆，在打发银钱上更没有人比他打发得更快的了。这好象是他生活的唯一目的——把小法尔看得眼花撩乱，因为他的一半福尔赛性格有时候也会站在一旁观看，弄不清这些钱究竟为什么花的。

法尔和克伦姆一起静静地吃晚饭，吃得又神气又考究；两人抽着雪茄出了俱乐部，各人口袋里只放一瓶酒，就上自由剧场去看戏，坐在前排。法尔怀着鬼胎，觉得象克伦姆这样闲静的公子哥儿派头，自己是永远赶不上的，所以连滑稽歌曲的声音和美丽的大腿有时候都变得模糊，甚至于听不见、看不见了。他的理想被激发起来；碰到这种情形，一个人决不会十分自在的。肯定说，他自己的嘴太大了，背心的式样也不顶好，裤子上没有辫子花边，淡紫色手套的背面也没用黑线缝上两道细线。而且，他笑得太厉害了——克伦姆从不笑出声来，只是微笑，同时两道修整而乌黑的眉毛稍许抬一点起来，刚好在他下垂的眼皮中间形成一道锋棱。的确！他永远赶不上克伦姆。不过反正戏倒是出色的，辛茜雅·达克简直叫人笑痛肚皮。在换幕中间，克伦姆搬出辛茜雅私生活的事情吊他的口味，而且最使法尔骇异的是他还有法

子到后台去。法尔恨不得說：“你帶我去呢！”可是自慚形穉不敢開口；這一來，那最後的一兩幕戲看得很不開心。出了戲園，克倫姆說：“我們再上龐地夢尼姆去看看，離散戲還有半小時呢。”兩人坐上馬車走了一百碼下車，買了兩張七先令六辨士的座位，為的只打算站一会儿，就走近站池。^① 克倫姆就在這種小事情上顯得落落大方，叫人羨慕；他花錢全不在乎。巴蕾舞正演着最後一晚的最後一幕，當時站池里擠得走都不好走。三排男人和女人全擠在那道欄杆前面。舞台上旋轉得叫人眼花，燈光半明半暗，烟草味和女人身上的香味混雜在一起，一切在站池里常見的男女混雜的奇特情調，開始把法尔從他的理想里釋放出來。他艷羨地望一望一個年輕女子的臉，看出她並不年輕，又趕快看開去。辛茜雅·達克的陰魂啊！年輕女子的胳膊不自覺地碰了他一下；一股麝香和木犀的香味，法尔用眼角瞄了一下。也許她畢竟是年輕的。她的腳踩到他了，向他道歉。他說：

“沒有關係；巴蕾舞很好，可不是？”

“哼，我看得厭氣了；你厭氣不厭氣？”

小法尔笑了——一張大嘴笑得相當惹疼；除此以外，並沒有其他表示——他還不大相信，他的一半福爾賽性格堅持要更加有把握些。舞台上的巴蕾舞象萬花筒一樣旋轉着，雪白的、淺紅的、翠綠的、淡紫的，突然間凝聚成一座五色繽紛的金字塔。掌聲爆發出來，戲完了！深紫色的帷幕把金字塔隔開。欄杆前面的半圈男人和女人散了，年輕女子的胳膊和他的胳膊緊抵着。離他們不遠，好象有人在鬧事，全都圍着一個襟上插粉紅石竹花的男子；法尔偷眼瞧一下那個年輕女子，女子正望着前面的那群

① 在樓下廳座後面，男女混雜，所以合克倫姆的口胃。

人，人群里挤出三个人来，挽着胳膊走着，都有点立足不定。当中一个人插了一枝粉紅石竹花，穿一件白背心，留了一撮深褐色上髭；这个人走路时有点晃。克倫姆的声音說得又慢又平，“你看那个‘流氓’，他醉了！”法尔掉头望去。那个“流氓”已經把胳膊抽出来，笔直地指着他們。克倫姆的声音越发冷靜了，他說：

“他好象認識你呢！”“流氓”說話了：

“喂！”他說。“你們大家来看！这就是我的混蛋儿子！”

法尔看出了。原来是他的父亲！他真可以一头鑽进大紅地毯里去。倒不是因为在这里撞見他父亲，也不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吃醉了；而是克倫姆的那句“流氓”，就象上天的启示一样，使他当时看出来这是真情。象他父亲那样一張漂亮的黃黃的臉，插一枝粉紅石竹花，大搖大擺走着，的确象个“流氓”。他一句話不說，低下头躲在年輕女子后面，就溜出站池；耳朵里聽見后面喊法尔！他順着鋪了厚厚地毯的台阶跑下去，穿过几个彈压的人就到了方場上面。

覺得自己的父亲丢人，也許是一个年輕人所能經歷到的最伤心的事情了。在法尔的心里，当他匆匆溜走时，好象自己的錦綉前程还没有开头就已經完結了似的。他現在怎么能上牛津去跟那班人——跟克倫姆的那些漂亮朋友混呢？因为这些人都会知道他父亲是个“流氓”！忽然間，他恨起克倫姆来。克倫姆是他媽的什么东西，敢說出这种話来？这时候，如果克倫姆在他身边，他准会把他打倒在人行道上。他的亲生父亲——亲父亲呵！他的喉嚨里堵塞起来，两只手深深插在大衣口袋里。他媽的克倫姆！他忽发奇想，打算赶回去找自己父亲，挽着他的胳膊，跟他走在一起，就走在克倫姆的前面；可是这念头立刻就打消掉，他仍旧沿着毕卡第里大街走去。一个年輕女子擋着他的去路。

“不要这么发火呀，心肝！”他吓了一跳，躲过女子，忽然間变得冷靜下来。只要克倫姆吐出半句話来，他就給他的头死錘一頓，事情不是完了嗎？他又走了一百碼光景，覺得这个打算很不坏，接着又整个儿不安起来。并不是这样簡單！他記得在学校时，有些不大体面的家长下来看孩子，后来的嘲笑簡直永远鬧不完。这种耻辱是沒法磨去的。为什么她母亲要嫁他的父亲呢，既然他是个“流氓”？太岂有此理了——給人一个“流氓”的父亲，簡直跟自己过不去。頂糟糕的是，这两个字才从克倫姆嘴里說出来之后，他就明白自己在潜意識里老早就認為自己父亲并不是什么上流人了。这是他碰上的最最殘酷的事情——对于任何人都是最最殘酷的事情！他一生中从来沒有感到这样灰心丧气过，就这样到了格林街，用一把偷来的鑰匙開門进去。餐室里，两只千鳥蛋已經摆好，看上去很好吃，还放了几片面包和牛油，酒壶里留了有一点威士忌——不多不少，这是維妮佛梨德的主意，为了使他覺得自己象个大人。他看了看这些东西，非常倒胃口，就上了楼。

維妮佛梨德听見他經過自己房門口，心里想：“乖乖回来了。謝天謝地！他要是学他父亲的样子，我可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可是他不会——他象我。亲爱的法尔！”

第三章

索米斯打算解决

維妮佛梨德的小客厅是路易十五时期的陈設，有一个小小的凉台，夏天永远挂些綉球花，現在則是放了几盆天香百合；索米斯走进妹子的客厅时，他感到的并不是人事无常，而是人事不变。二十一年前，維妮佛梨德和达尔第新結婚，他第一次上門时，客厅的布置就是这样子。家具当时是他亲手挑选的，而且挑得非常齐全，因此尽管随后又添置了些，却没有能改变这间屋子的情調。他給自己妹妹安排得的确非常妥貼，而且她也需要有这样的照应。老实說，跟达尔第混了这么多年，始終还保持这样排場，在她可煞費苦心呢。他自己从一开始就觉察达尔第这个人不对头，可是他表面上那一套花言巧語和籠絡手段，以及那張漂亮面孔，把維妮佛梨德、她母亲，甚至于詹姆士都搞昏了，連一点生前贈与都不要就讓那个家伙娶了自己的女儿——做得糟糕透了。

他先看見家具，后看見妹子；維妮佛梨德这时正靠着那張布尔式的書桌^①坐着，手里拿了一封信；她起身向他走来。她跟他一样高，大顴骨，衣服很講究，臉上神情使他看了惻然。她把手里的信团掉，可是又改变了主意，把信递了給他。他是她的哥哥，

也是她的律师啊！

索米斯在伊昔姆俱乐部的信紙上讀到下面这些话：

你再沒有机会在我家里向我进行侮辱了。我明天就离开英国。你的本領要完了。我被你也侮辱得够了。都是你自作自受，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人都忍受不了。从此我决不再要你一文。再見。两个女孩子的照片我拿去了。替我吻她們。你家里人不管說什麼話我都不在乎。这全是他們造成的。我要开始一个新生活了。

蒙·达。

这封信是酒醉飯飽后写的，信上面有一滴泪漬，还没有完全干。他望望維妮佛梨德——摆明这泪漬是她的；他才要說“走掉好！”又止住自己；接着想到維妮佛梨德收到这封信的处境，正和自己的处境一式一样——同是福尔賽，同是沒有离婚，所不同的是一个刚开始，一个正在竭力想摆脱罢了。

維妮佛梨德已經背过身去，正拿一只小金头瓶子用勁在嗅。索米斯心里引起一陣迟鈍的怜悯，同时还隱隱夹有一点伤心。他本来是想跟她談談自己的处境，想获得一点同情，可是她却和他的处境一样，当然也希望跟他談談，想获得同情。总是这样！好象从沒有人想到他自己也有苦处、也有打算似的。——他把那封帶有泪漬的信折好，說：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維妮佛梨德把失去珠串的經過平心靜气重說一遍。

① 一种嵌銅和玳瑁的書桌。

“你看他是真的走了嗎，索米斯？你可以看出这封信是吃醉酒写的。”

索米斯碰到自己有某种希冀时，总要假装認為事情不大会成功，借此和緩上蒼，所以回答說：

“我看不会。我到他的俱乐部里可以打听出来。”

“乔治如果在那儿，”維妮佛梨德說，“或許他会知道。”

“乔治嗎？”索米斯說；“他父亲今天出殯我还看見他的。”

“那么他一定上俱乐部了。”

索米斯看見妹妹看事这样清楚，暗暗喝采，带着怨气說：“好吧，我去轉轉。你在公园巷提起过沒有？”

“我告訴了爱米丽，”維妮佛梨德回答，她称呼自己母亲时仍旧保留那种“趣”味儿。“爹听了一定会暈倒。”

的确，現在一切不順心的事情都小心瞞着詹姆士，不告訴他了。索米斯把家具又环視一下，象是衡量一下他妹妹的真实境遇似的，就出門向毕卡第里大街走去。夜色已經降临——十月暮靄里微带一絲寒意。他走得很快，一副悶悶不乐、心思集中的神气。他一定要赶快对付掉这件事，因为他要上苏荷区吃晚飯。穿堂里的侍役告訴他达尔第先生今天沒有来过；他听了把那个可靠家伙看看，决定只問乔治·福尔賽先生在不在俱乐部里。他在。这位堂弟平时总喜欢拿他寻开心，所以索米斯一直对他有点側目而視，今天跟在侍役后面心里倒相当舒坦，因为乔治新近才死了父亲。他一定到手有三万鎊，那些为了逃避遺產稅被罗杰生前过在他名下的还不算在內。他看見乔治坐在一扇拱窗前面，瞪眼望着，面前放的一盆甜餅才吃掉一半。魁梧的身材穿了一身黑，迎着光簡直显得怕人，不过仍旧保持跑馬迷的那种超凡的整洁。一張多肉的臉微微帶笑說：

“你好，索米斯！来一块甜餅。”

“不吃，謝謝，”索米斯咕了一句；他一面抹着帽子，想到应当說几句得体而同情的話，又接上一句：

“五嬸好嗎？”

“多謝，”乔治說；“就这样。好多日子不看見你了。你从来不跑馬。城里生意怎么样？”

索米斯觉察出有点調侃的味儿来了，赶快把話打断，回答說：

“我想問問你达尔第的情形。听說他——”

“跑了，跟漂亮的罗拉^①溜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对于維妮佛梨德和几个孩子倒好。真是个活宝。”

索米斯点头。这两个堂弟兄虽則天生合不来，在对达尔第的看法上却是一致。

“詹姆士伯伯現在可以睡得着覺了，”乔治又說；“我想他累你也累够了。”

索米斯微笑。

“啊！你还不清楚他呢。”乔治亲切地說：“他是个十足的流氓。小法尔要稍微管束管束才是。我一直都替維妮佛梨德抱屈。她是个硬掙女人。”

索米斯又点头。“我得回到她那里去，”他說；“她只想把事情弄弄清楚。我們也許要打官司，这里沒有搞錯吧，我想？”

① 借用以指舞女；罗拉·蒙太茲(一八一八——一八六一)，原名吉尔勃特，母为西班牙人。二十岁时与人私奔，五年后离异，以舞女身份出演于英国皇家剧院和欧洲各大城市。一八四六年巴維利亚国王路易一世封她为耶得菲尔公爵夫人；封后一年中在政治上贊助自由主义，反对耶稣会派；一八四八革命后流亡以死。

“完全保險，”乔治說——很多这样的怪話都被人家当做別方面来的，其实是他发明的。“昨晚上他醉得就象个大亨，可是今天早上仍旧安然走了。他坐的船叫杜斯卡罗拉；”掏出一張名片来，他嘲笑地讀道：

“‘蒙达古·达尔第先生，布宜諾斯艾利斯邮局留交，’我是你的話，一定赶快打官司。昨晚上簡直把我嘔死了。”

“是啊，”索米斯說；“可是并不总是那样便当。”随即他从乔治的眼色里看出這句話提醒他想到自己的事情，就站起来，伸出手。乔治也站起来。

“替我問候維妮佛梨德。你要問我的話，我就劝你立刻替她直截了当‘押上离婚’。”^①

索米斯走到門口，又回头斜視了一眼。乔治又坐下来，瞪着一双眼睛望；穿了一身黑孝服，那样子又偉岸又寂寞。索米斯从沒有見他这样神色沮丧过。“我想他多少总感到一点难受，”他肚里說。“他們每一个人总拿到五万鎊光景，什么都包括在里面。那些房地产最好大家放在一起，不要分掉。如果有战事的話，房产就要跌。不过，罗杰叔叔眼光很不錯呢。”街上天快黑了，安耐特一張臉却在他面前亮了起来：褐色头发、藍眼睛、褐色睫毛，尽管倫敦的天气这样坏，嘴唇和香腮仍旧紅潤潤的，还有那种法国女人的身腰。“一定要解决！”他肚子里說。回到維妮佛梨德的房子門口时，他碰見法尔，两人一同进去。索米斯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他的堂兄乔里恩是伊琳的委托人，第一步該是到罗宾山去看他。罗宾山！这三个字引起的感受多么特別——真正特別。罗宾山——那所波辛尼替他和伊琳造的房子——那所

① 乔治說話总脫離不了賽馬術語。

他們從來沒有住進去過的房子——那所不祥的房子！現在乔里恩住在里面了！哼！忽然他想起來：人家說他有个孩子在牛津上学！何不把小法尔帶下去給他們介紹一下！作为借口！不至于显得太突兀——好得多！主意想定，就在上楼时向法尔說：

“你有个表哥在牛津；你跟他從來沒有見過。我想明天帶你到他住的地方去給你介紹介紹。你可以有个照应。”

法尔虽則答应，可是对这个建議，同样并不太起勁。索米斯赶快和他敲定。

“我午飯后来接你。他住在乡下——不太远；你去了一定覺得很有意思。”

在客厅門口时，他好不容易才想起目前所要考虑的是維妮佛梨德的問題，而不是他自己的問題。

維妮佛梨德仍旧坐在那張布尔式書桌面前。

“是真的，”他說；“他上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今天早上动的身——我們最好在他登陸之前就把他看着。我立刻去打电报。不这样，以后也許要花上很大一笔錢呢。这些事情做得越快越好。我一直懊恼当初沒有——”他停下来，从側面望望沉默的維妮佛梨德。“还有，”他又說下去，“你能証明有虐待嗎？”

維妮佛梨德不起勁的声音說：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虐待？”

“噢，他打过你沒有，或者其他什么？”

維妮佛梨德摇摇头，下巴变得坚强起来。

“他扭过我的胳膊。还有用手枪指着算不算？还有醉得連衣服自己都不会脫，还有——不行，我不能把孩子也牽涉进来。”

“不要，”索米斯說；“不要。我不懂！当然，有一种法律上的分居——这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分居！哼！”

“分居是什么意思？”維妮佛梨德沮喪地問。

“就是他不能碰你，你也不能碰他；你們兩個人又算是結婚，又不算結婚。”他又哼了一聲。事實上，這就是使他自己可恨的處境在法律上合理化！不行，他不能把她也拖進去！

“一定要離婚，”他決然說；“沒有虐待行為，還可以控告他遺棄。現在有辦法把兩年的期限縮短了。我們可以向法院請求恢復夫婦關係。那樣時，如果他不服從的話，六個月後，我們就可以提出離婚。當然，你是不想他回來的。可是法院的人不會知道。不過他仍舊有回來的可能，不妥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寧可告他虐待。”

維妮佛梨德搖搖頭。“太難看相了。”

“那麼，”索米斯咕嚕說，“也許要他回來也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只要他迷在那上面，而且手邊有錢，他是決不會回來的。你跟任何人都不要提起，他欠的債你也不要還。”

維妮佛梨德嘆口氣。儘管她吃過达尔第那麼多苦頭，她從心裡還是不捨得他。現在叫她不要再替他还債，越發使她深深感覺到如此。好象人生喪失了某種樂趣似的。丈夫沒有了，珠子沒有了，連過去覺得自己在家庭漩渦之上的勇敢表現感也沒有了，現在她只好自己單獨去對付。她真正覺得象死了親人一樣。

索米斯在妹妹前額上吻了一下，比他平日冷冷的一吻多加進一點熱氣。

“我明天得上羅賓山去，”他說，“找小乔里恩商量事情。他有个孩子在牛津讀書。我想把法尔帶去給他介紹一下。星期六到‘栖園’來玩，把孩子也帶來。哦！想起來了，不要吧，不成了；我還請了別的客人呢。”說完，他就別了妹子上苏荷區去了。

第四章

苏荷区

在倫敦这样一个五方杂处、令人莫测的怪地方，苏荷区恐怕是最最不适合福尔赛精神的了。如果乔治看见他堂兄上这种地方去，他准会说：“呵呵，有种啊！”地方那样污秽，到处充塞着骗子、社会渣滓、猫、意大利人、番茄、饭馆子、手摇风琴、花花绿绿的衣料、怪姓氏、从楼上高窗子里窥望的人；它就象个离群索居的人，和英国这个国家不相往来。然而它却有它自己一套夹七夹八的经营本领，和它自己的某种繁荣，因此别区里的房租下跌，它这里的房租却在上涨。拿索米斯来说，多年来他熟悉的部分都只限于它的西面堡垒——华杜尔街。^① 这里被他捡到了不少的便宜货；便在波辛尼身死和伊琳出走之后，他在白里登住的七年中，偶尔在这里也还买到珍贵的东西，不过没有地方放罢了。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他一經断定自己的妻子已经一去不返时，就在蒙特貝里方場自己那所房子外面挂上一个牌子：

精美住宅出售

接洽处：貝尔格拉維亞，考特街，列生-杜克斯公司。

房子不到一个星期就卖掉了——那所精美的住宅——而过去在它无疵可击的阴影里，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曾經不声不响地痛苦得要死。

那一天是一月里一个雾蒙蒙的傍晚，就在那块牌子取下之后不久，索米斯又到房子那边去看了一次，倚着方場的栏杆站着，眺望那些沒有点灯的窗子，一面細細回味那些痛苦的往事，为什么她从来不爱他呢？为什么？她要什么他都給了她，而且在那长长的三年中，他要的她也都給了他——老实說，不給的只是她的心。他不由得发出一声呻吟，一个过路的警察带着疑心把他望望：那扇有雕花門鈕的綠門，現在挂着“出售的牌子”，他已經沒有权利进去了！他的喉管突然象堵塞着一样，三脚两步在雾里走掉。当天晚上，他就住到白里登去了……

苏荷区的馬尔达街快到了，布里达尼飯店也快到了；安耐特将会偃着香肩在店里管帳呢。索米斯一面走，一面盘算着自己在白里登度过的那七年。真奇怪，在那样一个連香豆花的香气都聞不見的小鎮上，連个放画的地方都沒有，他怎么会住得下去，而且住得那样久呢？的确，那些年头里就沒有一点時間看画——这一段時間全在死命搞錢；有更多的有限公司都聘請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顧問，多得簡直照应不过来。每天早上坐在普尔曼車廂^②里进城，每天傍晚从城里坐普尔曼火車下去。吃完晚飯，仍旧是埋头在法律文件里，弄得筋疲力竭才去睡覺，第二天一早又爬起来。古怪的是星期六

① 华杜尔街——見 15 頁注②。

② 普尔曼火車是美国人普尔曼发明的，一节火車分为若干隔离的車廂，对坐的座位可以兼作臥鋪。

到星期一都是在倫敦自己的俱樂部過的——和習慣的做法恰好相反，^① 因為他牢固的、謹慎小心的本能使他覺得一個人工作緊張時需要每天兩次上火車站呼吸海空氣，休息時非得享受一下天倫之樂不可。星期天去公園巷看他的父母，去悌摩西家，去格林街，或者偶爾到別的人家去，對他的健康來說，就如同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海空氣一樣少不了。便在移居買波杜倫之後，他還是保持這種習慣——一直到認識了安耐特才有所改變。是安耐特在他的看法上引起了革命，還是他的看法的革命使他看中了安耐特，索米斯跟我們一樣不知道，就如同一個圓圈沒有人說得出哪里是起點一樣。總之，有財產而沒有一個人可以付托，就等於否定真正的福爾賽主義；這一點心理非常複雜，而且他愈來愈感到是如此了。最近一年來，他為這一件事情著實擺布不下：究竟要不要一個繼承人，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自己生命的延續，在他放下的地方開始——事實上是保證不放棄自己那些放不下的東西。那天是四月里一個傍晚，他買了一件維基伍德的陶器，後來就上馬爾達街去看看；在那條街上他父親有座房產被人改裝成飯店——這樣做法很不妥當，而且和租賃條件也不合。他先把飯店外表看了看——漆得很漂亮的奶油色，進門的地方凹了進去，放兩只孔雀藍的木箱子，里面栽了些小桂樹——門上面是一行金字“布里達尼飯店”；索米斯看見了金字，倒還中意。進了門，他看見已經有幾個客人坐在那里，一張張綠色小圓台子，上面都擺了小盆鮮花和布里達尼瓷的盆子。索米斯向一個衣服整潔的女侍役說要見她們的老板。她們引他到一間后房里去，房里一個女孩子靠一張簡陋的書桌坐着，桌上攤了些文件，一張小圓桌擺

① 一般生意人大都平時上俱樂部，周末和家人相聚。

了两个人的餐具。女孩子站了起来，說：“先生，你要找媽媽嗎？”音調很特別；这一来，索米斯原来的整洁雅致的印象就更加得到証明了。

“是的，”索米斯回答，“我代表这里的房东；我就是房东的儿子。”

“你請坐，好嗎？先生，告訴媽媽来見这位先生。”

他很高兴，女孩子对他很亲热，說明这也是生意眼；忽然間，他发现她非常之美——美得簡直使他的眼睛沒法不盯着她的臉看。她移步搬一張椅子給他坐时，身体有一种奇妙的輕微的搖摆，就好象被人运用一种特殊的秘密技巧凑成的一样；一張臉和微微露出来的頸子看上去就象洒上花露水一样。也許就在这个时候，索米斯下了並沒有違反租約的結論；不过从他自己和他父亲的角度来看，他这个結論所根据的原則是这些違法装修的效果并不差，飯館的生意兴隆，而且拉摩特太太的經營本領显然也很不坏。不过，有些事情还要等看了再說，这一点他並沒有忽略掉；有这个緣故，他就不得不一趟一趟地跑来，因而在那間后房里，他的消瘦，但不是瘦弱而仅仅是不碍眼的身材，他的蒼白和方下巴的臉，修得整齐的小胡子和两鬢还没有花白的深褐色头发，也就成为很熟悉的了。

拉摩特太太覺得他是“一位很神气的先生”；^① 而且——不久以后——“很和气，很妙”，一面冷眼看着他盯着自己的女儿望。

拉摩特太太就是那种身体发福、眉目清秀、深褐色头发的法国女人；她們的每一动作、每一个声音笑貌都使人對她們的能

① 原著常在拉摩特太太和安耐特嘴里插进一些法文，以衬出說話人的身份，現在只給譯文加上重点表示区别。

力，不論在她們管理家务方面，在烹飪知識方面，和小心积累銀行存款方面，都感到百分之百的放心。

自从拜訪了布里达尼飯店之后，索米斯其他的拜訪都停止了——当然，并不是什么具体的决定，因为索米斯和所有的福尔賽家人一样，也和他的絕大多數的国人一样，天生就是个經驗主义者。然而，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他逐漸具体地意識到需要改变自己的处境，需要从一个沒有結婚的已婚男子改变为已婚男子重又結婚。

在这个一八九九年十月上旬的傍晚，当他轉身向馬尔达街走来的时候，他买了一份报纸，看看那个德萊佛斯案^①有没有什么下文——因为拉摩特太太和她的女儿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都是反对德萊佛斯的，为了要和她们母女混得更亲热些，跟她们談談德萊佛斯的案子一直都很收效。

索米斯把新聞版瀏覽了一下，並沒有找到什么法国新聞，可是看到證券交易所債券普遍下跌，和一篇关于德兰士瓦的其兆不祥的社論。他进門时心里想：“战争是肯定了。我要把公債卖掉。”这并不是說他私人的公債很多，利錢太低了；可是他应当忠告他的那些公司——公債肯定要跌。当他穿过飯店走往里房时，一眼就看出生意还是和平时一样好；这一点，如果在四月里的話，他看了就会高兴，可是現在却使他感到相当不舒服。如果他不得不提出离婚的結果，最后能娶到安耐特，那么她母亲还是以回法国去为上，而飯店生意兴隆很可能反而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法国人到英国来都是为了賺錢，他当然只有出錢把飯店盘下

① 犹太人德萊佛斯是法国炮兵上校，被誣告泄露国防秘密，判处流放徒刑。此事曾引起法国作家左拉很大憤懣，写了著名的《我控訴》一文。

来的一法，这一来，价钱就会要得很高。究竟要多少钱呢？这时，他已经走到小房间的门口，平时那种心儿微跳、喉咙管里隐隐发甜的味儿又来了，他也就没有想下去。

走进小房间时，他好象看见一条宽大的黑裙子在门口消失掉，溜进饭店里去，同时看见安耐特两只手举起来摸头发。这是他最最喜欢看的姿势——那样的秀挺，那样的柔和，真美。他说：

“我不过是来跟你母亲谈拆掉那扇隔板的。不，不要叫她。”

“先生跟我们吃晚饭，好吗？十分钟就开了。”索米斯这时还握着她的手，忽然情不自禁起来，连自己都有点诧异。

“你今天晚上很美，”他说，“非常美。你可知道你长得多美呀，安耐特？”

安耐特手缩回来，脸红了。“先生真好。”

“一点儿不好，”索米斯说，颓然坐下来。

安耐特做了微带表情的手势；没有搽口红的樱唇浮出一点微笑。

索米斯一面望着樱唇，一面说：

“你在这儿快乐吗，还是愿意回法国去？”

“哦，我喜欢伦敦，巴黎当然也喜欢。可是伦敦比奥里昂好，而且英国的乡下真美。上星期天我去里希蒙玩过呢。”

索米斯心里挣扎了一下，盘算要不要提出买波杜伦来。他敢吗？他毕竟敢邀她们下去，并且指给她看可以指望到些什么嘛！可是！那边你可以谈话。在这间房间里什么都不可能谈。

“我想约你和你母亲，”他忽然说，“下星期天下午上我那儿去玩。我的房子就在河边上，现在的天气还不太冷，我还可以给你们看些名画。你说怎么样？”

安耐特拍起手来。

“太好了。河上真美啊。”

“那么，就說定了，我来跟你母亲說。”

今天晚上，他用不着跟她再說什么了，免得露出痕迹。可是他的话不是已經說得太多了嗎？約一个开飯店的女人和她的漂亮女儿上自己乡間別墅去玩，会沒有用意嗎？就算安耐特看不出，拉摩特太太总会看得出。好吧！反正拉摩特太太也很少有什么事情看不出来的。况且，这是他第二次耽下来跟她們吃晚飯了；他本来欠她們的人情呢……

一路走回公园巷时——他現在住在父亲家里了——他还回味着安耐特的柔荑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觉，心情很愉快，有一点心旌搖蕩，弄得人迷迷惑惑的。提出来解决！解决什么！怎样解决！把丑事傳开来？真是可恨！哪个不知道他精明强干，看事情看得远，替人家排难解紛办法很多！他这个一向代表私有利益的人，法律的柱石，現在偏偏受到法律的播弄！一想到这里，簡直叫人冒火！維妮佛梨德的事情已經够糟的了！一个人家鬧出两件事情来，怎么成！还是弄一个情妇的好——一个情妇，生一个儿子过繼在自己名下，好不好呢？可是那个黑皮肤、肥碩、尖利的拉摩特太太擋着他的視線。不行！这做不到。那样想，就好象是安耐特会真正地爱他似的；在他这样年紀，不可能指望做到。如果她母亲愿意，如果摆明的有大利可图，——也許可能！否則的話，肯定会碰釘子。而且，他心里想：“我也不是个坏蛋。我并不想坑她；也不想偷偷摸摸做什么事情。不过我的确要她，还要个儿子！除了离婚沒有别的办法——不管怎样——反正——要离婚！”他沿着格林公园栏杆，在篠悬木的影子和灯光下面，慢步走去。在灯光照不到的那些蒼茫的树身中間，暮靄

凝聚着。当他年紀还很輕的时候，他从他父亲公园巷的房子里出来，或者在那四年的婚后生活中，他从自己蒙特貝里尔方場的房子里出来，都要走过这些树木，总有几百次了！今天晚上，当他正在打主意想法子摆脱自己长期无益的婚姻束縛时，他忽然兴起，一路从海德公园三角場走进公园，再从武士桥門出来，就跟过去日子里伊琳还和他在一起、他回家时那样走法。伊琳，不知道她現在怎么样了？——这些年不見面，她是怎样过的呢？算来已是十二年，乔里恩大伯留給她那笔錢也有了七年了！她还美嗎？不知道碰見时会不会还認識她？“我还没有怎么老，”他心里想；“我想她老了。她使我太痛苦了。”他忽然想起一天晚上、他第一次一个人出去吃晚飯的情形来——馬尔堡校友聚餐——就在他們結婚的头一年。他多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啊；进門时，脚步輕得象只猫，这时候，他听見她正在彈琴。他开了客厅的門，一点声音沒有，站在那里，注視她臉上的表情，那种神情和他平日看見的完全不同，坦率得多，而且那样的誠实无欺，就好象把一顆他从来没有看見的心交給她彈的音乐似的。他又想起当时她停止下来，轉身看見他，臉上又回到他平时看見的那种神气，使他周身打了一个寒噤，尽管接着他就过去撫摸她的肩头。的确，她使他太痛苦了！离婚！这多年完全不在一起，現在提出来好象有点荒唐！可是非得如此不可。沒有別的法子！“問題是——”他忽然接触实际起来，“由哪一个提出呢？她，还是我？是她丟掉我的。她欠的債她还！我想，总会有个人的。”他不自覺地獐笑一声，轉身回公园巷去了。

第五章

詹姆士疑神見鬼

管家亲自来开门，把門輕輕地关上，留着索米斯站在門內脚毯上。

“少爷，老爷不很好呢，”他咕嚕說。“他不去睡覺，非要等你回来；現在还在餐厅里。”

索米斯小着声气回答，在这所房子里現在已經习惯这样了。

“他是什么緣故，瓦姆生？”

“煩神，我想是。也許是出殯的事情；也許是达尔第太太今天下午来过。我看他耳朵里总刮到什么話了。我給他送了一杯冲糖酒进去。太太剛才上楼。”

索米斯把帽子挂在一根桃花心木做的鹿角上。

“好吧，瓦姆生，你可以去睡了；我自己搀他上楼；”說了就走进餐厅……

詹姆士坐在一張大圈椅上，向着火，穿了大礼服的肩头裹了一条駝毛披肩，又輕又暖，长长的白下須垂在上面。灯光下映出一头还不算稀的白发；一双淡灰眼睛瞪得笔直，两頰依然相当紅潤，上面粘粘的有些泪痕，又深又长的皺紋，一直拖到蠕动着的刮得精光的嘴角，象在喃喃自語。两条长腿，瘦得象鷺鷥，穿着

黑白格子呢的褲子，弯成比直角还小一些的角度，一只瘦长的手放在膝盖上动个不停，指头張开，长指甲閃閃放光。在他身边一張矮凳上放了一杯冲糖酒，喝了一半，杯子外面凝聚些水珠。一整天中間，除掉吃飯的時間，他就坐在这里。虽則八十八岁了，他的身体还很健好，可是总觉得人家什么事情都不告訴他，弄得非常苦恼。他怎么会知道罗杰今天下葬的，真叫人弄不明白，因为爱米丽始終都瞞着他。爱米丽总是把事情瞞着不告訴他。爱米丽才七十岁！詹姆士很不痛快自己的妻子这样年輕。有时候想到自己已經沒有多少年好活，而她却还可以活上好多年，他真懊悔；早知如此，就不該娶她。这是不合情理的。他死了之后，她还可以活上十五年到二十年，說不定要用上一大笔錢；她总是喜欢胡花。据他知道的，那些汽車她說不定就想买下一部。茜席丽和萊茜尔和伊摩根和所有那些年輕人——現在全都騎那些自行車了，什么地方都去乱闖。現在罗杰又故去了。他真不知道——也說不出来！这个家要垮了。索米斯总会知道自己的叔子留下多少錢。奇怪的是，罗杰在他的脑子里只是索米斯的叔父，而不是他的亲兄弟。索米斯！他愈来愈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什么都在消灭的世界里，索米斯是唯一的一块踏脚石。索米斯为人謹慎；好心腸；可是沒有一个可以繼承他产业的人。就是这样！他真弄不懂！还有張伯倫那个家伙！原来詹姆士的政治主張在一八七零年到一八八五年之間已經定了型；在那些年头里，那个“混蛋的过激派”簡直是財產的死对头，尽管他后来投誠，他到今天还是不相信他；这个人会把国家搞得一团糟，非要把錢貶得不值錢决不罢休；是个坏星宿！索米斯上哪儿去了？当然他是去送殯的，这件事他們想瞞着不告訴他。他完完全全知道；他看見儿子的褲子就知道了。罗杰！罗杰也进棺材了！他还記得

两个人在西部上学，一八二四年一同坐在那部旧式的慢邮车的駕駛座上回来，罗杰溜进下面行李厢，睡着了。詹姆士发出一声无力的干笑。一个可笑的家伙——罗杰——专会独出心裁！他可不懂得！比他年紀輕，可是进了棺材！这个家要垮了。还有法尔要讀大学；現在从不来看他了。他在大学里可要花很大一笔錢呢。这是个浪費的时代。他的四个外孙要花他的这笔很大的錢在他的眼前活跃起来。并不是給他們錢花他不痛快，他不痛快的是花了这么多錢，将会給他們带来多大的危險，这一点他非常着急；他不痛快的是怕会弄得保不住家业。現在茜席丽嫁了；她說不定也会有孩子。他不知道——也說不出来！这个年头，人都是什么事不想，只想花錢，到处乱闖，照他們的說法来“快活一下”。一部汽車在窗外开过去。頂討厭的东西，轟隆轟隆鬧得这样厉害！可是話又說回来，国家也是鬧得稀里嘩啦的！人都是那样匆匆忙忙的，連个派头都不顧了——象他的四輪馬車和栗色馬，那种漂亮的排場足可以抵得上所有这些新里新气的东西。还有公債到了一百十六！国内的錢一定着实不少。还有这个老克魯格！她們想把老克魯格的事情瞞着他。可是他比她們清楚；南非洲的事情一定弄得很棘手！当初格兰斯頓那个家伙——感謝上帝，現在总算死了——在馬裘巴①那次糟糕事件之后，就弄得一場糊涂，那时候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了。敢說总要把这个大英帝国鬧得四分五裂、不可收拾才算完。整整有一刻鐘的工夫，他眼睛看見的只是这个帝国鬧得不可收拾的情形，

① 馬裘巴山在德兰士瓦共和国边境八哩以內。一八八〇——一八八一年，英国入侵时，英国的乔治·考萊率領六百人于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夜占領这座山；但次日清晨即被波尔人扫蕩淨尽，考萊陣亡。当时格兰斯頓任英国首相，所以詹姆士归罪于他。

簡直緊張到了極頂。就因為這樣，他連午飯也沒有吃好。可是，他的真正的神經災難是在午飯後才發生的。他正在打瞌睡，忽然聽見講話的聲音——聲音很低。啊，他們什麼事情都不告訴他！是維妮佛梨德和她母親的聲音。“蒙第！”那個达尔第傢伙——永遠是那個达尔第傢伙！聲音去遠了；剩下詹姆士一個人，耳朵豎得象只兔子，五臟六腑都吓得直打抖。她們為什麼撇開他呢？為什麼不來告訴他？一個可怕的念頭，多年來一直盤據在他腦子裡的事情，迅速地變得真實了。达尔第破產了——騙人家錢弄得破產了；為了挽救維妮佛梨德和幾個孩子，他——詹姆士——只好出錢了結！他——或者索米斯——有什麼法子把达尔第變做個有限公司呢？不成，他也沒有辦法！就是這樣糟糕！在愛米麗回來之前，每一分鐘都使他的疑心增加得更厲害。呀，說不定是假簽字呢？詹姆士眼睛盯着牆壁中間那張看不准的寶納油畫望，就象受着刑罰一樣。他看見达尔第關進監牢，幾個外孫流浪街頭，自己睡在床上。他看見這張看不准的寶納在喬布生行里拍賣，看見自己所有的產業的華廈搞得七零八落。他幻想維妮佛梨德穿着過時的衣裳，幻想愛米麗的聲音說：“哎，詹姆士，不要鬧了！”她總是說：“不要鬧了！”她就象是沒有知覺似的。他就不該娶一個比他年輕十八歲的女子。接着是愛米麗真正的聲音：

“你睡得好嗎，詹姆士？”

睡覺！他在这里受活罪，她却問他這種話！

“达尔第是什麼事情？”他問，目光閃閃望着她。

愛米麗永遠是那樣鎮靜的派頭。

“你聽到什麼呢？”她溫和地問他。

“达尔第是什麼事情？”詹姆士重複一句。“他破產了。”

“胡說！”

詹姆士大力掙扎一下站起來，挺起木柴似的身体。

“你什么事都不告訴我，”他說；“他破產了。”

愛米麗看出這時候只有打破他死心眼兒的一法，別的事都只好不管。

“他沒有破產，”她毅然決然回答。“他去了布宜諾斯艾利斯。”

如果愛米麗說“他上了火星”，她給詹姆士的震動也不會比這句話更厲害些；他的想象完全局限在英國的財產里，這一個地方和那一個地方同樣搞不清楚。

“他上那兒做什麼！”他說，“他沒有錢，他帶了什麼呢？”

愛米麗本來為着維妮佛梨德的事情着惱，而且詹姆士這樣經常的哭喪着吵鬧已經不止一次了，人也激動起來，就泰然說：

“他帶了維妮佛梨德的珠子和一個跳舞女人。”

“什麼！”詹姆士說，坐了下來。

看見他忽然癱了，愛米麗着了慌；她摸摸他的額頭，就說：

“現在，不要鬧了，詹姆士！”

詹姆士的雙頰和額頭頓時抹上一層豬肝色。

“那珠子還是我付的錢呢，”他抖着說；“他是個強盜！我——我早知道會是这样。他要我的老命；他——”他找不出話來罵，坐着一動不動。愛米麗自命很了解他，這時倒慌了起來，就向放揮發鹽的櫥櫃走去。她可沒有看出，在那個抖抖的瘦身軀里，福爾賽的頑強精神正在發動，抗拒着這種因福爾賽主義受到破壞而引起的過分刺激，那裏面蟄伏的福爾賽精神在說：“你切不能難過，切切不行。你吃的午飯要不消化的。你要暈過去！”愛米麗

的眼睛看不見，可是这个声音对于詹姆士要比揮发盐有效得多。

“把这个喝掉，”她說。

詹姆士揮开。

“維妮佛梨德管的什么事呢，”他說，“讓他把珠子給偷了去？”爱米丽看出危机过去了。

“她可以拿我的珠子，”她泰然說。“我从来不戴的。她还是离婚的好。”

“你又来了！”詹姆士說。“离婚！我們家从来沒有人离过婚。索米斯哪里去了？”

“他就要回来了。”

“不会，他不会就回来，”詹姆士說，簡直其势汹汹，“他去送殯了。你以为我一点不知道。”

“那么，”爱米丽平心靜气說，“我們把事情告訴你了，你就不应当这样鬧。”她給他把靠背垫拍拍松，把盐汽水放在他旁边，就出去了。

可是詹姆士坐在那里，眼前出現了种种幻象——維妮佛梨德向法院提出离婚，报纸上把福尔賽家的名字揷了出来；黄土盖上罗杰的棺材；法尔学他父亲的样；想到他付錢买的而永远再不能看見的珠子；想到利息又跌到四厘錢，国家鬧得不可收拾；从下午捱到黄昏，吃完了茶，吃完了晚飯，这些幻想就变得更加混乱，更加惊心动魄——他想到她們什么事情都不告訴他，最后弄到自己家財蕩尽，一文不名，她們还是一点不告訴他。索米斯哪里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一只手抓着那杯冲糖酒，举起来正要喝时，才看見儿子站在那里看他。他唇間发出一声叹息，如釋重負；他把杯子放下来，說：

“你来了！达尔第上了布宜諾斯艾利斯！”

索米斯点点头。“没有关系，”他說；“走掉好。”

詹姆士脑子里感到一陣安慰。索米斯已經知道了。索米斯在这些人里面是唯一有見識的人。为什么他不能住到家里来呢？他自己又沒有一个儿子。他凄然說：

“我这样年紀容易煩神。我希望你家里能多来来，孩子。”

索米斯又点点头；一張面具似的臉一点显不出他已經懂得詹姆士的意思，可是他走近点，就象很随便的样子碰了碰父亲的肩膀。

“悌摩西家里的人問候你，”他說。“喪事很順当。我去看了維妮佛梨德来的。我預备打官司。”他心里想：“对了，可是不能讓你知道。”

詹姆士抬起头来；长白胡子抖着，瘦喉頸夹在硬領的尖角中間，望上去就象一片赤裸裸的軟骨。

“我整天都非常不好，”他說；“他們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

索米斯心里掙扎了一下。

“不要紧。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現在上楼好嗎？”他一只手来挽父亲的胳膊。

詹姆士順从地顫顫抖抖站起来；父子两个緩緩走出那間被灯光照得很华丽的房間，到了楼梯口，非常之慢地上了楼。

“晚安，孩子，”詹姆士在臥房門口說。

“晚安，爹，”索米斯回答。他一只手拍拍披肩下面的袖管，里面的胳膊瘦得就象沒有东西似的；臥房門口射出的灯光照見索米斯轉过身去，走上額外一节楼梯，进了自己的臥房。

“我要个儿子，”他坐在床边上想；“我要个儿子。”

第六章

不再年輕的乔里恩

树是不理会時間的；当年波辛尼来到罗宾山坡子上面草地上，四仰八叉躺在这棵橡树下面，向索米斯說：“福尔賽，我給你找到房子的理想地点了，”現在这棵树看上去还是一点不老。自从那次下来，斯悅辛曾經在它的枝柯下做过梦，老乔里恩曾在这下面死去。現在，靠近那个秋千架，这位不再年輕的乔里恩时常就在这里作画。把世界上所有的名胜放在一起，这个地方在他眼中恐怕是最最神圣的了，因为他和自己的父亲感情很好。

他时常望着这棵合抱的大树——树身已經皴裂，而且长了苔蘚，可是还没有蛀空——遐想着时光的飞逝。这棵树可能目睹过整个英国的真实历史；敢說，从伊里莎白王朝起就有了。他自己这短短的五十年和它的木头比起来簡直比不上。等到树后面这座房子——現在是他的房子——上了三百年而不是十二年的时候，这棵树說不定还在这里，长得又大又空——說实在話，哪一个胆敢砍下这个有神物护持的东西呢？那时候房子里說不定还住着一个福尔賽，气势汹汹地保卫着它。想到这里，乔里恩又盘算这所房子上了三百年的时候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房子墙上現在已經长滿了藤蘿——全沒有新房子的气象了。三百年后，

它会不会仍旧安然无恙，并且保持着波辛尼赋予它的庄严呢？会不会已经被这个倫敦巨人包围起来，兀立在一片荒野似的破烂房屋中间，象一个避难所呢？不论在室内或者在室外时，他都时常想起当年波辛尼造这所房子，是如有神助似的。他真的把心交给了这座房子。将来说不定会成为那些“英国之家”里面的一个——在这种江河日下的建筑年代里，一座房子造成这样是稀有的成就。这时候爱美的精神和他的继续占有的福尔赛意识联合起来，他觉得自己能有这样一座房子很快意，而且很值得骄傲。他打算把这房子子子孙孙传下去；这里很有点虔敬和祖先崇拜的味儿（便是一个祖先也没有关系）。他父亲曾经喜爱过这所房子，喜爱这片风景，这些园地和这棵树；他的余年便是在这里快乐地度过的，而且在他以前并没有人在这里住过。作为一个画家来说，过去在罗宾山住的这十一年是乔里恩一生中最成功的时期。他在水彩画方面现在已经很出名，到处都出风头。他的画卖上很大的价钱。他以自己血统的顽强专门研究运用这一种媒介，现在终于“发”了——迟是迟了一点，可是这个人家的，都是自认为必定不死的，那也就不算太迟。他的艺术的确变得深蕴了，提高了。为了配得上他的身份起见，他特地留了短短一簇美髯，现在正开始花白，而且遮起他那个福尔赛的下巴；一张深黄的脸上已经看不见他在放逐时期那种牵强的神情——他的容貌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看上去反而年轻了些。一八九四年他的妻子故去；虽说是一件家庭间的痛事，但是到头来对于大家都有好处。他其实自始至终都爱自己的妻子，原因是他这人本来多情，可是她却变得愈来愈难缠了；她妒忌他前妻的女儿琼，甚至于妒忌她自己的小女儿好丽，而且不绝地抱怨乔里恩不爱她，因为她病成这个样子，“对什么人都没有用，还是死掉

好。”她逝世之后，他哭得很伤心，可是人倒看上去年轻了些。如果她在世时能够相信自己使他幸福，那么这二十年夫妇之间就要快乐得多！

琼跟她的关系从来就没有真正搞得好过，她总是恨她代替了自己的母亲；自从老乔里恩逝世之后，她就在倫敦租下一間画室之类的房子住下来。可是她的繼母一死，她就回到罗宾山，事无大小一把抓在她坚决的小手里。乔里那时候讀哈罗中学；好丽还跟布斯小姐讀書。家里既然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乔里恩就携着自己的画箱和悲痛上国外去了。他在国外到处跑，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布里达尼，最后才在巴黎定居下来。他在巴黎住了七个月，回来时就带了一副年輕相和那簇短短的美髯。他本来就是個随遇而安的人，所以由琼来統管罗宾山对他倒是十分合适；这样他就可以无拘无束，随时带着画具，什么地方好就上什么地方去。固然，琼总是想把这所房子看作她那些可怜虫的收容所；可是乔里恩自己也經過那些不容于社会的日子，所以对于一个为社会所擯弃的人，心里永远充滿了同情，因此琼的那些“可怜虫”跑来并不使他生气。只管讓她找他們下来，請他們飽啖一頓好了；而且虽則他微微帶着譏諷的幽默，看出这些人不但打动了他的仁慈心腸，也同时奉承了她的大爷脾气，他却始終佩服她能找到这么多的可怜虫。說实在話，近年他对待子女已經愈来愈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友善态度，把他們看作就象自己的平輩一样，簡直出了格。有时候他到哈罗中学去看儿子乔里，他簡直分不清究竟哪一个大，跟儿子坐在一起，从一个紙袋子里掏櫻桃吃，臉上帶着亲热而諷刺的微笑，一道眉毛皺了抬起来，嘴唇微曲。他袋子里总記得放些錢，而且衣服总要穿得时新些，免得儿子的臉上不光彩。两个人頂要好，可是从来沒有一个

机会談談体己話，因为双方都有那种福尔賽的过敏感，而且不相上下。双方都知道碰到困难时两个人会站在一起，可是不需要講出来。乔里恩最最吃不消的就是一副道学面孔——一半是因为人生来是有罪的，另一半也是因为自己早年有过那些“离經背道”的行为。他跟儿子如果有什么話要講的話，那就頂多只能这样：

“你听我說，孩子，不要忘記你是个有身份的人，”接着又会想入非非，怀疑这样講話究竟算不算势利眼。最叫人吃不消，而且尷尬的是两个人一同去看那一年一度的板球大比賽，因为乔里恩的中学时代是在伊頓讀的。^①在比賽的時間中，两个人总是特別当心，碰到对方的学校失手，自己高兴时，就会叫“好啊！啊呀，倒霉，孩子！”或者“好啊！啊呀，糟糕，爹！”这样地相互不絕打招呼。碰到这样場合，乔里恩为了顧全儿子的面子起見，总是舍去平日的硬呢帽不戴，換上一頂灰色大禮帽，黑大禮帽他可受不了。儿子进牛津大学时，乔里恩也陪了他一同去，自己又好笑，又謙卑，外加上一点点耽心，不要使这个孩子在同学中間被人看不起，因为那些年輕人看上去好象比他还要老扎，还要大得多。他时常想，“好在我是个画家，”——他早已放弃在劳爱公司的保險員职务了——“完全与人无爭。你沒法瞧不起一个画家——你也沒法真正把他当作一回事。”原来乔里天生成有一种高貴派头，一来就加进一个小圈子，使他的父亲看了暗暗好笑。这个孩子头发的顏色很淡，稍微有点鬚，眼睛是他祖父的深鉄灰色眼睛；高高大大的身材，腰杆笔挺，很投合乔里恩的审美觀念；就象画家們羡慕自己同性的健康美时总有点畏惧似的，他

① 伊頓和哈罗是英国两个有名的中学，每年必定要举行体育比賽。

对儿子也有那么一点点畏惧。可是那次去牛津，他真个鼓起勇气来劝诫了儿子，下面就是他的话：

“我说，孩子，你一定会弄得欠债；你记着，欠了债马上就来找我。当然，我是会付的。不过一个人花钱有个打算，将来就会更加看得起自己，这句话你不妨记着。而且切切不要向人家借钱，除掉向我借，行吗？”

当时乔里说：

“好的，爹，我决不借钱，”他果然从此没有借过钱。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不大懂得什么叫道德不道德，不过有一点：永远在你做一件事情之前，想一想是不是万不得已才伤犯一个人的，这样想很有好处。”

乔里显出深思的神气，点点头，随即抓着父亲的手紧紧勒了一下。乔里恩接着想：“不知道我有沒有资格讲这种话？”他一直耽心父子之间的那种相互的默契和信任会一旦丧失；他记得自己曾经有好多年丧失了父亲的信任，因此两个人之间感情虽则很好，却从来不形之辞色。不用说，他是低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他不知道自从他一八六六年进了剑桥之后，时代已经变了；他可能也低估了自己儿子的理解力，因为在乔里的眼中看来，他这人简直是随和到了极顶了。就由于这样随和——可能和他的怀疑主义也有关系——他对琼总是那样莫明其妙地怀有戒心。琼就是那种性格坚强的人；心思极其笃定；想一样东西或者做一件事，不达到目的决不干休——后来又会来不及地摔掉，往往如此。她母亲过去就是这样，所以流了那一大堆眼泪。这并不是说他跟女儿的关系和过去跟她母亲的关系处得一样坏。在女儿的事情上，一个人可以一笑置之；跟老婆你可没法一笑置之。看见琼那样下巴鼓起来，一门心思地做一件事情，对他并无所

謂，因為基本上她並不妨礙到乔里恩的自由——一談到自由，他自己的下巴也會鼓出來，而且那個裝在花白胡須下面的下巴也很堅強。兩個人沒有什麼知心話要說，一點沒有必要。自我解嘲一下就完了——事實上他時常就是這樣。琼最大的毛病是從來夠不上他的審美觀念，雖則就她的金紅頭髮、海藍色眼睛和那一點赤膊上陣的奮鬥精神來說，本來也還是看得過的；好麗就完全不同了，人溫柔嫻靜，怯弱而且多情，在某些地方又帶一點淘氣味兒。他對這個小女兒特別感覺興趣，從她孩提時起就一直留心看着。她會不會長成個美人兒呢？長了那樣一副鵝蛋臉，灰色的深思的眼睛，褐色的長睫毛，她說不定會是個美人，也說不定不會。一直到去年他才算看出一點。對了，她會長成個美人——皮膚稍嫌黑一點，永遠是那樣羞答答的，可確實是個美人。她現在是十八歲，布斯小姐已經告退；在這十一年中，那位出色的女人腦子里一直就想着“那些有教育的小泰洛”，現在，換了一個人家，她的心里又會激動地想起那些“有教養的小福爾賽”了。她教好麗講法文跟她自己講得一樣好。

乔里恩雖則並不長於畫象，可是替小女兒已經畫了三幅。這一天是一八九九年十月四日，乔里恩正給好麗畫着第四幅象時，傭人送上來一張名片，使他看了把眉都抬了起來：

索米斯·福爾賽

鑑賞家俱樂部，
聖詹姆士街。

買波杜倫

可是写到这里，这部世家又得离开正题一下……

那一年乔里恩上西班牙旅行了几个月，回来时看见房子的窗帘全拉了下来，小女儿茫然哭泣，自己的爱父安静地长眠着；他本来是那样一个容易感受而且心地慈祥的人，这些情景他从来没有能够忘怀，而且看上去永远也不会忘怀。还有，他每想到这个惨痛的日子，想到自己的老父一生行事都是那样有条不紊，那样冷静，那样光明磊落，会这样不明不白死去，心里总不免怀着疑窦。他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老父会不说出自己的打算，不给儿子留下遗言，不正式和家人诀别，就这样突然撒手。小好丽有一搭没一搭地提到一个“浅灰衣服的女子”，布斯小姐提到一位“爱伦”^①太太，使他就象堕入五里雾中，一直等到他读了父亲的遗嘱和遗嘱后面附项，才算清楚一点起来。他是遗嘱和附项的执行人，有责任去通知伊琳——他堂弟索米斯的妻子——这笔一万五千镑的遗赠，只是动利不能动本，终她的天年。他曾经去看过伊琳，告诉她这笔指定拨在她名下的款子全部是印度股票，每年除去所得税外，净利将是四百三十镑多一点。他看见索米斯妻子这还是第三次——不过她现在究竟是不是索米斯的妻子，他也说不准。他记得第一次看见她坐在植物园里等候波辛尼——一个楚楚动人的美人儿，使他想起齐珊的《天堂之爱》；第二次是在获悉波辛尼死耗的那一天下午，他父亲派他上蒙特贝里尔方场去向她报信。他还记得那时候她突然在客厅门口站出来——一张美丽的脸上从狂热的希望转为冰冷的绝望；他还记得自己心里起一种怜惜，记得索米斯发出一声狞笑，同时说“我们不见客”，就砰的把门关上。

① 是布斯把海隆的姓照法文读的。

現在第三次見面，她的容貌和身条显得更加美了——那些狂热的希望和失望全消失了。乔里恩看着她时，心里想：“对了，你恰恰就是爹喜欢的那种女子呢！”他父亲那段离奇的殘夏逐渐在他脑子里变得清晰起来。她談到老乔里恩时带着尊敬，并且含着眼泪，“他待我太好了，我真不懂是什么緣故。他坐在树底下那張椅子上，看上去那么美丽，又那么安靜；你知道，我是第一个跑来看見他睡在那張椅子上的。天气是那样好。恐怕沒有比这样一个結局更幸福的了。我想我們都愿意这样子死去。”

“很对！”他当时想。“我們全都愿意在这样一个盛夏时节，同时有一个美人从草地上向我們走来时死去呢。”

他把那間几乎是环堵蕭然的小客厅稍稍扫視一下，就問她現在有什么打算。“我打算稍微享受一下，乔里恩大哥。一个人自己能有点錢真不錯。我从来就沒有过錢。我想，这个公寓还是住下去；已經住习惯了；可是我現在能够上意大利去走动走动了。”

“一点不錯！”乔里恩咕嚕了一句，眼睛望着她微带笑意的嘴唇；离开时，他心里想：“真是个迷人的女子！太可惜了！我很贊成爹留給她这笔錢。”后来就沒有見過她，可是每一季他都要給她开一張支票，解进她在銀行里的戶头，同时給她住的采尔西公寓写个便条，說款子已經解进銀行；每次他都收到一封簡短的复信，告訴他款子收到，一般是从公寓那边寄出，但有时候是从意大利寄来的；接触到那張微微有点香味的淺灰色信紙，一手娟秀的直体字，和那句“亲爱的乔里恩大哥”，使他时常覺得如見其人。他現在也是有产业的人了，当签发那張为数不大的支票时，他时常会想起：“恐怕她不过勉强够用罢了，”接着又会涉想，如果不是有这一笔錢，不知道她怎么混下去呢，在这样一个世界

里，那些男人哪个会随便放过美色的。开头，好丽还不时講到她，可是“淺灰女子”不久便在儿童的記憶里消失了；还有琼，在她祖父逝世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只要有人提到她过去密友的名字时，她总是悶声不响，这样也就不便多提。只有一次，琼算是明白表示了意見：“我已經原諒她。我非常高兴她現在不求人了……”

乔里恩接到索米斯的名片，就对女佣說——男管家他最吃不消——“請他在書房里坐，說我即刻就来；”接着他望望好丽，說：

“你記得那个常来教你彈琴的‘淺灰女子’嗎？”

“当然，怎么！她来了嗎？”

乔里恩摇摇头，沒有开口，一面脫掉粗麻布的套衫，換了一件上褂；这些旧事，他忽然看出，跟年輕人还是不說的好。当他向書房走去时，他一張臉上活活是一副古怪而迷惑的神情。

站在落地窗前面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青年人，正从走廊向那棵橡树望出去；他盘算：“那个男孩子是誰？他們自己沒有生过孩子啊。”

年长的一个轉过身来。这两个第二代的福尔賽比起第一代来还要虛情假意得多；在这所为第一个造的，而現在为第二个所有而且居住着的房子里，两个人見面时特别显得有点勉强，同时表面上却看出要装得亲热。“他来是为他妻子的事情嗎？”乔里恩盘算着；索米斯心里想：“我怎么开口呢？”法尔——本来帶他来是打破僵局的——吊儿郎当地站在那里，在深濃的睫毛下面打量着这个“山羊胡子”。

“这是法尔·达尔第，”索米斯說，“我的外甥。他正要进牛津大学。我想到倒可以給他介紹跟你的孩子認識。”

“哦！可惜乔里不在家。上哪个学院？”

“布萊斯奴斯学院，”法尔回答。

“乔里是在基督教会学院。他一定很高兴来看你的”。

“多謝。”

“好丽在家——你要是不怕和女姊妹接近的話，可以叫她帶你去逛逛。你到厅堂里穿过那些窗帘就可以找到她。我剛才还給她画像呢！”

法尔又說了一声“多謝”，就跑掉了，剩下两弟兄仍然僵着。

“我在水彩画俱乐部里看見你几張画，”索米斯說。

乔里恩眼睛眨了眨。他跟福尔賽家人总有二十六年沒有什么接触，可是在他的脑子里，这些人都使他想到佛里士①的《跑馬日》和兰德西尔的那些鏤刻画。② 他聽見琼說索米斯是个賞鉴家，这就更使他討厭。他而且感到有一种說不出的厌恶心情。

“好久沒有看見你了，”他說。

“好久沒有見了，”索米斯含糊回答一下，“还是——老实說，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我听人說，她的事情是你管的。”

乔里恩点点头。

“十二年不是一个短時間，”索米斯迅速說：“我——我是厌了。”

乔里恩找不出适当的話回答，只好說：

“你抽烟嗎？”

“不抽，謝謝你，”

① 威廉·包威尔·佛里士(一八一九——一九〇九)，英国画家，作品以《跑馬日》這張画最出名。

② 爱德文·亨利·兰德西尔(一八〇二——一八七三)，英国的名动物画家，作品由其父約翰·兰德西尔和其兄湯姆·兰德西尔鏤刻行世。

乔里恩自己点起一支香烟。

“我要解除我们的关系，”索米斯没头没脑地说。

“我并不跟她碰面，”乔里恩在烟气里咕噜了一句。

“可是你知道她住在哪里，我想？”

乔里恩点点头。他并不预备告诉他，那要先得到伊琳同意。
索米斯好象看出他想的什么。

“我不要知道她的住址，”他说；“我早就知道了。”

“你究竟打算怎样呢？”

“她遗弃了我。我要离婚。”

“有点明日黄花，是不是？”

“是啊，”索米斯说。两个人都沉默下来。

“这些事情我不大清楚——至少，我已经忘记了，”乔里恩说时勉强笑了一下。他自己就是一直等到自己前妻死了之后才获得离婚的。“你要我找她谈谈吗？”

索米斯眼睛抬起来望着堂兄的脸。

“我想她总有个人，”他说。

乔里恩的肩膀耸了一耸。

“我一点不清楚。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可以当作对方死掉了一样。这种情形很普通。”

索米斯转身望着窗外。散落在走廊上是一些早雕的橡树叶，正在风中卷着走。乔里恩望着好丽和法尔的后形，正穿过草地向马厩走去。“要我两面做好人可不来，”他心里想，“我要给她撑腰。爹如果活着，一定赞成我这样。”有这么一刹那，他好象看见自己的老父坐在那张旧圈椅里，就在索米斯身后，跷着腿，手里拿着《泰晤士报》。一会儿就不见了。

“我父亲很喜欢她，”他泰然说。

“他为什么要喜欢她，我真不懂，”索米斯答，头也不回过来。“她害了你的女儿琼。她害了每一个人。她要的我都给了她。我甚至于愿意——饶恕她——可是她宁可离开我。”

乔里恩心里很可怜他，可是听到这种严峻口吻，连可怜也可怜不起来。这个家伙是什么缘故使人没法同情呢！

“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去找她谈谈。”他说。“我想她说不定愿意离婚，不过我什么都不清楚。”

索米斯点点头。

“好的，务必请你去一趟。我说的，她的住址我知道；可是我不想见她。”他的舌头尽在舐嘴唇，就好象嘴唇很干似的。

“你喝杯茶好吗？”乔里恩说，把一句“同时看看房子”的话咽了下去。他领前走进厅堂。拉铃喊人预备茶时，他走到画架前面把自己作的画翻过来向着墙。不知道为什么，他很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索米斯看见。索米斯这时正站在这间大屋子中间；当初打样时，就准备特地在墙上留出足够的地方给索米斯挂他自己那些藏画的。乔里恩望着自己堂弟的脸，和他自己一样都是那副福尔赛家的相貌，下巴鼓出来，狹狹的轮廓，凝神的派头；他心里想，“这个家伙永远不会忘掉什么事情——也决计不会有一句真心话的。这个人真是可悲！”

第七章

少男少女

小法尔离开两个福尔赛第二代时，心里在想：“这趟下来真沒意思！索米斯舅舅上算了。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怎么样？”他預計不会跟她玩得开心，忽然間他看見她站在那里望他。怎么，她很美呢！真运气！

“恐怕你不認識我吧？”他說。“我叫法尔·达尔第——我們是堂房表兄妹，你知道。我母亲是你姑姑。”

好丽的一只纖手还讓他握着，不好意思抽开；她說：

“我們的亲戚我一个都不認識。人多嗎？”

“一大堆。討厭得很——多数的人，至少，我也不知道——有几个是如此。亲戚大都这样，可不是？”

“我想他們也会覺得別人討厭，”好丽說。

“我不懂得他們为什么要覺得。当然，他們不会覺得你討厭的。”

好丽看看他——一双淺灰的眼睛帶有幽怨和天真，小法尔看見时，忽然覺得自己一定要保护她。

“我的意思是說人与人之间各有不同，”他机警地接上一句。
“譬如說，你父亲看上去就非常正派。”

“哦，当然啦！”好丽热烈地说，“他是正派。”

法尔两颊红起来，想起在庞地梦尼姆剧院里那幕情景——一个插粉红石竹花的黑汉子忽然变做自己的父亲！“可是你不知道那些福尔赛家人的滋味，”他简直带有恶意地说。“哦！我忘了；你不认识他们。”

“他们怎么样呢？”

“哦！小心翼翼到了极顶。谈不上一点义气。你看看索米斯舅舅那个样子！”

“我倒想看看，”好丽说。

法尔想挽起她的胳膊，又抑制住自己。“不必了，”他说。“我们到外面去走走。你一会儿就会看见他的。你哥哥怎么样？”

好丽领他上了走廊，到了草地上，并不答话。她没法形容乔里；从她有记忆时起，乔里在她的心目中一直就是她的领袖，她的主人和理想。

“他欺负你吗？”法尔狡猾地问。“我们在牛津会碰头的。你们养马吗？”

好丽点点头。“你要不要看看马房去？”

“也好！”

两个人经过橡树下面，穿过一片稀疏的小树丛，进了马厩的院子。钟楼下面躺着一头蓬松的棕白二色的狗，已经老得站都站不起来，只能轻微地摆动着反贴在背上的尾巴。

“这是伯沙撒，”好丽说；“很老了——老得不成样子，跟我差不多大。可怜的老东西！它对爹顶忠心。”

“伯沙撒！怪名字！它不是纯种，你看得出吗？”

“不是纯种！可是顶惹疼的，”她说时弯下身去把狗拍拍。她又温和又柔顺，深颜色的头发没有戴帽子，纤柔的颈子和手晒得

黃黃的；在法尔的眼中，她是又陌生又可愛，和他已往的經驗全然不同，然而又那麼親切。

“爷爷去世时，”她說，“它两天都不肯吃东西。你知道，它看見他死的。”

“是老乔里恩爷爷嗎？媽总說他是个好人。”

“当然，”好丽簡簡單單地回答，把馬廐的門打開。

一匹五呎來高的栗色馬，身上一塊塊銀灰色的斑點，站在散廐里，鬃毛和長尾巴都是黑的。“這是我的馬——叫仙女。”

“呀！”法尔說，“一匹很不錯的小馬。可是你应当把尾巴剪短。看上去要漂亮得多。”隨即看見她茫然的神氣，他忽然想：我一點不知道——她喜歡什麼！他深深嗅一下馬廐里的空氣。“馬真是有趣得緊，可不是？我父親——”他停止不說。

“怎麼？”好丽說。

他幾乎忍不住要把心裏話傾吐出來，不過总算被他忍着。“噢！我不知道——他時常在馬身上糟掉不少的錢。我也很迷——騎馬啊，打獵啊。跑馬我也非常喜歡；我很想做一个業余的跑馬手。”他忽然忘記自己只能在倫敦再耽一天，而且已經有兩個約會，就沖口而出說：

“我說，明天我去租一匹馬，一同上里希蒙公園去溜一趟，你說好不好？”

好丽拍手贊成。

“当然好呀！我就喜歡騎馬。可是乔里有匹馬，你何不就騎他的？就在这里。我吃了茶就去。”

法尔遲疑地望望自己穿長褲子的腿。他想象這雙腿，要穿上棕色長統靴和貝德福呢馬褲，在她眼睛里一點沒有瑕疵才行。

“我不大想騎他的馬，”他說。“他也許不高興。而且索米斯

舅舅恐怕就要回去了。倒不是我甘心受他挟制，你知道。你恐怕从来没有过一个舅舅吧？这个畜生倒还不错，”他接上一句，一面打量乔里的那匹枣骝马；那马正朝他眨眼睛。“我想，你们这里恐怕不大打猎吧？”

“不打，打猎我倒不想。一定很有意思；可是残忍，你说对不对？琼就这样说。”

“残忍？”法尔脱口而出。“哦，那全是狗屁。琼是哪一个？”

“我姊姊——不是一个母亲生的——比我大得多。”她举起两只手捧着马的两颊，用鼻子去擦马鼻子，轻轻哼着；马就象受了催眠一样。法尔打量着她倚在马鼻子的脸颊，她的眼睛对他闪闪发光。“她真是个小鸟，”他心里想。

回到大房子去时，两人之间的谈话少下来；老狗伯沙撒随在后面，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走得慢，而且显然指望他们不要走得使它赶不上。

两人已经走到橡树下面，停下来等伯沙撒跟上。“这地方真不错，”法尔说。

“是啊，”好丽说，叹了口气。“当然我想各处去跑跑，我愿意我是个吉普赛女人。”

“对了，吉普赛女人最快活，”法尔回答，这个见解是他刚才有的；“你知道，你就有点象吉普赛女人。”

好丽脸上突然泛上红霞，就象深暗的叶子被太阳照成金黄一样。

“没头没脑到处乱闯，把什么都见识到，而且吃饭睡觉就在露天底下——呀！这多么够味儿？”

“我们也来！”

“对了，我们也来！”

“一定有意思透頂了，就是我跟你兩個。”

好麗隨即看出不對頭，臉紅了。

“對了，我們一定要做，”法爾頑固地說，可是臉也紅起來。
“你喜欢做的事情我認為都可以做。那邊是什麼？”

“是菜園、池子和小樹林，還有農場。”

“我們下去看看！”

好麗回頭朝房子望一下。

“吃茶了，我想是；爹在招手呢。”

法爾象只狗哼了一聲，隨着她向大房子走去。

兩人重新走進那間有回廊的廳堂；看見兩個中年的福爾賽正在一起喝茶，兩人就象受了禁止似的，立刻沉默下來。眼前這幕情景的確給人的印象很深刻。一對堂弟兄並排坐在一張嵌花的長椅上，形狀就象三張銀紅色的椅子拼起來的，前面放了一張矮茶几。兩個人都坐得遠遠的，好象故意挑選了這個位置，避免面向着對方；兩個人都只顧喝茶吃點心，不大講話——索米斯的吃相就象是瞧不起那些點心，喬里恩的神情象在暗笑自己。不留心的人會當作他們並不怎樣貪嘴，其實兩個人都裝了不少營養下肚。兩個年青人由人送上茶點，也都不聲不響地進行吸收。一直等到抽煙階段，喬里恩才問索米斯：

“詹姆士二叔好嗎？”

“多謝，很龍鍾了。”

“我們家的人真了不起，可不是？那一天我從我父親的家傳《聖經》上查了一下十個老輩子的年紀。平均是八十四歲，還有五個活着。他們一定會打破紀錄。”說時他古怪相地把索米斯看看，又接上一句：

“你曉得，我們可不是他們那樣了。”

索米斯笑了；那意思好象說，“你当真認為我会承認自己比不上他們；你以为我有什么东西，尤其是生命，会随随便便放手么？”

“我們也許会活到他們的年紀，”乔里恩又說下去，“可是你知道总是吃亏在过敏性上，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們失掉了信念。这种过敏性几时有的，怎样有的，我从来就弄不明白。我父亲有一点，可是福尔賽家其他的人，我知道就从来不曾有过。他們从来不会用別人的眼光看自己，这是絕妙的延年术。这一个世紀的全部历史就表現在我們两代的差別上。还有，在我們和你們之間，”他接下去說，从烟圈里滑稽地盯着法尔和好丽看看，弄得两个很不好受，“还有另外一种差別。我也不知是什么。”

索米斯掏出表一看。

“我們再不走，”他說，“要赶不上火車了。”

“索米斯舅舅从来不肯誤掉火車的，”法尔咕了一句，嘴里塞滿了点心。

“为什么要誤掉？”索米斯簡短地回答。

“噢，我不知道，”法尔咕囁着，“別的人可誤掉。”

在門口时，他悄悄地把好丽的瘦削的黃手使勁勒了好一会。

“明天我候你，”他低声說；“三点鐘。我在路口等你；省得找。我們痛快地溜一下。”他到了园門口，回头望望她；如果不是有碍自己城里人的身份，就会向她招手。这时候，他舅舅找他談話，他可沒有心思理睬。可是他不用害怕。索米斯一直都保持着十足的沉默，心里充滿了辽远的思緒。

甥舅两个一路走去时，黃叶紛紛在他們身边落下来；在多年前那些日子里，这一哩半的路程索米斯是时常走的；每次下来看

房子造得怎样，心里都暗暗得意。造这所房子原是预备他和那个女子住的，而现在却要解除这个女子对自己的约束。他一度回头望望夹在半黄篱落中间的那条无穷尽的秋色小径。真是如同隔世！“我不想见她，”他刚才跟乔里恩说。这是真的吗？“我也许还得见她一下，”他在想；他打了一个寒噤，突然觉得没来由地毛骨悚然，就象人家说的听见自己坟墓上的脚步声一样。世界多冷酷啊！多怪啊！他从侧面把自己外甥瞄了一眼，心里想：“我最好象他这样年纪！不知道她现在怎么个样子了！”

第八章

乔里恩当起委托人

索米斯舅舅走后，天已经快黑了，所以乔里恩并没有重去作画；他走进书房；适才在一刹那间看见他父亲坐在那张褐色的大皮圈椅上，跷起腿，从圆圆的大额头下面抬起一双笔直的眼睛凝望着；现在他有意无意地很想能再看见一下。这间小书房是全幢房屋里最舒适的一间；乔里恩时常在这里和他的亡父有那么片刻的心灵相通。并不是他真正相信什么精神不死——这种感觉不大合逻辑——毋宁说是一种气氛的感染，就象香味，或者象画家的眼睛特别容易从形体或者光线效果所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精神印象。还有，只有在这间他父亲生前消磨时间最多的小屋子里——屋内的陈设一点没有变——只有在这里能够使他重新感到自己的父亲并没有全然离开人世，感到自己父亲的老谋深算和坚强而仁慈性格的力量仍旧继续存在着。

眼看着这出老悲剧象旧病一样又要复发，他父亲会有怎样的指示呢——这个在他一生最后几个星期中最最受他赏识的女子，现在遭到这样的威胁，他会有怎样的忠告呢？“我一定要为她出一把力，”乔里恩想：“他在遗嘱上把她托付给我的。可是究竟出什么力呢？”

就象是想要重新获得那个老福尔赛生前的冲和、机智和世故似的，他在那張旧圈椅上坐下，蹺起腿来；可是只觉得自己象个影子坐在那里；心头沒有涌起一絲灵感。外面的风象手指一样敲着落地窗，窗格子上的光綫已經暗了下来。

“去看她一次？”他想，“还是約她下来呢？她前些时怎么过的呢？現在不知道又是怎么情形？在这种时候攪这种臭毛坑，真是可恨。”他堂弟当年那副嘴臉又突現在他眼前了：一只手搭着漂亮的橄綠漆大門，形象非常鮮明，就象老式时辰鐘报点时出現的那些人儿一样；而且他当时講的那些話在乔里恩耳朵里也比任何鐘声清晰：“我的事情不要人管。我已經跟你說过，現在再对你說一遍：我們今天不見客。”他当时对索米斯极端厌恶——瘦削的两頰，胡子剃得光光的，神气完全象只叭喇狗；腰杆微偻，就象是望着一根自己消化不了的骨头似的；这些当时都引起他极端的厌恶。現在这种厌恶又引起来，跟过去一样强烈，甚至于还要强烈些，連他自己都覺得奇怪。“我討厭这个人，”他想，“从心里討厭他。这样也好；反而更容易支持他的妻子。”乔里恩本来一半是艺术家，一半是福尔赛，生性就不喜欢“吵吵鬧鬧的”——照他自己的說法；只要不触怒起来，他非常符合那句形容母狗的老話：“它宁愿逃走，不愿打架。”他的胡子挂上一絲微笑。真够諷刺的，想不到索米斯会跑到这儿来——跑到这所他替自己造的房子里来！張口結舌地望着这片自己过去心愿的廢墟；偷偷地就着那些牆壁和楼梯，聞聞嗅嗅，估量着一切！乔里恩忽然来了个直覺：“我敢說这个家伙到現在还想住在这里。他对自己曾經一度占有过的东西是永远不能忘情的！我一定要对付他，且不管怎样对付法；可是多么头痛啊——头痛透了。”

当晚他給采尔西公寓去了一封信，問伊琳可肯見面一談。

这个老大的世紀，过去曾經亲眼看見个人主义的花朵开得如日中天，現在正面临着一个风暴将临的黄昏。倫敦在暑假末尾本来就是鬧烘烘的，現在战争的謠言使它看上去更加活跃了。乔里恩虽則不大进城，这些街道在他眼中看来簡直有点瘋狂的神气；都怪这些新兴的汽車和出租汽車，因为和他的审美眼光格格不入。他从自己的馬車里数了数这些車子，发现每二十部車子里就有一部。“一年前还是三十部里有一部呢。”他心里說，“已經站住脚跟了。这一来，車輪的声音就要骨碌骨碌吵得更加厉害，臭气更加四溢呢。”原来乔里恩对任何新兴事物，只要具备物质形式，他都是反对的，在自由党里少看見有这种人，而他恰恰就是一个。因为这个緣故，所以他告訴車夫赶快避开拥挤的街道，到了河边，打算从秋老的篠悬木帘幕里凭眺一下河流。那座小公寓就在离河边五十碼的地方；馬車开到时，他告訴車夫等着，自己走上二楼。

是的，海隆太太在家！

他还記得八年前上这小公寓来給她送好音时，那种墙堵蕭然的情形，現在有了固定的收入，虽則为数甚微，那气派一眼就看出和过去大大不同。屋內一切陈設都清雅絕俗，而且隱隱聞得出花香。整个的色調是銀灰色，偶尔一两处点綴些黑色、藍色和金黃。“真是一个风雅女子，”乔里恩对自己說。岁月对于乔里恩很留情，因为他是个福尔賽。可是岁月对于伊琳好象連碰都沒有碰一下——至少乔里恩的印象是如此。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絲絨上衫，深褐色的眼睛和深金黃的头发，站在那里，看上去一点也沒有老。她伸出手来，带着微笑說：

“請坐好嗎？”

他坐在椅子上大概从来沒有感觉这样局促过。

“你的样子一点沒有变，”他說。

“你看上去更年輕了，乔里恩大哥。”

乔里恩两只手搔搔头发，他对自己的头发这样多感到一种快慰。

“我是老了，可是自己不感觉老。繪画就有这点好处，能替你保持青春。提香活到九十九岁，如果不是瘟疫，还不会送命呢。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見你时就想到他的一張画？”

“你第一次看見我是在什么时候？”

“在植物园里。”

“你怎么知道是我呢，以前又沒有見過我？”

“我看見一个人上来找你，才知道的。”他大胆望着她，可是她臉上神色不变，平靜地說道：

“是的；隔了几世了。”

“你的駐顏术是什么呢，伊琳？”

“心如死灰的人都保养得非常之好。”

哼！心如死灰的人！伤心語！可正是一个开头，他就湊上去。“你記得我的堂弟索米斯嗎？”

這句話問得有点突兀，他看出她微微好笑，立刻接下去說：“他前天跑来看我！要离婚。你愿意嗎？”

“我？”这个字好象从心坎里叫了出来。“事隔十二年？未免太迟了一点。会不会有困难呢？”

乔里恩死命盯着她的臉看。“除非——”他說。

“除非目前我有个情人。可是那事之后，我从来就沒有过。”

这些簡短而坦率的話他听了究竟有什么感觉呢？是寬心，詫异，还是怜悯？維納絲十二年沒有一个情人！

“不过，”他說，“我想你也巴不得能够自由呢，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关系？”

“可是如果你万一爱起来呢？”

“我当然愿意。”她这句简单的回答好象把一个不容于世的人的全部哲学都概括了。

“好吧！你有什么话要我转达给他呢？”

“你只说，他没有能够自由，我很抱歉，他有过这样的机会。我不懂得他为什么没有利用。”

“因为他是个福尔赛；你知道，我们是从来不放弃什么的；除非指望有别的东西可得的时候，那自然又当别论；不过就是那样，也不一定就放弃。”

伊琳笑了。“你呢，乔里恩大哥？——我觉得你就肯放弃。”

“当然，我有点象混合种——不是纯粹的福尔赛。我开支票从来不把半辨士扣掉。总是添半个辨士上去，”乔里恩不安地说。

“那么，索米斯现在放弃我，他指望的什么呢？”

“我也不懂；也许是儿子吧？”

她半晌默然，头低下去。

“对了，”她低声说；“是苦痛的。我如果做得到时，倒愿意帮助他得到自由。”

乔里恩瞠目看着自己的帽子，愈来愈觉得窘；同时对这个女子也愈来愈佩服，愈奇怪，愈怜惜。这样娇艳，又这样孤单；这事完全是活闹鬼。

“好吧，”他说，“我反正得去看索米斯。如果有什么事情要我说的话，你只管吩咐。我虽然不行，也还可以象先父那样照应一下，所以你不要见外。不管怎样，我和索米斯谈话之后，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告诉你的，说不定他自己会拿出些事实来。”

她摇摇头。

“你知道，他不会的。他是有名誉地位的人；我什么也没有。我很愿意他能够自由；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帮助他。”

“眼前我也想不出，”乔里恩说，随即起身告辞。他下楼上了马车。三点半钟！索米斯总还在他的事务所呢。

“去鷄鴨街，”他向窗洞里喊一声。在议院前面和白厦大道上，卖报人喊着“德兰士瓦局势严重！”可是那些叫嚷简直不引起他的注意；他正在出神，回想着那个美丽的身条，那副温柔而忧郁的目光和那句“那次之后，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一个心如古井的女子，她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呢？孤孤单单一个人，没有一点保护，所有男人的手都指着她，或者毋宁说，都伸手向着她，只要稍许有一点暗示，就会一把将她抓着。然而年复一年她却这样活下去了！

凌驾在来往行人上面的一声“鷄鴨街”，把他唤回到现实世界中来。

青豆色底子上漆了一行黑字：“福尔赛，勃斯达，福尔赛律师事务所”。他看了招牌，劲头鼓了一点起来，一面走上石级楼梯，一面咕噜着：“腐臭透顶的占有权！哎，我们还是少不了它！”

“我找索米斯·福尔赛先生，”他对开门的小伙子说。

“您贵姓？”

“乔里恩·福尔赛。”

小伙子看看他，觉得奇怪，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福尔赛留下须的，就溜了进去。

福尔赛，勃斯达，福尔赛律师事务所已经逐渐把屠丁-保尔斯律师事务所合并，占据了整个二楼楼面。事务所里现在只剩下索米斯和一些管理员和练习生。詹姆士约莫在六年前完全退

休了，生意因此反而好起来；勃斯达洗手不干之后，生意更是百尺竿头再进一尺；许多人都认为勃斯达的精力是在佛萊雅控告福尔賽的案子上消耗光的；这个官司愈来愈打得难解难分，而且看上去对于过去那些受惠的人也没有什么可贪图的了。索米斯在实际問題上比較头脑清楚，所以从不肯在这件案子上动脑筋；相反地，他早已看出老天已經在这件案子上不折不扣长年送給他二百鎊，所以——又何必不拿呢？

乔里恩走进事务所时，看見这位堂弟正在抄一張公債数字表；这些他預备向他的那些公司建議，要搶在別家公司前面立刻拿到市上抛出，他側过臉来看了一下，就說：

“你好？等一下。請坐，好嗎？”他抄下三个数目字，用一根尺压着原来的地方，就轉身望着乔里恩，一面啃着自己扁食指的边子。

“怎么样？”他說。

“我去看过她。”

索米斯眉头一皺。

“那么？”

“她始終念念不忘旧情。”

說了这話，乔里恩心里頓時不过意起来。他的堂弟一張臉漲成暗紅，紅里泛黃。这个倒霉鬼，他怎么想到来开他的玩笑！“我的意思是說，她对你沒有自由很抱歉。十二年是很长的一段時間。法律是你的本行，你懂得比我清楚，有沒有办法可想，你應該知道。”索米斯发出一声古怪的短嘯，两个人整整有一分鐘沒有說話。乔里恩望着那張紅暈迅速消退的窄臉，心里想，“就象蜡做的！他心里想的什么，或者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决不会在我面前露出一二来。就象蜡做的！”他把視線移到牆上挂的小鎮地

图上，这个新兴的小镇叫做“海上小街”，地图上画的是它的未来景象，引诱着那些到事务所来的当事人的占有欲。他脑子里忽然来了一刹那的怪想：“不知道我这次跑来会不会给我开张账单——与乔里恩·福尔赛商谈我的离婚事件，听取他访问我妻子的经过，并且指示他再去看她，十六先令八辨士。”

索米斯猛然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对你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两只眼睛向左右张望，就象走投无路的野兽似的。“他的确痛苦，”乔里恩想；“不能因为我不欢喜他，就忘掉这个，也不应该。”

“当然，”他温和地说，“事情全在你自己。一个男人认真要解决时，往往能找到路子。”

索米斯转身正面向着他，那声音就象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

“我为什么还要吃苦呢？我已经吃了不少苦了，为什么还要吃呢？”

乔里恩无话可答，只好耸耸肩膀。他的理智同意这种说法，他的本能却起反感；是什么缘故他也说不出。

“你父亲，”索米斯继续说下去，“对她很关切——天晓得是什么缘故！我想你也关切吧？”他狠狠看了乔里恩一眼。“看上去好象一个人只要能够做一件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同情。我不懂得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从来不懂得。我一直待她很好。不管她想什么东西，我都给她。我并没有不要她。”

乔里恩的理智又点点头；他的本能又摇摇头。“这是什么道理？”他心里想；“我这个人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我宁可不对头，不愿意对头。”

“归根结蒂，”索米斯一脸阴狠的样子，“她过去总是我的妻

子。”

倾听的对方脑子里掠过一种想法：“占有权来了！的确，我们都占有东西。可是——人！呸！”

“你得看事实说话，”他淡淡地说，“或者说，看有没有事实。”

索米斯带着疑心迅速地看他一眼。

“有没有事实？”他说。“是啊，可是我就不大相信。”

“请你原谅，”乔里恩说；“她的话我已经告诉你了。一点不含糊。”

“根据我的经验，我从来就不肯盲目听信她的话。将来看好了。”

乔里恩站起来。

“再见，”他简短地说。

“再见，”索米斯回答；乔里恩走出事务所，一面竭力想捉摸他堂弟脸上那种一半惊异、一半威胁的神情。他向着滑铁卢车站走去时，心情非常激动，就象自己的道德面具被揭下来一样；坐在火车里，他一路上都想着伊琳在她的冷清公寓里，想着索米斯在他的冷清事务所里，想着两个人的生命同样没来由地被冻结着。“这叫骑虎难下！”他心里想。“两个人都下不了台，两个人都要砸扁头——而其中一个的头却是那样的美！”

第九章

法尔知道了

踐約在小法尔·达尔第的生活里还没有成为怎样的大事；因此，两个约会没有去在他全不放在心上；倒是跟好丽骑马出游之后，从罗宾山颠着回城里来的时候，使他更加感到出乎意料。好丽骑着她那匹栗色银灰斑、长尾巴的小驹，在他看来，比昨天愈加美丽了；而且，在他们两小时的偕游中，从头到尾好象只有他的马靴发出亮光；这是他在雾沉沉十月黄昏和伦敦外圍自我检查出来的。他掏出自己的新“猎人”金表^①——詹姆士的礼物——并不看上面的时间，而是察看打开表壳子里面发亮部分映出来的自己一部分脸。自己一道眉毛上面有个临时的瘰癧，这使他很不高兴，因为好丽刚才一定看了不喜欢。克伦姆脸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斑记。想到克伦姆，联带就想起在龐地梦尼姆站池里的那一幕情景。今天他丝毫没有打算向好丽倾吐他父亲的事情。他父亲缺乏诗意，而且十九年来在他还是第一次感到诗意在心里洋溢着。自由剧院以及那个几乎象是神话的欢乐化身辛茜雅·达克；龐地梦尼姆以及那个年纪说不上来的女子——在法尔刚和这个羞怯的深色头发的新表妹亲近之后，这两者好象已经完全不在心上了。她骑马骑得很不错，所以在里希蒙公园

那一段长长的馳道上，讓他領前隨便地帶着她跑，就愈加使人覺得受用，其實她在这上面比他好得多呢。回顧一下全部的經過，他對自己那樣訥訥不能出口的情形簡直迷惑不解；他覺得只要再碰上這種機會，他一定能夠講出一大堆“逗人”的話來；一想到明天就要回小漢普登去，而且十二日要去牛津——而且參加那個狗蛋的考試——走之前連和她見個面的機會都沒有，他的心情就暗下來，甚至比夜色黑的還要快。不過，他應當寫信給她，而且她也答應寫回信。也許，她也會上牛津來看他哥哥。當他騎馬走進史龍方場邊子上的巴狄克馬房時，這個希望就象黃昏時第一顆星照了出來。他下了馬，舒舒服服伸了個懶腰，因為足足騎了有二十五哩路了。他的达尔第天性使他和小巴狄克啦呱了有这么五分鐘，談的是劍橋州賽馬哪匹馬最有希望；後來說了聲“把馬錢記在我的帳上”，就走了，膝蓋有點合不攏來，一面用自己有節的小馬鞭輕敲着馬靴子。“我一點不想出去，”他心里說。“這是最后一晚，不知道媽肯不肯給我來點香檳！”有了香檳和腦子裡的回憶，他總還可以在家裡消磨一個夜晚。

他洗了個澡，下樓來穿得潔無纖塵；看見自己母親穿了一件低領子的晚禮服，神情詭秘，而且使他着惱的是在座的還有索米斯舅舅。他進來時，兩個人中止了談話；後來他舅舅說：

“還是告訴他好。”

這句話當然是指他父親的一切事情，可是他聽見時，第一個想起的却是好麗。會不會是什麼下流事情？他的母親開口了。

“你父親，”她說，那聲音仍舊做作得很時髦，一面手指扯着那塊海綠色的綉花，相當可憐相，“你父親，我親愛的孩子，已

① 表面有蓋子的一種懷表。

經——他并不在紐馬开；他上南美洲去了。他——他离开我們了。”

法尔看看她，又看看索米斯。离开他們！他难受嗎？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父亲呢？好象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猛然間——就好象吸进一口梔子花香味和雪茄烟似的——他的心在里面扭了一下，他真的难受起来了。自己的父亲总是自己的，不能这样就走掉——这是不行的！他也不总是龐地梦尼姆站池里的那样一个“流氓”。关于他，也还有些可貴的回忆，縫衣店里，賽馬，上学校时一点零錢，有时运气好时，一般在他身上也肯大花其錢。

“可是为什么？”他說；随即就懊悔自己这样問，理由是他也算个漂亮人物，他母亲那張面具似的臉显得非常痛苦；他脫口而出說：

“好吧，媽，不必告訴我了！不过，这是什么意思呢？”

“恐怕要离婚，法尔。”

法尔微微发出一声古怪的呻吟，迅速把自己舅舅看上一眼——这个舅舅，过去他一直都認為是对于他有这样一个父亲的一种保險，这是从小就灌輸的；甚至于对于他自己血液里的达尔第性格是一种保險。那張两頰瘦削的臉好象在背开去，这使他慌起来。

“不会鬧出去吧，会不会？”

他想起过去報紙上許許多多的离婚案件，他自己眼睛盯着那些不大得体的細節看的情形，簡直活現在眼前。

“有沒有法子偷偷地离掉呢？太丟臉了——对于——对媽——对大家。”

“一切都会尽量地不宣揚出去，你可以放心。”

“对了——可是，为什么非要离婚不可呢？媽又不要重新嫁

人。”

她自己，家里的女孩子，他們的姓氏，弄得多么不光彩——在他的同学和克倫姆，和牛津的那班人，和——好丽的眼中。太吃不消了！这样有什么好处？

“你要嫁人嗎？媽？”他厉声問。

这一来弄得維妮佛梨德沒法再諱言自己的想法了，而問話的又是她在世界上最最鍾愛的人；維妮佛梨德从自己坐着的帝国时代大椅子上站了起来。她看出，如果不把事情全部說出，她儿子就会恨她；可是怎么能告訴他呢？就这样，一面仍旧扯着那块錦緞，她向索米斯盯着看。法尔也盯着索米斯看。肯定說，这个上流人士和財產意識的代表决不会希望自己的亲妹子受到这样的責难！

索米斯用一把裁紙刀緩緩地划着一張嵌花桌子的光滑桌面；后来，眼睛也不看着自己外甥，开始說：

“你不知道你母亲二十年受的什么罪。这不过是一点尾声罢了，法尔。”他斜睨了維妮佛梨德一眼，又說：

“要不要我告訴他？”

維妮佛梨德不做声。如果不告訴法尔，他就会恨她！然而，听到他的亲生父亲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将使他多么难受呵！她紧閉着嘴唇，点点头。

索米斯說得很快，声音一点沒有高低：

“他一直就是挂在你母亲脖子上的一个累贅。你母亲屡次替他还債；他时常吃醉酒，威胁你母亲；这一次他跟一个跳舞女人跑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就象是不大信得过这些話对这孩子产生应有的效果似的，他很快地又說：

“他把你母亲的珠項圈偷了送給那个女人了。”

法尔听到这句话，手甩了一下。維妮佛梨德看见这个痛苦的姿势，叫出来：

“得了，索米斯——不要讲了！”

在法尔的心里，达尔第血液和福尔赛血液在斗争着。欠债，喝酒，玩跳舞女人，他还有相当的同情；可是偷珠子——不行！这太过头了！忽然间，他觉得自己母亲的手紧握着自己的手。

“你看出吗，”他听见索米斯说，“我们没法子把事情圆起来了。事情总要有个限度；要打铁就得趁热。”

法尔挣脱自己的手。

“可是——你决不能——决不能把珠子的事情撞出来！我受不了——简直受不了！”

維妮佛梨德大声叫出来：

“不，不，法尔——不啊！这不过是叫你看你父亲多么地不堪！”他舅舅听了这话点点头。法尔稍稍平静下来，取出一支香烟。这只弯弯的扁香烟盒子还是他父亲买给他的。唉！太叫人吃不消了——而且正在他要上牛津的时候！

“能不能不离婚使母亲得到保障呢？”他说。“我可以照应得了她。将来真正非离婚不可时再离，反正随时都可以提出的。”

索米斯嘴边浮出一刹那的微笑，接着气愤起来。

“你不懂得你说的什么话；在这种事情上，再没有比拖延最坏事了。”

“为什么？”

“我告诉你，孩子，最坏事就是拖延。我是亲身体验来的。”

他的声音带有着恼。法尔眼睛睁得多大地望着他，他就从来不知道他舅舅流露什么情绪过。哦！对了——他现在想起来了——从前有过一个伊琳舅母，出了什么事情——关于这件事，

人人都諱莫如深；他聽見他父親談到她時用過一個不能出口的字眼。

“我不想說你父親的壞話，”索米斯堅決地說下去，“可是我對他太熟悉了，有把握說，一年不到的時間他就會回到你母親的身邊來。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這次事情之後，他回來對於你母親以及對於你們全家是怎樣的一個滋味。唯一的辦法是把關係斷掉。”

法爾雖則不以為然，可是動容了；這時他碰巧看看自己母親，這才真正体会到自己的好惡並不是最最重要的；在他也許可以說還是第一次。

“好吧，媽，”他說；“我們願意支持你。不過，我願意知道幾時提出來。你知道，這是我的第一個學期。我不想事情鬧出來的時候還留在那邊。”

“哦！乖兒子，”維妮佛梨德咕嚕了一句，“對你真是個麻煩。”從她臉上的表情看來，她就是以這樣的措辭表示她最最深切的遺憾；這在她已經成為習慣了。“幾時呢，索米斯？”

“沒法說——總還要好幾個月。我們先得要求批准復合。”

“這搞的什麼鬼？”法爾心裡說。“律師真是些蠢東西！還要好幾個月！有一件事情我是肯定了；晚飯決不在家裡吃！”他說：

“真對不起，媽，我現在可得出去吃晚飯了。”

雖則這是他在家的最後一個晚上，維妮佛梨德簡直感激地點點頭；雙方都覺得在情感流露上兩個人都做得有點過頭了。

法爾向格林街走去，想在霧蒙蒙的空氣里舒散一下心情，一直走到畢卡第里大街時，他才發現身上只有一個半先令。一個半先令可吃不了什麼晚飯，而他又很餓。他企盼地望望伊昔姆俱樂部的窗子，想到過去時常跟自己父親在那里吃得非常考究！

那些珠子！这是没法子说得过去的！可是他心里越盘算，而且越是走得远，肚子自然越饿。回家当然谈不上，除此以外，他就只有两处可以去，公园巷他外祖父家里，和灣水路梯摩西家里。这两处，哪一处比较不讨厌些呢？在他外祖父家里，他大概当场就可以吃到一顿比较好的晚饭。在梯摩西家，他们盼望你去时会请你大啖一顿，不盼望时就休想吃得到。他决定上公园巷去，同时也还被另一个念头打动了，那就是他上牛津而不给他外祖父一个机会给他一点零用钱，对于双方都不大说得过去。当然，他母亲会知道他上了公园巷，可能会觉得蹊跷；可是他也没法想了。他按一下铃。

“哈罗，瓦姆生，你说，有我的晚饭吃吗？”

“他们刚才进去，法尔少爷。福尔赛先生看见你一定很高兴。午饭的时候他还说近来简直看不见你的人呢。”

“那么，我现在来了。你把肥牛犢宰了，^① 瓦姆生，来点香犢。”

瓦姆生微笑——在他的眼睛里，法尔是个“小捉狭鬼”。

“我要问问福尔赛太太，法尔少爷。”

“我告诉你，”法尔咕嚕一句，一面脱下大衣，“我现在已经不是中学生了，你知道。”

瓦姆生并不是一个不懂风趣的人，他打开那只鹿角衣架后面的门，说道：

“太太，法利勒斯先生。”

“混蛋！”法尔想，一面走了进去。

爱米丽给他一个热烈的拥抱，“怎么，法尔呀！”詹姆士微带

① 暗用《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回家的故事。

顫聲說，“你这总算来了；”他的自尊心又恢复了。

“你为什么不预先通知我们？现在只剩羊腩肉了。”爱米丽說。“香檳，瓦姆生，”两个人就接着談下去。

那張可以伸縮的大餐桌子已經縮得最短了；在這張桌子下面，多少条时髦的腿都曾經休息过；这时詹姆士坐在桌子的一头，爱米丽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法尔就坐在他們中間；他們的四个孩子現在都已羽毛丰满飞走了，两个老人显得非常寂寞，这一点連法尔也多少感覺到。“我希望不要老得象外公这样就死掉。”法尔想。“可怜的老东西，他瘦得就象根鉄条呢！”他外祖父正跟瓦姆生談論着湯里放糖的事，所以法尔把声音放低下来，向爱米丽說：

“家里真吃不消，外婆。我想你知道了。”

“知道的，乖乖。”

“我出来时，索米斯舅舅还在那里。我說，不离婚难道就没有办法可想嗎？为什么他急得那样非离婚不可呢？”

“喔！乖乖！”爱米丽咕嚕着；“我們瞞着你外祖父呢。”

桌子那一头来了詹姆士的声音。

“什么？你們講的什么？”

“講的法尔的学校，”爱米丽回答。“小巴里塞也上那个学校，詹姆士；你記得嗎——他后来几乎把蒙地卡罗^①的銀行都挤倒了。”

詹姆士喃喃地說他不知道——法尔在学校一定要自己当心，不要染上坏习气。他带着忧郁把自己外孙看看，在忧郁中隱隱露出不信任的慈愛。

① 蒙地卡罗是法国南部的休养地，也是賭場最出名的地方。

“你知道，我耽心的，”法尔眼睛看着盆子說，“是錢接济不上。”

他靠本能覺察到这个老头儿的弱点，就是耽心自己的男女外孙生活沒有保障。

“哦，”詹姆士說，他湯匙里的湯經这一来全淌掉了，“你可以有一笔很可觀的津貼，不过你可不能超出。”

“当然，”法尔喃喃地說，“如果是可觀的話。有多少呢，外公？”

“三百五十鎊；真是不少。我在你这样年紀时，簡直什么錢也沒有。”

法尔叹口气。他本来希望四百鎊，同时又害怕只有三百鎊。“不知道你那个表哥拿多少，”詹姆士說；“他也上牛津。他父亲很有錢呢。”

“你沒有錢嗎？”法尔大胆地問。

“我嗎？”詹姆士回答，慌了起来。“我有这么多的开銷。你父亲——”他不响了。

“乔里恩表哥家里的地方真不坏。我跟索米斯舅舅下去过——馬房太好了。”

“啊！”詹姆士带有深意地咕嚕一声。“那座房子——我早知道会是怎样‘結果’！”他一面啃着魚骨头，一面陷入忧郁的深思。他儿子的悲剧，和这出悲剧在福尔賽家族中造成的深刻裂痕，仍旧有股力量把他拖进疑虑和惶惑的漩渦里。法尔渴望談談罗宾山，因为談罗宾山就等于談好丽，他轉身向爱米丽說：

“那座房子当初是不是就是替索米斯舅舅造的？”看見爱米丽点一下头，又繼續說：“我真想你能跟我談談他的事情，外婆。伊琳舅母后来怎样？她还在嗎？”他今天晚間对于某些事情非常

兴奋。

爱米丽用一只指头抵着嘴，可是，伊琳两个字已经传进詹姆士的耳朵。

“講的什么？”他說，一块羊肉就停在嘴边。“哪个看见过她嗎？我知道自从那次之后，我们就没有听见她的消息。”

“沒有，詹姆士，”爱米丽說，“你吃你的飯。誰也沒有看见过誰。”

詹姆士放下叉子。

“你又来了，”他說，“也許非要等我死掉，你才肯告訴我。索米斯是不是要离婚？”

“胡說，”爱米丽带着无比的鎮靜說。“索米斯是极其懂事的。”

詹姆士伸手去摸自己的頸子，把一部长白胡子和頸皮、頸骨全都抓在手里。

“她——她一直都是——”他說，只有这一句悶葫蘆，談話就中止了，因为瓦姆生这时已经回来。羊腩肉下面是点心、咸菜和水果、甜食，再下面是到手的一张二十鎊的支票和他外祖父的一吻——跟世界上任何接吻都不同，就好象抑制不了自己似的，嘴唇猛然向前这么一戳；可是到了穿堂里，他又恢复进攻了。

“跟我談談索米斯舅舅的事情，外婆。为什么他这样急于要媽离婚呢？”

“你索米斯舅舅，”爱米丽說，声音故意显得若无其事的派头，“是个律师，乖儿子。他当然懂得怎么样做最好。”

“是嗎？”法尔咕嚕着。“可是伊琳舅母后来怎样呢？我記得她长得非常之漂亮。”

“她——嗯——”爱米丽說，“行为很不好。我們都不談它。”

“对了，我也不要弄得牛津那边人人都知道我们的事情。”法尔猛然说：“这种办法太野蛮了。为什么不能够私下把父亲约束住，非要撞出来不可呢？”

爱米丽叹口气。她过去一直就生活在离婚的气氛里，原因是她自己就有那种赶时髦的习气——那些曾经把腿搁在她桌子下的人，有许多都已经弄得臭名昭著了。可是碰到自己家里人时，她跟别的人一样不喜欢。不过她出名的讲究实际，而且是一个敢说敢为的女人，放着实际不管，去追求一个影子，决不是她的为人。

“你母亲，”她说，“如果能够完全自由的话，她就会快乐一点，法尔。晚安，乖乖；到了牛津不要穿花花绿绿的衣服，目前不大时兴这样。这是给你的。”

手里又弄到一张五镑钞票，心里感到一点点温暖——他原是喜欢外婆的——法尔出了公园巷。雾气已经被风吹散了，秋天的树叶子沙沙作响，星儿在照耀着。口袋里有这么多钱，他那个“看看生活”的冲动又在心里作怪了；可是向毕卡第里大街的方向走了还不到四十码远时，好丽的一张羞答答的脸在他眼前出现了，一双眼睛严肃之中夹着顽皮劲儿；他的手好象握在她温暖的戴手套的手里，有点发抖，“他妈的，不来，”他心里想，“我要回家！”

第 十 章

索 米 斯 迎 新……

河上已經是秋深了，可是天气仍旧很好；黄叶下面，夏天依旧逗留着。那天星期天早晨，索米斯在他靠近买波杜倫的河濱花园里，有好多次眺望天气。他亲手拿鮮花在自己的碇船^①上到处插起来，把那只平底船也收拾好，預备吃过午飯，提議帶她們到河上去逛。他把那些中国式的靠垫放在游船上，自己也弄不清是不是巴望帶安耐特单独去坐船。她太美了——他能保得了自己不識輕重地講些收不回來的話嗎？走廊上的玫瑰还在开着，那些篱笆还是青枝綠叶的；眼前这片景色可以說沒有一点点秋深的情調扫人兴致；然而，他仍旧感到心神不宁，左不是，右不是，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做得恰如其份，簡直不放心得有点古怪。这一次邀她們下来是打算讓安耐特和她母亲对他的財產有个正确的認識，这样往后碰到他要向她們有所建議时，她們也就不会不放在眼里了。他衣服穿得极其慎重，使自己看上去既不太年輕，又不太老，可喜的是他的头发仍旧又密又光，而且一点沒有花白。他有三次上去看看自己的画廊。如果她們稍微在行一点的話，一定一眼就会看出他的收藏至少值上三万鎊。他把那間俯眺河流的臥房也仔仔細細察看了一下，因為她們要在

三

這間房里卸下帽子。如果——如果事成，安耐特做了他的妻子，这就是她的臥房了。他走到梳妆台面前，用手摸摸那只淡紫色的針囊，上面插了各式各样的針；一盆什景香料，发出一股香气，使他聞到时头微微偏了过来。他的妻子！如果这事能够就手解决多好，免得心心念念丢不下。先要办好离婚手續，他抑然蹙着額头，向玫瑰花和那片草地外面的明亮河流望出去。拉摩特太太决計不会拒絕自己女儿的这种机会；安耐特也决計不会拒絕她的母亲。只要他获得自由就行！他坐馬車上車站来接她們。法国女人真懂得穿戴！拉摩特太太穿的黑衣服，加上一点淡紫的点綴。安耐特穿一件淡紫灰的麻紗，乳白色的手套和帽子；臉上帶点蒼白，而且十足倫敦派头；藍眼睛显得很端庄。索米斯站在客室一扇敞开的落地窗那儿，等她們下来吃午飯；窗外的太阳、花草、树林使他感觉五官非常受用；这种快乐只有青春和美陪伴着自己的时候才能够充分享受到。这頓午飯是他費了好大心思吩咐的；酒是一种特別的紹登酒，^②所有的菜都点得尽善尽美；在走廊上喝的咖啡可以叫絕。拉摩特太太喝了薄荷酒，安耐特不肯喝。她的风度非常迷人，只是无形中帶有那么一点点的“自以为美”的味儿，“对啊，”索米斯盘算着，“在倫敦再住一年，过着这种生活，她就会糟掉。”

拉摩特太太完全是法国式的兴高采烈，高兴之中帶有沉靜。“太可爱了！太阳真好！样样都是这样的漂亮，可不是，安耐特？先生真正是个基度山公爵^③呢。”安耐特咕嚕些附和的話，不时

① 靠河边的大船，并不开动，仅作为凭眺风景之用。

② 一种甜味的淡白葡萄酒。

③ 法国小說家大仲馬的小说《基度山恩仇記》中富敌連城的主角。

看索米斯一眼，使他猜不出她是什么用意。他提議坐船到河上去轉一轉。可是，面对着两个人划船，而其中一个倚在那些中国式的靠垫上是那样的令人心醉，只使人起一种坐失时机的苦痛感；因此他們只朝着龐本的方向划了一小段路，就慢慢順着河流蕩回来，不时看見一片秋叶落到安耐特或者她母亲的肥碩的黑身軀上。索米斯并不开心，尽在盘算：“怎么說——几时說——什么場合說——說什么呢？”这些思緒弄得他很苦恼。她們还不知道他結过婚。告訴她們自己結过婚，說不定会毀掉他的所有机会；可是如果不讓她們确实知道他愿意娶安耐特，这朵鮮花說不定在他获得自由之前就会被別人摘去了。

吃茶时，母女两个都只放檸檬。^① 索米斯談起德兰士瓦的局势。

“要打仗了，”他說。

拉摩特太太很不以为然。

“那些可·怜·的·牧·羊·人·啊·！”^② 为什么一定要干涉他們的事情呢？

索米斯笑了——在他看来，这話問得非常荒唐。

太太是商界中人，当然懂得英国人总不能够放弃自己合法的貿易利益。

“哦！是这个！”可是拉摩特太太覺得英国人有点虛伪。他們总是講正义，講“外地人”，不講做生意。先生还是第一个跟她講起做生意呢。

“这些波尔人不过是半开化的，”索米斯說；“他們阻碍着进

① 茶里放牛奶是法国人的习惯。

② 指波尔人。

步。决計不能放弃我們的宗主权。”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宗主权！多奇怪的字眼！”这些对私有法则的威胁使索米斯激动起来，同时安耐特的眼睛盯着他望也刺激了他；他振振有辞地講起来。很高兴的是安耐特不久就說：

“我觉得先生对的。这些波尔人应当給他們一頓教訓。”她很懂事呢。

“当然，”他說，“我們应当适可而止。我并不是主張侵略的。我們行动一定要坚决，可是决不卤莽。上楼看看我的画去，好嗎？”在他这些宝物前面一張張走过去，他不久就看出她們一点儿不懂。他的最后一張毛甫，那張《稻草車回家》的精品，她們就象看一張石印那样随便就看过去了。这張伊斯里尔是他藏画中的珍珠；伊斯里尔的价錢他留意到一直都在漲，現在他差不多肯定說已經漲到头，所以还是再拿来送出去吧。他几乎是拾着心等着看她們对这張画怎么看法。她們連看都沒有看。这使他駭然；可是象安耐特这样一張白紙也好，可以慢慢养成她的眼力，比起那些愚蠢的、半生不熟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爱好反而吃得消些。在画廊的尽头是一張米松尼艾；^①这張画他觉得有点丢臉——米松尼艾的价錢一直在跌。拉摩特太太在这張画前面站住了。

“米松尼艾！呀！真是个宝！”这个名字她从前听到过的；索米斯抓着这片刻的机会，輕輕碰一下安耐特的胳膊說：

“我这个地方你喜欢不喜欢，安耐特？”

① 約翰·路易·欧奈斯特·米松尼艾（一八一五——一八九一），法国画家，所以拉摩特太太知道。

她沒有退縮，也沒有反應；她頂面看着他，眼睛垂下去，低聲說：

“哪個不喜歡呢？這樣的美！”

“也許有一天——”索米斯說，就不响了。

她是這樣美，又這樣神態自如——使他害怕。一雙淡綠的藍眼睛，那個乳白脖子的姿態，修長的綫條——對於人們的邪念永遠是個誘惑！不！不！一個人一定要站穩自己的腳步——這要有把握得多！“我如果拖下去，”他想，“就會餓死她了。”他過去到了拉摩特太太身邊；她仍舊站在那張米松尼艾前面。

“對了，這是他晚年作品里相當好的一張。你下次一定還要來，太太，在燈光下面看這些畫。你一定要下來在這裡住一晚。”

太妙了，這些畫在燈光下面看上去一定很美呢。而且這條河在月光下面，一定也很愛人！

安耐特低聲說：

“你真多情啊，媽媽！”

多情！這個穿黑衣服的、長得順眼的、世故極深的胖法國女人，多情！猛然間他變得非常有把握肯定這兩個人都談不上多情。這樣更好！多情有什麼用？然而——！

他陪着她們坐馬車上車站，送她們上火車。安耐特的指頭在他緊緊握着的手里好象有那么一点点反應，一張臉在夜色中向他微笑。

他回到馬車那兒，一面沉思。“你回去吧，約旦，”他跟馬車夫說：“我要走走。”他大步走上那些光綫暗下來的小街，警戒和占有欲在他心里反復着。“再見，先生！”她这句法國話說得多溫柔。要想知道她心里想的什麼？這些法國人——她們都是狐

狸——你什么都說不出来！可是——多美啊！把这样一个年輕的美人儿抱在怀里，多妙！給自己的繼承人弄这样一个母亲！他想到自己的家里人，和他們看見自己討一个法国妻子时的惊异，想到他們的好奇心，以及自己将会怎样玩弄，怎样打击这种好奇心，不禁微微一笑——这些人都是混蛋！白楊树在黑暗中叹息着；一只猫头鷹嗚嗚叫；水上的影子更濃了。“我一定要得到自由，”他心里想，“我不能再这样宕着了。我要去看伊琳。要事情成功，就得亲自动手；我一定重新生活——生活、动作、而且存留。”^①就象是回答这句古怪的《聖經》句子似的，教堂的鐘声响起晚禱的召唤了。

① 見《新約》《使徒行傳》第十七章第二十八节。

第十一章

……又訪旧

星期二那一天傍晚，索米斯在俱乐部里吃过晚饭，就出去干那件需要更多的勇气，而且不需要过分把细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除掉出世和另外一次行动外，^① 恐怕还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他选择了晚上，一部分理由是，伊琳晚上在家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部分理由是他白天就没办法下得了十足的决心，需要一杯酒壮壮自己的胆子。

他在采尔西河滨道下了马车，自己一直步行到老教堂；他记得伊琳住的是一幢公寓房子，可是拿不准是哪一幢。后来在一幢大得多的房子后面被他找到了；他看看楼下门牌上的姓名：“伊琳·海隆太太”——海隆，果然是她！她的娘家姓；原来又用起这个名字了，气人吗？——他退后两步到了街上，望望二楼的窗子。角上那幢公寓映出灯光，他能听得见有人在弹钢琴。他从来就不喜欢音乐，在已往那些日子里，还对音乐暗恨，因为那时候伊琳每每把钢琴当作避难所，明知道这一行他是进不来的。可恨啊！多年来，原来被他克制着的、暗藏的愤恨终于揭开了！随着音乐带来了苦痛的回忆。一定是她在弹琴；这一来他几乎有十足把握能见到她，却使他站在那里更加迟疑不决起来。预

感引起他一陣陣的顫栗；他覺得舌头发干，心跳得很快。“我沒有理由害怕，”他心里想。接着他的律师头脑在开动了。这件事他是不是做得太蠢呢？恐怕还是应当約好她的代理人一起正式談一次好吧？不！乔里恩那个家伙，他就同情她，不能当着他談！决不！他又走进大門，为了使自己的心跳得好些，緩緩走上那一串楼梯，按了門鈴。門开时，一陣远远从已往岁月里傳来的香气，控制住他的感官。那股香味！就是他时常进去的那間客厅，他自己的那所房子的香味——是干玫瑰叶子和蜂蜜的香味啊！

“就說福尔賽先生，”他說，“你太太肯見的，我知道。”这是他早已想好的；她会当作是乔里恩呢！

女佣进去了，剩下他一个人在那間狹小的穿堂里；牆上一盞珠灰罩子的烛杆射出暗淡的灯光，牆壁、地毯、一切东西都很灰，使得牆壁中間的空間显得十分阴惨；他只能够可笑地想着：“我穿着大衣进去呢，还是脫掉进去？”音乐停了，女佣在客厅門口說：

“請进来，先生。”

索米斯走了进去。他木然注意到一切仍旧是銀灰色，小鋼琴是緞木的。她已經站起身来，斜靠着鋼琴；一只手放在琴鍵上，就象是靠它撑着身体；忽然間按了一下，鋼琴发出一陣不調和的声音，停留有这么一刹那，方才放掉。鋼琴上有灯罩的烛架，照見她的頸子，衬得臉上相当阴暗，她穿一件黑色晚礼服，肩头上披了一点薄紗之类的东西——他記不起曾經看見她穿过黑衣服，这时脑子里掠过一個念头：“她一个人在家都要穿礼服

① 指第一部《有产业的人》里面控告波辛尼的行动。

呢。”

“是你！”他听见她低声说。

这一幕戏在索米斯幻想里已经排演过好多次。可是排演对他毫无帮助。他简直说不出话来。这个他过去曾经那样热烈地要过、完全占有过的女子，十二年不见，没料到一见之下竟然仍旧使他动心得这样厉害。他曾经想象自己，一面说，一面做着，半象生意人，半象法官那样。现在看来，就好象他面对着的并不是一个平常女子，一个行为不检的妻子，而是一种来自自己里面和外面的力量，就象空气一样虚空，一样不可捉摸。他心里涌起一阵防御性的自我嘲笑。

“对了，这是一次古怪的拜访，你身体好吗？”

“谢谢。你请坐。”

她已经离开钢琴，走到一张靠窗的椅子面前，深深坐进去，两只手放在膝上紧紧勒在一起。这里光线能够照得到她。所以索米斯这才看见她的脸、眼睛和头发，奇怪的是就跟他记得的一样，也同样异常的美。

他在靠近自己站的地方一张缎木椅子上坐下，椅子垫的是银色料子。

“你没有变，”他说。

“没有吗？你来有什么事？”

“谈事情。”

“你的要求你哥哥已经告诉我了。”

“那么怎样呢？”

“我愿意。我一直就愿意。”

她讲话的声音既矜持又严峻，身体摆出一种防范的、保卫性的姿势，这些在这时候反而帮了他的忙。千千万万对她的回忆，

那些一直在防备着他的，这时候伸动了。他恨恨地说：

“那么你不見怪的話，能不能告訴我一点事实，使我可以着手呢？总得照法律做事。”

“我能够告訴你的，你都知道了。”

“十二年！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种話嗎？”

“我想我說的話你一句也不会相信；不过那都是事实。”

索米斯恶狠狠地看着她。剛才說她沒有变；現在看出她是变了。并不是变在臉上，臉上是变得更美了；也不在身腰上，身腰只是变得丰满了一点——不是的！她是精神上变了；她有一种地方看上去又活跃又勇敢，而在过去仅仅是消极的抵抗。“哼！”他心里想，“这是因为她有了自己的收入的緣故。可恶的乔里恩大伯！”

“我想你現在过得很舒服了吧？”他說。

“謝謝你，是的。”

“为什么你不讓我負担一点？尽管有那些事情，我也会肯的。”

她嘴边淡淡地一笑；可是沒有回答。

“你总之仍旧是我的妻子，”索米斯說。他为什么要說这句话，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在当时以及事后始終搞不懂。說这种廢話，簡直近乎荒唐，可是引起的后果却叫人意想不到。她从窗座上站起来，有这么半晌站着一动不动，盯着他看。他能看出她的胸口起伏着；接着轉过身去把窗子打开。

“开窗子做什么？”他厉声說。“你穿着这种衣服要着凉的。我并不可怕啊。”他发出一陣短促的笑声。

她也回答他一陣笑——輕微的笑声——輕微地，恨恨地。

“这是——习惯。”

“相当老的习惯！”索米斯同样恨恨地说。“把窗子关上！”

她关上窗子，又坐下来。这个女人——这个——他的妻子！已经有了一股力量了！她坐在那里时，他觉得这股力量从她身上发出来，就象一层铠甲似的。他几乎是不自觉地站起来，向她走近一点；他想看看她脸上的表情。她的眼睛毫不畏缩地和他对看着。天哪！这双眼睛多么清彻，被那白皮肤衬得多么的深褐，还有那一头火一样的琥珀头发！还有，肩头多么白晰！真是怪感觉！他应当恨她啊！

“你还是告诉我的好，”他说；“离掉了对于我好，对于你也好。当初那件事情太过时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难道指望我相信你一点事情没有——没有人？”

“没有人。你得在你自己身上去找。”

这一顶，顶得他很不好受，索米斯向钢琴走了几步，又回到火炉面前，这样来回走着，就象旧日在他们的客厅里自己的心情受不了时常常做的那样。

“这不行，”他说。“你丢掉我的。按照一般道理，应当由你——”

他看见她的白肩膀耸了一下，听见她低低地说：

“是的。为什么那时候你不跟我离婚呢？当时我会不在乎吗？”

他停下来，带着一种好奇心凝望着她。如果她真正是一个人的话，她平日究竟怎样消磨呢？而且当初他为什么不跟她离婚呢？他一面瞠眼看着她，一面重又感到她一直不了解他，一直就对不起他。

“为什么你不能给我做个好妻子呢？”他说。

“对了；嫁给你是个罪恶。我已经受过惩罚了。也许你会想

出什么办法来。你用不着怕我丢脸，横竖没有什么可丢的。现在我看你还是走吧。”

索米斯感到一阵失败感，就象一股袭人的寒雾；他觉得连自己的正当辩护都被人剥夺了似的，觉得另外有种东西连自己也解释不了。他木然抬起手来，从火炉架上取下一只小瓷碗，翻过来看。

“罗威斯托夫特瓷，”他说。“你哪儿得来的。我在乔布生拍卖行买到一只跟它完全一样。”猛然间，他想起好多年前他曾经跟她一同买过瓷器；他一面忍受着回忆的痛苦，一面尽盯着那只瓷碗看，就象碗里盛着过去的一切似的。她的声音使他惊醒过来。

“你拿去吧。我不要这个东西。”

索米斯把碗放回原处。

“拉拉手好吗？”他说。

她的唇边浮出一点微笑，把手伸出来，在他相当热烈的心情下，手碰上去很冷。“她是冰做的，”他心里想——“她永远是冰做的！”可是便在脑子里掠过这种念头时，她衣服和身上的香味仍旧使他的心神把持不住，就好象她心里面的温情——从来不是给他的——在挣扎着表现它的存在。他转身走了；出了房子一路走去，仿佛有人挥着鞭子在后面赶他那样；连马车都不叫一部，看见空荡荡的河滨道，寒冷的河流和篠悬木叶子密层层铺在地上的影子，反而好受——他心绪非常之乱，慌慌张张的。又是慌，又是气，隐隐有点着急，就象自己造成什么大错，而这些错误的后果他一时还看不到似的。忽然他脑子里来了一个怪念头：她如果不说，“我看你还是去吧，”而是说的，“我看你还是住下罢！”他会是怎样的感想，又会做出怎样的事情来呢？经过这么

多年的分居和怀恨，她那可詛咒的魅力便在現在还是等着他。等在那儿，随时随地只要有那么一个手势，或者碰这么一下，就会騎到他的头上来。“我跑去真是個傻瓜！”他喃喃說着。“一点进展沒有。哪个想象得到？我从沒有想到——”記憶飞回到他結婚的头几年里，和他开起殘酷的玩笑来。她不配保留她的美——他曾經占有过的而且那样熟悉的美。他对自己傾慕的頑强涌起一陣憤恨。多数的男子会见都不要见她，这正是她自己找的。她毀掉他的一生，伤透了他的自尊心，害得他連个儿子都沒有。然而仅仅见她一面，和从前一样的冷，一样的頑抗，却有力量使他完全顛倒！她真有这样的魔力，他媽的！无怪她这十二年来，如她自己說的，一直守身如玉呢。原来波辛尼——想起这个家伙真是可恨——这么多年来仍旧活在她的心里！索米斯說不出自己知道这种情形时的心理，究竟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快到他的俱乐部时，他終于停下来买了一份报纸。一条头号标题印着：“波尔人不承認宗主权！”宗主权！“就跟她一样！”他想：“她一直就这样不承認。宗主权！我在法律上仍旧有。她住在那所破烂的小公寓里一定极其寂寞呢！”

第十二章

在福尔赛交易所里

索米斯加入了两个俱乐部做会员；鉴赏家俱乐部被他印在名片上，但是很少去，除旧俱乐部他不肯印在名片上，但是常去。这原是一个自由党的组织，但是五年前，他先弄清楚了这里面的会员，即使在政治主张上不是保守党人，但在思想感情上和财力上差不多全是十足的保守党人；这样弄清之后方才加入。拉他进去的是尼古拉叔叔。那间漂亮的阅览室是亚丹姆^①式的装修。

那天晚上走进俱乐部时，他先看一下电报牌子上有什么德兰士瓦的新闻，看到公债从今天早上就跌到七十六。他正在转身向阅览室走去时，听见身后一个声音说：

“怎么样，索米斯，那天丧事办得不错。”

原来是尼古拉叔叔，穿了一件大礼服，领子是自己特别缝制的，一根黑领带上面穿了一只圈子。天哪！八十二岁了，看上去多么年轻，又多么整洁！

“我想罗杰活着一定会高兴的，”他的叔父又说下去。“事情办得真正不错。布列克莱吗？^② 让我记下来。布克斯登^③ 我去了毫无用处。那些波尔人闹得我心烦意乱——张伯伦这家伙简直在逼着国家打仗。你怎么看法？”

“准要打，”索米斯咕嚕一句。

尼古拉一只手摸摸自己剃得很光的下巴，夏季休养之后脸色是那样紅紅的；他的嘴唇微微撅了出来。这件事情使他所有的自由党人的主張又复活了。

“我不放心这个家伙；他是个坏星宿。如果打仗的话，房产就要跌价。罗杰的财产就会弄得你很棘手。我时常跟他說有些房子应当卖掉。他啊完全是个頑固不化的呆鳥。”

“你們两个是一对！”索米斯心里想。可是他从来不与一个叔父頂嘴，他就是这样使他們始終覺得他是个“精明家伙”，而且請他担任自己财产方面的法律顧問。

“梯摩西家里的人告訴我，”尼古拉說，声音低下来，“达尔第終究逃走了。对于你父亲倒是放下千斤担子。这个人是不堪救药。”

索米斯又点点头。如果說有什么問題在福尔賽家人中間会意見一致的话，那就是关于蒙达古·达尔第的人格了。

“你要当心，”尼古拉說，“否則他又会出头露面。維妮佛梨德最好把坏牙拔掉，我要說。东西已經坏了犯不着再留下来。”

索米斯斜睨了一眼。經過剛才一番会見的激怒之后，他在这些话里面很容易感到是涉及他自己。

“我是劝她这样，”他簡短地說。

“哎，”尼古拉說，“我的轎車在伺候着；我得回家了。我身体很不好。替我問候你父亲。”

① 劳勃特·亚丹姆(一七二八——一七九二)，英国名建筑家。

② 意不明，或是指一种补药。

③ 达比州一个休养地。

这样把血統关系神而明之一下之后，他就以年輕的步伐走下石阶，由那个小侍役給他把皮大衣裹上。

“我看見的尼古拉叔叔永远在說‘身体很不好’，”索米斯沉吟着，“也永远是这副活到一百岁的样子，我們这家人真怪！照他的样子，我还有三十八年的健康呢，哼！我可不打算拿来白活。”他走到一面鏡子前面，站在那里打量自己的容貌。臉上除掉一两条皺紋，两撇小黑上須有三四根白的外，他比起伊琳来又老到哪里去呢？都在壯年——他和伊琳确确实实都在壯年。他脑子里忽然来了一个古怪的念头。荒唐！蠢透！可是同样的念头又来了。这样一再引起来使他当真着了慌，就象要发寒热之前第二次打寒战一样。他在秤体重的机器上坐下。十一司东。^①二十年来，他的体重增加了还不到两磅。她几岁了？快要三十七了——这样的年紀，还不算太老，还来得及生个孩子——一点不算老！下月九号才三十七岁。她的生日他記得很清楚——过去他一直都象奉行宗教仪式一样地給她庆祝生辰；便是最后那次她没有多久便离开他出走的生日，他那时几乎已經肯定她对他不忠实了，但仍旧照样庆祝。四个生日在他家里过掉。过去他总是盼望这个日子，因为他送礼物的用意，表面上好象是感謝，实际上是企图多少以此获得她的欢心。只有最后那个生日，的确是个例外——那一次他因为有私心，弄得宗教味儿太重了！想到这里，他就避免再想下去。記憶是一堆枯叶，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就象是复在枯叶下面的死尸，隱隱傳出一股令人不愉快的气味来。接着他忽然想起，“她过生日我可以送她一样礼物。反正我們都还是基督徒啊！能不能——能不能我們又复合呢？”他

① 英国重量单位，一司东合十四磅。

坐在体重机上深深叹口气。安耐特！唉！可是在他和安耐特之間的一个最大阻碍就是这个混蛋的离婚！怎么离法呢？

“男人只要自己肯承担的话，离婚总是离得掉的。”这是乔里恩的话。

可是他为什么要自己出丑，出这次丑呢？他的整个事业就是保障法律，这一来连他的前程都有断送的危險。这不公平！这是傻瓜做的事情！分居了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他从来没有提出离婚过，这使他在法庭上不可能拿她和波辛尼的过从作为离婚理由。他既然始终没有提出离异，这就是说他已经不予追究了；现在即使能搜集到当年她和波辛尼交往的证据，也无济于事，而且证据未见得搜集得到。还有，他还有自己的身份，决不容许自己旧事重提。他受的痛苦太深了。不行！只有她那一方面有把柄才离得掉——可是她却否认了；而且——几乎可以说——他也相信她。没办法！简直的没办法！

他从坐得凹进去的紅絲絨座子上站起来，觉得五脏六腑都不受用。这样下去，他断断睡不着觉。他拿起大衣和帽子，走出俱乐部，向东走去。到了特拉法尔加方場时，他发觉一阵骚动的人声从河濱道口子上向他迎过来；原来发现是许多报贩在大声叫唤，简直听不出叫的什么，他驻足倾听，正好一个报贩走过来。

“卖报啊！号外！克鲁格提出最后通牒！宣战！”索米斯买了报纸。是报馆的最后消息！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波尔人在自杀！”他的第二个念头是“我还有什么股票应当卖掉的？”如果有的话，他就是错过机会——明天城里的行情一定会大跌。他轻蔑地颌一下首，算是接受了这种想法。这个最后通牒是大不敬。他宁愿蚀本决不放它过身，波尔人要给他们一点苦头吃吃，而且一定会吃到苦头；可是要他们就范至少得三个月，那边的军队还

不够，永远落在时间后面，这个政府。这些报贩子真可恶！把大家吵醒了有什么用处？明天早饭的时候知道满来得及。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怕了起来。这些报贩子一定会一路嚷到公园巷。他招呼了一部马车，上了车，他就叫车夫上公园巷去。

詹姆士和爱米丽才上楼去睡觉。索米斯先把消息告诉瓦姆生，就预备随瓦姆生上楼。后来一想，又站下来說：“你是怎么想法，瓦姆生？”

管家原在拿一把帽刷子刷着索米斯的丝绒帽子，这时停下来，脸向前微倾，低声說：

“哦，少爷，当然，他们一点希望没有。可是听人说，他们枪打得很准。我有个儿子就在英尼斯吉林騎兵旅①服役。”

“你，瓦姆生，我还不知道你结了婚呢？”

“是啊，少爷。我没有讲过。我想他是会开出去的。”

索米斯自以为对瓦姆生一直很熟悉，现在才发现自己知道他的身世很少，不觉有点震动，可是及至发现这次战争说不定会影响到他的个人生活方面时，这点些微震动却被战争给他的小小震动盖下去了。他是在克里米亚战争那一年生的，等到他能够记事时，印度叛变②已经结束了；从那时候起，英帝国的许多小战争全都是职业性质的，③跟福尔赛家人以及他们在这个国家所代表的一切都不发生关系。这一次战争当然也不会例外。可是他的心思很快的就想到自己的一家人。海曼家的两个孩子听说在什么騎兵义勇队里——这件事一直都使他觉得高兴，

① 英国的名騎兵旅。

② 指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的印度士兵起义，是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統治的一次起义。

③ 即只动用了正规部队，并不招募平民参军。

在騎兵义勇队里相当神气；他們总是，或者經常是，穿一套藍軍服，上面鑲些銀边，騎着馬。还有亚其保尔德，他記得也参加过一个时期的民兵团，可是他父亲尼古拉生了很大的气，說他游手好閑，穿着軍服到处招搖，弄得亚其只好不干了。最近他在那儿听到，小尼古拉的长子，小小尼古拉参加了义勇兵。“不，”索米斯心里想，一面慢慢上楼，“这算不了什么！”

他站在自己父母的臥室和更衣室外面上楼的地方，盘算着要不要闖进去說两句安慰的話。他打开楼梯口的窗子，傾听着。他只听见从毕卡第里大街那边傳來一片隆隆声，心里想，“这些汽車再增加的話，房产可要受影响了。”他正准备上楼到那間經常替他留的房間去，就在这时候傳來了一声报販粗嘎而匆促的叫喚，虽則人离开还有一段路。来了！而且要經過这所房子！他敲敲自己母亲的房門，走了进去。

他父亲正坐在床上，在一头被爱米丽經常剪得很漂亮的白发下面，两只耳朵正豎着听；白被单、白枕头，衬得他臉色紅紅的，而且极端整洁；高領的薄睡衣下面聳出两块肩胛骨，就象山峰一样。詹姆士的头并不动，只有枯皺的眼皮下面一双灰眼睛，帶着猜忌的目光，正从窗口移向爱米丽这边来。爱米丽裹着一件长服，在室內来回走着，一面按着一只香水瓶的橡皮球。室內微微聞得出她洒的花露水味道。

“不要紧！”索米斯說，“不是火警。波尔人宣战——罢了。”爱米丽停下来。

“哦！”她只說了一个字，眼睛看看詹姆士。

索米斯也看看自己父亲，詹姆士有点出乎他們的意外，就好像有什么他們不熟悉的念头在他脑子里作怪似的。

“哼！”他忽然說，“我可看不到战争結束了。”

“胡說，詹姆士！不到圣诞节就会完的。”

“你懂什么？”他厉声回答她。“事情很糟糕——而且在这种深夜里！”他沉默下来，他的妻子和儿子，就象受到催眠一样，等待他說：“我說不了——我也不知道；我早知道会是这样！”可是这些話他並沒有說。一双灰色眼珠移动着，默默地，在室内找不到什么。接着被单下面动起来，两只膝盖突然耸得很高。

“他們应当派罗伯茲^①去。这全是格兰斯頓那个家伙和他的馬裘巴事件^②搞出来的。”

两个听的人从他的声音里听出跟平日有点两样，含有一种真正的焦灼。那意思好象是說：“我将永远看不見这个老国家太平了。在我还没有来得及知道她打胜的时候，我就得死了。”母子两个虽則同样感到不能鼓励詹姆士这样鬧下去，可是都有点感触。索米斯走到床前，摩摩他从被底下伸出来的一只滿是青筋的、又长又皺的手。

“記着我的話！”詹姆士說，“公債要跌到票面。我敢說，法尔說不定会去报名参軍。”

“哦，不要，詹姆士，”爱米丽叫道，“你講話好象有什么大禍临头似的。”

她安慰的声音好象使詹姆士总算平靜下来。

“嗯，”他說，“我是告訴你会是什么情形。敢說，我也不知道——从来也不告訴我什么。你睡在这儿嗎，孩子？”

危机过去了，他現在会平靜下来，回到他正常的焦灼程度

① 非得列·罗伯茲，英国侵略印度的將軍，所以詹姆士認為应当派他去；后来波尔战争失利，英国仍旧派了罗伯茲去挽回局势。

② 見 45 頁注。

了；索米斯告訴父親說他今晚睡在家里，把父親的手按一下，就上樓進自己的房間去了。

第二天下午索米斯到梯摩西家去；這麼多年來從來沒有看見這麼多的人過。在這種國家出了大事的時刻，一個人簡直是沒法避免不上這兒來的。並不是因為事情有什麼不妙，也不是因為有那么一點點兒不妙而需要互相肯定一下並沒有什麼不妙才跑來的。

尼古拉早就到了。他頭一天碰見過索米斯——索米斯說准要打起來。這個克魯格老傢伙真是昏了頭——可不是，他不是足足七十五歲了嗎？（尼古拉是八十二）梯摩西講了什麼？那次馬裘巴事件之後，就使他很不好受。波爾人全是貪得無厭的！黑頭髮的佛蘭茜緊接着尼古拉就到了，她的抬杠子口氣真不愧一個羅杰女兒的自由精神；她插嘴說：

“沒有一個好的！尼古拉叔叔。外地人^①值幾個大錢？”幾個大錢，什麼話！新說法，大家認為都是她哥哥喬治造出來的。

裘麗姑太認為佛蘭茜不應當講出這種話來。親愛的馬坎德太太的兒子查理·馬坎德就是個外地人，可是沒有人能說他貪得無厭啊。佛蘭茜聽到這兒，就來了一句自己的俏皮話，聽得大家非常震駭，而且後來常常被人拿來重複：

“哼，他父親是個蘇格蘭人，^②她母親是個毒蛇。”

裘麗姑太趕快把耳朵堵起來，已經遲了，海絲特反而笑起來；至于尼古拉，本來沒有說俏皮話的本領，因而對俏皮話也沒

① 波爾人雖是荷蘭人血統，但在南非已經根生土長了二百年，所以稱十九世紀殖民到南非來的英國人為“外地人”。

② 意為吝嗇鬼，是英格蘭看不起蘇格蘭人的口頭禪。

有口味。正在这时，馬琳·狄威第曼来了，几乎接着就是小尼古拉。尼古拉看見儿子，站起身来。

“我得走了，”他說，“尼克現在可以告訴你們这次賽馬哪个贏。”他給自己的大儿子来这么一下，就走了；这个大儿子在會計上大名鼎鼎，而且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董事。跟他父亲一样从来就不是个跑馬迷。亲爱的尼古拉！他指的什么賽馬呢？还是他講的一句笑話呢？这么大的年紀真精神！亲爱的馬琳要放几块糖？加尔斯和吉賽好嗎？裘丽姑太認為他們的騎兵义勇队目前一定忙着巡邏海岸呢，不过，当然波尔人是沒有軍艦的。不过法国人一有机会，可說不准会来点花头，^①尤其在那次可怕的伐苏达恐慌^②之后，梯摩西弄得极端不安，事后有好几个月都沒有买进什么。可恨的是那些波尔人，待他們那么好，还要忘恩負义——把詹梅生博士关了起来，^③而馬坎德太太一直就講他是那样的一个好人。国家还派了米尔勒爵士^④那样一个才智之士去和他們談判！她真不知道波尔人究竟要些什么？

可是，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在梯摩西家里真是难得——这都是出了大事情时才会偶尔带来的。

① 当时欧洲大陆上的輿論都同情波尔人，不贊成英国的举动，法国尤其明显。

② 一八九八年九月法軍两路进軍侵入埃及尼罗河上游，占領尼罗河边的伐苏达城，企图将法属剛果和紅海出口打通，后为吉青納的英埃联軍逼退。梯摩西大約因为持有苏伊士河股票，所以很吓了一下。

③ 詹梅生任英国南非公司的經理，企图将自己的軍队和亲英的威特倫杰支人联合起来，在德兰士瓦推翻波尔人。他的軍队被击潰，自己也做了俘虏。

④ 阿尔佛里德·米尔勒爵士是英国当时新任命的南非总督；他去了不久，就爆发了波尔战争。

“琼·福尔赛小姐。”

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立刻站了起来，一面克制住旧怨，一面旧感情又在翻上来，一面又对这个“浪子回家”的琼感到得意，几种复杂心情使两个人抖了起来。呀，这真是难得！亲爱的琼——这么多年——她气色多好呀！一点没有变。她们几乎到了嘴边要说：“你亲爱的祖父好吗？”在这冲昏头脑的一刹那，两个老姊妹已经忘掉那个可怜的、亲爱的老乔里恩已经在地下长眠七年了。

在福尔赛家人中间，琼一直是最勇敢、最爽快的人；坚定的下巴，奕奕的眼睛，头发红得象火，身个又小又矮；她在一張釘了有水钻垫子的金边椅子上坐下，就好象自从上次来看望过两位祖姑之后，根本没有隔开十年似的——十年的旅行、独立生活和照顾可怜虫的岁月啊。那些可怜虫近来全都是一个类型的画家、鏤刻家和雕刻家了，因此她对福尔赛家人和他们不可救药的艺术见解就更加感到不耐烦。的确，她差不多已经忘掉她的族人还活在世上，现在带着挑战式的坦率向周围巡视一下，使屋内的人全都感到极端的不舒服。她只是来看望一下两个“可怜的老东西”，并没有指望会见别人，而且为什么她要跑来看望这两个可怜的老东西，她也简直弄不懂；要末是这个原因，在她从牛津街往拉狄麦路一家画室的途中，忽然想起这两个被她不瞅不睬了好多年的老可怜虫，感到不过意起来。

又是裘丽姑太打破这种沉寂的局面：“我们刚才还说，亲爱的，这些波尔人多么可恶！那个克鲁格老家伙又是多么无耻！”

“无耻！”琼说。“我觉得他完全做得对。我们干什么要干涉他们？那些混蛋的外地人如果被克鲁格全赶走了，那才真叫活该。他们只是要钱。”

由于惊异而引起的沉默总算被佛兰茜打破了，她說：

“怎么？你是个亲波尔派嗎？”（无疑地这个名詞还是她第一次用）

“这个！为什么我們要管他們的事情呢？”琼說，就在这时候，女佣在門口說：“索米斯·福尔賽先生。”破天荒加上破天荒！室內的人全都要看琼跟索米斯会面时怎样一副嘴臉，因为大家都有一个鬼心眼，尽管并不知道，可总是疑惑自从琼的未婚夫波辛尼和索米斯的妻子演了那次不幸的事件之后，这两个人就沒有碰过面；就因为大家全抱有这样的好奇心，連問候一时都几乎打断了。这时只看見两人的手微微碰一碰，而且只把对方的左眼瞄了一下。裘丽立刻出来挽救这种局面。

“亲爱的琼真是独出心裁。你想，索米斯，她認為不能怪波尔人。”

“他們不过是要独立，”琼說；“为什么他們不能独立呢？”

“因为，”索米斯回答，他嘴边的微笑稍稍偏了过来，“他們碰巧承認了我們的宗主权。”

“宗主权！”琼鄙夷地重复一句：“我們就不会喜欢別人對我們有宗主权。”

“他們有錢进項，这总是便宜的，”索米斯回答；“合同总是合同。”

“合同并不全是公平合理的，”琼冒火了。“如果不公平合理的话，那就要取消。波尔人比我們弱得多。我們大方一点沒有关系。”

索米斯冷笑一声。“这只是感情用事。”他說

海絲特姑太最怕抬杠子，这时候身子向前聳起，毅然說：

“在这个季节，这些时的天气会这么好。”

可是琼并不容她打断。

“我不懂得为什么感情用事有什么可笑的地方。这是世界上顶好的事情。”她恶狠狠向四周环视一下，裘丽姑太不得不再来拦阻。

“你最近买了什么画没有，索米斯？”

她真不愧是一个天生会说话的第一流能手。索米斯脸红了。要他宣布最近买了些什么画，等于把自己送进轻蔑的虎口。因为不知怎么的，大家都知道琼就是偏袒那些还没有成名的“天才”，而且最最鄙视“发迹”，除非是有她的一把力在里面。

“买了两张，”他说。

可是琼的脸色变温和了；她的福尔赛性格使她看出这是一个机会。为什么索米斯不能买点伊立克·考伯莱的画呢——伊立克是她最近的一个可怜虫？她立刻展开攻势：“索米斯可知道这个人的作品吗？真是了不起。这人是要起来的。”

哦，是的，索米斯看过他的画。据他看来，简直是乱搨，永远不会受到欢迎。

琼冒火了。

“当然不会；受欢迎死也不来。我还当做你是个鉴赏家，不是画商呢？”

“索米斯当然是个鉴赏家啊，”裘丽姑太赶快说；“他的眼光真是了不起——哪个人的画要起来他事先总能够知道。”

“哦，”琼抽进一口气，从水钻垫子的椅子上一下站了起来，“我就恨这种成名的标准。为什么买画不找自己喜欢的买呢？”

“你的意思是，”佛兰茜说，“因为你喜欢那些。”

在这刹那的停顿中，可以听得见小尼古拉轻着声气谈维娥莱（他的第四个）正在请人教粉笔画，他就不懂得这有什么用。

“再見，太姑，”琼說；“我得走了，”她吻了兩位祖姑，惡狠狠地把室內環視一下，又說了聲“再見”，就走了。一陣風好像隨着她刮了出去，就象是大家都嘆了氣似的。

“詹姆士·福爾賽先生。”

詹姆士輕輕拄着一根手杖走進來，穿一件皮大衣，使他的樣子看起來大得有點離奇。

室內的人全站起來。詹姆士真老了；而且快有兩年不上梯摩西家來了。

“這兒很熱，”他說。

索米斯幫他脫掉大衣，在脫大衣時，看見自己父親穿得那樣利落，不由得暗暗喝采。詹姆士坐了下來，人家只看見他的膝蓋、肘彎、大禮服和一部長胡須。

“這是什麼意思？”他說。

這句話雖然沒有什麼顯明意義，可是，他們全知道是指的琼。他的眼睛搜索着兒子的臉。

“我想還是親自來看看，他們給克魯格什麼回答呢？”

索米斯取出一份晚報，念出上面的標題。

“我國政府立即採取行動——宣布戰爭狀態！”

“啊！”詹姆士說，嘆口氣。“我就怕他們會象老格蘭斯頓那樣拉起腳來就跑呢。^①這一次我們可要干掉他們了。”

大家全盯着他望。這個詹姆士！永遠是嘮嘮叨叨。永遠是心神不寧，永遠在煩神！這個詹姆士老是說，“我早就告訴你會這樣的！”還有他的悲觀主義和他的小心謹慎的投資。一個福爾

① 一八七七年英國侵略德蘭士瓦，一八八〇——一八八一年波爾人起義，迫使格蘭斯頓承認德蘭士瓦共和國的獨立。

賽家年紀最大的人而有这样坚强的意志，簡直有点怪誕。

“悌摩西哪里去了？”詹姆士說；“他应当注意这件事情。”

裘丽姑太說她不知道；悌摩西今天午飯的时候沒有說什么。

海絲特姑太站起来挨了出去，佛兰茜有点不怀好意地說：

“波尔人不容易对付呢，詹姆士伯伯。”

“哼！你这个情报哪里来的？从沒有人告訴过我。”

小尼古拉平和的声音說，尼克（他的最大的）現在經常要去操練了。

“啊！”詹姆士說，瞪着一双眼睛望着——他的脑子里想着法尔。“他得照应他的母亲，”他說，“他沒有工夫去操練，那样一个父亲。”这些隱秘的吐露使得大家全都沉默下来，后来还是他开口。

“琼上这儿来做什么？”他带着怀疑的目光把室内人挨次地看了过来。“他父亲現在是个闊人了。”談話轉到乔里恩身上去，他还是什么时候看見过他的。現在他的妻子去世了，想来他会到国外去走走，会見各式各样的外国人呢；他的水彩画說不上来，可是倒出了名了。佛兰茜甚至于說：

“我們很想再碰見他；他相当的討喜。”

裘丽姑太想起有一次乔里恩在长沙发上睡着了，就在詹姆士坐的地方。他总是那样的和藹可亲；索米斯怎么看？

大家知道乔里恩是伊琳的委托人，都觉得這個問題有点微妙，全带着兴趣望着索米斯。索米斯頰上微微有点紅了。

“他的头发花白了，”他說。

真的嗎？索米斯見过了他嗎？索米斯点点头，臉上紅暈消失了。

詹姆士忽然說：“这个——我不知道，我不懂得。”

这两句話恰恰說出了在座的每个人的心情，好象什么事情后面都有点鬼似的，所以沒有人答腔。可是就在这时候，海絲特姑太回来了。

“悌摩西，”她低声說，“悌摩西买了一張地图，而且插上了三面国旗。”①

悌摩西插了——一声叹息在举座間傳开来。

如果悌摩西的确已經在地图上插上三面国旗的話，那么——这就說明国家在奋起之后是能有所作为的。这个战争等于已經結束了。

① 这是因为当时的波尔人分三路进攻英屬納塔爾。

第十三章

乔里恩看出自己的处境

乔里恩站在好丽的旧卧室窗口；这房間现在已经改为画室，并不是因为有朝北的光线，而是因为窗外的景色可以一直望见爱普索姆跑馬場的大看台。他移到旁边面临馬廐院子的窗口，向成天躺在鐘楼下面的伯沙撒吹吹口哨。那只老狗仰起头把尾巴摇摇。“可怜的老东西！”乔里恩想，又移到北窗那边去了。

自从他打算执行委托人义务以来，整整一个星期他都静不下来；他的良心一直是敏锐的，现在觉得很不舒服了，他的怜悯本来容易激动，现在弄得更加烦乱了；此外还有一种怪感觉，仿佛自己的爱美感找到了什么具体的着落似的。秋意已经侵上那棵老橡树，树叶已经转黄。今年夏天的太阳又大，又热。树如此，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我应当活得久，”乔里恩想着；“因为缺少热的缘故，我也变黄了。如果我不能作画的话，就上巴黎去。”可是，他记忆中的巴黎并不给他什么快感。还有，他怎么走得了呢？他得留在这儿看索米斯搞出什么事来。“我是她的委托人。不能丢下她没有人照应，”他想。他还能够清楚看见伊琳在她那间小客厅里，而这间小客厅他总共只进去过两次，这使他觉得很奇怪。她的美貌一定有一种强烈的和谐！任何维妙维肖的画像

决計画不出她那种神态来；她的本质就是——呀！对了，是什么呢？……馬蹄声把他又唤回那扇窗子口。好丽正騎着她的长尾小駒进了馬厩院子。她抬起头来，乔里恩向她招一下手。好丽近来相当沉默；年紀大了，他認為是，开始要为她未来着想了——全都是这样，这些年輕人！時間这个东西的确是个坏蛋！走得快呀！忽然感到自己这样浪費時間簡直是不可饒恕的愚蠢，他又提起画笔来。可是沒有用；他的眼睛就沒法集中——而且，光綫也暗下来了。“我要进城去一趟，”他想。在厅堂里，一个佣人和他碰上。

“一位女太太要見你，叫海隆太太。”

“太巧了！”他走进画廊——这間房现在还叫这名字——看見伊琳就站在窗口。

她向他走过来，一面說：

“我是闖进来的；穿过那边小树林和花园，从前总是这样跑来看乔里恩大伯的。”

“你来这儿不算是闖，”乔里恩回答；“这是历史安排好的。我剛才还想起你。”

伊琳笑了。那样子就象有什么东西使人眼睛一亮；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質地——比这还要安詳，还要完美，还要魅人。

“历史！”她低声說。“我有一次告訴乔里恩大伯爱情是不死的。唉，事实并不是这样。只是厌恶永远存在。”

乔里恩眼看着她。难道她对波辛尼的心終于淡了嗎？

“对了！”他說，“厌恶比爱和恨还要深些，因为厌恶是神經的自然作用，是我們改变不了的。”

“我是来告訴你，索米斯来看过我。他說了一句話使我害怕起来。他說：‘你还是我的妻子！’”

“怎么？”乔里恩冲口而出。“你不应当一个人住。”他仍旧瞪眼望着她，心里痛苦地想着，只要哪儿有美色，那儿就不会风平浪静；有那么多人认为美色不道德，敢说就是这个缘故。

“还有呢？”

“他要和我握手。”

“你握了吗？”

“握了。他进来时，我敢说他并没有要握手的意思；可是在屋子里他变了。”

“啊！你决不能再一个人在采尔西住下去了。”

“我又不认识什么女人可以邀来同住的，而且我也没法定制一个情人，乔里恩大哥。”

“不成话说！”乔里恩说。“这事情真是尴尬；你在这儿吃晚饭好吗？不吃？那么，我送你进城去；今天晚上我本来要进城的。”

“真的吗？”

“真的。你等五分钟我就来。”

在往车站的途中，两人谈到绘画和音乐，谈到英国人和法国人性格的对比，和他们对艺术见解的分歧；可是在乔里恩眼中，那条直而长的小径上篱落间的秋色，一路上随着他们啁啾的鹁鸪鸟，杂草烧完后的清香，她的头颈的姿态，一双深褐而迷人的眼睛，不时盯他一眼，以及那个动人的身条，给他的印象要比相互间的谈话深刻得多。他不自觉地腰杆直了起来，步伐也更加有弹性了。

在火车里，他就象向她进行口试一样问她平日是怎样消磨时间的。

她做做自己的衣服，上店家买买东西，弹弹钢琴，搞点法文

翻譯。有一家出版社經常接点稿子，似乎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晚上很少出去。“我一个人生活得太久了，你知道，所以一点不在乎。我想我是天生的孤僻性格。”

“我不相信，”乔里恩說。“你熟人多不多？”

“很少。”

到了滑鉄卢車站时，他們叫了一部馬車，乔里恩送她到公寓的門口。分手时他握着她的手說：

“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上罗宾山来找我們；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讓我們知道。再見，伊琳。”

“再見，”她輕声說。

乔里恩重又爬上馬車，不明白为什么沒有邀她一同去吃飯、看戏。她的生活多么孤独，多么枯寂，多么沒有着落啊！“什錦俱乐部，”他向車窗說了一声。馬車駛上河濱大道时，一个人戴着大礼帽，穿着大衣在旁边走过去，走得非常之快，而且紧挨着墙，就好象身子在擦着墙壁似的。

“天哪！”乔里恩心里說：“索米斯呀！他这时候来打的什么主意？”他在街角上停下馬車，从馬車里出来，向着索米斯走去的方向一步步走了回去，一直到眼睛看得見公寓的大門为止。索米斯已經在大門口停下来，正在望她窗子里的灯光。“他如果进去，”乔里恩想，“我怎么办？我又有什么資格怎么办呢？”这家伙講的話不錯。她現在还是他的妻子，他要找她的麻煩可絕對擋不了！“哼，他要是进去，”乔里恩想，“我就跟着进去。”他开始向公寓走去。索米斯又走近一步；已經快走进大門了。忽然間，索米斯停下，轉了一个身，向河这边走来。“怎么回事！”乔里恩想。“再走上十几步，他就会認出我了。”他轉身就溜。他堂弟的脚步声紧紧跟在后面。可是他赶到馬車面前，趁索米斯沒有拐弯就

上了車。“走！”他向車窗里說了一聲。索米斯的腳步聲挨着馬車追了上來。

“馬車！”他說。“有人了嗎？咦！”

“咦！”乔里恩回答。“是你？”

燈光下照出他堂弟蒼白的臉上突然顯出疑心，乔里恩主意拿定了。

“我可以帶你一段路，”他說，“如果你向西的話。”

“多謝，”索米斯回答，就上了馬車。

“我去看了伊琳，”馬車走動時乔里恩說。

“是嗎？”

“你昨天去看了她，我曉得。”

“是的，”索米斯說：“她是我的妻子，你知道。”

那種口氣，那種微翹的譏諷的嘴唇，使乔里恩忽然惱怒起來；可是他抑着怒氣。

“你當然明白，”他說，“但是如果你要離婚的話，那還是不去見她為妙，你說是嗎？人不能一腳跨兩條船。”

“很感謝你的忠告，”索米斯說，“可是我還沒有拿定主意呢。”

“她已經拿定了，”乔里恩說，眼睛正視着他；“你知道，再要象十二年前那樣是不可能的了。”

“那要看情形。”

“你聽我講，”乔里恩說，“她現在很難處，我是唯一的在法律上對她的事情有發言權的人。”

“還有我，”索米斯頂他，“我也很難處。她這樣是自作自受。我是她造成的。現在我還沒有決定，為她本身的好處究竟要不要她回家。”

“什么？”乔里恩叫了出来；他整个身体感到一阵战栗。

“我不懂得你这句‘什么’是什么意思，”索米斯冷冷地回答；“你在他的事情上的发言权，只限于付給她的进帳；請你記着这个。当初因为离婚使她太丢丑了，我才保留了自己的权利，而且，如我剛說的，要不要行使这些权利，我現在还不敢說。”

“天哪！”乔里恩脱口而出，接着发出一声短笑。

“对了！”索米斯說，声音里带有恶毒意味。“我还没有忘記你父亲給我取的諱名呢，‘有产业的人’！我这个諱名并不是白白給人起的。”

“这簡直匪夷所思，”乔里恩喃喃說。哼，这家伙总不能逼着自己妻子和他同居。那些旧礼教的日子已經过去了。反正！他轉过来把索米斯看看，心里想，“他是真的嗎，这个男人？”可是索米斯看上去非常真实，端端正正坐着，苍白的臉上两撇剪得很齐的小胡子，看上去很漂亮，一片嘴唇翹成固定的微笑，露出一只牙齿。有这么大半天，双方都不做声，乔里恩心里想，“我不但沒有帮她忙，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了。”索米斯突然开口了：

“从各方面說来，这对她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乔里恩听了这話，心緒变得极端激动起来。在馬車里簡直坐都坐不住。那情形就象自己和千千万万的英国人囚禁在一起，和他認為十分可厌然而明知道完全是人情之常、但是无法理解的国民性格关在一起——这种性格就是英国人对契約和既得权利的强烈信念，和他們强迫执行这些权利的心安理得的道德感。現在在这部馬車里，坐在他旁边的恰恰就是这种財產意識的具体表現，可以說是它的肉身——而且是他的亲骨肉！这太荒誕不經了，太吃不消了！“可是这里面还要多一点！”他带着厌恶想着。“人家說，狗是会吃自己吐出来的东西的！看見她之后又引

起他的饞病了。美色啊！真是見鬼！”

“我說的，”索米斯說，“我還沒有拿定主意呢。你能够做做好不要管她的閑事，我就感謝不尽。”

乔里恩咬着自己的嘴唇；他这人一向討厭吵架，現在几乎巴不得吵一下了。

“我不能答应你这种事情，”他簡短地回答他。

“很好，”索米斯說，“那么我們大家都有数了。我在这儿下車。”他叫馬車停住，沒有說話，也沒有打招呼就下車走了。乔里恩上了自己的俱乐部。

街上正叫喚着战事的头一次消息，可是他并不理会。他有什么办法帮她忙呢？他的父亲如果活着多好！他父亲会有很多办法可想呢！可是为什么他不能做他父亲所做到的那一切呢？他的年紀难道不够大嗎？——快五十岁了，而且結过两次婚。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經成年。“真怪，”他心里想。“如果她姿色平平，我未見得会这样关心。美色，当你感覺到它时，真是个魔鬼！”他怀着煩乱的心情走进俱乐部的閱覽室。就在这間閱覽室里，有一年夏天的下午他曾經跟波辛尼談过話；便是現在他还記得自己为了琼的緣故給了波辛尼一大段隱秘的演講，还大胆提出自己关于福尔賽家人的診斷；而且他当时警告波辛尼提防的究竟是哪一种女人，他自己就弄不清楚。現在呢！他自己几乎也需要这样一个警告了：“可恨又可笑！”他心里想，“真正的可恨又可笑！”

第十四章

索米斯发现自己要什么

那句“那么我们大家都有数了”说说很便当，但是说时究竟是什么意思，可不是那样便当。索米斯说这句话时也不过是发泄一下自己痛苦着的妒忌本性而已。他从马车里出来时满怀愤恨——恨自己没有看见伊琳，又恨乔里恩看到伊琳；现在又恨没法说出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

他不坐马车是因为再坐在他堂兄身边太吃不消了；他一面快步向东走去，一面在想：“乔里恩这个家伙我一点也不相信。一个为人不齿过的人，永远是为人不齿的！”这家伙当然会同情——同情——放荡的（他避免用罪恶这个字，因为对于一个福尔赛说来，这字眼未免太戏剧化了）。

这样决定不了自己要的什么在他还是一件新事情。他就象小孩子一样，人家答应给他一件玩具，又拿走他一件玩具，在两者之间总放不平；他对自己感到诧异。不过在上星期天，他的愿望还很简单，只要自由和安耐特。“我上她那儿去吃晚饭，”他想。看见安耐特说不定会重新使他心思坚定，烦躁平息，头脑清楚起来。

饭馆里人相当的满——有不少外国人和外表好象是文学家

和艺术家的人。从杯盘声中间传来片断的谈话，他清楚听见有人同情波尔人，并且谴责英国政府。“她们的这些主顾真不足道，”他想。他木然吃完晚饭，喝掉另外叫的咖啡，始终不让拉摩特母女知道他来了，一直等到吃完，才小心不让人家看见，向拉摩特太太的密室走去。不出他所料，母女两个正在吃晚餐——这顿晚餐看上去要比他吃的晚饭好得多，他倒有点懊悔起来——她们招呼他时表现的诧异简直就象真正的诧异，使他忽然疑心起来，心里想：“我敢说她们老早就知道我来了。”他偷偷看了安耐特一眼，但是看得很仔细。这样美，而且看上去这样坦率；她会不会是在引他上钩呢？他转向拉摩特太太说：

“我在这里吃的晚饭。”

真的吗？她早知道多好！可以给你推荐几样菜；可惜可惜！索米斯的疑心更加证实了。“我做事得当心点儿！”他突然想。

“先生，再来一小杯最特等的咖啡；和一杯格兰马尼尔吧？”拉摩特太太站起来，吩咐这些精美饮料去了。

索米斯现在单独和安耐特在一起了，他说，“怎么样，安耐特？”唇边浮起一点防御性的微笑。

女孩子脸红了。在上星期天这就会使他心神不能自持，现在给他的感觉却象看见自己养的一条狗望着自己摇头摆尾。他有一种古怪的权力感，就象自己说一声“来吻我”，她就会过来吻他似的。然而——古怪的是——屋内好象另外还有一张脸，一个身材；而他感到心痒难熬的，究竟是为了那一个，还是为了这一个呢？他的头向饭馆那边掉一下，说道：“你们有些主顾很特别，你喜欢这种生活吗？”

安耐特看了他一下，眼睛垂下去，玩弄着手里的叉子。

“不，”她说，“我不喜欢。”

“我已經到手了，”索米斯想，“只要我要她。可是我要她嗎？”她有風度，長得美——很美；很嬌嫩，趣味還不算俗。他的眼睛在小房間里溜了一轉，可是腦子里已經溜到另外一個地方——燈光半明半暗，銀色的牆壁，緞木鋼琴，一個女子靠鋼琴站着，就象要避開他似的——這女子的雪肩是他曉得的，而那雙深褐色的眼睛是他渴望曉得的，頭髮好象一堆深琥珀。正如一個藝術家總在追求那不可實現的，而且愈追求愈感到飢渴的東西一樣，索米斯在這當兒心里也湧起一陣由於舊情從來沒有得到滿足而引起的飢渴。

“不過，”他泰然說，“你還年輕呢。你有很大的指望。”

安耐特搖搖頭。

“我有时覺得除了做苦活之外，什麼指望都沒有。我並不象媽媽那樣歡喜做活。”

“你母親真了不起，”索米斯帶點開玩笑的味儿說；“她決不肯讓失敗做她的房客。”

安耐特嘆口氣。“人有錢一定非常好過。”

“哦！你有一天也會有錢的，”索米斯答，仍舊帶那一點開玩笑的味儿；“你別愁。”

安耐特聳聳肩膀，“先生是好心腸。”她在自己擷起的嘴唇中間塞進一塊巧格力糖。

“對了，親愛的，”索米斯想，“嘴唇很美呢。”

拉摩特太太捧着咖啡和甜酒進來；談話結束了。索米斯坐了一會就起身告辭。

蘇荷區的街道一直給索米斯一種財產不得其人的感覺；這時他在街上一面走，一面在盤算。伊琳過去只要給他生過一個兒子，他現在也不會這樣慚里不慚地追求女人了！這種思想

从他意識深处那間阴暗的小警卫室里跃了出来。一个儿子——使你能有所指望，使你的余年能活得值得，使你能把自己遺留給他，使自己能永远存在下去。“如果我有个儿子，”他咬牙切齿地想着，“一个正式的合法的儿子，我就可以象过去那样百事迁就地生活下去。反正女人都是一样。”可是他走着走着又摇头起来。不然！女人并不都是一样的。往日他过着不如意的結婚生活时，有不少次曾經企图这样想过，但是总不成功。他現在还是沒法这样想。他想把安耐特看作跟另外那个女子一样，可是并不一样，她没有往日的那种情感誘惑。“而且伊琳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我的合法妻子。我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使她要离开我。为什么她不能和我复合呢？这是正正当当的事情，法律容許的事情，一点不会引起人家閑話，一点不大惊小怪的。如果她不喜欢——可是为什么她要不喜欢呢？我又不是个麻瘋病人，而她——她現在已經没有什么爱情对象了！”她就象一所空房子，就等着他这个法律上有所有权的人重新住进去，重新占有她；所以为什么他要接受离婚法庭上的那些迁就，那些忍辱含垢，和那些无形的失敗呢？以索米斯这样一个有城府的人，一想到一点不招致物議就可以悄悄重新收回自己的財產，这簡直是一种强烈的誘惑。“不，”他沉吟着，“我很高兴去看了那个女孩子。現在我知道我要哪一个了。只要伊琳肯回来，她要我怎么体贴我就怎么体贴；她可以自顧自地生活；可是也許——也許她会来迁就我的。”他的喉嚨象塞了一块东西似的。他頑强地沿着格林公园的栏杆向他父亲的房子走去，一面故意踏着月下走在自己前面的影子。

第二卷

第一章

第三代

十一月里的一个下午，乔里·福尔赛正沿着牛津的高街一路走来；法尔·达尔第正沿着这条街一路走去。乔里刚换掉划船的法兰絨褲子，正要上油鍋俱乐部去；这个俱乐部他是新近被通过为会员的。法尔是才换掉騎馬装束，正要往火里跳^①——那是谷市場的一家馬票号。

“你好！”乔里說。

“你好！”法尔回答。

这两个表弟兄只見過两次面，第一次是二年級的乔里請法尔吃飯；第二次是昨天晚上在一个有点外国情調的場合下碰見的。

在谷市場一家縫衣店的楼上住着那些得天独厚的未成年的年輕学生之一，这家伙父母双亡，承繼了一大笔遺產，保护人离得很远，而且天生的劣根性；十九岁时就开始搞起那种富有誘惑力、而且为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玩意儿，因为对于一般人說来，一次破产就很够受了。由于备有在牛津能找到的唯一的一座輪盘賭具，他已經出了名，而且正以令人目炫的速度搶前花掉他的未来遺產。他比克倫姆还要克倫姆气，不过比較属于那种臉色

紅紅的，肥頭胖腦的类型，沒有克倫姆那种逗人的懶洋洋派頭。對於法爾說來，有人帶他去玩輪盤賭簡直等於受一次洗禮，接着在若干小時後，又會受一次回校的受信禮，那就是從裝有遮人耳目的鐵窗爬進去。有一次晚間，正玩得興高采烈的时候，法爾一双原來盯着那誘惑的綠呢台子的眼睛抬了起來，在烟霧弥漫中看見對面正是他的這位表哥：“紅門啊，單門啊，小門啊！”後來就沒有看見過他。

“上油鍋俱樂部去喝杯茶，”喬里說，兩人走了進去。

一個外人看這兩個人在一起，定會在這兩個第三代福爾賽表弟兄中間看出一種說不出的类似的地方；臉上的骨架完全一樣，不過喬里的眼睛灰得深一點，頭髮淡一點，而且還要鬚。

“侍役，請你來點茶和松餅塗牛油。”喬里說。

“抽一支我的香烟嗎？”法爾說。“昨天晚上我看見你的，運氣怎樣？”

“我沒有賭。”

“我贏了十五鎊。”

喬里想起自己父親有一次神經起來，談到賭博的話——“你被人贏了去，你會不开心，你贏了人家的，又會不過意。”他很想把這話重說一遍，但是僅僅說：

“无聊的玩意儿，我覺得；那個家伙我跟他中學同學。一個頂无聊的人。”

“哦，我不知道，”法爾說，就象自己信仰的神被人輕薄時在做辯護一樣；“人倒很漂亮。”

① 西諺有“從油鍋里跳進火里”，作者借用這句諺語從油鍋聯系到跳火，以喻法爾嗜賭。

两个人不作声，噴着香烟。

“你見過我的家里人吧，是不是？”乔里說。“他們明天下来。”

法尔臉有点漲紅了。

“是嗎！我可以透給你一点曼却斯特本月讓点賽的苗头，很难得的。”

“謝謝，我只对老式賽馬^①有兴趣。”

“那种跑馬你贏不了錢，”法尔說。

“我就討厭那种跑馬場，”乔里說；“又鬧又有气味。我喜欢草地賽馬。”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見，”法尔回答。

乔里笑了，笑得就象他父亲一样。“我就沒有意見，我每次賭錢总是輸。”

“当然啊，你得花錢学乖。”

“当然，可是只是乱七八糟地你欺我詐。”

“当然罗，否則他們就会欺詐你——有意思就在这里。”

乔里显出輕蔑的神气。

“你自己玩点什么呢？划船嗎？”

“不——騎馬，到处去跑。下学期我要打馬球了，如果能够叫外公出錢的話。”

“那是詹姆士爷爷，是不是？他是什么样子？”

“比山岳还老，”法尔說，“而且总認為自己要弄得傾家蕩产。”

“我想我的祖父跟他是弟兄。”

“我覺得这些老骨董沒有一个够得上大方的；”法尔說，“他

① 英国的这种大賽馬只卖彩票，賭博的气味較少。

們一定是崇拜金錢。”

“我的祖父并不！”乔里热情地说。

法尔彈掉香烟上的烟灰。

“錢只合拿来花掉，”他說；“我真想能够多一点錢。”

乔里眼睛直接抬起来把他看了一眼，这种判断的目光，是从老乔里恩遺傳来的；錢是不应当拿来在嘴里談的！又是沉默，两人喝着茶，吃着松餅涂牛油。

“你家里人下来住在哪里？”法尔問，竭力装得随便的样子。

“住彩虹旅館。你对战局怎样看法？”

“始終很糟糕。那些波尔人一点不痛快，为什么不当而皇之打一下？”^①

“为什么要那样？除掉他們这种打法，别的打法都是对他們不利的。我倒佩服他們。”

“騎馬和打枪他們是会的，”法尔承認，“可是討厭得很。你認識克倫姆嗎？”

“麦頓学院的嗎？只認識他的臉。他也是那伙浪里浪蕩的一个，可不是？絨袴，綉花枕头。”

法尔用肯定的語气說：“他是我的朋友。”

“哦！对不起！”两人都窘着坐在那里，瞪着一双眼睛不看对方，都抓着各自一套心爱理由开始瞧不起对方起来。因为乔里不自覺地在模仿一种类型的人，那些人的格言是：“你这种人要我們討厭都不配。人生太短促了，我們要談得快些，干脆些，多做，多知道，而且任何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事情我們都不大想談，我是

① 波尔人由于地形熟悉，擅长游击战，尤其在波尔战争后期使英国軍隊感到非常棘手。

‘最优秀的’——最坚强的。”而法尔也在不自覺地模仿另一种类型的人，那些人的一套格言是：“你这种人要我們感觉兴趣，或者起劲，才不配呢。我們什么新鮮事儿都見識过，就是沒有，也装着見過。我們生活得簡直筋疲力尽了，有什么深更半夜对于我們是太迟的？我們可以賭得把衬衫輸掉，然而毫不介乎。我們飞得非常之快，把什么都抛在后面。一切都是香烟的烟气。毕司米拉！”^① 英国人血統里那种根深蒂固的競争精神逼使这两个年輕的福尔賽各自要有个理想；而在这个世紀的末尾，理想也是五花八門的。貴族階級大体上已經采取了“管他媽的”原則；虽則零零落落，还看得見克倫姆那样的人——他也是个貴族子弟——彻头彻尾还是那副懶洋洋的神气，在艳羨着那片賭徒的乐土，而这个正是八十年代中那些旧式的“純袴”，和“猎艳者”的最高境界，而且在克倫姆那种人的周圍还聚集了一种貴族統治、富戶拥护的万一希望。

可是在这两个表弟兄之間还存在着一种不大显明的恶感——正由于两人的面貌有种說不出的类似，而且双方可能都厌恶这个；或者由于两个人都或明或暗地意識到，在这个部落的两个支脉中間仍旧存在着古老的仇恨，这都是他們的長輩随嘴的一句話或者一点半点暗示在他們头脑里形成的。由于这种情形，所以乔里一面把茶匙攪得多响的，一面盘算：“他这根領帶別針，这件大衣，这种慢吞吞的說話派头和賭錢的习惯——天哪！”

法尔呢，一面把松餅吃完，一面也在想：“这个家伙真是小畜生！”

“我想你要去接家里人了吧？”法尔說，就站起来。“你可以

① 伊斯兰教徒的冲鋒口号。

告訴他們，我很願意帶他們參觀一下布萊斯奴斯學院——並不是說有什麼可看的——如果他們高興的話。”

“謝謝，我問問他們。”

“來吃午飯怎麼樣？我一個佣人菜做的倒還不錯。”

喬里拿不准他們有沒有工夫。

“不過，你總替我問一下，行嗎？”

“謝謝你的好意。”喬里說，他的意思是決定不讓他們去的；可是，由於生來就有禮貌，他又接上一句：“你明天還是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吧。”

“也好。什麼時間？”

“七點半。”

“穿禮服嗎？”

“不用。”兩人分手了，各自心裡燃燒着微妙的敵意。

好麗和她父親坐了中午的火車到達。這在她還是第一次來到這個鐘樓和夢意的名城，她一句話也不說，几乎是羞澀地望着自己的哥哥，因為他也是這個名勝的一部分。吃完午飯，她隨意走動走動，抱着強烈的好奇心在察看喬里的屋內陳設和他的生活內容。喬里的起坐室是木板鑲的牆壁，一套印刷的巴吐羅齊鑲刻代表了藝術，還是老喬里恩當初買來的，另外就是些大學生活的照片——都是些年輕人，精神活潑的年輕人，有點英雄氣派，正好拿來和她記憶中的法爾作個比較。喬里恩也留心察看着這一切，因為很能說明自己兒子的性格和趣味。

喬里急于要他們看他划船，三個人就出發上河邊去。好麗走在父親和哥哥中間，當人們掉頭盯着她望時，就感到得意。為了看個痛快，父女兩個在上船的地方丟下喬里，過河到了拉緯的小路上。喬里的身材本來不胖（在所有福爾賽家人當中，只有斯

悅辛和乔治是肥碩的)，所以在一個八人的選拔隊中，當了第二手。那種神氣非常認真，而且賣勁。乔里恩覺得他是這伙人中間最漂亮的一個，心里很是得意；好麗和一般做妹妹的一樣，却比較看上另外一兩個，可是死也不會說出來。那天下午，河上很是明媚，草地綠油油的，樹木的顏色仍舊很美。一種異常的靜謐籠罩着這座古城；乔里恩打定主意，天氣如果仍舊好下去，一定拿出一天來畫些素描。八人隊第二次划過他們，沿着許多平底船使勁地向家里趕——乔里板着一副臉，不讓人家看出他划輸了。父女兩個回到河這邊來等他。

“哦！”乔里走在基督敎會學院的草地上說，“今天晚上我得邀法爾·達爾第那個家伙來吃晚飯。他要請你們吃中飯，并且帶你們參觀布萊斯奴斯學院，所以我想還是邀他一下；那樣你們就不用去了。我不大喜歡這個家伙。”

好麗一張相當狹長的臉變得紅了起來。

“為什麼？”

“哦，我也不知道。我覺得這個人有點浮華，而且派頭不好。他家里人是怎樣的人，爹？他只是遠房表弟兄，是不是？”

乔里恩只好用微笑來避免回答。

“你問好麗，”他說；“她看見過他舅舅的。”

“我喜歡法爾，”好麗回答，眼睛望着她前面的地上；“跟他的舅舅派頭——完全不同。”她從睫毛下偷看了乔里一眼。

“孩子們，”乔里恩帶着莫名其妙的心情說，“你們可聽人談到我們家的歷史過？完全象童話。第一代的乔里恩·福爾賽——不管是不是第一個，總之是我們稍微知道一點的，而且是你們的高祖——在杜薩特州海邊靠一塊地過活，正如你們那些祖姑說的，在職業上是個‘農業家’，而且是一個‘農業家’的兒子——事

实上就是种田的；你祖父时常說他們是些‘毫不足道的人’。”他看看乔里，看他的少爷气受得了受不了，另一只眼睛瞄一下好丽，看出她对自己哥哥的臉色微微板下来感到一种不怀好意的喜悅。

“我們可以設想他們都是又粗又大的，就象代表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之前的英国似的。第二代的乔里恩·福尔赛——是你的曾祖，乔里，人家都叫他杜薩特·福尔赛大老板——根据正史的記載，他是造房子的，生了十个儿女，并且迁到倫敦居住。据說，他喜欢喝馬地拉酒。我們可以設想，他是代表拿破侖战争和普遍动荡时代的英国。他的六个儿子中最大的一个是乔里恩三世，也就是你的祖父，乖乖——他是茶商和几家公司的董事长，是英国人里面最正直的，也是我最心爱的一个人。”乔里恩原来的諷刺口吻消失了，一对儿女都庄严地望着他。“他为人公正而且坚强，心却是慈爱而年輕的。你們記得他，我也記得他。談談其余的人吧！你們的二叔祖詹姆士，那就是小法尔的外公，有一个儿子叫索米斯——就是从他那里来了那个夫妇不和的傳說的，我想还是不告訴你們的好。詹姆士和杜薩特大老板的另外八个儿女可以說是代表維多利亞时代的英国，也代表这时代的五厘利息加本錢的生意經和个人主义。总之，在各自漫长的一生中他們把原来三万鎊的財產翻了又翻，最后各人的財產加起来足足有一百万鎊。他們从来不干一件荒唐事情，只有你們的三叔祖斯悅辛算是例外，因为我好象知道他有一次和人压宝受了騙，而且因为赶过一部双馬的馬車，被人称做‘四馬手福尔赛’。他們的时代已經过去了，他們这种类型的人也过去了，对于国家來說并不一定就好。他們很平凡，但也很正常。我是乔里恩·福尔赛第四代——很不配这个称号——”

“配，爹，”乔里說，好丽紧抓着父亲的手。

“不配，”乔里恩又說一句，“只能算是次貨，我怕什么都不代表，只能代表世紀末。不劳而获的收入、玩票思想和个人自由——这跟个人主义是两回事，乔里。你是乔里恩·福尔赛第五代，孩子，你是新世紀开山的人。”

說到这里，三个人轉弯向学院大門走去，好丽說：“有趣得很，爹。”

两个人都不大懂得她是什么意思。乔里的臉色很严肃。

彩虹旅館的特色是一点儿不时髦，只有牛津的小旅館能够这样；旅館里給他們准备了一間橡木板壁的私人小起坐室；那个唯一客人到达时，好丽正一个人坐在室內，穿一件白衣服，羞怯的样子。

法尔就象伸手去碰飞蛾那样握着她的手。她可愿意戴这朵“草花”嗎？戴在头发上一定很漂亮。他从大衣上把梔子花取下来。

“哦！不，謝謝你——不好意思吧！”可是，她接过来用别針別在頸上，因为忽然記起“浮华”那句話来。法尔在大衣領上插一朵花一定会惹人厌恶；而且她非常盼望乔里喜欢他。其实法尔当着她是最最規矩也最最安靜，所以吸引她，一半奧妙也許就在这里，她可曾明白到呢？

“我从来没有提到我們騎馬的事情，法尔。”

“还是不要提好！只有我們两个人知道。”

他的两只手那种不自如的样子和两只脚的局促派头，使她产生一种很甜蜜的权力感；一种柔情蜜意——那就是愿意使他快乐一点。

“你非要跟我談談牛津不可。一定非常有意思。”

法尔承認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真是开心的事情。上課簡直不算什么；还有几个同学人很不錯。“只不过，”他又加上一句，“当然我很想能够住在倫敦，那就可以下乡来看你。”

好丽一只手羞怯地在膝盖上动着，眼睛垂下去。

“你还没有忘記，”他忽然鼓起勇气來說，“我們要一同去流浪吧？”

好丽笑了。

“哦！那不过是幻想的一套。人大起来不可能做那种事情的，你知道。”

“滚它的——表姊妹总可以，”法尔說。“下回放暑假——六月就开始，你知道，而且长得沒有完——我們再看机会。”

可是，虽則密謀的快乐和兴奋在她血管里流动着，好丽仍旧摇摇头。“做不到的，”她低声說。

“做不到！”法尔激动地說；“哪个会来阻擋？你父亲和你哥哥总不会。”

就在这时候，乔里恩和乔里走了进来；罗曼斯只好溜进法尔的漆皮靴和好丽的白緞鞋里面去了；在那个并不能公然傾心吐腹的晚上，它一直就在那里惹得人心痒痒的。

乔里恩向来善看风色，不久就发觉两个男孩子中間暗藏的敌意，同时有点弄不懂好丽是怎么回事；自己不知不觉变得諷刺起来，这对于青年人的健談是一記致命伤。晚飯后，有人給他送来一封信，使他忽然沉默下来，一直到乔里和法尔起身告辞时，他都不大說話。他陪着他們出来，一面抽着雪茄，跟儿子一直走到基督教会学院的大門口。轉身回来的路上，他把那封信取出来，就着街灯又讀了一遍。

亲爱的乔里恩：

索米斯今天晚上又来了——今天是我三十七岁的生日。你说得对，我不能再住在这里了。明天我就上皮德蒙旅館去住，可是在出国之前一定要见见你。我觉得冷清，而且心緒很坏。

伊琳。

他把信折好放在口袋里，向前走去，对自己这样激动很是诧异。这家伙说了些什么话，有过什么举动呢？

他转弯到了高街，向杜尔街走去；一大堆鐘楼、穹顶、长长的学院建筑和垣墙就象摆成一个迷阵，在强烈的月光下或者照得雪亮，或者罩在漆黑的影子里；他就在这些中间走着。在这个英国文雅气息的中心，很难想象到一个孤独的女子会受到人家的纠缠或者追逼，可是她这封信除掉这个又说明了什么呢？索米斯一定逼着要和她复合，而且这样做还会得到舆论和法律的支持！“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了！”他想，一面望着一家村舍墙头上晶莹的碎玻璃；“可是碰到财产时，我们还是个未开化的民族！明天早上我就上倫敦。我要说她出国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是这个念头使他并不高兴。为什么索米斯要把她赶到国外去呢？而且，索米斯也可能跟了去，在国外，她丈夫的那些殷勤就更加没法子对付了。“我得小心点儿，”他想；“那个家伙做事可以毫不顾面子。那天晚上在馬車里的派头我就不喜欢。”他的心思转到琼的身上。琼能帮点忙吗？过去有一个时期，伊琳是她顶好的朋友，现在她是个“可怜虫”了，准会投上琼的脾气！他决定打电报给女儿，叫她到巴丁登車站来接他。当他一步步走回彩虹旅館时，很弄不懂自己要这样大惊小怪。是不是每一个女人碰到这种情形他都

会煩神呢？不会！决不会如此！这个坦白的結論使他觉得很是丧气；他看見好丽已經睡了，就进了自己的房間，可是睡不着，在窗口坐上大半天，蜷縮在大衣里面，看着屋頂上的月光。

隔壁房間里，好丽也醒着，想着法尔上眼皮和下眼皮上的睫毛，尤其是下面的；同时在想自己怎样能够使乔里比較喜欢他一点。梔子花在小臥室里的香气很濃，而且聞上去很好受。

这时法尔正从布萊斯奴斯学院二楼自己房間的窗子里探出身来，眼睛盯着月光照着的四合院，可是一点看不見，他看見的是好丽穿着白长服的苗条身材，坐在爐火旁边，就是他走进房間时那个样子。

可是乔里，在他那間窄得象个鬼影的臥室里，一只手压在頰下睡着，夢見自己和法尔坐在一条船上，在参加一次失利的比賽，他父亲站在拉緯小徑上喊：“二号！手不要放在那里，天哪！”

第二章

索米斯去試探

在那許多用櫥窗使倫敦西城增輝的珠光宝气商店当中，盖夫斯-考第高尔首飾鋪是索米斯認為最最“有吸引力”的一家——这个名詞新近才时髦起来的。他从沒有象他叔父斯悅辛那样喜欢宝石过；自从伊琳在一八八九年离开家，把他送她的全部亮晶晶的东西丢下之后，他对这种形式的投資就厌恶起来。可是碰到一顆好鑽石时，他仍旧認得是一顆好鑽石，所以在伊琳生日的前一个星期里，他上鷄鴨街或者从鷄鴨街回来的途中，总要找一個机会在几家大珠宝店的門口停留一下；在这些大店里，你即使不能一分錢买一分貨，至少貨色是相当靠得住的。

从那一次和乔里恩同車之后，他一直就在肚子里盘算，而且愈来愈認識到自己一生中这一个时期的极端重要性；他非得采取行动不可，而且不能錯一点。他有一种冷靜而理智的想法，要留种就趁現在，要成家立业也趁現在，否則永远休息；可是与此同时，他对这个过去曾經热烈追求过的妻子，自从上次見面后，还暗怀着一种欲望，而且深深覺得这样白白放过自己的妻子簡直是違反人情之常，也違反福尔賽家人从不張揚的尊貴傳統。

他曾經向皇家法律顧問德里麥討教過關於維妮佛梨德訟事的意見——他覺得華特布克要好得多，可是他們已經叫他当了法官（任命得这样迟，簡直使人象經常一样怀疑这是一个政治手腕）——德里麥忠告他們立刻进行，好取得恢复婚姻关系的判决；对于这一点索米斯从来就沒有怀疑过。等到他們获得恢复婚姻关系的判决之后，那就得看判决是否遵守。如果不遵守的話，这就构成法律上的遺弃，他們就可以收集品行不端証据，提出离婚請求。这一切索米斯全清楚。他們还說德里麥是首屈一指呢。他妹妹的問題这样簡單还要經過这些手續，使他更加对自己問題的解决感到絕望。事实上，从各方面看来，伊琳回来是最簡單的办法。如果她現在还覺得一肚皮委屈的話，难道他就沒有委屈么？他也要平平气，原諒原諒她对不起自己的地方，并且忘掉自己的痛苦啊！他至少从来沒有对不起她过，而这个世界又是妥协的世界啊！他給她的享受可以比她現在的享受好得多。他还会給她留下一笔很大的贍养費，而且不使她受到任何不方便。这些日子他时常端詳自己的相貌。他从来就不是达尔第那样的一个风流人物，也从来沒有幻想自己是一个情場圣手，可是他对自己的仪表却有相当的信心——这并不是沒有理由，因为他身材长得匀称，保养得很好，眉清目秀，健康，血色少些，可是看不出一点縱酒或者其他不节制的征象。那只福尔賽的下巴和心思集中的神情在他看来应当是优点。要他自己來說，他身上并沒有一点可以叫人厌恶的地方。

人本来是天天靠思想和愿望生活的，所以虽則离开实现还有那么一大段路，那些想法慢慢也就变得很自然了。只要能够用实际行动来充分証明自己决心不咎既往，而且尽自己的一切去博取她的欢心，为什么她不能回到自己身边来呢？

所以在十一月九号那天的早上，他就走进了盖夫斯－考第高尔首飾鋪买了一只鑽石別針。“四百二十五鎊，先生，便宜得不象話了。这才是闊太太們戴的。”這句話正打中了他的心坎，所以哼也不哼一声就买下来，他把那只扁扁的綠摩洛哥皮的盒子揣在怀里上了鷄鴨街，一天当中，有好几次把盒子打开来瞧，橢圓的絲絨墊子里平放着七粒鑽石，嫩汪汪地放着光。

“如果女太太不喜欢的話，先生，随时都欢迎掉換。你只管放心好了。”如果能真的放心得了，就好了！他办完一大堆事务，这是他知道唯一能使自己冷靜的办法。正在办公时，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代办所来了一个詳細的电报，还提到一个女侍役的姓名住址，答应随时都可以出面作証。索米斯最深恶痛絕的就是弄得丑声四溢，这封电报又及时地給他刺激一下。他坐地道車上維多利亞車站去时，在晚报上看到一条时新的离婚訴訟，这对于他的复合愿望又是一个新的推动力。凡是一个真正的福尔賽，心里焦急不安时，总是想到要回家；这种使这家人坚强而巩固的集体傾向，使索米斯决定回到公园巷去吃晚飯。至于他的心思，他不打算向家人吐露一个字，也沒法吐露——他太沉默寡言，而且太要面子了——可是，他們知道的話一定高兴，而且会祝他成功；想到这里人觉得很开心。

詹姆士的兴致很頹唐；原先被克魯格那个无耻的通牒所燃起的热衷，經過上个月战事的微小进展和《泰晤士报》上要大家努力的呼吁，等于澆了一盆冷水。他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收梢。索米斯不断地提到布勒，^①想借此使他高兴一点。可是他說不上

① 布勒是波尔战争开始时英国的統帥，后来一再吃了敗仗，才改派罗伯茲代替他。

来！就拿从前的考萊說吧——弄得死在那座山上，^① 还有这个史密斯夫人城困守在盆地上，^② 在他看上去全是一团糟；他觉得他們應該把海軍派出去——这些人才是角色，上次在克里米亚打得真出色。索米斯轉移了安慰的陣地。維妮佛梨德收到法尔的来信，牛津大学在古伊·福克司节^③ 那天鬧得厉害，还有一个营火会，他把臉上涂黑了，因此沒有人認出来。

“啊！”詹姆士喃喃說，“他是个聪明小家伙。”可是說了不久就搖起头来，說他不知道法尔会变成怎样的人，一面苦苦望着索米斯，不断地嘖咕索米斯始終沒有生一个儿子。他很想有一个姓自己姓的孙子。而現在——唉，弄成这样！

索米斯退縮了一下。他沒有料到会給自己来这样一个挑战，要他攤出心里的秘密。爱米丽看見索米斯臉色尷尬，就說：

“无聊，詹姆士；不要这样說！”

可是詹姆士，一个人的臉也不看，自顧自說下去。你看罗杰、尼古拉和乔里恩；他們全有孙子。斯悅辛和悌摩西是从来沒有結婚。他自己能够做到的都已經做了；可是眼看着自己就要死了。就象講的这一大堆話給他莫大寬慰似的，他沉默下来，用一只叉子吃着羊脑和一块面包，而且把面包吞了下去。

索米斯一吃完晚飯就托故走掉。天气并不真冷，可是他却穿上皮大衣，这样可以替自己擋御一下这一天不时来襲的神經

① 見 45 頁注。

② 史密斯夫人城在納塔爾，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日被波爾人圍困，次年二月二十八日方才解圍。

③ 一六〇五年十一月五日，英人古伊·福克司在上議院埋伏炸藥，陰謀炸死英皇，事發被捕，后来这一天就叫做古伊·福克司节；英国一些貴族学校的大学生在这个节日要燒掉象征福克司的草人，并且喧鬧。

战栗。在潜意識里面，他知道比穿一件普普通通的皮大衣看上去神气得多。接着，摸一下胸口的那只扁皮盒子，他就出发了。他平时并不抽烟，可是却燃起一支香烟，一面走，一面小心翼翼抽着。他慢步沿着海德公园馳道向武士桥走去，算好在九点十五分時間到达采尔西。她在这种鬼地方每天晚上怎样消遣呢？女人是多么神秘啊！和她們生活这样接近，然而一点不了解她們。不知道她看中波辛尼那家伙哪一点上使她这样为他疯狂？說到底，她的所作所为的确近于疯狂，疯狂得就象着了魔一样，使她簡直不顧一切，毀掉她自己也就毀掉他的一生！一时間他忽然变得趾高气揚起来，就好象自己是故事里面的那种充滿基督精神的男人，就要使她重新获得人生的一切希望，原諒她，忘記她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且成为她的前途救星。在武士桥崗哨对面一棵树下面，月光照得非常清彻，他重又把那只摩洛哥皮盒子掏出来，讓那些宝石把月光映成五彩。对的，这些是头等的水钻！可是，当他用劲把盒子关上时，他心上又来了一个寒战；他加速步伐向前走去，两只戴了手套的手在大衣口袋里勒得紧紧的，簡直巴望她不在家最好。一想到她那样神秘又使他着了慌。一个人在公寓里吃晚飯，夜夜如此，——而且穿着晚服，就象假装着在交际似的！还彈鋼琴——彈給自己听！看那个样子，連只狗或者猫都沒有。这使他忽然想起自己在买波杜倫养的那匹专供上車站用的牝馬來。只要他上馬厩去，它总是冷冷清清地在那里打瞌睡，然而在回家的路上它总比出去的时候跑得輕快些，就好象急于要回到馬厩里那种冷清生活似的！“我要待她好，”他胡乱想着。“我要非常小心！”忽然間，索米斯的安排家庭生活的本領在心里变得充沛起来，使得他走到坎辛登車站对面时竟而做起好梦，而这种安排家庭生活的本領是弄人的造化过去好象一直

吝惜賦予他的。在金斯路上，一个汉子从酒店里歪歪倒倒走出来，拉着一只手风琴。索米斯有半晌望着那汉子在人行道上随着自己拉长而刺耳的琴声瘋癲地跳舞，接着自己就走过馬路，避免和这种醉鬼撞上。一夜的拘禁！人是多么的愚蠢啊！可是那汉子已經发觉他这种回避的举动，从馬路对面傳來一連串的快活的辱罵。“希望有人把他拘走，”索米斯恶毒地想着。“街上这么多的单身女人，讓这种流氓乱闖！”这个念头是走在他前面的一个女子身形引起的。那女子走路的派头好象面熟得紧，而且当那女子在他要去的街角上轉弯时，他的心开始跳起来。他赶快走到街口轉弯的地方看看清楚。对了！就是伊琳；她在那条肮脏小街上走路的派头沒有錯。她又轉了两个弯，他在第二个轉角上，看見她走进自己的公寓房子。这时他追上几步，看清楚是她，就急急忙忙赶上楼梯，剛好撞見她站在自己公寓門口。他听見大門鑰匙在开门，就在她开门时吃了一惊轉过身时，自己剛好赶到她身边。

“不要慌，”他喘息地說，“我剛巧碰見你。讓我进来坐一会。”

她一只手已經掩着胸口，臉色发白，眼睛睜得多大的，后来好象是鎮定下来，头点了一下，說，“好吧。”

索米斯关上門。他也需要平息一下，所以在走进那間小客厅的时候，他整整捱了有一分鐘，深深地透气使自己的心跳得慢下来。在这个充滿希望的时刻，把那只摩洛哥皮盒子拿出来未免显得魯莽。然而不拿出来这样和她當場頂着面就找不出什么跑来的借口。处在这种尷尬情况下，他对这一套借口和解釋的行头完全变得不耐煩起来。这是一出戏——整个是一出戏，而且非硬着头皮唱不可！他听見她說話了，声音里帶有不快和怜悯！

“你又来做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我不愿意你来嗎？”

他注意到她的衣服——一件深褐色的花絲絨，黑貂領子，一頂用同样料子做的小圓帽。这些衣服她穿起来非常适合。显然的，她还有余錢买衣服呢！他沒头沒脑地說：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給你买了一样东西，”就把那只綠摩洛哥皮的盒子遞給她。

“哎！不要——不要！”

索米斯按一下盒子；七顆鑽石在淺灰色絲絨上发出光彩。

“为什么不要？”他說。“就算表示不再对我不痛快不行嗎？”

“我不能。”

索米斯把別針拿出来。

“我看你戴起来什么样子。”

她向后退了两步。

他走近两步，一只拿着別針的手伸了出来，碰到她胸前的衣服。她又退后两步。

索米斯手放下来。

“伊琳，”他說，“过去的事情算是过去了。如果我能做到，肯定你也能做到的。我們来重新开头，就象过去沒有那种事情一样。行不行？”他的声音里含有飢渴，眼睛注視着她的臉，显出恳求的神气。

她已經等于抵着墙壁站着，这时候噎了一口气，算是她唯一的回答。索米斯又說下去。

“你难道真的愿意象个半死人一样在这种鬼地方一生一世住下去嗎？回家去，我可以給你一切滿足。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生活，我可以发誓。”

他看見她臉上諷刺地战栗起来。

“是啊，”他又說，“可是这一次我是說的真心話。我只求你一件事情。我要——我要一个儿子。不要这副样子！我的确要一个。太吃不消了。”他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两次把头甩向后面，就象是透不过气来似的。还是看見伊琳的眼睛盯着他望，阴沉的神色带有一种激动的恐惧，使他振作起来，由痛苦的語无倫次状态轉为憤怒。

“这难道有什么不近人情？”他咬牙切齿說。“跟自己的妻子要一个孩子难道是不近人情？你害了我們的一生，而且弄得什么事都不对头。我們只象半死人一样活着，一点希望都沒有。你想想，尽管你过去做了那些事情，我——我仍旧要你做我的妻子，这难道对你还不够面子嗎？你說話呢，天哪！說話呀。”

伊琳象要說話，可是說不出来。

“我并不想吓你，”索米斯說，口气稍微温和一点，“天曉得。我只是要你知道我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要你回去。我想你。”

伊琳举起一只手来遮着下半截臉，可是眼睛始終盯着他的眼睛看，就好象靠这双眼睛禁制着他似的。这时候，多年来的孤寂，和痛苦的回忆，自从——啊，从什么时候起的——几乎自从認識她起，就象一片巨浪在索米斯胸中涌起来；臉上显出一陣怎样也控制不了的抽搐。

“现在还来得及，”他說；“还来得及——只要你相信得过。”

伊琳的手从唇边拿开，两只手在胸前作了一个痛苦的姿勢。索米斯一把抓着她的手。

“不要！”她低声說。可是他仍旧抓着不放，竭力盯着她那双毫不动摇的眼睛看。后来她靜靜地說：

“我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你不能再象从前那样的举动。”

他立刻松开手，就象避开烙鉄一样，轉过身去。世界上真

会有这种刻骨的仇恨嗎？那一次粗暴的占有行动难道她到现在还耿耿在心嗎？难道他因此就全然沒有指望嗎？他头也不抬起来，固执地說：

“我非等你回答不走。我提出的是男人全都不愿意提的，我要一个——一个理智的回答。”

这时几乎有点出乎他的意外，他听见她回答了。

“你得不到一个理智的回答。理智和它毫无关系。你只能知道一个殘酷的真理。我宁可死。”

索米斯瞪眼望着她。

“噢！”他說。这时他突然覺得說不出話来，也沒法动作得了，就象一个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时想不出怎样应付，或者毋宁說，把自己怎样办时所感到的战栗一样。

“噢，”他又說了一句，“有这样的糟嗎？真是的！你宁可死掉。太好了！”

“很对不起。你要我回答。我不得不說真話，你說呢？”

这句古怪的由衷之言倒把索米斯拉回现实的怀抱。他把項圈放在盒子里，把盒子关上，放进衣袋。

“真話！”他說；“女人有什么真話会說。全是神經——神經。”

他听见她低声說：

“对了；神經从来不隱瞞事实，你难道沒有发现过么？”他不做声，心里胡乱在想，“我要恨这个女人。我要恨她。”毛病就在这里！他真的能够恨她就好了！他向她瞥了一眼，她抵着墙站着一动不动，昂着头，双手紧紧勒着，簡直象是等待枪毙似的。他赶快說：

“你的話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你有个情人。你要是沒有情

人，决不会这样——这样蠢。”从她眼睛里的表情，他意識到自己說話有点語无倫次，太象过去同居在一起时那样随便講話了。他轉身向着門口，可是沒法走出門。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东西阻擋着他——福尔賽性格里最深藏和最隱秘的氣質，那就是沒法放得了手，沒法看見自己的頑强性是多么荒唐和不可救藥。他又回过身来，站在那里，背抵着門，就象她背抵着牆一样，完全意識不到两个人这样隔开整个的房間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你除掉自己之外，可曾想到过別的人？”他說。

伊琳的嘴唇顫动起来；后来緩緩回答說：

“你可曾想到，在我們結婚的头一个晚上我就发现自已鑄成大錯——不可救藥的錯誤；你可曾想到我有三年一直都在挽救——你可知道我一直都想挽救嗎？这难道是为我自己？”

索米斯把牙齿咬得响响的，“天知道你为的誰，我从来就不了解你；我永远不会了解你。你过去要什么有什么；現在你还可以要什么有什么，而且还可以要得多。我的毛病究竟在哪里？我明明白白地向你提一个問題：在哪里？”他并不意識這句話問得很凄慘，又繼續激动地說：“我又不跛，又不討厌，又不膩味，又不傻里傻气，是什么呢？我又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她的回答是一声长叹！

她两只手勒在一起，那种姿态在他眼中非常之充滿表情。“今天晚上我来这里的时候，我是——我是希望——我是誠心誠意想要能够把过去完全抹掉，重新来一个公平的开始。可是你回答我的只是‘神經’、沉默和叹气。一点实在的东西沒有。就象——就象个蜘蛛网。”

“对了。”

这句从房間对面傳来的低声回答重又使索米斯火冒起来。

“好吧，我可不愿意落在蜘蛛网里。我要割掉。”他一直走到她面前。“你听着；”究竟他走到她面前打算做出些什么，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可是当他走近时，她衣服上的熟悉的香味忽然打动了她。他两手搭着她的肩头，弯下来吻她。他吻到的并不是嘴唇，而是嘴唇嚙进去的一条细硬线；她两只手随即推开他的脸；他听见她说：“啊，不要！”羞耻、内疚和徒劳的感觉浸满他整个人；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就走了出去。

第三章

看望伊琳

乔里恩发现琼就在巴丁登车站上等他。她是早飯的时候接到电报的。她租的一間画室和两間臥房，就在圣約翰林一个什么花园那儿；是为了这样可以完全独立才特地租下来的。这样既沒有恶意的邻居老太太監視她，又沒有經常的家庭仆役給她許多不便，她就可以无日无夜地随时招待她的那些可怜虫，而且一些可怜虫自己沒有画室的，也常常利用琼的地方。她这样自由自在很覺得开心，而且始終保持着一种处女的热情；过去她浪費在波辛尼身上的狂热——加上她的福尔賽的頑强，一定纏得波辛尼很膩味——現在被她用来广泛布施給艺术界的那些落脚貨和萌芽的“天才”。实际上她的生活就是把那些她認為是天鹅的丑小鴨变成天鹅。保护热誠歪曲了她的判断力。可是她既忠实又慷慨；一只急切的小手总是在反抗学院派和商业界的专制意見，所以虽則她的收入相当可觀，存款折子上却往往是透支的。

上巴丁登车站之前，她剛看望了伊立克·考柏萊，正充滿一肚子的悶气。一家鬼画店竟然拒絕这位直头发天才开个人画展。那个无耻的經理，看了他的画室之后，发表了这样的意見說，“从

卖錢的角度来看，只能是蝕本交易。”沒有骨气到了透頂的市儈典型，竟然拿来对付她最得意的可怜虫——而考柏萊又是那样拮据，还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弄得她又透支了——这使她那張坚决的小臉到現在还在发火，金紅头发比平时更加通紅了。她摟了父亲一下，就同他上了馬車，她有一大堆事情要找他，就如同他有一大堆事情要找上她一样。当前急待解决的問題是哪个先提出来。

乔里恩才說了一句：“亲爱的，我找你来是——”就看見她臉上两只藍眼睛左右移动——好象猫儿怀着鬼胎时的尾巴一样——知道她心不在焉。

“爹，我难道絕對不能动用我的錢嗎？”

“只能用利錢，幸而是，亲爱的？”

“多么的不講情理啊！能不能想个办法呢？总該有点办法。我知道有一家小画店，有一万鎊我就可以盘下来。”

“一家小画店，”乔里恩喃喃說，“好象并不是什么奢望。可是你祖父老早見到了。”

“我覺得，”琼气汹汹地說，“这样在錢上面煞費苦心太叫人吃不消了，而世界上却有这么多的天才就是因为缺少那一点錢完全被摧殘掉。我是永远不会結婚生孩子的；为什么不能讓我拿来做点事情，一定要全部捆着不能动用来預防那永远不会有的万一呢？”

“亲爱的，我們家姓的是福尔賽，”乔里恩用他的諷刺口吻回答，这种口吻是他这个性情冲动的儿女至今还不能完全习惯的；“而福尔賽家人，你知道，就是那种把財產留給自己的孙男孙女，但是为了防备他們死在父母之前，他們一定要立下遺囑，只有在他們父母去世之后，財產才能归自己所有。你弄得懂嗎？我也

不懂，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我們一生堅持的原則是，只要有辦法把財產保留在家族以內，決不讓利權外溢；如果你沒有結婚就死掉，你的錢就歸乔里和好麗和他們的兒女，如果他們結婚的話。所以不管你們怎樣胡來，你們任何一個人總不會過窮日子，這難道還不开心嗎？”

“可是我能不能借用一下呢？”

乔里恩搖搖頭。“當然你可以租下一家畫店，只要你能夠從你的進項里開支掉。”

琼輕蔑地哼了一聲。

“對了；而且弄得沒有一點剩餘去幫助人家。”

“親愛的孩子，”乔里恩囁嚅說，“算起來還不是一樣嗎？”

“不同，”琼說，這在她就是精明了，“我一萬鎊可以盤下來，那就是一年只出四百鎊。可是租下來一年就得出上一千鎊租金，這一來我就只落五百鎊了。我假如能盤下那家畫店，爹，你想我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啊！我可以一轉眼間就使伊立克·考柏萊成名，以及許多別的人成名。”

“該出名的到時自然會出名。”

“在他們死了之後。”

“你可知道，親愛的，有什麼活人成名之後還會有進步的？”

“知道，就是你，”琼勒一下父親的胳膊。

乔里恩一驚。“我嗎？”他心裡想。“哦！嗯！現在她要我幫她的忙了。我們——我們福爾賽家人——全有一套達到目的的方法。”

琼在車子里和他挨近些。

“好爹爹，”她說，“你盤下那家畫店，我每年付給你四百鎊。這樣我們兩個人誰也不吃虧。再說，這還是一筆很好的投資呢。”

乔里恩推托起来。“你想想看，”他说，“以一个艺术家去盘下一家画店是不是有点儿不明不白？而且，一万镑钱是个大数目，我的性情又不近于经商。”

琼带着钦佩的神气打量着他。

“当然你不是，可是你的生意眼很不错。我有把握我们开店赚得了钱。把那些混蛋的商人和买画的人羞辱一下，这是最好的办法。”她又勒一下父亲的胳膊。

乔里恩脸上显出尴尬的失望。

“这家可爱的画店在哪里呢？我想地点一定非常理想吧？”

“离考克街只有一点儿路。”

“啊！”乔里恩想，“我早知道就差那一点儿路。现在我要找上她了！”

“好吧，让我考虑一下，可是目前不谈它。你记得伊琳吗？我要你陪我一同去看她。索米斯又在追她了。如果我们能够给她找个地方躲难，说不定要安全些。”

躲难这个字眼是他无意用上的，可是最最能指望引起琼的兴趣的也是这个字眼。

“伊琳，我没有看见她有——当然！我非常愿意能帮她的忙。”

现在轮到乔里恩勒一下琼的胳膊了，这算是表示一种深切的钦佩，佩服自己亲生的小东西这样勇敢而且胸怀宽大。

“伊琳很高傲，”他说，眼睛斜瞥了一下，看见琼这样拘谨忽然疑心起来；“帮她的忙很不容易。我们一定要谨慎些儿。就是这个地方。我打电话给她，叫她等我们的，我们把名片递上去。”

“索米斯我真吃不消，”琼下车时说；“只要是不出名的作品他都看不起。”

伊琳就在彼得蒙旅館的所謂“女賓”客厅里。

正义性的勇气是琼的最大优点，她一直走到自己老友前面，吻了她的面頰，就一同在旅館開張以來那張從來沒有人坐過的长沙发上坐下。乔里恩可以看出伊琳被这种單純的饒恕深深打动了。

“索米斯又来找你的麻煩嗎？”他說。

“昨天晚上他跑来看我；要我跟他回去。”

“当然你不能回去，对嗎？”琼叫出来。

伊琳微笑，摇摇头。“可是他的处境很尷尬，”她低声說。

“那只能怪他自己；他应当当时就跟你离婚的。”

乔里恩想起当年琼曾經多么热烈地盼望不要鬧什么离婚案子出来，免得辱沒她死去的不忠实情人的姓名。

“讓我們听听伊琳有什么打算，”他說。

伊琳的嘴唇微顫，可是泰然說：

“我頂好能够給他一个新的借口和我解决掉。”

“不象話，”琼叫出来。

“此外还有什么办法？”

“談不上这个，”乔里恩靜靜地說，“沒有奸情，”他講了一句法文。

他以为伊琳要哭出来；可是她迅速站起来，半个身子轉了过去，站在那里努力使自己鎮定下来。

琼忽然說：

“我要去找索米斯，跟他說不能来麻煩你。他这么大年紀还想些什么？”

“想个孩子。这也是人情之常。”

“想个孩子；”琼鄙夷地叫出来。“当然嘍！好把他的錢留下

来。他要是真的急于想有儿子的話，可以找个人生一个；那时你就可以跟他离婚，他就可以跟那个女人結婚。”

乔里恩忽然看出他带琼来是个失着——她的激烈偏袒等于替索米斯卖气力。

“頂好还是讓伊琳不声不响住到我們罗宾山来，看看事情怎样一个眉目。”

“当然，”琼說；“不过——”

伊琳对乔里恩看了一眼——事后他尽管多少次想分析看他这一眼是什么意思，可是总分析不出来。

“不行！我只会給你們找麻煩。我到国外去。”

从她的声音里，乔里恩知道她已經决定了。他的脑子里忽然掠过一個毫不相干的念头：“那么，我就可以在国外看見她了。”可是他說：

“你想，如果他也跟了去，你在国外不是更加沒有人倚靠了嗎？”

“我不知道。只能試試看。”

琼猛然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着。“太不象話，”她說。“为什么人要被这个可恨的虚伪法律一年年地蹂躪下去，永远痛苦着，永远沒有办法可想呢？”可是有人进来了，琼只好站着。乔里恩走到伊琳面前。

“你要錢嗎？”

“不要。”

“要不要我替你把公寓租出去？”

“好的，乔里恩，就請你办一下。”

“你几时动身呢？”

“明天。”

“那么你暂时不会回到采尔西那边去了，是不是？”他说这句话时带点焦灼，自己觉得很奇怪。

“不去了；我把用的东西全带来了。”

“你可要把国外的地址告诉我们。”

她向他伸出手来。“我觉得你是座山。”

“可是长在沙滩上，”乔里恩说，使劲握着她的手；“可是我很高兴随时能效点力，你记着这个。而且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来吧，琼，和伊琳告别。”

琼从窗子那边过来，张开两臂搂着伊琳。

“不要去想他，”她小声说；“自己乐一下，上帝保佑你！”

伊琳眼睛里含着眼泪，嘴边带着微笑，想起过去的一切。父女两个极其沉默地走掉，经过那个打断了他们谈话的妇女面前，她正在翻阅桌上的报纸。

走到国立美术馆的对面时，琼叫出来：

“真有这种不要脸的畜生和混蛋的法律！”

可是乔里恩没有答腔。他有自己父亲的那一点冷静头脑，便是在情绪激动时也还能公正地看问题。伊琳说得对，索米斯的处境跟她一样糟，甚至还要糟些。至于法律——法律天生是把人性看得很低下的，也就是为了伺候低下的人性而设的。他觉得再跟自己女儿待在一起的话，多少总会说出什么不检点的话来，就告诉她要赶火车回牛津去；他雇了一部马车，丢下她自去看竇纳的那些水彩画，并且答应她考虑一下盘下画店的事情。

可是他心里盘的并不是画店，而是伊琳。据说，怜和爱是相近的！这样的话，他肯定自己有爱上她的危险，因为他非常可怜她。试想她这样无依无靠，这样孤零零地在欧洲飘泊！“我真希望她头脑冷静些！”他想；“很容易走上绝望的地步。”事实上，她

現在和那点可怜的职业关系断絕之后，他就沒法想象她将怎样生活下去——这样一个尤物，一点人生指望沒有，然而却是任何人逐鹿的对象！他这样焦灼，好象不仅仅就是一点点耽心和妒忌。女人到了无路可走时常会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情来。“不知道索米斯現在怎么办？”他心里想。“一大堆烏七八糟的事情！而且恐怕他們还要說她是自作自受呢。”上火車时，他又是心不在焉，又是恨，連車票都差点儿找不到；到达牛津車站时，他向一位女太太脫一下帽子；这位女太太的臉好象記得，名字却叫不出来，便在彩虹飯店看見她吃茶时也仍旧叫不出来。^①

① 这个女太太作者的意思是指乔里恩在彼得蒙飯店客厅里和伊琳会面时見到的那个女子，也就是包尔第得派来偵察伊琳行动的密探，但是乔里恩和伊琳的过从一直到乔里恩上巴黎时才由包尔第得正式报告給索米斯，那个密探这时就追踪乔里恩到了牛津似乎不大講得通。

第四章

福尔赛家人最害怕的地方

希望挫败了，那只绿摩洛哥皮的盒子仍旧扁扁地抵着他的胸口，索米斯一面抖，一面反复盘算着，心里恨得要死。真是蜘蛛网！他走得很快，看不见月光下面的任何东西，盘算着适才经过的一幕情景，回忆着她被他抓着时的坚硬身体。愈盘算愈肯定她有个情人——她那句“我宁可死掉”的话要是没有情人就太可笑了。就算她从来没有爱过他，她也是一直等到波辛尼跑来才闹开的。对啊；她又有了情人，否则的话，她决不会对他的建议作出这样戏剧性的回答，因为他的提議从任何方面说来都是入情入理的！好吧！这样事情就简单了！

“我要设法打听出自己是什么处境，”他想着；“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上包尔第得那儿去！”

可是便在作出这样决定时，他知道还有不少的麻烦要对付。平时在执行律师业务时，他曾经有好几次雇用过包尔第得这家私人侦探，便在最近为了达尔第的案子也雇用过，可是从来没有想到可以用这班人来侦察自己的妻子。

这使他太难堪了。

他怀着这种打算和挫折的自尊心去睡了——与其说睡，毋

宁說睜了一夜眼睛；只在剃胡子时才猛然想起她是用自己的娘家姓海隆的。包尔第得在一开头决不会知道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至少在一开头决不会那样諂媚地望着他，而在背后嗤笑他。只說她是一个当事人的妻子。而且这話也說得并没有錯——他可不就是自己的律师么？

他深怕自己不能当机立断，那样的話，他说不定会始終下不了手。所以他命瓦姆生一清早就給他燒了一杯咖啡吃掉，不等到早飯時間就悄悄出門，急急忙忙向西城一条小街走去；包尔第得和其他为那些比較殷实階級服务的私家偵探都設在这条街上。过去他总是叫包尔第得上鷄鴨街来看他；可是他的地址他完全知道，所以一開門他已經到了。外面一間收拾得很舒适，簡直有点象放印子錢的人家；一位女太太跑来招呼他，看上去很配得上做一个小学教員。

“我要看克勞德·包尔第得先生。他認得我——你不用告訴他姓什么。”

不讓任何人知道他索米斯·福尔賽弄得要雇人偵視他的妻子，这是他最强烈的念头。

克勞德·包尔第得先生——和路易·包尔第得^①完全不同——是那种黑头发、鼻梁微鈎、眼睛深黃而灵活的一类人，人家說不定会当他是犹太人，其实是腓尼基人；他引索米斯进了一間有厚地毯和厚窗帘的寂靜屋子里；实际上是一間設備得非常隱秘的房間，一点文件的影子都看不見。

包尔第得向索米斯恭敬地招呼一下，就帶着相当卖弄的神

① 这大約是包尔第得的父亲，过去也是干这个行业，而且和索米斯有过接触。

气把那扇唯一的門上的鑰匙轉了一下。

“如果一个当事人叫我去，”他慣常这样說，“他愿意怎样戒备就怎样戒备；如果上这儿来，我們就得使他相信决不会泄漏风声。我可以有把握說，我們別的地方即使不及人家，在保守秘密这一点上是首屈一指的……”“現在，先生，你有什么見教？”

索米斯的喉嚨已經堵得完全說不出話来。絕對要瞞着这个人，要叫他認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除掉职业性的利害外并沒有其他关系；他的臉不由而然地轉为一种側面的微笑。

“我今天这样早跑来找你是因为事情一点儿都不能耽擱，”他如果耽擱一点儿，說不定会自己拆自己的台！“你有沒有一个靠得住的女人抽得出来嗎？”

包尔第得先生打开一个抽屜，拿出一張履歷，眼睛看了一下，就把抽屜关上。

“有的，”他說；“只有她能做。”

索米斯已經坐下来，蹺起大腿——臉上除掉一点紅暈之外，什么都看不出，而这点紅暈很可能就是他的正常肤色。

“那就馬上派她去偵察一位住在采尔西特魯公寓丁室的伊琳·海隆太太，到下次通知为止。”

“馬上就做，”包尔第得先生說；“离婚吧，我想是？”他向一个話筒喊道。“布兰齐太太在嗎？我要在十分鐘內找她說話。”

“任何报告都要你来写，”索米斯又說，“而且要你亲手寄給我，上面写好密件，盖上火漆，而且挂号。我的当事人要求絕對保守秘密。”

包尔第得先生笑了，那意思好象說，“你在教你祖奶奶的乖呢，我亲爱的先生，”他的眼睛有这么一刹那以非职业性眼光在索米斯臉上扫了一下。

“你叫他完全放心，”他說。“抽烟嗎？”

“不抽，”索米斯說，“你懂得嗎，不能出一点事情。如果有个人的名字泄漏出去，或者被人覺察到有什么偵察行为，那就可以发生严重的后果。”

包尔第得先生点点头。“我可以把来列入密碼的範圍。按照密碼的做法，姓名是从来不提的；我們只用號碼。”

他又打开一个抽屜，取出兩張紙头，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拿一張交給索米斯。

“你留着这个，先生；这是你的密碼表，我保留這張副本。这个案子我們叫做七辛。偵察的对方将是 17；偵察人是 19；公寓是 25；你自己——按說是你的事务所——是 31，我的事务所是 32，我自己是 2。如果你要在信里提到你的当事人的話，我就称他做 43；任何我們認為有嫌疑的人都是 47；再有一个就是 51。进行的期間有什么特別的吩咐或者指示沒有？”

“沒有，”索米斯說；“就是說——做事情要周到。”

包尔第得先生又点点头。“費用呢？”

索米斯聳一下肩膀。“合理就行，”他簡短回答一句，站了起来。“整个事情你要亲自掌握。”

“一定，”包尔第得先生說，忽然在索米斯和那扇門中間冒了出来。“另外一个案子不久我就可以来找你，再見，先生。”他的眼睛重以非职业性眼光把索米斯扫了一下，就把門打开。

“再見，”索米斯說，眼睛連两边都不瞧一下。

到了街上，他自己深自默默地詛咒着。真是蜘蛛网，可是要割断蛛网他又非得用这种阴險的、秘密的、下流手段不可；对于一个素来把自己私生活看做是最神圣的財產之一的人，这种做法簡直使他厌恶。可是事情已經做了，再沒法子收回了。他一直

上了鷄鴨街事務所，把綠摩洛哥皮盒子和那張行將徹底搞清楚他的家庭生活破產情況的密碼表一齊鎖了起來。

奇怪的是，一個畢生就從事把別人的一切私人財產糾紛和家庭勃籬揭露在公眾眼前的人，竟會這樣害怕公眾的眼光落到自己的身上來；可是這並不奇怪，因為又有哪一個比他更懂得法律的全部冷酷過程呢？

他整天都在拚命工作。維妮佛梨德四點鐘就要跑來，他要帶她上法學院找皇家法律顧問德里麥商量事情，所以一面等她，一面把她寫給达尔第要他回來的信重又讀了一遍；這封信是达尔第離開的那一天由索米斯逼着維妮佛梨德寫的。

親愛的蒙達古——收到你的信，获悉你已經永遠離開我，並且正在赴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途中。這當然使我極端震駭。我現在趁早寫信告訴你，只要你肯立刻回來，我願意不咎一切既往。我的心緒很亂，目前不愿多談。這封信掛號寄往你在俱樂部留下的地址。請電復。

依舊是你的愛妻

維妮佛梨德·达尔第

哼！多麼可恨的無聊玩意！他記得維妮佛梨德抄他的鉛筆稿子時，自己彎着腰看着她抄；她放下筆時，曾經那樣說，“假如他回來呢，索米斯？”那聲調非常特別，就好象一點沒有主意似的。“他不會回來，”索米斯當時回答她，“除非他把錢用光了。所以我們非立刻採取行動不可。”达尔第在伊昔姆俱樂部里吃醉酒亂寫的那張紙條子也附在信後面。索米斯當時很可能希望這張紙條子最好不要這樣讓人顯然看出是吃醉酒寫的。法庭就專找

这种岔子。他能听见法官的声音说：“你把这张纸条子看得这样认真吗？要这样认真写信给他？你认为他这话算数吗？”没有关系！达尔第已经搭船走了，而且现在还没有回来，这总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还有他打来的回电：“决不回来。达尔第。”也作为附件。索米斯摇摇头。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在今后几个月里全部解决掉，那个家伙就会象坏铜子一样又跑出来了。赶掉他至少可以一年省上一千镑，还可以省掉维妮佛梨德和他父亲许多烦神。“我一定要给德里麦打气，”他想；“一定要加紧进行。”

维妮佛梨德打扮成戴半孝^①的样子，这和她淡颜色的头发和高个儿都很相称；她是坐的詹姆士的四轮活顶马车，驾着詹姆士的双马来的。索米斯自从詹姆士五年前从事务所退休之后，还没有看见他的马车开到城里来过，这种不调和的情调使他吃了一惊。“时代是变了，”他想；“以后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连大礼帽也愈来愈少了。他问起法尔。“法尔，”维妮佛梨德说，“来信说他下学期要打马球了。”她觉得他交的一班朋友很不错。接着她又问了一句，非常时髦地掩饰着心里的焦灼！“我的事情会不会闹得满城风雨，索米斯？报纸上难道一定要登出来吗？弄得法尔和女孩子们太难堪了。”

索米斯自己事情还愁不过来，就回答说：

“报纸专门抢着打听这种事情；要他们不宣扬出去很不容易。他们装做保卫公众道德，但是他们的下流报道只能使公众道德堕落。可是今天还没有到那种情形。今天我们只是去见德里麦谈恢复关系的问题。当然他懂得这是为了进一步离婚作准备；不过，你一定要装得好像真正渴望达尔第回来似的——今天

① 即黑衣服稍微来点白色、灰色和浅紫的点缀，是重孝和脱孝之间穿的。

你不妨練習一下。”

維妮佛梨德嘆口氣。

“唉！蒙第真是個傻瓜！”她說。

索米斯狠狠盯了她一眼。看得出她沒法跟她的达尔第認真干起來，而且有一点点机会就会和达尔第和好如初。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从一开始就坚决。眼前怕出一点丑只会給他妹子和几个孩子日后带来真正的羞辱，如果讓达尔第仍旧累着他們，一天天敗下去，把詹姆士打算留給女儿的錢花得精光，說不定弄到傾家敗产的地步。虽則这一笔錢事实上已經不能动了，那个家伙总会有法子从那笔贈与上挤出錢來，而且叫他家里人付出一大笔錢，使他不至于破产，或甚不至于坐牢！两个人下了油光刷亮的馬車，把两匹油光刷亮的馬和两个油光刷亮的馬夫留在河濱大道上，走上那排皇家办公室德里麦皇家法律顧問的事务所。

“拜尔貝先生在这里，先生，”職員說；“德里麦先生十分鐘內就到。”

拜尔貝先生是助理辯護士——并不是想象中的助理那样年輕——原因是索米斯非要是有名气的辯護士决不請；的确，那些辯護士究竟有些什麼名气使他要雇用他們，这对他永远是个謎——拜尔貝先生坐着，把手里的文件最后翻閱一下。他剛从法庭回来，假发和长袍还没有除下，这样装束和那只象小噴水筒柄子一样突出来的鼻子，一双精明的小藍眼睛，和相当鼓出的嘴唇配起来倒很順眼——作为德里麦的副手和打气的人沒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索米斯給維妮佛梨德介紹之后，两个人就跳过天气的寒暄，談起战局來。索米斯忽然插進來：

“他如果不回来的話，我們不能提出六個月后离婚的請求。

我要求就提，拜尔貝。”

拜尔貝先生講話微微帶一點爱尔兰口音，向維妮佛梨德微笑說：“這是法律上的拖延，达尔第太太。”

“六個月！”索米斯又說一句；“那就要拖到六月里！案子开庭就要等過長長的暑假，我們非把鑼鼓打得緊不可，拜尔貝”——為了防止維妮佛梨德反悔，他願意把自己的一切工作都丟開。

“德里麥現在可以見你了，先生。”

三個人魚貫而入，拜尔貝先生先走進去，索米斯看着自己表上走了一分鐘光景才陪維妮佛梨德進去。

皇家法律顧問德里麥穿了一件長袍，可是假髮已經除掉，正站在爐火前面，就仿佛這次會談是招待性質似的；他有飽學之士的那種堅韌的、油光刷亮的膚色，一只相當大的鼻子架着一副眼鏡，微微花白的腮須；他最喜歡楞起一只眼睛，並且用上嘴唇包着下嘴唇，因此他的話常叫人聽不清。他還有一個派頭，會突然繞過談話的對方；這個派頭，和那種令人不安的聲氣，以及一種開始說話之前嗶叫的習慣——這一切奠定了他在遺產案件和離婚案件方面很少有人比得上的名氣。他楞着一只眼睛，听完拜尔貝先生輕快地大致敘述一下事實之後，就嗶叫道：

“這些我全知道；”當時就繞到維妮佛梨德跟前，咕嚕咕嚕地說了下面的話：

“我們要找他回來，可不是，达尔第太太？”

索米斯斷然插進來：

“舍妹的處境肯定不是人受的。”

德里麥嗶了一聲。“一點不錯。你看，我們能不能就凭一封拒絕的電報，還是應當等到聖誕節過後，給他一個機會寫一封——要緊的就在這里，你看呢？”

“能够多快，就——”索米斯开始說。

“拜尔貝，你怎么看法？”德里麦說，繞到拜尔貝面前。

拜尔貝先生好象一只猎犬在那里嗅气味。

“我們的案子要到十二月中旬才能开庭。我們給他的寬限不需要比这个更多。”

“当然，”索米斯說，“为什么舍妹要弄来这許多麻煩，他反而可以任意——”

“任意花天酒地！”德里麦說，又繞到他跟前来；“很对，一个人不应当花天酒地，可不是，达尔第太太？”他擡起长袍一把抓成扇形。“我同意。我們可以提出来。还有什么事嗎？”

“目前沒有了，”索米斯同意地說；“我本来只要你和舍妹見見面。”

德里麦輕輕嘆了一声：“荣幸得很。再見！”把他保卫性的长袍放了下来。

三个人又魚貫而出。維妮佛梨德先下楼，索米斯留在后面。便是索米斯对德里麦也不得不佩服了。

“証据是够的，我覺得，”他跟拜尔貝說。“我只是跟你說，这件案子如果不赶快做掉的話，也許永远达不到目的。你想他懂得意思嗎？”

“我想法使他懂得，”拜尔貝說。“可真是一把好手呢——好手。”

索米斯点点头，去追上自己的妹子。他看見她很难受，用面紗遮着臉，忍着眼泪，自己馬上說：

“那个女招待的証据就已經很够了。”

維妮佛梨德臉板下来；态度变得严肃了；两人走到馬車那里。在駛回格林街的途中，自始至終两个人都默默无言，两个人

心里都在反复想着同一个问题：“唉，为什么！为什么我的不幸要弄得这样人人都知道呢？为什么要雇密探侦察我的私人纠纷呢？又不是我自己惹出来的。”

第五章

乔里当起裁判

占有的本性，在受到绝对无法挽回的挫折时——就象福尔赛家这两个人碰上时那样——固然会促使人们放弃那不再能占有的东西；但是，在英国国家里，这种本性却一天天变得更加坚决了。尼古拉本来不大相信这一次战争会影响到财产，近来也听到他骂这些波尔人是一伙没脑子的人了；说他们开销很大一笔钱，应当给他们受一次教训，愈早愈好。要他来做，他就要派伍尔斯莱①出去！他看事情总是比别人看得远些——所有福尔赛的巨万家财都是这样来的——所以他已经看出布勒不中用了——一头笨牛，总是那样横冲直撞，他们再不小心的话，连史密斯夫人城都要陷落了。他说这话时还是在十二月初，接着就来了黑星期，②这时他就振振有辞地逢人便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在那个福尔赛家人从未经历过的阴暗星期里，小小尼古拉在他的团队“魔鬼营”里参加了好多次训练，急得小尼古拉去找家庭医生查问儿子的健康，而且吃惊的是儿子一点毛病也没有。这孩子不过才从法学院熬出了头，新近当了律师，还花了一点钱；目前平民里面熟练军事的人可能很是需要，而他却在这种时候受军事训练，这在他的父母看来简直有点象恶梦。他的祖父

当然認為这是庸人自扰；英国和人家打仗都是小規模的，而且是职业軍人的事情，他在这上面的感情教育受得非常彻底；什么全国动员，他根本就不相信会有；而且他这样子对自己并不利，因为他手里有德皮尔股票，^③ 現在跌得很厉害，这足足抵得上牺牲自己的孙子而有余了。

可是在牛津那边倒是另一种情緒占了上风。在黑星期前本学期的两个月中，那种年輕人集体固有的兴奋已經逐漸明朗，成为对立的兩派。正常的青年人——这种人在英国总是趋向保守，不过对事情不大認真——都激昂慷慨地主張一举蕩平波尔人，而且痛懲一下。这一部分人比較占多数，法尔当然是属于这一部分人。另外一些过激的青年則主張停战，并且承認波尔人独立自主；这班人虽則是少数，可能吵得还要厉害些。不过这两派在黑星期之前壁垒并不分明，兩派中間也沒有一道鴻沟，只不过有些学院式的爭辯罢了。乔里就是那些不知道自己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一个。他祖父老乔里恩的那一点点正义感他也有，这使他不至于只看問題的一面。还有，在他那“最优秀”的一小撮人中間有一位“管他媽的”見解极其高明，而且个人影响相当大。乔里动搖了。他父亲的看法好象也模稜两可。而且虽則他密切注視着自己的父亲——这在一个二十岁的人是很自然的——留心看他有什么还可以糾正的缺点，但是父亲仍旧保持着一种“气派”，这种气派使他的諷刺的容忍原則具有一种光彩。当然，如所周知，艺术家都是优柔寡断的，在这一点上，一个人可不能一

① 加納特·約瑟夫·伍尔斯萊(一八三三——一九一三)是当时英国历次侵略殖民地战争中的“名將”。

②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至十五日，英国軍隊在波尔战争中連次敗績。

③ 这家公司在德兰士瓦，所以波尔人失敗只有对尼古拉不利。

定看在自己父亲的面上，就是跟他要好也不能这样。可是乔里恩原来的看法是：“在不需要你的地方硬去插一脚”（就象那些“外地人”那样），“然后玩弄手腕使自己骑在人家头上，可不是什么上等的玩意儿”；他这种看法不管有没有事实根据，对儿子倒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儿子很重视高贵品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他自己一帮人叫做“神经病”或者法尔一帮人叫做“没种”的，他都受不了，所以当黑星期的钟声响起时，他还徘徊在两者之间。——二——三，从斯托姆堡，^① 从马格斯芳坦，^② 从考伦苏 ^③ 传来一连串其兆不祥的拒敌消息。听到第一个消息之后，那个顽强的英国气质的反应是，“啊！还有米苏恩呢！”听到第二个消息之后的反应是：“啊！还有布勒呢！”接着，带着更沉重的忧郁，心狠起来。乔里跟自己说：“不行，他妈的！现在我们非得痛惩那些穷鬼不可；是非我全不管。”而且，如果他知道的话，他父亲也是同样的想法。

这底下的一个星期天，乔里被邀去参加那些优秀者之一的酒会。大家来第二次干杯，乔里说了一句“布勒，而且给波尔以毁灭”，——脚跟都不碰一下，就把大学酿治的柏根地酒一饮而尽；这时候他注意到法尔·达尔第也在被邀之列，而且正在咧着嘴望着他笑，一面跟邻座嘀咕几句。他知道那准是在诽谤。乔里就脸红了起来，不再做声，原因是，他最不喜欢人家注意，或者当着众人闹出来。他一直对这位远房表弟有种说不出的敌意，这时突然变得强烈起来。“好吧！”他肚子里说；“你等着，朋友！”按

① 指英将加达克尔为波尔人惨败于斯托姆堡。

② 指英将米苏恩率领一万人集中橘河南岸，趋救金柏莱之围，于夜袭马格斯芳坦一役被波尔人击溃。

③ 指英军统帅率领二万人趋救史密斯夫人城，被波尔人在考伦苏击溃。

照大学里的习惯，大家吃酒都过了量，这使他更加忘记不了；当大家排队走到一个幽静的处所时，他碰一下法尔的胳膊。

“你刚才在那儿讲了我什么？”

“难道我不能随便讲话？”

“不能。”

“那么我说你是个亲波尔派——你就是这样！”

“你放屁！”

“你要闹出来吗？”

“当然，可不在这儿；在花园里。”

“行，来吗。”

两个人一同走去，相互斜睨着对方，歪歪倒倒地，毫不退缩；两人爬过花园栏杆；栏杆上面的尖刺稍微刮了一下法尔的袖子，使他分了一下心。乔里心里则在盘算着两个人要在学院附近的一个双方都不熟悉的地区打架。这事情不大好，可是不管它——这个小畜生！

两人走过草地进入几乎是整个的黑暗里，都把上衣脱掉。

“你没有吃醉吧？”乔里突然说。“你要是吃醉了我可不能跟你打架。”

“并不比你更醉。”

“那么来吧。”

也不拉拉手，两个人立刻就摆出防御的架子。两个人的酒都已经过量，所以特别当心要做出副规规矩矩的派头。后来乔里险些儿打中法尔的鼻子。这一来，两个人就扭了起来，在老树阴影下只看见漆黑的丑陋的一团，也没有人在旁边喊“停止”；最后双方都筋疲力尽，各自放手，都立足不定地退了几步，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叫道：

“你們叫什么名字，小爷？”

这句从园門那边灯下发出的諷刺詢問就象是神的責問一样，使两个人都着了慌，一把拿起上衣向栏杆跑去，爬过栏杆，就朝剛才出发的幽靜地点跑去。这里有一点亮光，两人各自在臉上抹一下，也不相互說話，离开有十步光景，向学院大門走去。两个人不声不响出了大門。法尔沿着酿酒厂向寬街走去，乔里沿着小巷向高街走。乔里心里还在冒火，老在懊悔怎么打得那样不够科学，一面将适才沒使出来的反击和杀手一一温习过来。他的心思涉猎到一个幻想的搏斗上去，和他剛才經過的搏斗大不相同，要英勇得多；自己佩着肩带，拿着軍刀，又刺又拦，就象在最心愛的大仲馬小說里一样；他幻想自己是拉摩尔，是阿拉米，布西，西高和达特里昂搓成的一个人，可是沒法把法尔想象为果果納，或者布里沙克，或者罗西福。这个家伙就是个混蛋表弟，什么都够不上。沒有关系。他剛才总算給了他一点苦头吃。“亲波尔派！”这句话很使他覺得不好受，从軍的念头塞滿他头痛的脑子里；他想到騎馬馳过南非的大高原上，英勇地放着枪，同时看見波尔人就象野兔子一样紛紛倒在地上。他抬起酸痛的眼睛，看見高屋頂上面的星光照耀，自己裹了一条棉被匍匐在卡卢河边（不管这是什么），来福枪准备好，眼睛紧盯一片灿烂的星空望着。

第二天早上他的头痛得非常厉害；他按照一个优秀人的派头，把头浸在冷水里，燒了一杯濃濃的咖啡，可是喝不下去，午飯时只能呷一点好克酒。臉上的一条伤痕被他編了一套鬼話，說是在街角上被“什么冒失鬼”撞伤的。打架的事情他决不告人，因为盘算一下之后，他覺得有失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他就“下倫敦”去了，并且从倫敦一直到了罗宾山。

他父亲已经上巴黎去了，只剩下琼和好丽。这个假期他过得非常之不安心，总是坐不住，跟两个姊妹一个也不搭讪。琼当然一心放在那些可怜虫身上，这些人乔里向来就吃不消，尤其是那个伊立克·考柏莱和他的一家人，不上台面的人，总是在假期里把房子搞得不成样子。好丽和他之间则是有了一条古怪的分野，就好像她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似的，而这是太——没有必要了。他恶狠狠捶了一阵皮球，^① 亡命地但是孤独地上里希蒙公园去骑马，一心一意要跳过用来擋着一条走坏了的青草马路的高栏——照他自己说，是使精神不致散漫。他还买了一支来福枪，在罗宾山田里竖了一个靶子，从小池子那边向着菜园的墙放枪，也不管那些园丁的死活，同时心里在盘算，也许有一天自己会去参军，为祖国把南非保存下来。事实上，那些要骑兵义勇队参军的号召引得他心思非常混乱。他应不应当去呢？以他目前所知，——而且他和好几个人都在通信——那些“优秀的”一个都不打算参加。只要他们真正提倡一下，他就会立刻报名——他的竞争心非常之强，而且最爱体面，事事总不甘落后——可是自愿自去做也许看上去象“出风头”，因为肯定说，并不是真正非如此不可。何况他并不想去，因为这个小福尔赛性格的另一面是没有看准之前决不敢跳的。他的心情非常复杂，酸甜苦辣都有，人完全不是平时那样安静、那样高贵的派头了。

接着，有一天，他看见一件事情，使他很不好受，简直冒火——就在里希蒙公园靠近汉姆门的林中空地上，他望见两个骑马的人，左边女的肯定是好丽骑着她的银色小驹，右边男的也同样肯定是那个“癩三”法尔·达尔第。他第一个想法是策马

① 这是练习拳击。

赶上去，責問他們這種荒唐行為是什麼意思，叫那個傢伙滾開去，自己帶好麗回家。他的第二個想法是——如果他們不睬他的話，他就會被人看成一個傻瓜。他勒馬躲到樹後面去，隨即看出即使是窺伺也同樣不成體統。除了回家等好麗回來別無其他辦法！跟那個流氓小子偷偷溜出來！他也沒法跟琼商議，因為琼那天早上就緊追着伊立克·考柏萊和他那一群人上倫敦去了。他父親還在“混蛋的巴黎”。他在中學里時，時常跟一個叫布蘭特的同學把報紙點了火放在書房裏面，使自己能在危急的時刻保持冷靜；他覺得眼前正是這樣一個他在中學里苦苦訓練自己應當保持冷靜的時刻。可是在馬廐院子裏等着時，他却一點冷靜不下來，懶洋洋地拍着老狗伯沙撒；伯沙撒就象肥胖的老和尚一樣，胃裏很不受用，而且因為主人不在家很難受，這時抬起頭來，對他這樣照顧，惴惴表示感激。好麗過了半個鐘點才回來，臉上紅紅的，而且樣子比平時好看得多，簡直不配。乔里看見她迅速看他一眼——當然是心有鬼——就跟着她進了屋子，抓着她的手臂，把她帶進過去祖父的那間書房。房間現在已經不大使用，對於乔里和好麗兩個，便在今天還時常使他們隱隱約約地想起祖父的溫和、大白胡子、雪茄的香味和笑聲。在這間書房裏，乔里在沒有進學校的十足的青春時期，常和祖父扭打；他祖父儘管已經是八十歲的人，還禁止不了自己拿腿鉤人的習慣。在這間小書房裏，好麗時常蹲在皮圈椅的靠手上，一面抹着一只耳朵上面的銀絲，一面向耳朵低訴自己的秘密。有無數次三個人就從那扇落地窗跑出去，到草地上去打板球，或者玩一種叫做“胡皮西——抖數”的神秘遊戲，別的人決不讓他們懂得，玩得老乔里恩很熱。在這裡，在一個溫暖的夜里，好麗曾經穿着睡衣進來，說自己做了一個怕夢，要老乔里恩給她壓驚。在這裡，

乔里有一天早晨把泻盐放在布斯小姐的新鲜鸡蛋里，这已经够不好了；更坏的是把他送到祖父（由于父亲不在家）面前时，还有下面这段谈话：

“啊，乖乖，你不能还是这样不听话。”

“她打我一下耳括子，爷爷，因此我只好也打她一下，她就又打我一下。”

“打一位妇女？这无论怎样都不行！你向她道歉了没有？”

“还没有。”

“那么你非立刻去向她道歉不可，去吧。”

“可是她先动手的，爷爷；而且她打了我两下，我只打了她一下。”

“乖乖，这事做的太不象话了。”

“是她发脾气的；我并没有发脾气。”

“去吧。”

“那么你也去，爷爷。”

“好吧——就这一次。”

两个人手挽手走了。

在这里，那些史各特的小说，拜伦的诗集，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亨波尔特的《宇宙论》，和火爐板上面的那只铜象，和那张油画名作《落日中的荷兰渔船》，都仍旧象命运一样一点没有移动，而且就算有什么改变的地方，室内仍旧好象有个老乔里恩坐在那里，在大圈椅上跷着大腿，鼓出的额头，深陷的眼睛，严厉地在看《泰晤士报》。一对孙男孙女就在这时来到书房里。乔里先说：

“我在公园里看见你跟那个家伙在一起。”

看见她两颊涨得飞红，自己稍稍感到满意；她应当觉得惭愧！

“怎么？”她說。

乔里吃了一惊；他指望的比这句回答要多些，或者更少些。

“你知道，”他郑重地說，“他上学期叫过我亲波尔派？我而且跟他打过架。”

“哪个胜？”

乔里想說：“我本来可以胜的，”可是覺得不值得說。

“你听我說！”他說：“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人都不告訴？”

“我为什么要告訴人？爹也不在家里；我为什么不能跟他騎馬？”

“有我可以跟你去騎馬。我覺得他是个沒出息的小混蛋。”

好丽气得臉上雪白。

“他不是。你不喜欢他只能怪你自己。”

她掠过哥哥走了出去，留下他一个人瞪眼望着那只龟壳上面的維納絲銅象，这銅象剛才被他妹妹戴軟毡騎馬帽的一头烏发遮着。他覺得心里怪不痛快，整个人都有点撑不住了。他走到維納絲面前，木木然察看那只烏龟。为什么他不喜欢法尔·达尔第呢？他也說不出来。上一輩的事情他完全不清楚，仅仅知道十三年前由于波辛尼对琼不忠实，爱上了索米斯的妻子，两家隱隱有那么一段仇隙；他現在弄得一点主意沒有。他就是不喜欢法尔。不过問題是：他怎么办才是呢？法尔·达尔第是一个堂房表弟。可是这并不是說好丽就可以跟他过从。可是把他适才碰見的事情声張出去又不是他的为人。在这样进退为难时，他走到那張皮圈椅面前坐下，蹺上大腿；坐在圈椅上，眼睛望着长落地窗外面的那棵老橡树，枝条那样茂盛然而还没有发叶子；天色暗下来，那棵橡树逐漸暗成印在暮色中的一块深黑色的图形了。

“爷爷啊！”他胡乱想着，把表掏了出来。他看不见时针，可是他把打簧按开。“五点鐘了！”这是他祖父第一只有壳面的金表，多年来已经用得油光刷亮——所有的花紋全磨平了，而且跌了许多凹印子。打簧声就象从当年那个黄金时代发出来的小小声音；那是他们从倫敦圣約翰林第一次到这所房子里来——跟着祖父坐着他的馬車下来的，而且几乎立时就爱上了这些大树。自己爬到树上，爷爷在树下面澆那些綉球花床！怎么办呢？告訴爹叫他赶快回家嗎？把心里話告訴琼嗎？不过她这人太——太性急了！不管它，一切听天由命！反正假期就要完了。上倫敦去找到法尔，警告他不要来！可是怎样弄得到他的地址呢？好丽是不会告訴他的！真是千头万緒，就象墮入五里霧里一样！他点起一支香烟。香烟吸了一半时，他的眉头松了下来，簡直就象一只老年人的枯手在他額上輕輕撫摸过似的；而且耳朵里好象有人在低声說：“不要动；你要待好丽好，待她好，乖乖！”乔里深深叹口气，心情平靜下来，把烟从鼻孔里呼出去……

可是在楼上自己房間里，好丽卸掉騎装，仍旧眉头深鎖。嘴唇形成的动作仍旧是那两句話，“他不是——他不是！”

第六章

乔里恩心挂两头

乔里恩在巴黎常到的地方是圣·拉薩尔車站附近一家著名飯店樓上的小私人旅館。他就恨自己那些到国外来的福尔賽同类——就象离开水的魚一样沒精打采地挤在被它們足迹踏遍了的水槽里——歌剧院，里俄里路和紅磨坊。那种派头，就好象跑来是为赶快要往別处似的，使他看了就生气。可是，这个地方除了乔里恩之外，却没有別的福尔賽挨近过；这里，他在臥房里可以用木柴升个火，而且咖啡也非常之好。在他的眼中，巴黎的冬天总是比較更加可爱。人家燒的木柴和烤栗子鉢子升起来的辛辣烟味，在晴朗天气，冬天阳光老是那样的明朗，不顧凜冽冬气的露天咖啡座，大馬路上悠然自得的活跃人群，这一切都象在告訴他，冬天的巴黎有一个候鳥那样的灵魂，在炎夏时节飞走了的。

他法文講得很好，有几个交游，知道那些小館子可以吃到好菜，而且看見一些古怪的人。他覺得自己到了巴黎就变得有哲学气味，諷刺的鋒芒也更尖銳了；人生有了一种細致的、沒有目的的意义，变成一束香气襲人的鮮花，一片为变幻光綫所穿透的黑暗。

当他在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决定上巴黎来的时候，他絕不承認是受伊琳在巴黎的影响。到了巴黎不到两天，他就承認大部分原因还是想看見伊琳。在英国时，明明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也不肯承認。他曾經想到不妨告訴她一下公寓出租和其他的事情，可是一到巴黎，他心里就清楚得多。巴黎就象罩上一层光彩似的。第三天他給她写了一封信，收到回信时他的神經感到一陣快乐的震栗：

亲爱的乔里恩：

非常开心能見到你。

伊琳。

他上她旅館去的那一天，天气非常晴朗，心情就象去看一張心喜的画时常有的那样。在他的記憶里，从来就沒有一个女子能使他有過这种特別强烈，然而并不牵上私人感情的兴奋过。他要坐在那里，眼睛尽情消受，而且走开时对她更多一分了解，而且准备明天再来消受一番。那家小旅館就靠近賽納河边；当他走进旅館那間褪色的綺麗小客厅时，他就是这样心情。就在这时候，一个小待役說了一声“太太”就不見了，接着她就向他走来。她的臉龐、她的笑容和她的腰身，正和他剛才腦子描繪的一樣，而且臉上的表情說得很清楚：“是自家人啊！”

“好嗎？”他說，“有什么新鮮事情沒有，可怜的流亡者？”

“一点沒有，”

“索米斯一点沒有事情？”

“沒有，”

“我給你把公寓租出去了，而且就象好管事的一樣，我給你

送了一点錢来。你觉得巴黎怎么样？”

当他向她发出这一連串的問題时，他觉得象这样美丽而肉感的嘴唇，下唇微微朝上弯一点，上唇的一角碰到一个簡直不大看得出的酒渦，自己从来就沒有看見过。这就象发现过去只是一块柔和而斑剝的女子雕象，本来就对它簡直有点不带私人感情的傾倒，現在忽然变成了活人似的。她承認一个人住在巴黎有点吃不消；然而巴黎又是这样充滿了生命，使它时常就象沙漠一样，她老实承認，对人并无害处。而且，英国人目前并不受欢迎啊！

“这跟你毫不相干，” 乔里恩說；“你在法国人眼睛里应当是吃香的。”

“也有不便的地方。”

乔里恩点点头。

“那么，你得趁我在巴黎的时候讓我帶你出去走走。我們明天就动起来。你上我的小旅館来吃晚飯，我們一同上喜劇場看戏去。”

这就天天碰面了。

乔里恩不久就发现，一个人只想使感情保持現状并不那么容易。跟一个美丽女子亲近，巴黎是一个最好的，同时也是最糟糕的地方。启示就象一只小鳥一样歇在你的心头，唱着：“她是你的梦啊！她是你的梦啊！”有时候，这好象很自然，有时候，簡直可笑——一个临老学少年的最坏例子。由于自己一度受过社会的冷淡，他从那时候起从来就沒有把傳統的美德真正放在眼里过；可是爱的念头頂多只占据在他的潜意識里，他爱她，她也决不会爱他——她怎么会爱上他这么大年紀的人呢？他对她的生活这样无聊和这样孤寂，充滿不平。他覺察到自己能給她一种

安慰，覺察到多次和她出游時她那樣顯明地感到高興，因此就更加怡然自得，決不願意有什麼不端的舉動，或者說出什麼不適當的話來，把這種快樂毀掉。這情形就象看著一株憔悴的植物吸進水份一樣，眼看著她和自己在一起時吸收著友誼。據他知道的，除了他以外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住址；她在巴黎沒有認識的人，他認識的人也很少，所以，在那許多散步、談話、听音樂會、看美術館、上劇院、上小館子、上凡爾賽行宮、聖克勞德以及芳登白魯林的接觸中，好象並沒有必要檢點似的，時間溜的真快——整整一個月，沒有過去和將來的一個月——過去了。如果是在他年輕的時候，這種情感肯定會變成一種不顧一切的熱情；現在呢，雖則也許同樣情深，可是要溫柔得多，由於傾倒、不帶有希企，和一種騎士式的義憤，變得有節制了——至少只要她在場，在友誼的氣氛下微笑着並且感到快樂，而且在他的眼中總是那樣美，那樣心靈相通——他就寧愿把自己的感情約束在保護性的友伴關係上；因為她的人生哲學好象和他的步伐是一致的，總是比較容易受到情感的影響，而不太受理智的影響，對許多事情都是一種不信任的諷刺態度，對美的事物很敏感，几乎是熱烈地帶有人情味和容忍，然而在天性里就帶有一種堅強，而這是他這個單純的男子不大能做到的；這一切都使他欽佩。還有，在這整整一個月的作伴中，他從來沒有擺脫掉第一天出門時的那種就象是去看一件心愛藝術品的心情，也就是一種近于不關個人得失的欲望。未來——總是那樣不徇情地威脅着現在的——他小心翼翼地不去正視它，深怕攪亂自己平靜的心情；可是他却計劃怎樣找一個更加有意思的，太陽晒得很熱，而且有些古怪的東西可看可畫的地方，重新享受一下。結局來得真快，一月二十日那天，他接到一封電報：

已报名参加皇家义勇兵——乔里。

乔里恩正要出门和伊琳在鲁佛宫美术馆碰面。就在这时收到电报。这对他就象个晴天霹靂。他应当是这孩子的军师和向导，而现在正当他在这里优游岁月的时候，这孩子突然向着危险、困苦（说不定还有死亡）跨近了一大步；他从心里觉得不好受，忽然间悟出，伊琳就象一株藤蔓一样，已经紧紧缠着他的存在的树根了。这样来一个分手的威胁，他和伊琳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已是事实了——已经不再是不带个人情感的关系了。乔里恩看出，那种同游共赏的平静乐趣已经一去不返了。他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是一种沉溺忘返，看上去也许好笑，但是非常之真实，迟早非要现底不可。而在目前，他觉得，自己可不能露出一点，决不能露出一痕迹来。乔里的这件事情毫不徇情拦在中間。他为乔里的参军感到骄傲；为自己的孩子出发为祖国作战感到骄傲；原来黑星期在乔里恩的亲波尔主义上也留下創痕了。就是这样，事情还没有开头就結束了！好在他一点没有过表示！

当他走进美术馆时，她正站在那張《岩石中的处女》前面，风度翩翩，一心貫注，微笑着，毫不觉察有人在看她。“我难道非要放弃看这个不可嗎？”乔里恩想。“只要她愿意我看她，这样放弃是違反自然的。”他站在那里并没有被觉察到，留意看她，一面将她身条的形象往脑子里装，一面妒忌那張使她打量得那么长久的名画。她有两次掉头向进門的地方望一下，他想：“这是为的我啊！”终于他走了上去。

“你看！”他說。

伊琳看了电报，他听她叹了口气。

这声叹气也是为的他。他的处境真是残酷。为了对得起自己儿子，他应当跟她拉个手就走。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内心感情，他至少应当告诉她自己是什么心情。她能不能体会到，会不会体会到他瞪眼望着那张画时的沉默呢？

“恐怕我得立刻回家，”他终于说了。“眼前这样开心，我真不舍得走！”

“我也一样；可是，当然，你得回去。”

“那么！”乔里恩说，手伸了出来。

和她眼睛碰上时，他几乎控制不了自己心中涌起的感情。

“人生就是这样！”他说。“自己保重！”

他的两腿感到非常僵硬，就象脑子不肯带他走似的。在门口时，他看见她抬起手来，用指头碰一下嘴唇。他庄严地抬一下帽子，就不再回顾了。

第七章

达尔第告达尔第

維妮佛梨德对这场官司虽则从心里拿不定一个主意，可是案子仍然遵照减法规则向着裁判日前进。达尔第告达尔第，这件要求恢复夫妇同居权的案子一直到快接近圣诞节时法庭方才开审，可是在复审的那天，这件案子却排在第三。維妮佛梨德度这次圣诞节的心情比往常更加讲究时髦，这件案子只是深锁在她衣服开得很低的胸口里面。詹姆士这次过圣诞节对待她特别优厚，借此表示同情和宽慰，总算她跟这个“宝贝流氓”的婚姻快要解除了，他的心感觉到，可是嘴却说不出。

达尔第的失踪跟公债的跌价相形之下变得不足道了；这个家伙他实在恨透了，而且，在一个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十足福尔赛看来，财产毕竟是愈来愈胜似名誉的，这些念头都使詹姆士对打官司出丑这件事情能无动于衷；不过除非他自己谈起，别的人都小心不提到打官司的事情。以一个律师而兼父亲的人，他最最烦心是害怕达尔第说不定会忽然出现，并且在法庭判决时表示服从。这才叫人哭笑不得呢！事实上他为这件事愁得非常厉害，所以在送给維妮佛梨德一张巨额的圣诞节支票时，他说：“这是给外面的那个家伙；免得他回来。”这当然是糟蹋好钱，可

是性質完全和保險一樣，只要離婚成功，他就不至于受到破產的威脅了；他并且嚴辭詰問過維妮佛梨德，非要她再三說已經把錢匯了出去，才算放心。可憐的維妮佛梨德！匯出這筆錢時，使她好多次感到痛心，這錢迟早還不是進了“那個賤貨”的美容袋里。索米斯聽到這事，大搖其頭。他們對付的這個人並不象一個福爾賽那樣的心思堅定。那邊的情形一點不知道，就這樣寄錢出去，非常之危險。不過，在法庭上講出來倒還漂亮；他要關照德里麥提起這件事。“不知道，”他忽然說，“那個巴蕾舞團離開阿根廷再上哪兒去；”只要有機會，他決不忘記暗暗提醒維妮佛梨德一下，因為他知道維妮佛梨德就算對达尔第沒有什麼留戀，至少還不忍心把他的丑事揷了出來。索米斯雖則不大会表示欽佩，却也承認維妮佛梨德表現得很好——家里的孩子一个个都象張着大嘴的雛鳥一樣，等待着父親的消息——伊摩根正到達出來交際的年齡，法爾則是对整個事情感到十分不安，他覺得對維妮佛梨德說來，法爾是這件事情的症結所在，因為她愛法爾肯定比愛其他的孩子都要厲害。這孩子只要有意思的話，還能够使這件離婚案子受到阻撓。索米斯因此很小心不讓初审快要开庭的消息傳到法爾的耳朵里。不仅如此，他还請法爾上除旧俱樂部來吃晚飯，在法爾抽着雪茄的時候，有心提起法爾最心愛的話題。

“我聽說，”他說，“你打算在牛津打馬球呢。”

法爾躺在椅子裏的身體直了一點起來。

“倒是的！”

“嗯，”索米斯說，“這個玩意兒很花錢。你外公未見得肯答應，除非他弄清楚別的方面沒有再開銷他的地方。”他停下來，看看法爾懂得他的意思沒有。

法尔的濃睫毛遮着自己的眼睛，可是一張大嘴微微显出獠笑，說道：

“我想你是指我的父亲！”

“对了，”索米斯說：“恐怕要看他是不是繼續累人；”他沒有再說什麼，讓这孩子自己去做梦吧。

可是，法尔这两天却在梦想着一匹銀灰色小駒和騎在小駒上的女孩子。虽則克倫姆也在倫敦，而且只要法尔开口，克倫姆就可以給他介紹辛茜雅·达克，可是法尔并不开口；真的，他还避免和克倫姆見面，过着一种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的生活，只有跟成衣店和馬房算帳的事情算是正常的。在他母亲、他的两个妹妹和小兄弟的眼睛里，他好象把假期花在“拜訪人”上面，晚上則耽在家里打瞌睡。白天只要他們提議做什么事情，总是碰到一样的回答：“对不起，我得去看个家伙；”而且他得想出种种非常的办法来使自己穿着騎馬装束，在出門和回家的当儿不被人瞧見；后来，总算被通过做了山羊俱乐部的會員，他这才能够搬到俱乐部那边，在沒有人理睬之下換上衣服，坐上雇来的馬溜往里希蒙公园去。他把自己日益增长的感情象宗教一样藏在自己心里。那些他不去“看望”的“家伙”，他决不向他們吐露一个字；拿他們的信条，以及自己的信条看，这件事情未免太可笑了。可是他的其他嗜好却因此毀了，而且毫无办法可想。年輕人到了能够自由行动时总有自己合法的寻乐，这事却使他和这些寻乐完全隔絕了；这种情形他也知道，自己一定会在克倫姆眼睛里成为懦夫。他現在一心一意只想穿上自己裁制得最新的騎装，人不知鬼不觉地溜到罗宾山大門口，在那里沒有多久那匹銀色小駒就会載着她的苗条的黑头发主人庄重地跑过来，于是两人就会在树叶脫尽的树阴中并轡騎去；談話并不多，有时候也跑这么一段

路，有时候手挽着手。他有好几次在傍晚时分，一时兴起，忍不住要告诉母亲，这个羞涩的表妹怎样潜进他的生活中来，把他的“日子”毁了。可是人一过了三十五岁都是不够朋友，这条创痛的經驗阻止了他。反正他总得把大学讀完，她也要等到交际年龄，两个人才談得上結婚；所以只要能和她見面，又何必把事情弄得复杂呢？姊妹是只会开玩笑，談不上同情你的，兄弟更糟，因此沒有一个人可以談知心話；还有这个混蛋的离婚官司。别的都不姓，偏偏自己要姓达尔第，真是晦气！要是自己姓高登或者史各特或者霍瓦德，或者比較普通的姓，那可多好！可是达尔第——这个姓連人名簿里都找不到第二个！要說不引起人家注意，那么姓毛金还不是一样好，又何必姓达尔第呢！日子就这样过去，一直到了一月中旬；这一天，那匹銀灰色小駒不来幽会了。法尔逗留在寒风里，盘算要不要騎馬上大房子那边去。可是乔里也許在家，那次不快的交手在他脑子里記憶犹新。总不能跟她哥哥一直打架打下去！所以他垂头丧气回到城里来，悶悶不乐地过了一晚。第二天早飯时，他看出母亲穿了一件不常看見她穿的衣服，而且戴上帽子。衣服是黑色，偶尔一两处带点孔雀藍，帽子又黑又大——那样子看上去特別漂亮，可是吃完早飯，她却对他說，“你来，法尔，”就領头进了客厅，这使他心里立刻懊丧起来。維妮佛梨德小心地关上門，用手絹擦一下嘴；嗅一下手絹上面浸过的紫罗兰香水。法尔想：“她难道打听出好丽的事情嗎？”

維妮佛梨德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索。

“你預备待我好嗎，乖儿子？”

法尔滿臉狐疑地咧着嘴笑。

“今天早上你肯跟我去嗎？”

“我得去看——”法尔才一开口，看見母亲的臉色不好看，就停止不說，“我說，”他說，“你难道是指——”

“对了，今天早上我得上法院去。”

已經来了！这个混蛋案子，由于一直沒有人提起，自己几乎快忘記了。現在他站在那里，揭着自己指头上的小皮，一肚子的委屈。后来看出母亲的嘴唇完全一副恳求的神气，他忍不住說：“好吧，媽；我跟你去。那些混蛋！”至于哪些人是混蛋，他也說不出，可是，这句话却概括地說出母子二人共同的心情，因此恢复了一点平靜。

“我想我还是换上黑服吧，”他咕了一句，就溜往臥室去。他穿上黑服，戴上高点的領子，插上一根珠別針，穿上自己最整齐的灰綁腿褲，一面嘴里嘖嘖咕咕罵着。他向鏡子里看看自己，說了一句，“我要是有什么表示的話，就是王八蛋！”就走下楼；看見他外祖的馬車停在門口，母亲穿着皮大衣，那副神气就象是上市政府开慈善会去似的。两人在关上車頂的馬車里并排坐着，在往法院的路上法尔自始至終对于眼前的这件事情只提了一次。“那些珠子不会提到吧？”

維妮佛梨德皮手筒上面挂着的小白尾巴顫动起来。

“不会的，”她說，“今天完全沒有有什么了不起。你外祖母也要来，可是我不讓她来。我覺得你可以照应得了我。你样子很漂亮，法尔，把你后面的大衣領子再拉上一点——对了。”

“他們假如逼你呢——”法尔才要說。

“哦！他們不会的。我会非常之冷靜。唯一的办法。”

“他們不会要我作証或者什么吧？”

“不会，乖乖；全安排好了。”她拍拍他的手。她臉上拿出的那副坚定神气使法尔紛扰的心情平息下来，只看見他不停手地

把手套除下来又戴上。他这时才看出自己拿的一副手套和綁腿褲的顏色不配；应当是灰色的，他却拿了一副深黃鹿皮的；他現在拿不定主意戴还是不戴。十点过了一点就到了。法尔还是头一次上法庭，那座建筑立刻使他感到惊异。

“天哪！”两人穿过大厅时，法尔說，“这里可以辟四五个頂好的网球场呢。”

索米斯在一处楼梯下面等他們。

“你們来了！”他說，連手也不握，就好象这件事情使得他們太熟悉了，用不着来这套仪式。“是哈普里·布朗，一号法庭。我們的案子先审。”

法尔的胸口里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好象上板球场击球时感到的那样，可是他硬着头皮跟在母亲和舅舅后面。能够不看就不看，一面心里認為这地方有股霉气味。到处好象都有人隐藏着似的，所以他拉拉舅舅的袖子。

“我說，舅舅，你总不会讓那些混帳报館的人来吧？”

索米斯斜瞥了他一眼，他这种神情过去使好多人自然而然就沒有話好說了。

“已經来了，”他說，“你不用脫大衣，維妮佛梨德。”

法尔随他們走进法庭，很着恼，可是昂着头。在这个鬼地方，虽則那些人（而且是那么多）中間事实上还隔着有一排排座位，然而看上去就象全都坐在別人大腿上似的；法尔有一种感觉，好象这些人全都可能一下子滑到地板上来。有这么一刹那，他看到的桃花心木家具、辯護士的黑长袍、白假发、人臉和报纸全都象怀着鬼胎而且在唧唧咕咕的，不过，随即就泰然挨着母亲在前排坐下来，背向着这一切，很高兴母亲身上洒了紫罗兰香水，又最后一次把手套除下来。他母亲眼睛正在看着他；忽然意識到

她的确要他坐在身旁，而且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算得上一个人的。好吧！那就讓他們看看！他肩膀挺了起来，翘起大腿，瞪着眼睛望着綁腿，叫人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可是就在这时候，一个“老家伙”穿着黑袍，披着长假发象个打扮得很古怪的女人似的，从門里走了出来，坐到对面的高座子上，他只好赶快把大腿放下来，随着余下的人一同起立。

“达尔第告达尔第！”

法尔觉得把人家的姓氏在大庭广众之間这样叫出来，簡直說不出的可恶！忽然間，他覺察到靠近他身后有人开始談論起他的家庭来；他扭过臉去，看見一个蒼头白发的老儿，講話时就象嘴里在嚼着东西似的——真是古怪的老儿，就是他在公园巷有一两次吃晚飯时碰見的那种人，死命喝人家的波得酒；他現在才懂得这些人是从哪里找来的。^① 虽說如此，他仍旧覺得这些老骨头很有趣，如果不是他母亲碰了他一下胳膊，他还要繼續瞧下去。經这一来，他只好眼睛向前望，紧紧盯着法官的臉。这个老“光棍”，长了这样一張尖刁捉狹的嘴和一双骨碌碌的眼睛，为什么他有权力来干涉他們的私事呢？他难道自己沒有事情，同样的麻煩，而且說不定同样地头痛呢？这时候，法尔这一族类所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就象疾病一样，一时又在他的心里发作了。他身后的声音仍旧繼續嚼下去：“銀錢上面意見不合——由于‘答辯者’浪費”（什么称呼！难道指他的父亲嗎？）——“緊張的局面——达尔第先生时常不回家。我的当事人做的很对，堂上一定会同意的，她急于想制止这种——只能导向身败名裂的行

① 譯者按：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法尔了解到这些人都是法律界的前輩，所以詹姆士認識。

为——劝他——不要在紙牌和跑馬上賭掉——”(“对了!”法尔想,“全搬出来好了!”)“十月初禍事来了,答辯者从他的俱乐部里給她写了这封信,”法尔坐直起来,眼睛里直冒火。“我請求将这封信讀出来,这是一个人人在——我只好說,堂上——在晚飯后写的,有些錯字只好加以改正。”

“老畜生!”法尔想,臉色紅了一点起来;“給你錢难道叫你开玩笑的嗎!”

“你再沒有机会在我家里向我进行侮辱了。我明天就离开英国。你的本領要完了。”——这种口气,堂上,在那些沒有多大成就的人的嘴里是时常听到的。

“老东西倒会罵人!”法尔想,臉色更加紅了起来。

“‘我被你侮辱够了。’我的当事人将会告訴堂上这里的所謂侮辱仅仅是由于她罵了他一声‘你是个癩三’。——我敢說,在任何情形之下,這句話的意思并不太重。”

法尔斜看一下母亲神色不动的臉色,眼睛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可怜的媽,”他想,就用胳膊碰碰她的胳膊。身后的声音又噙道:

“‘我要开始一个新生活了。蒙·达。’

“到了第二天,堂上,答辯者就乘杜司卡罗拉号上布宜諾斯艾里斯去了。此后就得不到他的消息,只来了一封拒絕回来的电报,那是由于我的当事人第三天在极端苦恼之下写給他一封信,求他回来,这封电报算是答复。堂上如果同意的話,我現在就請达尔第太太出庭作証。”

当他的母亲站起来时,法尔滿心想要一同站起来說:“你們听着! 你們委屈她我可不答应。”可是他抑制着自己;听見她說:“真話,全部真話,完全說的真話,”就抬起头来。穿着皮大衣,戴

着大帽子，她的身材显得特别肥大，颧骨上微泛红晕，态度沉静，神色泰然。他为她能这样面对着这些混蛋的辩护士感到骄傲。审讯开始了。法尔知道这一套不过是离婚的预备步骤，所以带着轻松的心情听那些绕人的问题，以便给人一种印象，就好像她是真正要他父亲回来似的。在他看来，这些人“把这个假发帽老儿骗得很不坏”。可是他接着就受了一下很不好受的震动，因为他听见法官说：

“我说，为什么你丈夫要离开你——你知道，决不是因为你要骂他‘孺三’？”

法尔看见自己舅舅抬起眼睛瞧一下证人厢，脸上神色不动；又听见身后一阵捣文件的簌簌声；他的本能告诉自己事情很险。难道索米斯舅舅和后面那个老东西把事情搞糟了？他母亲说话的声音稍稍拖长一下。

“不是的，堂上，这情形已经有了好久了。”

“什么有了好久了？”

“我们在钱上面的冲突。”

“可是钱是你供给的。你难道说他离开你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吗？”

“畜生！老畜生，完全是个畜生！”法尔在想，“他觉察到有点不对头了——在查问呢！”他的心拎着。如果——如果真被他查出的话，那么他就会知道，他母亲并不真正要他父亲回来。他母亲又开口了，样子显得更时髦了一点。

“不是的，堂上，可是您知道我已经拒绝再给他钱了。他好久好久才相信我是真的不给他钱，但是他终于明白了，一明白之后——”

“我懂了，你拒绝给他钱。可是后来你又寄钱给他。”

“堂上，我是要他回来。”

“你觉得这样会使他回来嗎？”

“我不知道，堂上，是家父劝告我这样做的。”

法尔从法官脸上的神情，身后文件的簌簌声，以及他舅舅忽然把大腿翘了起来的情形，微微觉察到她回答得正好。“狡猾嗎？”他想；“天哪，这事情多么无聊！”

法官又开口了：

“再問你一个問題，达尔第太太。你仍旧喜欢你丈夫嗎？”

法尔本来張着的一双手，現在勒成拳头。这个法官好沒道理，为什么忽然牵涉到私情上来？当着这么多人，逼着他母亲說出心里的事情，而且說不定連她自己都弄不清楚的事情！太不体面了。他母亲回答的声音相当低：“是的，堂上。”法尔看見法官点点头。“我真想拿石头对准你的脑袋就是一下，”他莫名其妙地想着，这时他母亲正回到他身边的位子上来。接着別的証人上堂，証明他父亲忽然离开以及始終沒有回来的事实——連他們的一个女佣也上堂作証，这使法尔感到特別不愉快；又是一大串話，无聊之至；后来法官就宣布恢复夫妇关系的判決，他們就站起来走了。法尔随在母亲后面出了法庭，下巴鼓着，眼睛垂下来，尽量在恨一切人。穿过过道时，他母亲的声音将他从憤怒的失魂落魄中喚醒。

“你表現的非常之好，乖乖。有你真給人安慰。你舅舅和我打算去吃午飯。”

“好的，”法尔說：“我还来得及去看那个家伙去。”他貿貿然丟下他們，一溜烟下了楼梯，到了外面；三脚两步上了一部馬車，就赶到山羊俱乐部；脑子里只想着好丽，以及在她哥哥把明天報紙登載的这件事情給好丽看之前，自己应当怎么办。

*

*

*

法尔走后，索米斯和維妮佛梨德就向采郡干酪酒店①出发。他剛才提議在這兒和拜尔貝先生碰頭的。這時離中午還早，這一段時間兩人總可以松一下，維妮佛梨德並且覺得見識一下這個遠近聞名的小酒店倒也“有趣”。兩人只叫了很少一點菜（弄得侍役甚為吃驚），於是一面等菜，一面等拜尔貝先生；經過一小時半拋頭露面的緊張狀態後，兩個人的反應都是默然無語。不久拜尔貝先生就到了。先是一只鼻子走到了他們面前，快活的程度和他們不開心的程度剛好是一樣。怎麼，恢復關係的決定不是到手了嗎，這樣子算什麼！

“對了，”索米斯以適當的低聲音說，“可是我們又得開始找証據了。說不定離婚案子要由他來審，——如果我們事先就知道达尔第行為不檢的事情被戳穿了，就會弄得很難看相。這些問題很足以說明他並不喜歡這種恢復關係的詭計。”

“胡說！”拜尔貝先生快活地說，“他會忘記的！怎麼，老兄，他從現在到那時候要審過上百件案子呢。還有，只要証據是令人滿意的，他根據先例就非判決你離婚不可。我們決不讓他們知道达尔第太太知道這些事實的。德里麥做得很仔細——他有點嚴父似的派頭。”

索米斯點點頭。

“我並且要祝賀您，达尔第太太，”拜尔貝先生又說下去，“您在作証方面很有天才。象岩石一樣穩。”

這時，侍役一隻手托了三盆菜過來，同時說：“布丁就來，先

① 倫敦的名酒店，十八世紀時為約翰孫博士、哥爾斯密和波司威爾常去的地方。

生。今天你們會吃到菜里的云雀特別多呢。”^①

拜爾貝先生的鼻子点了一下，算對他的預見表示歡迎。可是索米斯和維妮佛梨德頹然望着自己面前的清淡午餐，一堆醬色的東西，一面小心地用叉子撥着，希望能找出那個有滋味的鳴禽的身體。可是，一吃開了頭，兩人發現比自己意料的餓得多，所以把一盤菜吃得精光，每人還喝了一杯波得酒。談話轉到戰事上去。索米斯認為史密斯夫人城准會陷落，而戰爭一定要拖上一年之久。拜爾貝認為到夏天就會結束。兩個人都認為英國需要增兵。為了維持威信非打一個全勝的仗不可，除此沒有別的办法。維妮佛梨德把話頭拉回到比較實際的上面來，說離婚案子最好等到牛津大學的暑假開始之後再开庭，那樣的話，等到法爾回到牛津時，那些孩子就會忘掉這件事情；倫敦的游宴季節那時候也結束了。兩位律師齊聲請她放心，六個月的耽擱是必要的，過了這個時候，开庭愈早愈好。這時候飯店里開始上人，三個人分頭走了——索米斯進城去，拜爾貝回辦事處。維妮佛梨德坐着馬車上公園巷去告訴母親她是怎樣對付過去的。這件事情整個說來还是非常令人滿意，所以她們認為不妨告訴詹姆士，因為詹姆士從來沒有一天不提到自己不知道維妮佛梨德事情怎樣了，他一點不懂得。歲月愈促，塵世的事務對他倒越來越重要了，他的感覺就象是：“我得盡量過問這些事情，而且要多多勞神；不久我就要沒有事情可以煩神了。”

他听了母女两个的报告之后很不痛快；这种新里新气的办法，他真不懂得！可是他給了維妮佛梨德一張支票，并且說：

“我想你花錢的地方一定很多，你戴的這頂帽子是新買的

① 云雀餅是這家飯店冬季的名菜。

吧？为什么法尔不来看我們？”

維妮佛梨德答应过两天带法尔来吃晚飯。回到家里，她直接进了自己的臥室，这样可以不碰見人。現在法庭命令她丈夫回来归她管教，稗能把他永远从她身边赶走，她要再一次弄清楚自己創楚和寂寞的心田里究竟真正希望的是什么。

第八章

挑 战

早上本来有雾，快要结冰的样子，可是当法尔骑着马向路汉普登门驰来时，太阳倒出来了；从路汉普登门起，他就缓缓地向平时幽会的地点去。他的兴致很快地高了起来。早上的审讯过程，除掉隐私被人揭发出来那一点通常的出丑外，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地方。“如果我们订了婚的话！”他想，“这类事情都不算什么了。”的确，他觉得自己就象人类社会一样，对婚姻的结果又吵又闹，然而却急急忙忙要去结婚。他在里希蒙公园冬天冻枯了的草场上驰骋起来，怕会迟到。可是到了幽会地方，仍旧只有他一个人，这是好丽这一方第二次背盟了，他心里很不好受。今天在回家之前非见到她不可！出了公园，他就取道上罗宾山来。他拿不定主意去见谁。倘使她父亲已经回来，或者她姊姊或者哥哥在家呢！他决定冒一下险，首先把他们全部问到，这样如果他的运气好，碰到他们全不在家的话，最后要见好丽就非常之自然；万一他们里面有一个在家——那就只有靠“溜一趟马”的借口救命了。

“只有好丽小姐在家，少爷。”

“哦，多谢你。能不能让我把马牵到马房那边去？请你说——”

我是她的表哥，法尔·达尔第先生。”

他从馬房那边回来时，好丽已經在厅堂里，臉色紅紅的，难为情的样子。她領他到厅堂最远的一头，两人在一条靠窗的寬座上坐下来。

“我剛才很着急，”法尔低声說；“什么緣故？”

“乔里知道我們騎馬的事情了。”

“他在家嗎？”

“不在；可是我想他就要回来。”

“那么——我！”法尔叫了出来，同时低头一冲，抓着好丽的手。她想要把手縮回来，可是沒有来得及，索性讓他抓着，苦思地看着他。

“我首先要，”他說，“告訴你一点我家里的事情。我父亲，你知道，人不大——我是說，他离开了我的母亲，他們打算跟他离婚；因此，他們已經命令他回来，你懂嗎？明天你在报上就可以看到。”

她的眼睛的顏色深了起来，又是害怕，又感到兴趣；她的手紧紧勒着他的手。可是这时法尔的賭徒性格抬头了，他赶快說下去：

“当然目前还没有大不了，可是将来，在事情結束以前，我想是会有；离婚官司真討厭，你知道。我要告訴你，因为——因为——你应当知道——如果——”他囁嚅起来，盯着她愁苦的眼睛看，“如果——如果你要成为我的宝贝，爱我的话，好丽。我爱你——一直就爱你；我要訂婚。”这事他做得非常之不象样，他簡直要捶自己的脑袋；他双膝跪下，想要靠近一点那张溫柔而愁苦的脸。“你确是爱我的——是不是？如果你不爱我，我就——”来了一刹那間的沉默和焦灼，弄得他很窘，連远远草地上装得有

青草可割的刈草机的声音他都听得见。后来她探出身子；一只空着的手碰到他的头发，他抽进一口气：“唉，好丽！”

她的回答非常温柔：“唉，法尔！”

这一刻是他过去一直梦想的，但是在梦想时，就象一个完全有把握的年轻情人一样，自己完全是一副命令态度，而现在他却觉得自己很不行，很受感动，并且人有点发抖。他连膝盖都不敢动一下，深怕冲破这种魅人气氛；深怕这样动一下，她就会缩回去，否定自己的屈服——在他的紧握下，她是多么的怯弱啊，眼皮闭上，而且几乎被他的嘴唇碰到了。她睁开眼睛，人好象有点晃，他用嘴唇抵着她的嘴唇。突然间，他跳了起来；是一阵脚步声，和一声惊异的呻吟。他环视一下四周。没有人！可是那遮断外面厅堂的长帘幕却在颤动着。

“天哪！是哪一个？”

好丽也站起来。

“乔里，我想是，”她轻声说。

法尔勒紧拳头和决心。

“好吧！”他说。“现在我们已经订婚，我一点不怕了，”说时就大踏步向帘幕走去，把帘幕拉开。乔里就站在厅堂壁炉面前，身子勉强回了过去。法尔向前走了几步。乔里转过身来面向着他。

“对不起，听了你讲话，”他说。

法尔尽管是在求婚，这时却禁不住暗暗佩服；他的神色坦然，声音安静，样子相当神气，就象自己照原则做事一样。

“跟你不相干，”法尔没头没脑说。

“噢！”乔里说；“你上这儿来，”就转身穿过厅堂。法尔跟在后面。在书房门口时，他感到有人碰一下他的胳膊；好丽的声

音：

“我也来。”

“不行，”乔里說。

“行。”好丽說。

乔里开門，三个人都走了进去；一到了小房間里面，就各自站在破旧的土耳其地毯的一个角上，形成一种三角形；身子挺得很不自然，也不相互看看，完全看不出这幕情景的滑稽可笑。

法尔打破了沉寂。

“好丽和我訂婚了。”

乔里退后两步，靠着窗楣。

“这是我們家里，”他說；“我不打算在这里对你不敬。不过我父亲出門去了。由我在照顧我妹妹。你是偷我的空子。”

“我沒有这个意思，”法尔憤然說。

“我認為你是的，”乔里說。“你假如不是有意的話，就会先跟我談，或者等我父亲回来。”

“我有我的原因，”法尔說。

“什么原因？”

“关于我家里的事情——我剛才告訴了她。我要她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

乔里忽然变得不大神气了。

“你們都是些孩子，”他說，“而且你們自己也知道。”

“我可不是，”法尔說。

“你是——你还没有到二十岁。”

“那么，你呢？”

“我二十岁了，”乔里說。

“不过才到罢了；反正，我跟你一样是大人。”

乔里臉漲得通紅，神情显得迷惑起来。看得出他心里在掙扎；法尔和好丽瞪眼望着他，那种內心的掙扎非常显著；他們甚至于还听得出他的呼吸。后来他的神情变得开朗了，坚定得有点古怪。

“这个我們再說，”他說。“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我要跟你打賭。”

“跟我打賭？”

乔里微笑。“对了，”他說，“跟你打賭；而且我明知道你不敢做。”

一陣惶惑象匕首一样戳了法尔一下；这等于做盲人瞎馬。

“我还没有忘記你是决斗家，”乔里慢吞吞地說，“我而且覺得你大約就是这样的人；我还記得你叫过我亲波尔派呢。”

法尔听見自己吃力的呼吸声加上一声喘息，看見好丽的臉向前伸出一点，臉色蒼白，眼睛睜得很大。

“对的，”乔里似笑非笑地說下去，“我們就看吧。我預备去参加皇家义勇兵，你敢跟我一样做嗎，法尔·达尔第先生？”

法尔的头在脖子上晃了一下。就象有人在你鼻梁上打了一拳似的，完全意想不到，便是做梦也沒有这样出格、这样丑恶的；他看看好丽，一双眼睛突然变得动人地可怜相了。

“你坐下！”乔里說。“不要急！好好想一下。”他在自己祖父的那張大圈椅靠手上坐下来。

法尔并没有坐；他两只手深深插在馬褲口袋里站着——紧紧勒着手，而且发抖。他要么去，要么不去，这种尷尬透頂的决定，就象发怒的邮差一样在他脑門上砰砰敲了两下。他如果不接受这种“挑战”，就要在好丽面前丟臉，而且在这个年輕仇敌、她的混蛋哥哥面前丟臉。可是接受挑战呢，唉！一切都完結了——

她的臉龐，她的眼睛，她的頭髮，她才開始給他的親吻！

“慢慢的，不要急，”乔里又說；“我不想逼你。”

兩人同時看看好麗；好麗本來蜷縮着身子，倚着那些一直堆到天花板的書架；烏髮抵着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一雙帶有淡灰色的痛苦的眼睛正凝視着法爾。法爾在洞察人情上的天賦雖則不高，這時突然看到一閃靈光。她將為她的哥哥——這個仇敵感到驕傲！她將會覺得他可耻！法爾的兩隻手就象被彈簧吊着一樣從褲袋里掏出來。

“好吧！”他說。“就這樣辦！”

好麗的一張臉——啊！真是古怪！他看見她臉紅了，向他走來。他做對了——她臉上閃出渴望和愛慕。乔里站起來，微微一鞠躬，那意思好象說：“你及格了。”

“那麼明天，”他說，“我們一同去報名。”

法爾從逼使他作出這樣決定的沖動下恢復過來，這時惡意地从睫毛下面看看乔里。“好吧，”他想，“算你贏！我只好報名了——可是我總有法子報復你。”於是他大模大樣地說：“隨你的便。”

“那麼，十二點鐘我們在新兵總站碰頭，”乔里說；說完就打開落地窗走到平台上去；和適才突然在廳堂里撞見他們自己退了出去一樣，這樣做完全是遵守自己的信條。

屋子裡只剩下法爾和好麗；就是為了她，使得他要付出這種突然的代價；法爾心裡亂極。不過，“賣弄”的興頭仍舊很高。這種倒楣蛋的事情一定要做得神氣才行！

“反正我們可以大大地騎馬打獵一下，”他說；“這總是一點安慰。”他聽見一聲嘆息，就好象是從她內心深處發出似的，自己感到一陣殘忍的快樂。

“啊！战争不久就要结束了，”他说；“也许我们连出发都不用出发呢。我除了你什么都不在乎。”那个狗离婚案子他总可以摆脱掉了。这是一阵不吉利的风！他觉得她一只温暖的手滑到他的手里。乔里以为自己阻止他们相爱呢，可不是？他紧紧搂着她的腰，从睫毛中间温柔地看着她，用微笑使她高兴一点，答应不久就下乡来看她，觉得自己长高了几吋，而且觉得能够使她唯命是听，而这是以前自己不敢想的。他吻了她好多次，最后才上马回城里去。人们占有的本性，就是这样，在那么一点点刺激之下，迅速地繁殖成长起来了。

第九章

詹姆士家的晚餐

公园巷詹姆士家里现在已经不举行晚宴了——每一个人家迟早总会到这样的一天，那就是老爷和太太“精神不够”了；九道菜送进二十块雪白食布上面的二十张嘴里，这种事情已经没有了；连那头家猫也弄不懂为什么忽然不再把自己关起来了。

有这些缘故，所以当爱米丽吩咐佣人预备六个人而不是两个人的晚餐时，自己颇有点儿兴奋感觉；虽则活到七十岁，她仍旧喜欢不时来次小宴会，和一点时髦花样；她亲自在硬纸上写了不少外国字，^① 亲自插花——来自里维拉^② 的夜合花和并非来自罗马的罗马白风信子。当然，这六个人不过是詹姆士和她自己、索米斯、维妮佛梨德、法尔和伊摩根——可是她愿意装作仍旧象往日那样的热闹，这样想象地玩一下。她换了晚服，这使詹姆士忍不住说：

“你穿上这种东西做什么？要着凉的。”

可是爱米丽知道女人的颈子是有爱漂亮的心情保护的，到八十岁都是如此，所以她只回答：

“让我来替你穿上一件我买的那些假硬胸，詹姆士；那样你只要换条裤子，穿上你的丝绒上身，就行了。法尔喜欢看你漂

亮呢。”

“假硬胸！”詹姆士說。“你总是把錢拿来乱花。”

可是他仍旧忍气讓爱米丽給他穿上，終于頸子也亮了起来，一面喃喃不清地說：

“法尔恐怕是个花錢的祖宗。”

他在客厅里坐下来，眼睛里添了一点光彩，两頰比平时稍微紅潤了一点，就这样等待大門的門鈴响起来。

“今天的晚宴我安排得很象样子，”爱米丽欣慰地說，“我覺得伊摩根正好見識見識——現在她出来应酬，就应当习惯这一套。”

詹姆士含糊地答应一声，一面想着伊摩根小时候常爬到他腿上来，或者跟他拉圣诞节炮仗的情景。

“她一定漂亮，”詹姆士說，“这我敢說。”

“她是漂亮，”爱米丽說；“她应当嫁个好姑爷。”

“你又来了。”詹姆士咕嚕說；“她頂好耽在家里，照应照应她母亲。”再来一个达尔第那样的人把他美丽的外孙女搶走准会要他的老命！当初爱米丽也是跟他一样看上了蒙达古·达尔第，这件事到現在还不能使他釋然。

“瓦姆生哪儿去了？”他忽然問。“今天晚上我想喝一杯馬地拉酒。”

“有香檳呢，詹姆士。”

詹姆士摇摇头。“沒有勁，”他說：“我喝了一点受用沒有。”

爱米丽从坐在爐火这一边探身出来按一下鈴。

① 英國烹飪术全是从法国学来的，所以菜單上許多菜仍旧保留法文。

② 法国南部的名休养地。

“老爷要开一瓶馬地拉，瓦姆生。”

“不对，不对！”詹姆士說，連耳朵尖子都恼得抖起来，两只眼注视着他只有他一个人看得見的东西。“你听我說，瓦姆生，你到酒窖的里間去，在左仓最后中間一层架子上，你可以看見七只瓶子；拿当中的一瓶，不要搖。这是我們搬到这里来时乔里恩先生送我的最后一瓶——从来沒有动过；应当一点沒有变味呢；不过我也說不了，我沒法說。”

“好的，老爷，”瓦姆生一面退出，一面說。

“我本来留着等我們金婚时喝的，”詹姆士突然說，“不过我觉得我这样年紀活不到三年了。”

“胡說，詹姆士，”爱米丽說，“不要講这种話。”

“我应当亲自去拿，”詹姆士咕嚕着，“他說说不定会搖动。”他变得沉默下来，尽在回想过去在燃着的煤气管子、蜘蛛网，和酒味浸透的瓶塞子香气中間消磨的許多时光；这种酒味是他过去多少次宴会前的开胃剂。四十多年来，从他帶了新婚妻子住到公园巷来的时候起，四十多年中許許多多的朋友和交游都过世了，这部历史就写在酒窖里的那些陈酒里面；酒窖消耗掉的儲藏却象保存了这一家的庆典記錄——所有的婚礼、添丁进口，以及亲友的死亡都保存在这里。而且他死了之后，酒窖还会在那里，不知道那时候又是怎样光景。敢說，或者被人喝光，或者糟蹋掉！

儿子进門把他从遐想中拉回来，接着維妮佛梨德和她的两个大孩子也来了。

一家人挽着胳膊走进餐厅——詹姆士挽着初出道的伊摩根，因为这个漂亮的外孙女使他看了高兴；索米斯挽着維妮佛梨德；爱米丽挽着法尔；法尔的眼光落在生蠔上，眼睛一亮。今天晚上

可着实是一頓吃喝呢！他而且覺得經過今天的事情，自己正需要这样吃喝一下，不过他到現在为止还没有宣布。一两杯酒下了肚，想到自己袖子里揣了这一顆炸彈，有这样一件动人的爱国行为，或者說个人勇敢的典型来卖弄一下，倒是件快意的事情——到現在为止，他为女皇和国家做的事情还是完全从个人出发。他現在是“驕子”了，跟步枪和战馬拆不散、分不开了；他有資格大模大样一下——当然，这并不是說他打算这样做。他只打算不动声色地宣布一下，等大家談話停下来时的时候。他又看看菜单，决定上草莓冰淇淋的时候最适当；他們吃着这道菜的时候总会庄严一点。在晚餐达到这个粉紅色高峰之前，他有一两次猛然想起他們什么事情都瞒着自己这位外祖父的！不过老头儿正喝着馬地拉酒，而且气色看上去很不錯！何况，这一来把离婚的丑事总算冲掉了，他应当高兴才是。坐在他对面的舅舅也是一个强烈的鼓励。这个舅舅太不够漂亮了，他真巴不得能看見他臉上的表情。还有，与其私下里告訴他母亲还不如这样說出来的好，那样說不定引得双方都伤心！他很替她难受，不过自己現在要跟好丽分手了，还要有心思替別人分忧也不大說得过去。

他外祖父的細声气傳到他的耳朵里。

“法尔，在你的冰水里加一点馬地拉試試看。你在大学里可喝不到这个。”

法尔看着酒液緩緩倒滿他的酒杯，陈酒的油花在酒杯里閃耀着；他聞一下酒香，心里想：“現在可以講了！”这是宝貴的一刻。他呷一口酒，血管里微微感到一股热力，劲头儿已經上来了。他迅速向四周看一下，就說，“今天我去皇家义勇兵报了名，外公，”說完就把杯子里的酒一飲而尽，就好象为自己的这一行动而干杯似的。

“什么！”他母亲就說了这么一句簡單的話。

“小乔里·福尔赛和我一同去的。”

“你沒有签名吧？”是索米斯舅舅問。

“我倒签了！我們礼拜一进去。”

“唉！”伊摩根叫出来。

大家都望着詹姆士。他用一只手招着耳朵身子向前僵。

“什么事？”他說。“他講的什么？我听不見。”

爱米丽探出身来拍拍法尔的手。

“沒有事情，只是法尔参加了皇家义勇兵，詹姆士；对他說是好事情。他穿起軍装一定非常漂亮。”

“参加——狗屁！”詹姆士說，声音又大又抖。“你連眼面前的路都摸不清楚。他——他要开到南非洲去。唉！他能打什么屁仗。”

法尔看出伊摩根的眼睛里显出欽佩，看見母亲靜靜坐着，十分时髦，用一块手絹擋着嘴。

忽然他的舅舅开口了。

“你还不到年龄。”

“我想到过，”法尔微笑說：“我报的年龄是二十一岁。”

他听见外婆在夸賞：“啊，法尔，你做得的确勇敢；”

他觉得瓦姆生卑順地給他在香檳杯里斟酒；外公的声音埋怨着：“你这样下去，我可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伊摩根拍拍他的肩膀，索米斯舅舅从側面望着他；只有他母亲坐着一动不动，終于被她的安靜打动了，法尔說：

“沒有关系的，你們知道；我們不久就会把他們赶走的。我只希望还来得及做点事情。”

他的感觉是又得意，又难过，又不可一世，这一切全搀杂在

一起。这可以叫索米斯舅舅，以及所有福尔赛家的人看看怎样做一个好汉。把自己的年龄写成二十一岁肯定說是做了一件英勇而且少有的事情。

爱米丽的声音使他回到地面上来。

“你不能再来第二杯，詹姆士。瓦姆生！”

“梯摩西家里那些人可要奇怪呢！”伊摩根脫口而出。“我真巴不得能看看他們的表情。法尔，你有軍刀嗎，还是只有根橡皮手枪？”

“你是什么緣故去报名？”

他舅舅的声音使法尔微微吃了一惊。什么緣故去报名？这怎样回答？他外祖母安慰的声音使他很感激。

“总之，我覺得法尔做得很勇敢。我敢說他一定会是一个漂亮士兵；他的身材长得正好。我們全都为他感到驕傲。”

“这跟小乔里·福尔赛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們要一同去报名？”索米斯追着問，絲毫不肯放松。“我还以为你跟他合不来呢，是不是？”

“并不好。”法尔囁嚅說，“不过我不能被他比下去。”他看見舅舅望着他的神情完全改变过来，好象很贊成似的。他外祖父也在点头，外祖母在搖頭。他們全都贊成他不讓这个表哥把他比下去。这一定事出有因！法尔隱隱覺得在他的視線距离以外有一个騷动点，就好象一陣旋风还没找到的騷动中心一样。他凝望着舅舅的臉，忽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一个女子的相貌来，黑眼睛、金黃头发，白頸子，身上的香味很好聞，穿着很漂亮的綢衣服，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用手去摸。天哪，对了！伊琳舅母啊！当初她常常亲他，而且有一次他还咬了一下她的胳膊，咬了玩，因为他喜欢她的胳膊——那样的柔軟。他外祖父这时开口了：

“他父亲在做什么？”

“上巴黎去了，”法尔說，瞠目看着他舅舅臉上非常古怪的神情——就象一头哮犬。

“这班画家！”詹姆士說。这句从他灵魂深处說出来的話結束了晚餐。

在回家的馬車里，法尔坐在母亲对面，重又尝到英雄主义的最后果实，就象熟透了的枸杞子一样。

她只說，的确，他得立刻去到自己的服装店里，好好裁一套軍服，不要讓他們給他什么就穿什么。可是法尔能覺察到她的心緒很乱。他心里的話到了嘴边上又咽了下去，他想安慰她，說这一来那个混蛋离婚案子他总算摆脱掉了，不过当着伊摩根的面，而且明知他母亲并不因此就能摆脱，所以沒有說話。等伊摩根去睡了以后，他冒險說了这样一句感情流露的話：

“这样丢下你我很难受，媽。”

“是呀，我只好尽量看开些。我們得早早給你弄一張委任狀；那样你就用不着吃那些苦头了，你操練过沒有，法尔？”

“一点沒有。”

“我希望他們不要麻煩你太厉害。明天我得帶你去置办东西。晚安，吻我一下。”

法尔点了一支香烟，在将烬的爐火前坐下，剛才两頰之間的又軟又热的一吻还有点覺得，那句“我希望他們不要麻煩你太厉害”还在他耳朵里嗡。現在卖弄的勁儿下去了。这件事情他媽的真叫人心里不好受。“我非找还乔里那个家伙不可，”他在想，一面緩緩爬上楼梯，經過他母亲的臥室；臥室內他母亲正把头埋在枕头里，尽量在压制着那种要使她嗚咽的孤独伶仃之感。

沒有一会儿，詹姆士家这次参加宴会的人里面，只有一个人

醒着了——就是索米斯，睡在他父亲臥室上面自己的房間里。

原来乔里恩那个家伙上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干什么，纏着伊琳！包尔第得上次报告里暗示到不久說不定会有点名目。会不会就是这件事呢？那个家伙，留了那样的胡子，而且講話是那种可恶又可笑的派头——他父亲还給自己起了“有产业的人”那样的綽号，并且买下他那所不吉利的房子。索米斯对自己逼得要卖掉罗宾山的房屋一直感到不痛快；而且永远不能原諒自己伯父买下这座房子，以及这个堂兄住在里面。

他不顧寒冷，把窗子向上推开，向公园那边凝望出去。正月里的夜晚荒凉而黑暗；車馬声簡直听不見；快要上冻的样子；光秃秃的树；一点两点的星儿。“明天我要看包尔第得去，”他想。“天哪，恐怕我还想她呢，真是瘋了。那个家伙！如果——哼！不会的！”

第 十 章

伯 沙 撒 之 死

乔里恩連夜从卡萊渡过海峡，在星期日早晨抵达罗宾山。事前他也沒有通知家里，所以从車站一路走回来，穿小树林的边門进入自己的領土。走到那个用老树身凿出的木凳面前时，他先把大衣鋪在上面，然后坐下。“腰里好酸啊！”他想；“在我这样的年紀，爱情的結局就是这样！”忽然間，伊琳好象就在他身边一样，就象那一天两人同游芳登白魯林、坐在一条树身上同吃午飯时那样靠近他。近得有点象見鬼！透进林子里来的淡淡日光把落叶的气味蒸发出来，輸进他的鼻管。“幸亏不是春天，”他想。春天加上树叶的香味，鳥儿的歌声和花儿盛开，那就会叫人吃不消！“我希望春天来时，已經能够处之淡然了，尽管是这样一个傻瓜，”他一面想，一面拿起大衣，向那片田地走去；經過小池子，慢騰騰上了小山。快走上山頂时，一声粗嘎的犬吠向他迎來。就在鳳尾草圃上面那一帶草地上，他能望見自己的老狗伯沙撒。那狗的一双昏花老眼把主人当做生人，正在警告外界提防它呢。乔里恩照往常那样吹一声口哨。虽則离开有一百多碼远，他还能看得見那个肥碩的黃白身形猛然領悟过来。老狗爬了起来，一条尾巴反过来紧貼在脊背上，身体来了一陣微弱而兴奋的顫动；歪

歪倒倒向前走，脚下慢慢快起来，最后在鳳尾草圃边上消失掉。乔里恩指望在柴門那边和老狗碰上，可是柴門那里并没看見它；乔里恩有点着慌，轉身进了鳳尾草圃。那只老狗的胖身体斜躺在那里，带着已經呆滞的眼神向上望着。

“怎么回事，老家伙？”乔里恩叫。伯沙撒蓬松的弯尾巴微微动了一下；一双蒙眬的眼睛好象在說：“我站不起来了，主人，可是我高兴看見你呢。”

乔里恩跪下来；眼睛花得很厉害，簡直看不出狗身肋下正在慢慢停止起伏。他把狗头托起一点——头很沉。

“怎么回事，好人儿？你受了伤嗎？”狗尾巴又颤动了一下；眼睛里的生意消失了。乔里恩用手把那个僵硬的温暖身体整个摸了一下。一点气都沒有了——那个肥碩身体里的小心由于听見主人回来一陣高兴，就那样停止不动了。长了几根淡白鬃毛的口鼻部分，和乔里恩的嘴唇碰着时，已經有点凉了下來。他跪了几分鐘之久，手托着僵硬的狗头。当他托着狗身体上坡向田里走去时，覺得手里很沉重；田里飄的滿是落叶，他用叶子把狗身盖好；还好沒有风，这些树叶将会为它遮着好奇的眼睛，直到当天下午。“我要亲自来埋它，”他想。自从他口袋里揣了一只小狗走进圣約翰林自己那所房子起，已經有十八年了。怪的是这个老东西偏偏会在这个时候死去！是預兆么？他走到园門时又回过头来望望那毛茸茸的一堆，然后慢慢向大房子走去，喉嚨里就象有一大块东西塞着似的。

琼在家里；她听到乔里入伍的消息，赶不及地就下來了。乔里的爱国心把琼对波尔人的同情都征服了。乔里恩进了屋子，告訴大家伯沙撒的死訊，家里的空气变得又古怪又沉悶。伯沙撒的死訊起了一种团結的效果。这狗一死——一根过去的綫索突

然中断了。这狗是跟他过了苦日子来的；两个小的根本不記得；在琼的眼睛里，它只代表祖父的晚年；在乔里恩的眼睛里，它代表自己重新又回到自己父亲慈爱怀抱和财富王国之前的那种家庭苦境和艺术奋斗的生活！現在它是死了！

那天下午，乔里恩和乔里携着鹤嘴鋤和鏟子到了田里。两人就在那个褐黄堆子附近选择了一块地方，省得把狗搬动太远；小心鏟开地面上一层草地，两人就挖起土来。有这么十分钟，父子两个都默不作声挖着，后来都停止不挖了。

“孩子，”乔里恩說，“你覺得自己有責任，是不是？”

“对了，”乔里回答，“当然一点講不上愿意。”

这句话不多不少恰好道出乔里恩自己的心情。

“我很佩服你，孩子，敢說，我在你这样年紀未見得肯这样做——我未免仍是个福尔赛，大約是这个緣故。不过我想，这种典型性格一代代下去也就变得不显著了。如果你有一个儿子的話，說不定会是个十足的利他主义者；誰曉得？”

“那样的話，他就一点不象我了，爹；我自私得厉害。”

“不对，孩子，自私你当然不是。”乔里摇摇头，两人又挖起土来。

“狗的生命真是古怪，”乔里恩忽然說；“在四足动物中是唯一有一点利他主义根子，和上帝的感覺的！”

乔里看看父亲。

“你信上帝嗎，爹？我从来弄不清楚。”

碰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問題，而提問的人又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回答得了的，乔里恩有这么一会儿站在那里，覺得脊背挖得很酸。

“你說的上帝是指什么？”他說；“有两种不能調和的上帝概

念。一种是不可知的創造道理——这是人相信的。还有一种是人的利他性的总和——人自然也相信。”

“我懂了。这样就把基督撇开了，可不是？”

乔里恩眼睛睜得大大，基督，就是联接这两种概念的桥梁啊！偏偏从童子的嘴里說了出来，在这里，正宗的教义终于科学地被說明了！基督一生的崇高詩篇就是表现了人联接这两个不可調和的上帝概念的企图。而且由于人的利他主义的总和与自然、与宇宙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同是那个不可知曉的創造道理的一部分，当初說不定会选出更坏的桥梁来呢！好笑的是——人过了大半輩子却从沒有能够看出这一点！

“你怎样看呢，孩子？”他說。

乔里皺起眉头。“当然，我在一年級时，这类問題我們談得很多；可是到了二年級时，就不去理会了；我也不懂得为什么——非常之有意思。”

乔里恩想起自己在劍桥上一年級时，这个問題也談得很多，到二年級时就不談了。

“我想，”乔里說，“你指伯沙撒感觉到的是第二种上帝。”

“对了，否則的話，它就不会为一个自己以外的东西弄得心脏突然停止。”

“不过会不会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自私情緒呢？”

乔里恩摇摇头。“不是，狗跟十足的福尔賽不同，它除掉自己还爱一些东西。”

乔里笑了。

“那么，我想我倒是个十足的福尔賽呢，”他說。“你知道，我所以入伍只是为了将法尔·达尔第的軍。”

“可是为什么？”

“我們合不來，”乔里短短說了一句。

“啊！”乔里恩哼了一聲。原來仇恨已經結到第三代了——這種不露形迹的現代仇恨！

“我要不要把過去的事情講給這孩子聽呢？”他想。“可是講了算什麼呢——如果他自己弄得要半途而廢的話？”

乔里也在想：“那個傢伙的事情還是讓好麗告訴你吧。如果她不告訴，那就說明她不愿意你知道，我講了就是搬鬼話。反正，我已經將事情擋住了，還是不要嚕蘇的好！”

兩個人所以又默不出聲挖着，後來乔里恩說：

“哎，孩子，我看夠大了。”兩人撐着鏟子望望下面的坑穴，晚風已經把幾片落葉吹了進去。

乔里恩忽然說，“抬我最受不了。”

“讓我來，爹。它跟我向來沒有什麼感情。”

乔里恩搖搖頭。

“我們輕輕地把它抬進去，連葉子一起抬，我不想再看見它那個樣子。我抬它的頭，來！”

兩個人極其小心地抬起老狗的屍體；落葉被晚風吹動，東一塊，西一塊露出消褪的黃白毛色來。兩人把那具沉重、寒冷、木然無知的屍體放在墳墓里，乔里在上面又鋪些葉子，乔里恩唯恐在兒子面前暴露自己的感傷，連忙鏟了泥土洒在那靜止的形体上。過去就這樣埋葬了！如果有什麼歡樂的將來可以指望的話，那還好受些！這樣就象把自己的生命活活埋掉一樣。兩個人重又小心地把那片草泥鋪在光滑的小墳上面，挽着胳膊一同回大房子去，都有點感激對方沒有引起自己傷心。

第十一章

悌摩西辟謬

乔里和法尔参軍的消息在福尔赛交易所里很快就傳开来，同时又有人前来报信，說琼也不甘落后，正預备当紅十字会的看护去。这些事情太出格了，太危及純粹的福尔赛主义了，对这家人家說来，簡直是沒法子置若罔聞，所以接着在星期天的下午，悌摩西家里就挤滿了福尔赛家的人，都想知道大家是怎樣的看法，同时还想相互交換一下家族的信心。加尔斯·海門和吉斯·海門不再保卫海岸了，沒有几天就要开到南非洲去；乔里和法尔四月間也要去了；至于琼——她真正会做出什么来誰也沒法知道！

斯比昂·考普的撤退，^①和战地沒有好消息傳来的事实，給上述的一切加上一层真实性，也被悌摩西紧紧掌握着。悌摩西是老一輩福尔赛中最年輕的一个，事实上八十岁还没有到；大家公認他长得最象自己的父亲——“杜薩特大老板”，連他父亲出名的飲馬地拉酒的特点他也繼承过来了。多年来，悌摩西由于从不出面，簡直成了神話人物。他在四十岁上，因为做出版社生意有風險，受了一点刺激，洗手不干时只剩得三万五千鎊的財產。从那时起，他就靠这点錢从事小心的投資以維持生活。今

天算起来已经是长长的半世了。在这四十年間，他每年都积攒一点，再加上复利息，他的資本已經翻了一倍，从来就不知道为錢財耽惊受怕的事情。他現在每年都要余个两千镑下来，再加上自己那样的保重，正如海絲特姑太說的，在他归天之前，財產总可以再翻一番。那时候他那些姐姐死了，連他自己也死了，这些錢他把来怎么办，是福尔賽家那些自由精神的人时常当作玩笑提出来的問題；那些人包括佛兰茜，尤菲米雅，尼古拉家的小老二，克里斯朵佛；克里斯朵佛的自由精神最厉害，的确說过自己要去演戏。可是誰都承認，这件事情只有梯摩西本人知道得最清楚，还有索米斯可能也知道，不过索米斯是从来不透露秘密的。

那些看見过他的少数几个福尔賽，說他外表生得又壮又大，个子不太高，肤色紅褐，花白的头发，眉目长得还算清秀；据說“杜薩特大老板”的妻子有相当姿色，而且性情温和，所以多数的福尔賽子孙都长得不錯。听說他对战争极其关心，从战争一开始，就一直拿小旗子插在地图上面；有些人很不放心，想到如果英国人被赶到海里去时不知道他怎么办，因为那时候他就找不到适当的地方插他的小旗子了。至于他怎么会知道族中的动静，或者对族中的事情有些什么看法，誰也說不上来，只听见海絲特姑太經常說他很煩。斯比昂·考普撤退后的那个星期天，福尔賽家人到达之后，他們都陸續覺察到有一个人坐在那張唯一真

① 英国撤換波尔战争中的統帥布勒，改派勞伯茲赴南非任統帥后，战局稍有好轉。布勒在塔爾作战，經過三次努力，总算解了史密斯夫人城之圍，便乘胜渡过吐盖拉河，繞过波尔人右翼，但是波尔人迅速布了新障地；英軍虽于一次夜襲中占領了斯比昂·考普，但以牺牲太大，終于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撤退。

正舒适的椅子上，身子背着光，一張大手遮着下半个臉龐，同时海絲特姑太带着战战兢兢的声音招呼着：“你梯摩西叔叔，亲爱的；”由于見到他的人很少，大家都覺得今天的情形不大对头。

梯摩西招呼每一个人的口气几乎都是一样的，而且与其說是表示，还不如說是对付。

“妮好？妮好？恕我不站起来了！”

在座的有佛兰茜，还有欧斯代司；他是坐了自己的汽車来的。維妮佛梨德也帶了伊摩根来了，族中人对法尔参軍的热烈称赞总算冲破了她自己复合訴訟的抑郁心情；瑪林·狄威第曼也来了，并且告訴大家加尔斯和吉尔的最后消息。这些人之外，再加上裘丽姑太、海絲特姑太、小尼古拉、尤菲米雅和乔治（来得最叫人想不到，是欧斯代司的汽車帶他来的），就是这个家族鼎盛时代的集会也不过如此。整个一座小客厅里，張張椅子都坐滿了人，还有人暗暗着急，想万一再有人来时怎么办。

当着梯摩西大家不免比平时感到拘束；等到空气稍微緩和一点，話头就急轉直下。乔治問裘丽姑太几时参加紅十字会，逗得裘丽姑太簡直呆了；乔治于是轉身問尼古拉：

“小尼克不是个好汉嗎？他几时换上黄衣裳呢？”

小尼古拉帶着十分謙逊的微笑，說他母亲当然很着急呢。

“我听說，德罗米欧哥儿俩已經走了，”乔治說，轉身望着瑪林·狄威第曼；“我們不久全都要去的。冲鋒呀，福尔賽！扔球呀！哪个要冷飲的！”

裘丽姑太咯咯笑了，乔治真是发噱！海絲特去把梯摩西的地图取来好不好？有了地图他就可以指給大家看是什么情形。

梯摩西哼了一声，海絲特姑太理解这是答应的意思，就出了屋子。

乔治繼續描繪他的福尔賽進軍的幻象，称呼悌摩西是战地指揮員；伊摩根，他一眼就看出是个“美人儿”，就象維芳第雅；^①自己把大礼帽夹在膝盖中間，用想象的鼓槌敲起来。在座的人对他这一套幻想的看法并不一致。全都笑了——乔治就是这样的人；可是全都觉得有点“糟蹋”福尔賽家人；眼看着有五个福尔賽都要为女皇效忠，这样說話未免不大对头。大家很怕乔治会弄得不識相，就在这时，乔治站了起来，和裘丽姑太挽起胳膊，大步走到悌摩西面前，行一个軍礼，装做热烈的样子吻了裘丽姑太，說，“真有趣呀！亲爱的爸爸！来吧，欧斯代司，”說完就走了出去；严肃而愠怒的欧斯代司始終沒有笑过一次，当时也跟了出去；大家才算松了口气。裘丽姑太弄得莫名其妙，“奇怪，連地图都不等！你别生气，悌摩西。他就是这样发噤！”这句话打破了屋內的沉寂，悌摩西一只遮着嘴的手放了下来。只听见他說：

“我不懂得事情会鬧成什么样子。这些人上南非洲去是什么意思？这哪里会打败得了波尔人。”

佛兰茜总算有种；“那么怎样打败呢，悌摩西叔叔？”她問。

“这些新里新气的参軍和花錢的玩意儿——把錢全流到国外去了。”

就在这时，海絲特姑太拿了地图进来，捧在手里就象捧了一个要出牙的嬰孩似的。尤菲米雅帮助海絲特姑太把地图摊在鋼琴上面；那是一座考尔伍德式的小三角式鋼琴，据說还是那年夏天安姑太去世以前有人彈过一次；那已經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悌摩西站起来，走到鋼琴面前，站在那里看地图，余下的人都攏近来。

① 英国隨軍獎酒食的妇女。

“你們看見嗎，”梯摩西說；“這就是最近的形勢；而且情形很糟。嘿！”

“對了，”佛蘭茜說，非常之大胆，“可是你不增兵，又怎樣改變這種局勢呢，梯摩西叔叔？”

“增兵！”梯摩西說；“你不需要增兵——糟蹋國家的錢，你需要的是一個拿破侖，他在一個月內就可以解決問題。”

“可是如果你沒有拿破侖呢，梯摩西叔叔？”

“那是他們的事情，”梯摩西回答，“我們養軍隊為的什麼用處——難道是讓他們平時拚命吃飯的嗎？他們應當慚愧，弄得要國家這樣來支援他們。頂好各人管各人的事，事情就好辦了。”

他把大家環視一下，几乎是憤怒地又接上去說：

“志願軍，真是！這叫拿好錢去救壞錢！我們一定要儲蓄！保全實力——唯一的辦法。”他發出一聲長長的又不象冷笑、又不象咆哮的聲音，踏了一下尤菲米雅的足趾，就出去了，屋內只剩下一陣輕微的麥糖氣息和駭異的空氣。

梯摩西的話說得非常堅決，而且說這些話時看得出暴露了自己的真情實感，所以給大家的印象相當深刻。屋內余下八個人——除掉小尼古拉之外全是女人——有这么一會全圍着地圖不做聲。後來還是佛蘭茜開口了：

“你們知道，的確，我覺得他說的對。我們的軍隊究竟做什麼用的？他們應當早就知道了。這樣只會鼓勵他們。”

“親愛的！”裘麗姑太說，“可是他們很進步呢。你想連紅軍裝都不穿了。^①他們過去對自己服裝一直很引為自豪；現在穿

① 英國軍服一般是大紅色，在波爾戰爭中，因受波爾人游擊戰的威脅才改穿黃色軍服，不過在以前殖民地戰爭中也曾經換過。

得就象犯人一样。海絲特和我昨天还说，我們敢断定，这件事情使他們很难受。鉄公爵^①要是活着的话，不曉得他要怎样說呢！”

“新軍装的顏色很漂亮，”維妮佛梨德說：“法尔穿起軍装来很不錯。”

裘丽姑太叹口气。

“我真想知道乔里恩的孩子长的什么样子。連看都沒有看見过！他父亲对这个儿子一定很得意。”

“他父亲在巴黎呢，”維妮佛梨德說。

海絲特姑太的肩膀看得出忽然聳了一下，就好象要揮开自己姐姐下面要說的話似的，原来裘丽姑太老皺的双頰忽然紅了起来。

“昨天小馬坎德太太来看望我們，她剛从巴黎回来。她在街上碰見一个人，你們想是哪一個？你們决計猜不到。”

“我們也不想猜到，姑姑，”尤菲米雅說。

“伊琳！你想得到吧！这么多年了；跟一个一撮漂亮胡子——”

“姑姑！你真要命！一撮漂亮胡子——”

“我是說，”裘丽姑太板着臉說，“一撮漂亮胡子的紳士。而且伊琳长得一点不老；永远是那样美，”最后一句話說得就象深深帶有憾意似的。

“呀！姑姑，跟我們談談她呢，”伊摩根說，“我只記得她一点点。她不是福尔賽家櫥柜里的不能給人看的骷髏嗎？真有趣。”

海絲特姑太坐下来。的确，裘丽的乱子現在已經闖定了。

“我記得的，她并不大象具骷髏，”尤菲米雅喃喃說，“肉长得

① 指威灵吞，在滑铁卢一战中击败拿破侖的。

很好。”

“亲爱的！”裘丽姑太說，“这話說得多么怪里怪气的——不大好。”

“对啊！可是她究竟美到什么程度呢？”伊摩根紧紧追問着。

“我告訴你吧，孩子，”佛兰茜說，“一个摩登的維納絲，穿得极其講究。”

尤菲米雅尖刻地說，“維納絲可从来不穿衣裳，而且她有一双和藍宝石一样柔和的藍眼睛。”

小尼古拉就在这当儿和大家告辞。

佛兰茜笑了一声，“尼克太太管教得很严呢。”

“她有六个孩子，”裘丽姑太說，“防备些儿完全对的。”

伊摩根毫不容情地又追問下去，“索米斯舅舅是不是非常爱她？”一双逗人的黑眼睛把一張張臉望过去。

海絲特姑太做了一个絕望的姿勢，就在这时候，裘丽姑太回答說：“对了，你索米斯舅舅跟她非常之好。”

“我想她是跟人溜掉的吧？”

“沒有，当然沒有跟人溜掉；事情——不完全象。”

“那么，她究竟做了些什么呢，祖姑？”

“走吧，伊摩根，”維妮佛梨德說，“我們得回去了。”

可是裘丽姑太毅然决然說了一句：“她——她一点不守妇道。”

“呀，糟糕！”伊摩根叫道；“我猜到的也是这样。”

“亲爱的，”佛兰茜說，“她跟人家发生爱情，后来那个男人死掉，事情就完了；之后她就离开你舅舅。我倒比較欢喜她。”

“她常給我巧格力糖吃，”伊摩根說，“而且身上很香。”

“当然嘍！”尤菲米雅說。

“一点不当然！”佛兰茜說；佛兰茜自己也搽一种非常貴重的紫罗兰香水精。

裘丽姑太两只手举起来，“我不懂得你們講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

“她离了婚沒有？”伊摩根走到門口時間。

“当然沒有，”裘丽姑太說；“离婚——当然沒有。”

大家听見另外一边的門响。是梯摩西又进了后客厅。“我来拿地图的，”他說。“哪个离了婚？”

“沒有人离婚，叔叔。”佛兰茜十分老实地說。

梯摩西从鋼琴上面把地图取下来。

“我們家里可不要来这种事情，”他說。“这些参軍的事情已經够糟的了。国家簡直垮了；不曉得我們怎样一个了結呢。”他伸出一只胖指头向屋內指指，“时下的女人太多了，她們全是些糊涂蛋。”

梯摩西說完話，就两手紧紧抓着地图走了出去，好象深怕有人答話似的。

七个受了他言語的女子开始低声咕囁起来，只能听得出佛兰茜的声音：“的确，福尔赛家人——！”和裘丽姑太的声音：“海絲特，今天晚上一定要給他芥末和热水洗脚；你告訴吉痕好嗎？他恐怕血气又上头了……”

那天晚上，吃了晚飯之后，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两个人对坐时，裘丽姑太在活計上綉上一針，抬起头說：

“海絲特，我不記得在哪里听說索米斯要伊琳回来。是哪个告訴我們乔治給索米斯画了一張滑稽画，題的‘他非到手決不甘心’的？”

“欧斯代司，”海絲特姑太在《泰晤士报》后面回答她，“他就

放在口袋里，可是不肯拿給我們看。”

裘丽姑太不响了，一个人在寻思，鐘声在滴搭着。《泰晤士报》簌簌响，爐火发出呼呼的声音，裘丽姑太又綉上一針。

“海絲特，”她說，“我有个相当糟糕的想法。”

“那么就不要告訴我，”海絲特姑太赶快說。

“唉！可是我非告訴你不可，糟糕得你想不到！”她的声音低得象搗鬼一样。

“他們說乔里恩——乔里恩現在留了一撮漂亮胡子呢。”

第十二章

偵察的進展

詹姆士家那頓晚宴之后两天，包尔第得先生給索米斯提供了思索的食粮。

“一个男子，”他說，一面参看藏在手里的一張密碼，“我們称做 47 的，上个月在巴黎对 17 非常殷勤，但目前好象还得不出什么具体結論。会面都是在公共場所，一点不避人耳目——飯館子、歌剧院、喜剧院、魯佛宮、卢森堡公园、旅館客厅里等等。双方都还没有进过对方的房間，一同去过芳登白魯林——可是沒有可述的。总之，情形是有希望的，但要耐心等。”他突然抬起头又接上一句：

“有一点很奇怪——47 和 31——同姓！”

“这个家伙已經知道我是她丈夫了，”索米斯想。

“名字很特別——叫乔里恩，”包尔第得先生又說下去。“我們知道他在巴黎和在英国的住址，当然，我們并不想釘錯人。”

“你釘下去，可是小心些儿，”索米斯硬着头皮說。

他从本能上断定这个私家偵探已經探得他的秘密，所以更加不肯多說話。

“对不起，”包尔第得說，“我去看看有沒有有什么新材料。”

他帶了几封信回来，把門重新鎖上，看看那些信封。

“对了，这是 19 給我写的一封私信。”

“講的什么？”索米斯問。

“嗯！”包尔第得說，“她講的：47 今日返英，行李上有他的住址：罗宾山。三点三十分和 17 在魯佛宮美術館分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还是留在巴黎繼續察看 17 的好。当然，你認為有必要的話，可以在英国釘着 47 。”包尔第得这时抬起眼睛，非常职业性地把索米斯看了一眼，說不定是搜集一点材料，等洗手不干这一行之后，好写一本关于人性的書。“19 真是个聪明女人，而且化装得很好。价錢不便宜，可是賺的硬錢。到目前为止，对方好象还没有疑心到有人窺伺。可是过一个时期之后，你知道，敏感的人自己没有事情干时，总会有点觉察到的。我倒贊成暂时放下 17，注意 47 的行动。偵察双方的通信要冒很大的危險。在目前阶段我完全不贊成。不过你可以告訴貴當事人，事情很有指望。”講到这里时，包尔第得眯起眼睛，又把他的沉默主顧張了一下。

“不必，”索米斯忽然說，“我还是贊成在巴黎那边小心地偵察，这一头你不要管。”

“很好，”包尔第得回答，“我們做好了。”

“他們——他們相互之間是怎样的态度？”

“我把她信上的話找給你看吧，”包尔第得說；他打开一只抽屜柜，把一包文件拿出来；“她在一封信里概括講了她私人的看法。对了。在这儿！‘17 很美——这是 47 的看法，47 牙齿长些，’（俗話指年紀，你知道）——‘很清楚不行了——等他的机会——17 也許在搭架子，等对方的条件，事情知道得不多，沒法說。可是整个看起来——她自己也糊里糊涂——可能有一天会

冲动起来。双方都有派头。’”

“这话什么意思？”索米斯板着脸问。

“哦，”包尔第得先生一笑，露出许多牙齿，“这是我们的行话。换句话说，看上去不大象会成为那类周末事件——要末就認真要好起来，要末就一点事情没有。”

“哼！”索米斯说，“就这么些吗？”

“对了，”包尔第得说，“可是很有希望。”

“毒蜘蛛！”索米斯心里想。“再见！”

他走进格林公园，打算穿过公园到维多利亚车站，再坐地道车进城。虽则是一月下旬，天气还很暖和；日光穿过雾气，在凝霜的草地閃爍着——这样一个日子真象照亮的蜘蛛网。

小蜘蛛——和大蜘蛛！到处是蜘蛛！而所有这些蜘蛛里面，最大的蜘蛛却是他自己的顽强性格，永远用自己的蛛丝把一切出路都封锁起来。那个家伙纏着伊琳做什么？真如包尔第得说的那样吗？还是仅仅可怜伊琳寂寞就象他时常嘴里说的那样？这家伙总是那样的极端感情用事。可是如果真如包尔第得暗示的呢！索米斯站着不走了，不可能！这家伙比自己还大六岁，并不比自己漂亮！钱也不比自己多！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而且，他已经回来了，”他想；“这就看上去不象——我要去看他！”就掏出一张名片，在上面写道：

本星期不论哪一天下午，希望能谈这么半小时；每天下午五点半到六点之间在鉴赏家俱乐部奉候；或者我上什锦俱乐部来也可以，听候尊便。我想和你见见。索米斯。

他一直走到圣·詹姆士街，亲自关照什锦俱乐部的看门的。

“乔里恩·福尔赛先生一进门，你就把这个交给他，”他说，随即叫了一部新出租汽车进城去了。……

乔里恩当天下午接到名片，当即转身上鉴赏家俱乐部来。索米斯现在还转什么念头呢？难道巴黎的风声传到他耳朵里来了吗？穿过圣·詹姆士街时，他决定并不隐瞒自己去看望伊琳。“不过让他知道伊琳在巴黎可不行，”他心里想，“除非他已经知道了。”俱乐部的人领他到了索米斯面前时，他就是这种复杂的心情。索米斯正坐在一扇小拱窗面前吃茶。

“不吃茶，谢谢你，”乔里恩说，“不过我可要继续抽烟。”

虽则外面路灯已经亮了，窗帘还没有拉下来；两个堂弟兄我等你，你等我地对坐着。

“听说你上了巴黎，”索米斯终于开口了。

“是啊；刚回来。”

“小法尔已经告诉我了；那么他跟你的孩子都要走吗？”乔里恩点点头。

“你恐怕没有碰见伊琳吧？好象她也在国外呢。”

乔里恩在烟气中转侧了一下，方才回答：“我见到她。”

“她怎么样？”

“很好。”

又是一阵沉默；后来索米斯在椅子上伸动了一下。

“上次我们见面时，”他说，“我还是三心二意。我们谈了话，你还表示了你的看法。我不想再来一次那样的讨论。我只想說：我跟她的关系非常之难处。我不愿你影响伊琳对我的感情。事情已经隔了多年。我打算跟她讲，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

“你知道，你已经跟她讲过了，”乔里恩说。

“那时候对她是突如其来；所以她有点震动。可是她只要多

考虑几次，就会看出这对我们两个人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我的印象是，她并不这样想，”乔里恩极其心平气和地说。“而且，你不要见气的話，如果你以为理智在这种事情上会有什么影响的話，那你就把事情看錯了。”

他看見索米斯蒼白的臉变得更蒼白了——他講的話就是伊琳講过的話，連他自己都沒有覺察到。

“謝謝你的忠告，”索米斯說，“不过我看事情也許比你想的清楚些，我只想你答应我不去影响伊琳对我的感情就行。”

“我不懂得你怎么会想到我会影响伊琳，”乔里恩說，“可是，要是我真有影响的話，我一定把我的影响用来为她的幸福打算，照我的看法。我敢說，我是一个人家称做的女权主义者。”

“女权主义者！”索米斯跟着說了一句。好象借此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不是反对我呢？”

“告訴你老实话，”乔里恩說，“我反对任何女子跟她肯定不喜欢的男子住在一起。我覺得簡直丑。”

“我想你每次碰見她时，都把你这些意見灌輸給她。”

“我跟她也不大会碰見了。”

“不回巴黎去嗎？”

“眼前总沒有这个打算，”乔里恩說，同时覺察到索米斯臉上一种密切注意的神情。

“好吧，我就是这两句話。你知道，挑撥人家夫妇关系，你要負重大的責任的。”

乔里恩站起来微微一鞠躬。

“再見，”他說，也不跟索米斯拉手，就走开了，气得索米斯眼睜睜在后面望着他。乔里恩叫了一部馬車，心里想，“我們福尔賽家非常文明。头脑單純一点的人說不定会弄得吵起来。如果

不是孩子要去参加战争的话——”战争！往日那些怀疑又涌上心来。高尚的战争！或者要统治些民族，或者要统治些女人！都是为了控制和占有那些不要你的人！恰好是文雅的上流派头的一个对照！财产，既得权利；而且任何人只要“反对”这些事情——就是社会败类！“谢天谢地！”他想，“反正我总是从心里‘反对’这些事情的！”对了！便在他第一次不幸的结婚之前，他记得自己看到爱尔兰屠杀事件，或者提出和自己厌恶的男子离婚的诉讼，也都是满腔义愤。牧师总要谈灵魂的自由和身体的自由完全是两回事！吃人的教义！身体和灵魂不能这样分开。自由意志是婚姻的一种力量，不是弱点。“我应该告诉索米斯，我觉得他是个滑稽角色。唉！不过他也是个悲剧角色！”

的确，一个人做了自己财产意识的奴隶，弄得目光如豆，甚至别人是怎样的心情也不能完全体会，世界上还有比他更可悲的吗？“我一定要写信警告伊琳，”他想，“他准会又去要求跟她复合。”在回罗宾山的途中，一路上他都恨着自己对儿子的那种责任感，使他没法子赶回巴黎……

可是，索米斯在椅子上坐了很久很久，和乔里恩一样感到那种椎心的痛苦——一种妒忌的痛苦，就好象这次谈话使他发现这个家伙比自己有优先权，而且在他的出路上布下新的蛛网似的。“你的意思是不是反对我呢？”连这个捉狭的问题也没有弄出一点眉目来。女权主义者！花言巧语的家伙！“我可不能操之过急，”他想。“时间很从容；他并不打算回巴黎，除非他是说谎。等到春天再说！”不过春天来了之后，除了增加他的痛苦之外，对他还有什么用处，他也说不出。他瞠眼望着外面的街道，高高的路灯泻下一滩滩光线，行人就在一滩滩光线下走过去；他心里想：“什么事好象都没有道理——什么都好象不值得，我很寂

寞——就是这个毛病。”

他閉上眼睛；忽然間，他好象看見伊琳，就在一座教堂下面的黑暗街道上——她在街上走过时，脖子回了过来，他好象瞥見她眼睛里的光彩和小黑帽子下面的白額頭，帽子上还釘了些金片子，后面拖了一条面紗。索米斯睜开眼睛——剛才清清楚楚看見她的！下面街上走过一个女人，不过不是她！不对，街上并沒有人啊！

第十三章

“我們又見面了！”

整整一个三月，为了伊摩根第一个交际季节的衣服，維妮佛梨德用足了心思，詹姆士也花足了錢。她以一种福尔賽家的頑强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开庭的日子慢慢近了，可是这种法律仪式給予她的自由，她还决定不了要不要；战地傳来的消息仍旧鬧得人心惶惶，但是法尔却很快就要开出去了；总算为了伊摩根，这些她都能暂时忘怀。那个“小女儿”差不多长得和她一样高，胸部的尺寸和她也差不了多少；母女两个就象夏天忙忙碌碌采花的蜜蜂一样，又象秋天的牛虻在那些穗状花中間兜过来，穿过去；摄政街的那些服装公司，証券街、汉諾佛方場的那些大商店，哪儿都看得見她們的踪迹，或者在那些五光十色的衣料面前呆呆出神，或者看得眼花撩乱。总有几十个仪态动人、举止特別的年輕女子，穿着新装在这母女面前展覽过。“新样子，太太；頂时髦的式样；”——这类被她們勉强割爱的新装把一座博物院都摆得滿；而她們逼得不能不买的那些衣服却又把詹姆士的銀行几乎扒空了。維妮佛梨德覺得，女儿的第一个而且唯一不受离婚玷辱的交际季节非获得显著成績不可，既然如此，事情就要做得彻底。那些无动于衷的女子在她們面前兜来兜去，真是有耐性，

而她們也真有耐性来磨煉別人的耐性；这种耐性可以說只有在受宗教信仰感动的人身上还找得到。对于維妮佛梨德說来，这等于好久好久匍匐在自己最亲爱的“时髦”女神面前，和天主教徒狂热地匍匐在圣母瑪琍前面一样；对伊摩根說来，这些經驗一点說不上討厭——自己經常打扮得很漂亮，而且到处都听见人家話里夹着恭維，总而言之，“很有趣”。

三月二十号的下午，母女两个先把斯吉华德服装店“扒”了过来，然后到对面卡拉米尔-拜格去用茶点；等到把肚子里装满一大杯满放奶油的巧格力之后，才在微感春意的暮色中穿过巴克萊方場回家。維妮佛梨德打开大門——大門新漆了一层淺橄綠色；为了捧伊摩根出来交际，今年什么事情都沒有放过——維妮佛梨德開門时，走到銀絲籃子那儿看看有沒有人来过，忽然間鼻子一皺。什么气味？

伊摩根才拿起圖書館送来的一本小說，站在那里正看得出神。維妮佛梨德由于心里有种說不出的感觉，声音說得相当硬：“带上楼去看，亲爱的，休息一会下来吃晚飯。”

伊摩根仍旧一面讀着小說，一面上楼。維妮佛梨德听见她把門砰地一声关上；若有所思地透了一口长气。是不是春意撩人呢？道理說尽了，心被他伤透了，然而她对自己那个“小丑”的旧情又引起来了。是男人的气味！一股隱隱約約的雪茄烟和紫薄荷水的味道，自从在六个月前那个初秋的夜晚，她罵了他“癩三”之后，还没有聞到过。哪里来的呢，还是自己疑神見鬼——完全是記憶在作祟？她向周圍看一下。一点看不出什么——穿堂里一点沒有人动过，餐室里也沒有人动过，什么都沒有。那气味就象个白日梦——虛幻、愁人、愚蠢！銀絲籃子里有几張新名片，两張写着“保尔盖特·湯姆先生和太太”，一張写着“保尔盖

特·湯姆先生”；她嗅一下名片，可是味道很難聞。“我一定疲倦了，”她想，“我要去躺一下。”樓上的客廳很暗，在等待什麼人的手給它添上夜晚的燈光；她掠過客廳進了臥室。臥室里也很暗，窗簾拉下來一半，因為已經六點鐘了。維妮佛梨德扔下大衣——又是那股氣味——隨即象中了槍彈一樣，抵着床欄杆站在那兒一动不动。長沙發的遠角落上站起一個黑魃魃的人來。她不由得叫了出來——在福爾賽家這是句不能入耳的話——“天哪！”

“是我——蒙第，”一個聲音說。

維妮佛梨德緊緊抓着床欄杆，伸手過去把懸在梳妝台上的電燈開關扭一下。达尔第剛好站在一圈燈光的邊子上，從腰間到腳上都照得通亮，表鏈子沒有了，一雙干淨的褐色皮靴——可是——對了！——靴頭裂了一條縫。胸口跟臉看不大清楚。肯定他是瘦了——還是燈光作怪呢？他走近兩步，現在從腳上皮靴頭一直到黑頭髮都照到了——肯定有點胡子拉碴的！臉色黑了一點，又黑又黃，兩撇小黑胡子一點不象往日那樣挺括，看上去很可笑，臉上的那些皺紋好象從前沒有看見過。領帶上沒有戴別針。衣服——對了！——這一套她是認得的——可是簡直沒有熨過，毫無光彩！她又看看他的皮靴頭。他“遭了”大事情了，他遭的事情而且是那樣殘酷無情，轉他、扭他、刺他、刮他？她站着不說話，一點不動，眼睛一直盯着皮靴頭上那條裂縫看。

“我收到信，”他說，“所以回來了。”

維妮佛梨德胸口起伏起來。隨着那股氣味湧起的夫婦舊情正在和一種從來沒有感覺過的強烈妒意搏鬥着。現在人站在这里——原來那樣一個身體強壯的人兒，毀得好象只剩一張影子！是什麼力量給他受這樣的折磨——把他象只橘子一樣擠得只剩

皮和核子！就是那个女人啊！

“我回来了，”他又說。“我受的罪真不是人受的。天哪！我坐的統仓回来的。只剩身上这点衣服，和那只皮包。”

“那么其余的哪个拿了？”維妮佛梨德高声說，忽然劲头起来了。“你居然敢回来？你明知道給你那封信叫你回来是为了离婚用的。不許碰我！”

两个人隔着多少年来同床的栏杆互視着。有好多次，对了——有好多次她都想他回来。可是現在他回来了，她心里却充滿了一种冷酷的敌意。他举手去摸自己的胡子；可是并不象往常那样捻一下，只把胡子朝下抹抹。

“天哪！”他說；“你不知道我受的那些罪！”

“不知道頂好！”

“孩子們都好嗎？”

維妮佛梨德点点头。“你怎么进来的？”

“用我的鑰匙开的門。”

“那么佣人还不知道呢，你不能耽在这儿，蒙第。”

达尔第发出一声自嘲的笑声。

“那么上哪儿去呢？”

“随便哪儿。”

“唉，你看看我这副样子！那个——那个狗——”

“你再提那个女人，”維妮佛梨德高声說，“我就立刻上公园巷去，永远不回来。”

忽然間他来了一个簡單的表示，可是完全不是他平日的派头，連維妮佛梨德心都动了。他閉上眼睛。那意思就好象說：“好吧！我这个人就算死了吧！”

“今天給你一个房間过夜，”她說；“你的鋪盖还没有动。家里

只有伊摩根一个人。”

达尔第身子倚着床栏杆，“好吧，随你发落，”手摆一下。“我是个落难的人。你用不着逼人太甚——不值得。我是受过惊吓的；受过惊吓的，佛梨第。”

这个亲热的旧称呼，已经有多少年不用了，使維妮佛梨德感到一阵肤栗。

“我把他怎么办呢？”她想。“真的把他怎么办呢？”

“香烟有吗？”

維妮佛梨德在一个小盒子里放了有几支香烟，原是预备晚上睡不着时抽的，现在给了他一支，给他点上火。经过这一举动，她性格中的实际一面又恢复了。

“你先去洗个澡。我给你找点衣服放在更衣室里。别的话以后再谈。”

他点点头，两只眼睛盯着她看——眼睛就象半死的人一样，还是因为眼皮上那些纹路深了一点的缘故呢？

“他不是原来的人了，”她想。“他永远不会象从前一样了！可是他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呢？”

“好吧！”他说，就向门口走去。连走动的样子也变了，就象一个人经过种种幻灭之后，拿不准究竟值得不值得走动似的。

維妮佛梨德眼睛看着达尔第出了卧室，又听见浴间里放水的声音，就去取出一套里里外外的衣服放在更衣室的床上，又下楼把饼干罐和威士忌拿上来。她重新穿上大衣，在浴间门口倾听一会，就下楼出了大门；到了街上，人又蹒跚起来。七点钟过了！索米斯不知道在俱乐部，还是在公园巷？她转身向公园巷走去。回来了！索米斯一直就害怕这件事情——她自己有时候倒盼望这样。回来了！就象他的为人——十足的一个小丑——用“我们

又見面了！”^① 这样的话来开所有人的玩笑——开法律的玩笑！可是把法律这样对付掉，不讓那片烏云籠罩在自己和孩子們的头上，倒也痛快之至！可是回来怎样收容他呢？那个女子把他全剥光了，把他所有的情意，他从来没有加之于她的情意，全剥光了。痛心的就在这上面！她这个自私自利、呱啦呱啦的小丑自己从来没有煽起过他的热情，却被另一个女人俘虏过去，剥得一干二淨！簡直是侮辱！极大的侮辱！再收容他不但不公平，而且不成話！可是这是她自己要的；法院可能要逼着她收容他。他象往常一样仍旧是她的丈夫——她在法庭上就承認过。而他呢，心里想的肯定只是錢，有錢买雪茄，买薄荷水。那股气味！“反正我还不老，”她想，“还不老！”可是那个女人真是可恨！害得他講出那样的話：“我是个落难的人！我是受过惊吓的——受过惊吓的，佛梨第！”她快到父亲家了，思緒一下冲到这边，一下冲到那边，而那股福尔賽的回潮却始終拖她到这样的結論上来，他总是她的财产，不应当交給一个掠夺的世界。她就这样到了詹姆士家里。

“索米斯先生呢？在他房間里嗎？我自己上楼；不要提起我来了。”

索米斯正在換餐服。她看見他站在鏡子前面，在打一根蝴蝶結，那神气就好象看不起領結的两头似的。

“你！”他說，从鏡里望着她；“有什么事情？”

“蒙第！”維妮佛梨德木然說。

索米斯轉过身来。“什么？”

“回来了！”

① 戏台上小丑常說的話，作者用这句话和第一卷第二章“下台”的題目对照。

“这叫自己打自己嘴巴，”索米斯說。“当初为什么你不讓我提出虐待呢？我一直就觉得这样太危險了。”

“唉！不要再提那些了！我怎么办呢？”

索米斯只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怎么办？”維妮佛梨德忍不住又問。

“他自己怎么說的？”

“什么也沒有。一只皮靴头上裂开一条縫。”

索米斯瞪眼看着她。

“当然啊！”他說，“穷途末路了。所以——又重新来过！这样真要送掉爹的老命呢。”

“我們不能瞞着他嗎？”

“不可能，只要是煩心的事情他就有那种說不出的本領覺察到。”

他指头鈎着藍背帶沉思起来。“法律上总該有个法子叫他放安穩些。”他說。

“不行，”維妮佛梨德說，“再做傻瓜我決不來。我宁可忍受他。”

兄妹两个互視着。两个人心里都充滿了感情，可是沒法表达出来——福尔賽家人就是这样。

“你走的时候把他怎么办的？”

“叫他洗澡，”維妮佛梨德苦笑了一下。“他只帶回来一样东西，就是紫薄荷水。”

“不要着急！”索米斯說；“你已經弄得六神无主了。我陪你回去。”

“有什么用处？”

“我們应当跟他講条件。”

“講條件！講不講還不是一樣。等到他復原——還不是打牌、賭錢、吃酒——！”她不做聲了，想起剛才丈夫臉上的那種神情。灼傷的小孩子——灼傷的孩子啊！也許——

“復原？”索米斯反問了一句；“他病了嗎？”

“沒有；灼傷罷了。”

索米斯從椅子上拿起背心穿上，又拿起上身穿上，在手絹上洒些花露水，系上表鏈，然後說：“我們的運氣真壞。”

維妮佛梨德儘管滿腔心事，也替他難過起來，就好象這句短短的話說出了他的無限心事似的。

“我想去告訴母親，”她說。

“她和父親在房間里。你悄悄地到書房里去。我去找她。”

維妮佛梨德躡着腳到了樓下小書房里，房里很暗，唯一足跡的陈設是一張康那奈多的畫，因為假得不象樣子，別的地方都不好挂，就只好挂在这里；另外就是一套很漂亮的法律報告，有好多年都沒有人打開過了。維妮佛梨德站在書房里，背朝着深重的枣色窗簾，瞪眼望着壁爐的空爐架子；後來她母親走進來，索米斯跟在後面。

“唉，可憐的孩子！”愛米麗說；“你在這兒的樣子多難受啊！他這個人實在太壞了！”

這家人過去一直都小心避免一切不時髦的感情語言，所以愛米麗沒法上去使勁地摟一下女兒。可是她的溫柔的聲音，和名貴黑絲邊下面的修肩仍舊給了女兒安慰。為了不想使母親難受，維妮佛梨德鼓起自尊心，用自己頂隨便的聲氣說：

“不要緊，媽；用不着大驚小怪。”

“我不懂得，”愛米麗說，眼睛看着索米斯，“為什麼維妮佛梨德不能跟他說，要是再耽在家里，就去告他。他偷了她的珠子；

既然珠子沒有帶回來，這已經够告他的了。”

維妮佛梨德笑了。他們全都會搶着建議她這樣辦，那樣辦，可是她早已知道自己將怎麼辦了，那就是——一點不做什么。反正她已經取得一個小小的勝利，保存了自己的財產，這個感覺在她心里愈來愈占優勢了。不來！她如果要懲他，可以在家里懲他，不讓外人知道。

“不要難受，跟我上餐廳去，”愛米麗說，“你得跟我們吃晚飯，告訴你父親的事情讓我來。”維妮佛梨德向門口走去時把電燈扭熄掉。這時候三個人才看出走道里出了事情。

原來詹姆士注意到一間從來不用的房間有了燈光，用一條灰褐色駝毛披巾裹着上身，正站在過道里；由於胳膊被披巾裹着，那只銀色的腦袋和下面褲子着得很時髦的大腿，看上去就象隔了一大片沙漠似的。他站在那裡，活象一只灰鶴，臉上的神情就象灰鶴看見一只大得吞不下的蝦蟆一樣。

“這都算是什麼？”他說。“告訴你父親听听。你什麼事情都不告訴我。”

愛米麗一時答不出話來。倒是維妮佛梨德上去，手抓着詹姆士的一只束縛着的無能為力的胳膊，說道：

“蒙第沒有破產，爹。他不過回家了。”

三個人都料到准有嚴重的事情發生，都高興維妮佛梨德把詹姆士的胳膊緊緊抓着，可是他們沒有懂得這個陰影似的老福爾賽根株長得很深。他剃了胡子的嘴唇和下巴稍稍扭動了一下，兩撇銀色的長腮須之間就象有東西磨了那麼一聲。接着詹姆士就岸然說：“他真要我的命。我早知道會這樣了。”

“你不要煩神，爹，”維妮佛梨德安靜地說。“我一定要他乖乖的。”

“啊！”詹姆士說。“来，把这个东西拿掉，我覺得热呢。”他們給他拿掉披巾，詹姆士轉过身，稳步走进餐厅。

“我不喝湯，”他跟瓦姆生說，就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三个人也坐下来。維妮佛梨德仍旧戴着帽子，瓦姆生給添上了一副食具。等到瓦姆生出去之后，詹姆士就問：“他带回来什么东西沒有？”

“什么都沒有，爹。”

詹姆士的眼睛盯着湯匙上面自己的影子看。“离婚！”他說；“狗屁！我做什么的？我早就該給他一笔錢叫他在外国不要回来。索米斯！你去找他談話。”

这个建議非常及时，而且非常簡單，連維妮佛梨德提出反对时，自己也不由得詫异起来；可是她毕竟說了；“不要，他現在既然回来了，我就留他下来；只要老老实实的——就行了。”

大家全看着她。維妮佛梨德真有勇气，这是他們一向知道的。

詹姆士撇开这个不談，他說，“住在你那里，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做不出来！你把他的手枪找出来！睡覺时記得带着。你应当叫瓦姆生睡在房子里。明天我亲自去找他。”

這句話使大家都感动了，爱米丽輕描淡写地說：“对的，詹姆士，胡鬧我們可不許。”

“啊！”詹姆士抑郁地說，“我可說不上了。”

瓦姆生送魚进来，談話轉到別的上面去了。

晚飯一吃完，維妮佛梨德就吻了父亲告辞；詹姆士抬起一双充滿疑虑和愁苦的眼睛看着女儿，所以她說話时尽量在声音里面夹进安慰。

“不要紧，爹；你不要煩神。我不要人陪——他很平和。只

要你不煩神，我就沒有什麼不放心的事情。再見，上帝保佑你！”

“上帝保佑你！”詹姆士跟着說了一句，就好象不懂得這話是什麼意思似的，眼睛把維妮佛梨德一直送到門口。

維妮佛梨德到家時還不到九點，一直上樓。

达尔第躺在自己更衣室的床上，換上一套藏青嘑嘰的衣服，腳上穿一雙漆皮便鞋；兩只胳膊交叉放在腦後，嘴邊吊了一支熄滅的香煙。

維妮佛梨德忽然想起夏天窗口木箱里養的那些花草來，一天烤下來之後，那些花草都干枯憔悴地倒在那里，或者站在那里，可是太陽一落山，就蘇醒過來。想起這種事情，真是可笑，可是她灼傷的丈夫就象那些花草一樣已經受到一點露水了。

达尔第木然說：“我想你是上公園巷去的。老頭子好嗎？”

維妮佛梨德忍不住恨恨地回了一句：“還沒有死。”

他退縮了一下，的的確確退縮了一下。

“你弄明白，蒙第，”她說，“我決不讓他煩神。你如果不老實的話，你可以回去，隨便你去哪兒。你吃了晚飯沒有？”

“沒有。”

“要不要吃一點？”

他聳一下肩膀。

“伊摩根給了我一點。我不想吃。”伊摩根！在感情極端激動之下，她已經忘掉伊摩根了。

“原來你見到她了？她說瞭什麼？”

“她吻了我。”

維妮佛梨德看見那張陰沉而輕蔑的臉鬆了下來，感到一陣屈辱。“對了！”她想。“他愛的是伊摩根，對我毫無情感可說。”

达尔第的眼睛骨碌碌在轉。

“她知道我的事情嗎？”他問。

維妮佛梨德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她正需要这个挾制的武器，他很怕孩子們知道呢！

“不知道。法尔知道，几个小的都不知道；他們只知道你走了。”

她听見他如釋重負地叹了一口气。

“可是如果你再有什么把柄的話，”她說，“我就讓他們知道。”

“好吧！”他說，“你打好了！我反正完了！”

維妮佛梨德走到床面前。“你听我說，蒙第！我不要打你。我也不想伤你的心。什么事我全不想提。我也不想去煩神，有什么用处！”她沉默了一下。“不过，我不能容你胡鬧，决不！你还是明白些。你使我受了許多痛苦。不过我有一个时期曾經欢喜过你。为了这个緣故——”他的厚眼皮抬了起来，一双褐色眼珠剛好和她朝下看的灰綠色眼珠碰上；她突然碰一下他的手，轉过身进自己的房間去了。

她在鏡子面前坐上大半天，一会儿摸摸自己的結婚戒指，一会儿想想一个屈服的阴沉男人，睡在隔壁房間床上，就象个陌生人一样；她打定主意不去煩它，可是想到他在国外的一切，不禁妒意橫生，然而不时又偏偏会不忍起来。

第十四章

外国风光之夜

索米斯一肚子不愿意看见春天到来——对他说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感到光阴在飞逝，而他的天鹅并没有靠近嘴边一点，从他的蛛网里望出去，仍旧看不见一条出路。包尔第得除掉报告侦察继续进行而外，什么消息都没有——钱倒花了不少。法尔和他的表哥已经出发到战地去了，战事的消息稍微好了一点；达尔第到目前为止还算老老实实；詹姆士的健康总还没有坏下去；自己的律师生意简直兴隆得不象样——所以除掉“一筹莫展”之外，索米斯可以说简直没有心事。

苏荷区他也不是绝迹不去，千万可不能叫她们当做他，用詹姆士的一句口头语说，“打退堂鼓”了——他说不定随时“打上场锣”呢。可是他得非常持重、非常小心，弄得屡次经过布里达尼饭店门口都不敢进去，只在那个地区的污秽街道上乱跑一阵回来；而且每次这样做了之后，自己总有一种不正常的占有感觉。

五月里一天晚上，索米斯就是这样漫游到摄政街，在街上撞见一大群从没有见过的古里古怪的人：叫叫嚷嚷、推推撞撞、嘴里吹着口哨、脚下跳着舞、光怪陆离、快活得令人侧目的人群，有的戴

着假鼻子，吹着口琴，有的吹着哨子，插着羽飾，在他看来簡直是丑态百出。馬法金！^① 当然馬法金是解圍了！好事！可是难道这就是借口嗎？这些是什么人呢？做什么事情的，从哪儿涌到西城来的？羽飾拂过他的臉，哨子向着他耳朵吹。女孩子們喊：“把你的头发抹抹，醉鬼！”一个年輕人的大礼帽被人打落下来，好不容易才被他找到。炮仗在他鼻子前面和脚下放起来。他弄得又慌張、又着恼、又生气。这道人群的河流是从城里各个角落里来的，就好象冲开了人欲的閘門，放出一道他可能听說到但是从不信其有的水流。平民原来就是这样子，无数活生生事例，剛好是礼教和福尔賽主义的一个对照。天哪，民主原来就是这样子！发臭、叫囂、丑恶！在东城，甚至苏荷区，也許会——可是在摄政街，毕卡第里大街这边！那些警察到哪儿去了！在一九〇〇年，索米斯以及他們千千万万的福尔賽，从来就沒有看見这座熔爐的盖揭开来过；而現在当他們向熔爐里窺望时，却簡直信不过自己烤热的眼睛。这事整个儿沒法形容！那些人一点拘束沒有，还有点覺得索米斯可笑；那样密軋軋的人，那样的粗野，大声笑着——多难听的笑声啊！对于他們，沒有一件事是庄严的！如果他們开始砸破窗子，他也不覺得奇怪。在拜尔买尔大街那些堂皇的、入会費要六十鎊的俱乐部建筑面前，那堆叫嚷、嘴里吹口哨、脚下跳着舞的番僧似的人群蜂拥而过。俱乐部的窗子里，他的同类正以約束着的兴趣望着这些人群。他們可不懂得！的确，这是非同小可的——这些人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这些群众很高兴，可是有一天他們将会带着另一种心情跑来。他記得八十年

① 馬法金在納塔尔邦，于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二日起被波尔人圍困，到次年五月十七日方才解圍。

代的末后两年，自己在白里登时，就出现过一群暴徒；那些人当时就打坏东西，并且公开演講。可是比恐惧更甚的是一种深深的惊异。这些人都象是瘋了一样——这不是英国味道！就为了六千哩外一个和华特福那样大的小城的解圍！克制、拘謹！这些在他看来几乎比生命还宝贵的品质，这些财产和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属性，哪里去了？这不是英国味道！不是英国味道！索米斯就这样一面沉吟，一面向前挤。这就象忽然看见有人从他那些法律文件中把所有“悄悄保存”的契約都抽掉似的；或者看见什么怪物在未来的路上潜伏着，潜蹊着，用自己的影子擋着路。这些人既不够麻木，又不够恭敬！这就象发现英国十分之九的民族全是外国人似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了！

他在海德公园三角場碰見乔治·福尔賽，因为看賽馬晒得漆黑，手里拿着一只假鼻子。

“你好，索米斯！”他說，“送你一只鼻子！”

索米斯只对他淡然一笑。

“从一个跑馬鬼那里搶来的，”乔治接着說，看得出他吃了晚飯来的；“他想把我的帽子砸扁，只好一拳打倒他。我說，总有一天我們非跟这些家伙开仗不可，太沒上沒下了——全是些过激党和社会主义派。他們要我們的東西。你把這話告訴詹姆士伯伯，他准会睡得着覺。”

“醉中有真言，”索米斯想，可是他只点一下头，就向前走去，到了汉弥尔登場。公园巷只有一小队叫嚷的人，并不太鬧，索米斯抬头望望公园巷那些房子，心里想：“我們毕竟是国家的栋梁。要推翻我們还不那么容易呢。财产差不多就是全部的法律啊！”

可是，当他关上父亲房子的大門时，所有街头的那些古怪的

外国风光的噩梦都在脑子里一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象梦醒之后，在一个温暖、清淨的早晨，舒舒服服躺在自己彈簧褥子的床上一样。

他走进那間空蕩蕩的大客厅，站在客厅正当中一点不动。

他要个妻子！有一个人談談心。一个人有权利这样做！他媽的！一个人有权利这样做！

第三卷

第一章

索米斯上巴黎

索米斯很少出門旅行；十几岁时曾經随父母和維妮佛梨德兜过一个“小圈子”——布魯塞爾、萊茵河、瑞士，然后經過巴黎回家；二十七岁那一年，自己剛对油画发生兴趣，曾經在意大利耽过五个星期，看看文艺复兴博物館——覺得有点名不副实；回来时在巴黎耽了两个星期，什么都沒有看；象法国人这样一个极端自我中心、极端“外国气”的民族，把一个福尔賽放在他們当中，必然会是如此。他的法文还是在中学时代学的，那些人說話他也听不懂；覺得在人前还是沉默为上；不至于弄得象个傻瓜。男人的衣服样子他看了就不喜欢，轎式馬車他也不喜欢，戏园子就象蜂窝，美术馆一股蜜蜡气味。他做人又太小心，而且胆也太小，因此巴黎的另外一面，福尔賽家人称做的秘密趣味的一面，也不敢去涉足；收藏家找的那些油画——休想撈得到半張便宜貨！正如尼古拉說的一句口头禪一样——都是些一毛不拔的人。他回来时心里很不痛快，說巴黎被人捧得过头了。

有这些緣故，所以一九〇〇年他上巴黎时，在他还是第三次見識这个文明的中心。这一次可是移樽就教，因为他覺得自己現在比巴黎的文化程度高，而且可能真正是如此。还有，这一次

他是抱有固定的目标来的，并不是上这座艺术修养和伤风败俗的神庙来顶礼膜拜，而是为了进行自己的法律事件，老实说，他所以去是因为事情已经不能再看作是儿戏了。偵察老是那样进行下去，可是永远没有结果——没有结果！乔里恩从来没有回过巴黎，除了他之外更没有别的“嫌疑犯”！由于近来忙着接许多关系私人秘密的新业务，索米斯愈加觉得一个律师的名誉关系多么重大，可是到了晚上，或者闲暇的时候，想到光阴飞逝，钱财滚滚地进来，然而自己的前途却照样“动弹不得”。自从那次馬法金解围的夜晚之后，他就觉察到有个“傻头傻脑的年轻医生”追随安耐特的左右。他有两次撞见这家伙——一个高高兴兴的小傻瓜，顶多不过三十岁。再没有比看见人高高兴兴更使索米斯生气的了，这是一种下流的、华而不实的品质，毫无事实的根据。总之，在欲望和希望的夹攻之下，索米斯已经愈来愈吃不消了，近来他的念头又转到伊琳身上，想到她也许发觉有人在钉自己的梢。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最后决定亲自上巴黎去看看；再一次设法破除她对自己的厌恶，破除她拒绝重新使自己和他的前途比较顺当的决心。如果他再失败了——那么，他就要看看她平时究竟怎样过的！

他在古馬丁街找到一家旅館，旅館里简直没有人讲法文，对于福尔赛是再适合没有了。他也没有定下什么步骤；他不想惊动她；但要想个方法不给她机会避不见面。第二天早上，天气非常之好，他就出发了。

巴黎是一片欢乐的气象，五星形^①上面照着大太阳，索米斯看了简直发恼。他庄重地在路上走着，鼻子抬得微微偏向一边，

① 这是指巴黎凱旋門一带。

显出真正的好奇心。他现在也愿意懂得一点法国的风俗人情，安耐特不是法国人吗？这一次旅行的确可以有不少收获，只要他有办法去取。在协和广场时他就是处在这样的健康心情下，有三次几乎被马车撞倒。皇后道到了；伊琳的旅馆就在这里；到得未免太快，因为他还没有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呢。过河到了对岸，他从一片篠悬木叶子中间望见旅馆的白房子，很是悦目，挂着绿色的遮阳帘。想想上旅馆去找她太危险，还是在露天的场合不期而遇要好得多；索米斯就找了一条长凳坐下，从这里正好留意着旅馆门口。时间还不到十一点，人不可能已经出去了。篠悬木的影子中间日光照在地上就象一滩滩的水，一些鸽子昂然走着，或者在剔羽修翎。一个穿蓝上身的工人打从这里经过，从装午饭的纸包里扔些面包屑给鸽子吃。一个头上扎缎带的小女佣领着两个打辮子、穿縐边衬裤的小女孩过去了。一部马车紆回地驶了过去，车夫穿一件蓝上身，戴一顶又黑又亮的帽子。在索米斯眼中，这一切好象全都有一种做作神气，虽则入画，可是已经不入时了。法国人真是一个戏剧性的民族！他想到自己被造化捉弄到异域来这样东飘西荡，很觉得委屈，就点起一支自己的名贵的香烟来。这种外国生活敢说伊琳过得很开心呢；她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英国味儿——连外表也不象！他开始盘算起那些绿遮阳帘下面的窗子，不知道哪一扇会是她的窗子。这次来找她谈话原是企图攻破她那道骄傲顽固的防线的，这些话怎么样措辞呢？他把烟头向一只鸽子扔去，心里想，“这样永远坐在这里想空头心思总不成。还是不要等吧。下午再来看她。”可是他仍旧坐下去，听见敲十二点，敲十二点半。“既然等了，”他想，“就等到一点钟。”可是就在这时候，他惊得跳起来，又缩起头颈坐下去。旅馆里出来一个穿奶油色衣服的女子，打了一顶淡褐

色的阳伞正要出門。偏偏就是伊琳！他等她走远了，不至于望得見是自己时，才起身跟在她后面走去。她就象沒有固定目标似地在路上閑蕩；要是他的記性沒有錯的話，她是朝着波隆森林的方向去的。至少有半小时他都是远远地在馬路对面尾随着她；后来望見她走进森林。难不成真是跟人碰头嗎？也許是什么狗法国人——《漂亮的朋友》^①之流，成天沒有事情做，就是纏着女人——原来那本小說他过去看过，看起来很困难，又厌恶，又覺得有趣。他沿着一条綠蔭小路紧紧跟在后面，有时候路轉弯时就会望不見她。这时候，他忽然想起多年前一个晚上，自己对伊琳和小波辛尼含着火一样的妒意，在海德公园里从这棵树后面溜到那棵树后面，从这个座位窺視到那个座位，在那里盲目地、非常可笑地到处搜索。小路轉了一个大弯，他急忙赶上去，只見伊琳正坐在一处小噴泉前面——一座尼奧比^②的綠銅象；长发一直遮到苗条的臀部，在凝視着她向着哭泣的一泓清泉。这样突然間和伊琳碰个正着，使他来不及轉身脫下帽子，就擦了过去。伊琳并沒吃惊。她永远是极端的鎮定——这一点最使他佩服，也最最使他不痛快，因为他永远猜不出她心里想些什么。她可覺察到有人尾随她呢？这样若无其事的派头使他非常生气；也不屑解釋自己怎样跑来的，只指指那座悲伤的小尼奧比說：

“这个象还不坏。”

这时候，他才看出她是竭力故作鎮定。

“剛才我不想吓倒你，所以沒有招呼；你常上这儿来嗎？”

① 莫泊桑的一本小說的名字，索米斯借用来指拆白党之流。

② 希腊神話，尼奧比由于自矜子女众多，引起阿波罗和亚第瑪的憤怒，用箭射死她的所有儿女，尼奧比自己也被天帝化为一座石象，一到夏天石象必滴泪。

“常来。”

“太冷清一点。”他話才說完，一位女太太逛过来，停下来看一会銅象，又走了。

伊琳眼睛望着那个女子的后影。

“不冷清，”她說，用阳伞搗搗地，“从来不清冷，总有个影子跟着你。”

索米斯懂得这話的意思；他狠狠望着她，叫道：

“哼，这是你自作自受，你要沒有影子跟你还不容易，伊琳，回家吧，影子就沒有了。”

伊琳大笑。

“不許笑！”索米斯大声跺着脚說：“这是不人道的，你听我說！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出来的，只要你肯回家？如果我答应你单住——隔这么一个时候来看看你，行嗎？”

伊琳站起来，臉上和身上忽然射出憤怒。

“沒有条件！沒有！沒有！你可以一直追到我死，我也不回去。”

索米斯弄得又难堪又生气，反而畏縮起来：

“顧上一点面子！”他厉声說，两个人站着不动，望着小尼奧比，日光把尼奧比的綠色肌肤晒得通亮。

“那么，这是你最后的回答，”索米斯說，两只手紧紧勒着，“你把我們两个人都判了死刑了。”

伊琳头垂下来。“我沒法回去。再見！”

索米斯一股怨气从头顶上冒出来。

“住嘴！”他說；“你听我講几句话。你給我一个神圣的誓言——你給我一个辨士的妝奩也沒有。我能够买給你的东西你全有了。你毫沒来由就背弃你的誓言，你害得我被人家当作笑

話講；你連孩子都不給我生一個；你把我丟在泥坑里；你——你現在還使我不能忘情，所以我要你——我要你。你想想你自己成了怎樣的人了？”

伊琳轉過身來，臉色雪白，眼睛里燃着怒意。

“上帝把我造成這個樣子，”她說；“你要說壞，就說壞吧——可是還沒有壞到要把自己送給一個她仇恨的男人。”

她走開了，日光照得她頭髮閃閃的；而且好象把她那件緊腰身的奶油色衣服從頭到腳都撫愛到了。

索米斯沒有說話，也沒有動。“仇恨！”這樣不留余地。這樣原始的两个字，使他的整個福爾賽性格都在發抖。他深深詛咒着，向着她走去的相反方向大踏步走去，那位女太太正逛回來，索米斯和她撞個满怀——蠢貨，釘梢的蠢貨！

沒有一會，他在林中深處已經走得汗流浹背了。

“好吧！”他想，“現在她對我一點顧惜沒有，我對她也不用有所顧惜了。今天我就要給她顏色看，叫她知道她還是我的妻子。”

可是在回旅館的途中，他又不得不承認自己這些話講得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總不能在大庭廣眾之間鬧起來；不能在大庭廣眾之間鬧起來，他又能夠有什麼作為呢？他簡直對自己的死皮賴臉着惱起來。本來就不該對她那麼重視；可是他——唉！都是咎由自取。旅館里游覽的人川流不息地在他面前走過，手里拿着游覽指南，他坐在那里午飯也沒有吃，却感到一種極度的沮喪。捆得動彈不得！他的整個一生就這樣糟蹋掉，所有的本性，所有正正經經的欲望都被封閉起來，束縛起來，所以弄到如此，全因為造化捉弄他在十七年前全心全意愛上了這個女人——真是全心全意，弄得他到現在對任何女子都沒有有一點真心真意！那

一天碰見她真是倒楣；而且偏偏就看不出她是这样一个害人精的維納絲，真是瞎枯了眼睛！可是，他眼睛里看見的仍旧是日光照着的那件紧腰身的中国綢衣服；他发出一声呻吟，正好被一个經過他面前的游人听见；那人心里想，“这人病了！我来看看。啊呀，我今天午飯不知吃了些什么啊！”

下午，他在歌剧院附近一家咖啡店門口坐着，用一根麦管飲着面前的檸檬茶，忽然来了一个恶念头，决定到她旅館里去吃晚飯。她如果在場，就上去跟她說話；不在，就給她留个条子。他回到旅館里小心换上晚餐服，写了下面的条子：

你跟乔里恩那个家伙的风流逸事反正我已經知道了。你再搞下去的話，我就把什么事情都翻出来，叫他无地自容。

索·福。

他把便条封好，可是沒有写信封。她現在又用娘家姓了，真是无耻；写她的娘家姓他不甘心，写福尔賽的姓又怕她信也不看就拿来撕掉。他随即出了旅館，穿过許多尽是寻欢作乐人的輝煌街道，到了她的旅館；在餐厅的一个远角落找到位子坐下，从这里所有的进口和出口都看得見。她沒有在。他晚飯吃得很少，吃得很快，而且一直留意着。她沒有来。他在客座里慢吞吞飲着咖啡，又喝了两杯白兰地。可是她还是沒有来。他走到旅客牌的地方看看上面的名字。十二号，就在二楼！他决定亲自把便条送上去。上了鋪紅地毯的楼梯，走过一間小客座；八号——十号——十二号！敲門呢，还是把便条从門底下塞进去，还是——？他鬼鬼祟祟向周圍看一下，就去轉門鈕。門开了，他在

門上敲敲——沒有人答應。門鎖着，而且緊貼地板，連便條都塞不進。他把便條揣在口袋里，立了一会，耳朵傾听着，肯定她大概不在家了。忽然拔起腳走了，經過小客座，下了樓梯，到了柜台面前站住。

“請你把这个条子交給海隆太太好嗎？”他說。

“海隆太太今天動身了——下午三點鐘忽然走的。家里有人病了。”

索米斯嘴嚀起來。“噢！”他說；“你們知道她的住址嗎？”

“不知道，先生。想是英國。”

索米斯把便條收回口袋，出了旅館，叫住一部過路的敞篷馬車。

“隨便去哪兒！”

車夫顯然不懂得他說的什麼，笑了笑，就揚起鞭子。索米斯就這樣坐在那部黃色輪子的小敞篷馬車里跑遍了星形的巴黎；馬車東停一下，西停一下，同時來一句“是這兒嗎，先生？”“不是，再走！”終於車夫完全付之絕望，一任那部黃色輪子的馬車在那些平門面、百葉窗的高房屋和篠懸木的大街上飛馳着——就象荷蘭人的鬼船①一樣。

“就象我的一生，”索米斯想，“沒有目的，尽是向前跑！”

① 傳說有荷蘭水手因作惡多端受天罰，終身在大海里航行，凡是見到他的船的，都認為不祥。

第二章

蛛网

索米斯第二天就回英国，第三天早上包尔第得先生就来看他，衣服上插了一朵花，戴一顶褐色圆顶帽。索米斯邀他坐下。

“战事的消息还不算坏，可不是？”包尔第得说。“您身体好吗，先生？”

“很好，多谢。”

包尔第得身子向前微偻，微笑一下，张开手掌，望着自己手掌轻声地说：

“我觉得您的事情我们总算替你办到了。”

“什么？”索米斯脱口而出问。

“19号忽然来了一个报告，在我看来，可以称得上证据十足，”包尔第得讲到这里停了一下。

“怎么样呢？”

“就在本月十号的中午，19先是看见17和一个男子晤谈，到了晚上十点钟光景，19还亲眼看见这人从17旅馆的卧房里走出来。作证时只要当心一点就行，尤其是17已经离开巴黎——无疑是跟这个男人一同离开的。事实上，两个人就那样溜掉了，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们，不过总会找到——总会找到。

19 在很困难的环境下，費了很大的勁才达到目的，我真替她高兴。”包尔第得取出一支香烟，在桌子上搗搗，看看索米斯，又把香烟放回去。他的当事人臉上的神情并不怎样好看。

“那个新男人是誰呢？”索米斯突兀地問。

“这个我們倒不知道。她可以宣誓这是事实，而且那人的相貌她也記下来了。”

包尔第得取出一封信，念起来。

“一个中年人，中等身材，下午穿一套藍的、晚上穿的晚礼服，蒼白的臉色，黑头发，黑上須，两頰瘦削，下巴长得很好，灰色眼睛，脚很小，贼头贼脑的——”

索米斯站起来到了窗口，站在那里又是生气、又是好笑，彻头彻尾的蠢貨——蜘蛛一样的彻头彻尾的蠢貨。七个月的工夫，每星期花上十五鎊錢，落得个被人家認做是自己妻子的情人！贼头贼脑的！他打开窗子。

“太热，”他說，又回到自己位子上。他蹶起大腿，低头向包尔第得傲慢地看了一眼。

“我認为这样証据还不够，”他說，把下面的話故意懶洋洋地說出来，“姓名、地址，都沒有。我覺得你不妨叫 19 休息一下，把我們的朋友 47 这一头抓起来。”包尔第得是否已經猜到是他，他也說不了；可是他想象中好象看見包尔第得在一班熟朋友中間尽情狂笑。“贼头贼脑”！他媽的！

包尔第得带着着急、簡直可怜的声音說：“我不瞞你說，我們有时候連这一点証据都不够，就对付过去了。你知道，这是巴黎呵！漂亮女人单身住着。你何妨冒一下險呢，先生？說不定把事情逼得紧一点。”

索米斯忽然看出了苗头。这个家伙的职业心鼓舞起来了。

“我一生事业的最大胜利；帮一个人闹离婚，抓到他上自己妻子的卧房去，就这样离掉了！等我退休之后，这件事倒值得聊聊呢！”他忽然来了一刹那的狂想：“为什么不可以？反正中等身材，脚很小，贼头贼脑的男人多着呢！”

“冒险的事情，不在我的委托之内，”他简短地说。

包尔第得抬起头来。

“可惜，”他说，“实在可惜！另外那件事情好象很花钱呢？”

索米斯站起来。

“这个你别管了。你去留意 47，不过小心些，不要扑个空。再见！”

包尔第得听见“扑个空”三个字，眼睛眯了起来。

“很好很好。有事情我就来告诉您。”

室内又剩下索米斯一个人了。这种生意经真是害人，下流、可笑！他两条胳膊放在桌上，把额头抵在上面。足足有十分钟他都这样憩着，后来还是一个管理员将他惊醒。管理员送进来一家新发行股票的说明书草稿，股票很不错，是曼尼福德与托宾发行的。那天下午他很早就下班，一直向布里达尼饭店走来。只有拉摩特太太一个人在饭店里。先生跟她一起喝茶好不好？

索米斯鞠一下躬。

两个人在小房间里成一个直角地坐下来时，索米斯就率直地说：

“我要跟你谈一件事情，太太。”

拉摩特太太明亮而褐色的眼睛迅速地抬了一下，看出她早就指望这样的谈话了。

“我得先问你一件事情：那个年青医生——叫什么名字的？他跟安耐特有什么名目没有？”

拉摩特太太的整个人格，就好象变成一块黑玉似的——輪廓分明、漆黑、坚硬、而且发光。

“安耐特年紀还輕，”她說；“医生先生年紀也很輕。年輕人中間的事情总是进行得很快的；可是安耐特是个孝順孩子。啊！脾气真是太好了！”

索米斯嘴边形成一絲微笑。

“那么事情並沒有具体？”

“具体——当然不是！这个男孩子很不錯，可是——你怎么說呢？目前又沒有錢。”

拉摩特太太举起手里的柳叶花紋茶杯；索米斯也举起来。两个人的目光碰上了。

“我是个結了婚的人，”他說，“多年来都和我的妻子分开住。我正在設法和她离婚。”

拉摩特太太放下茶杯。真的嗎？有这种不幸的事情！她的話講得一点感情沒有，使索米斯自然而然产生一种鄙視。

“我是一个富有的人，”他又說，自己完全明白這句話不大得体。“目前多說也沒有用，不过我想你是懂得的。”

拉摩特太太眼睛睜得多大，連眼白也露出来了；她直視着索米斯。

“啊，这个——可是我們的時間是从容的！”她只講了这一句。“再来一杯茶？”索米斯拒絕了；和拉摩特太太告別，他就向西城走去。

这件事情算是放心了；她决不会讓安耐特跟那个高高兴兴的小傻瓜有什么花样，总要等他——可是他几时才能有机会說：“我自由了呢？”几时才有机会？前途茫茫，簡直不象是眞事，他覺得自己就象陷在蛛絲网里的一只蒼蠅一样，一双发愁的眼睛

在望着空中可欣羨的自由。

他覺得近來運動很少，所以一路漫步走到坎辛登公園，一直到女皇門，再向采爾西走去。也許她已經回到自己的公寓了。這一點他至少可以打聽出來。原因是自從上回遭到那次可恥的嚴詞拒絕之後，他又重新向自己解說，認為她一定有個情人。他在吃晚飯的時間到了那座小公寓的前面。不用打聽了！一位白髮老太太正在她窗子口澆那只花草箱呢。他慢慢走過公寓，趁着夜色沿着河边走回去；夜色清靜美麗，一切都那樣的和諧，那樣的舒適，只有他的心情完全兩樣。

第三章

里希蒙公园

就在索米斯渡海上巴黎去的那一天下午，乔里恩在罗宾山收到一封电报：

令郎染腸炎症，尚无生命危险，将續电。

琼的仓位已经定好了，第二天就要动身，一家上上下下本来就已經心緒不宁，又来了这个消息。电报送来时，琼正打算把伊立克·考柏萊的一家人托给自己父亲照应。

在乔里参军的刺激下，琼去报名当紅十字会看护的决定，虽說是忠实履行了，却不免有点着恼和懊悔，这是福尔賽家人碰到剝夺他們个人自由时都会感觉到的。开头她还热心，滿口說事情“有意思之极”，一个月后，就慢慢觉得由她自己訓練自己要比別人訓練自己好得多。如果不是因为好丽硬要学姊姊的样子，也要去受訓練，她准会“哭了回来”。四月間，乔里和法尔随部队出发之后，她这种三心二意的情况就更加稳定下来。可是現在就要离开了，一想到要丢下伊立克·考柏萊和一个妻子两个儿女在一个冰冷的、不懂艺术的世界里飄泊，心里非常难过，所以

会不会去，她自己都很难說。讀到那封令人焦灼的活生生的电报，她的事情才算敲定了。她想象自己已經看护乔里起来——他們当然会讓她看护自己兄弟的啊！乔里恩为人总是比較随便而且不大有信心，并不存这种希望！琼真是糟糕！人生是多么的粗暴和殘酷啊！她这一代的福尔賽家人有沒有一个真正懂得的？自从获悉儿子抵达开普敦之后，他一想起来就要不快个半天。他总沒法不使自己感到儿子經常处在危險之中。电报里面的情况虽則严重，他倒为之心情一寬。至少，枪彈是打不到乔里了。可是——腸炎确是个厉害病呢！《泰晤士报》上登滿了得这个病送命的人。为什么不能夠讓他儿子安安稳稳耽在家里，他自己睡在那个接近大陆的医院里呢？的确，三个儿女的非福尔賽牺牲精神把乔里恩足足搞糊涂了。他自己巴不得能跟乔里换一换，因为他爱自己的儿子；可是这种个人的动机他們却完全感觉不到。他只能有一个想法，就是福尔賽的类型看上去已經日趨沒落了。

下午三四点鐘光景，好丽跑出来到那棵老橡树下面找他。最近几个月来，离开家在医院里訓練，她已經长出不少了。乔里恩看見好丽跑来，心里想：“她比琼懂事，虽說还是孩子；看事情清楚得多。感謝上帝，她还不会出去。”好丽在秋千架上坐了下来，很是沉靜。“她跟我一样，”乔里恩想，“感到很难受呢。”他看見好丽的眼睛盯着他望，就說：“不要老是放心不下来，孩子，他假如不生病的話，說不定还会碰上更大的危險呢。”

好丽从秋千架上下来。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爹。乔里是因为我的緣故才去从軍的。”

“怎么講？”

“你在巴黎的时候，法尔·达尔第和我，我們两个人要好起来。我們时常上里希蒙公园去騎馬；我們訂了婚。乔里发现了，認為应当阻止我們；所以他就向法尔挑战，一同去参軍。这全是我的不好，爹；所以我也要出去。他們两个人只要有一个出了事情，我就活不了。而且，我跟琼受的是一样訓練。”

乔里恩呆呆看着女儿，惊异中微微有点好笑。原来自己一直問自己的那个疑团，解答就在这里；原来他的三个儿女終究还是福尔赛。好丽早就該把一切經過告訴他！可是这句帶有諷刺味道的话到了嘴边又被他咽了下去。对年輕人的慈爱在他的所有信仰里面恐怕是最神圣的一条了。当然，这就是他慈爱的报应！訂婚了！怪不得他跟好丽近来没有什么接触呢！而且是和小法尔·达尔第，索米斯的外甥訂了婚——属于敌人的陣营！这事簡直太叫人不开心了。他收起画架，把水彩画倚着树身放着。

“你告訴了琼沒有？”

“告訴了；她說她总有办法把我塞在她的房間里；她住的是单人仓；可是我們两个人得有一个睡地板。你答应的话，她馬上就进城去請求批准。”

“答应？”乔里恩想。“这个时候要我答应未免太迟了一点！”可是他仍旧止住自己沒有說。

“你年紀太小了，亲爱的；他們不会讓你看护他。”

“琼認識的几个人，就是她帮助着上开普敦去的。他們如果不讓我看护他，我可以跟她們待在一起，在那边受訓練。放我走吧，爹！”

乔里恩微笑了，原因是自己哭都哭得出来。

“我从来不阻擋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他說。

好丽張开胳膊樓着他的頸子。

“爹！你是世界上頂好的人。”

“这等于說我是頂坏的人，”乔里恩想。他对自己的容忍主义如果說有什么怀疑的話，那就是在这种时候。

“我跟法尔的家里人不好，”他說，“而且我也不知道法尔怎样，不过乔里是不喜欢他的。”

好丽眼睛茫然看着。

“可是我爱他，”她說。

“这就行了，”乔里恩淡淡地說了一句，后来瞥見好丽的神情，就吻了她，同时心里想：“年輕人的信念真是再可怜不过了！”要末自己認真不許她走，否則的話，他显然只能尽点人事，因此他就跟琼一同进城。是不是由于琼非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还是由于他們見到的那位长官是乔里恩旧日的一个老同学，他也說不出来；总之，好丽跟琼住一个房間算是批准了。第二天傍晚，乔里恩带着两个女儿上了塞必东車站，給她們身边带了錢，带了病人的营养食品，并且带了支款的介紹信——福尔賽家人不带这种介紹信是决不出門的——两个人就这样揚长而去。

他在夕阳灿烂的天空下面坐馬車回到罗宾山；晚飯吃得很迟；为了表示同情，那些佣人伺候晚飯时特別当心，乔里恩为了表示領会这种同情，也吃得特別仔細。一直到晚飯吃完，到了鋪着青石板的走廊上点起雪茄时，才算真正松了一口气，走廊上那些石板的形状和顏色都是小波辛尼匠心独具地挑选来的。四圍的夜色漸深，景色真美啊，树头一点风絲也沒有，而且香气是那么濃郁，使人聞到簡直有点惆悵。草地上滿是露水，所以他只在石板上来回走着；不久他就感覺到自己好象只是三个人里面的一个，每走到尽头时三个人并不一同兜过来，而是各人轉一个

身，所以他父亲总是最靠近房子的一边，他儿子总是最靠近走廊的边上。两个人都用一只胳膊輕輕挽着他的胳膊；他深怕惊动他們，連手都不敢抬起来，雪茄就这样燒光，烟灰落到自己身上，終于变得太烫了，从他嘴边落了下来。两个人这时都离开了他，他的两只胳膊忽然感到寒冷。剛才是三个乔里恩合在一个乔里恩身上在走啊！

他站着不动，在辨别耳朵里听到的那些声音——大路上一部过路的馬車，远远开着的火車，盖基农場上的那只狗，低語的丛树，小馬夫在吹他的便宜口笛。上面无数的繁星——明亮而沉寂，那样的辽远！月亮还没有出来！那点光綫勉强使他能辨别出那些黑黢黢的石板和沿走廊边上的鳶尾花上面的黑旗和刺刀——这是他心爱的花，那些蜷曲皺折的花瓣，顏色就和夜晚的顏色一模一样。他轉身进了屋子。房子又大、又黑，这么大的地方除掉他住着之外，連个鬼都没有。真是寂寞得要死！这样孤单单在这儿住下去可不成。然而只要眼前是这样美，一个人又为什么要感到寂寞呢？回答是——就象回答一个白痴提出的問題一样——他就是感到寂寞。景色越美，人越是感到寂寞，因为美的本質是和諧，而和諧的本質是——結合。如果把灵魂剔掉，美就不能給人以安慰。夜色尽管这样美得令人发瘋，那些星光就象一簇簇葡萄开的花，而且傳來青草香和蜂蜜的味道，他也不覺得开心，原因是她已經和他隔开了，現在被尊貴的自爱完全隔开了；他覺得，她在他的眼中就是美的生命、美的化身和精华啊！

他想睡，但是沒有睡得好；他拚命想把事情看开，可是做不到；对于一向随心所欲，而且舒舒服服承受祖宗余蔭的福尔賽家人來說，要做到看得开是很难的。可是天快亮时，他总算睡去，而且接着就做了一个怪梦。

他梦见自己站在一座戏台上，台前挂着又高又厚的帘幕，高得跟那些星斗一样——沿着那一串脚灯拉成一个半圆。自己个子很小，就象个小黑点子在台上跑来跑去；最奇怪是台上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索米斯也在场。他自己的小个子和索米斯都在想法子从帘幕后面钻出去，可是又重又黑的帘幕却始终挡着他。有好几次他都钻到帘幕前面，可是，随即看见一条窄缝——一条非常之高的鳶尾花颜色的美丽缝隙，就象一刹那看见的天堂那样辽远，那样无法形容。看得他满心的喜悦。他赶快走前几步，钻了进去，可是帘幕在他前面又抬了起来。在极端失望之余——是他还是索米斯——他又向前走，前面的帘幕又开了，一条缝、接着又很快抬起来了。就这样一直钻下去，永远钻下去，后来他醒了，嘴里喊着“伊琳”。这个梦使他觉得心神非常不宁，尤其纳闷的是怎么弄得自己和索米斯变成一个人了。

那天早上，他觉得没有心思作画，就骑上乔里的马出去，骑了很长的时间，把自己骑累了才回来。第二天，他打定主意上伦敦去，看看有没有法子请求批准他继两个女儿之后上南非洲去。第三天早上，他才开始收拾行装时，就收到这样一封信：

格林旅館，里希蒙

六月十三日

亲爱的乔里恩：

你想不到我会住得跟你这样近，巴黎住不下去了——所以我住到这里来，想就近能找你给我拿个主意。我很愿意能再看见你。自从你离开巴黎之后，我觉得就没有碰见什么人可以真正谈得来的。你和你的儿子都好吗？目前恐怕还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

永远是你的朋友，

伊琳。

伊琳离开他三哩都不到！——而且仍旧是逃难！他站在那里，嘴边浮出一丝怪笑。连他想象的都没有这么好！

快到中午时，他出门步行穿过里希蒙公园，一边走，一边想：“里希蒙公园！对我们福尔赛真是再合适没有了！”并不是有福尔赛家人住在那边——公园里除了皇族、管园子的和驯鹿之外，什么人也不住在那里——可是，里希蒙公园里的大自然恰恰就是自然到那种程度，决不过份，表面装点得花团锦簇，就象大自然一样，那样子好象说：“你们看我的本性表现——简直说得上是热情奔放，几乎控制不住，可是当然并不是把持不住自己啊！”对啊！便是在六月里这样一个晴朗的日子，布谷鸟象飞矢一样从一棵树移到另一棵树叫唤着，林鸪宣布盛夏来临的时候，里希蒙公园还是把握得住自己的。

乔里恩在一点钟进了格林旅馆；这家旅馆差不多就在那座更加有名的皇家酒店的紧对面；地方不算大，十足的上流气派，冷牛肉、醋栗果排，供应从来不缺，而且总住了一两位阔寡妇，所以门口经常停着一辆双马马车。

伊琳在一间房间里，正坐在钢琴凳上用一本老乐谱弹着“汉塞尔与葛里铁儿”，^①凳子上铺的绒线绣花；房间里挂的全是光滑滑的印花窗帘，一点唤不起什么情绪。房间的墙壁还没有糊上莫理斯的那些花纸，^②就在伊琳头上挂了一张印刷品的女皇

① 汉勃尔丁克一八九三年所作的儿童歌剧。

② 威廉·莫理斯(一八三四——一八九六)，英国诗人、社会主义者和室内装饰家；他创制的糊壁纸当时很受欢迎。

象，騎着一匹小駒，圍着許多獵犬、戴蘇格蘭帽子的人和殺死的牡鹿；在女皇象旁邊的窗沿上放了一盆淡白和粉紅的耳環花。房間里的維多利亞時代氣息簡直象活了一樣；而伊琳穿了一件緊衣服在喬里恩眼中看來簡直象維納絲從已往世紀的蚌殼里鉆出來似的。

“如果旅館經理有眼睛的話，”他說，“他就會請你出去；你把他的陳設全破壞了。”他就这样輕輕對付掉一個情不自禁的場合。吃完冷牛肉、咸胡桃、醋栗果排，和石頭瓶子裝的姜啤酒之後，兩個人就漫步進了公園，繼着適才輕鬆的談話是喬里恩所害怕的沉默。

“你還沒有告訴我巴黎的情形呢，”他終於說。

“我有好長一個時候都被人尾隨着；弄得也習慣了。可是後來索米斯來了。就在那座小尼奧比銅象旁邊——還是老話；問我肯不肯回家？”

“荒唐！”

她說話時眼睛本來垂着，這時才抬了起來。那雙深褐色的眼睛緊緊盯着他，比任何言語都說得清楚：“我已經走上末路了；你如果要我的話，我是現成的。”

單以感情的程度來說——儘管他活到這麼大——這樣一個場合他還沒有經驗過。

那句“伊琳，我真愛你！”幾乎脫口而出。隨即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起來，清清楚楚看見喬里躺在那里，一張雪白的臉向着白牆。

“我的孩子在南非洲病得很厲害，”他靜靜地說。

伊琳拿胳膊和他挽上。

“我們再散步吧；我懂得。”

用不着愁眉苦臉地來一套解釋！她懂得！兩人一直走到鳳尾草中間，草長已經及膝，他們就在那些兔穴和橡樹中間談論着乔里。兩小時後，他在里希蒙公園門口和她分手，轉身回家。

“那麼，她已經知道我对她的心意了，”他想。“當然！這種事哪里能瞞得過這樣的女子呢！”

第四章

河那边

乔里被那些梦纏死了，現在梦也不来了，因为人已經憔悴到連梦都做不动了；丢下他不死不活地躺着，隱隱約約回忆着辽远的事情；只有一双眼睛勉强能够轉动，从靠近自己小床的窗子口瞅着沙漠里流动着的一灣細水，瞅着那片大高原后面一片蔓生的白树丛。尽管还没有看見过一个波尔人象兔子一样从上面滚下来，或者听见枪彈呼呼从上面飞过去，他現在也懂得什么是大高原了。他連火药味还没有聞到就被瘟疫偷偷找上。也許是渴了一天，見到水就随便喝下去的緣故，也許是吃了一只坏水果——誰知道？他无法知道，他連恼恨这个瘟病的胜利也没有气力恨了——他病得仅仅知道有很多人都跟他一起躺在这里，仅仅知道自己被那些怪梦纏得很苦；仅仅知道瞅着那条小河，还有就是能隱隱約約回忆那些辽远的事情……

太阳快要下去了。过一会就会凉快些。他很想知道是什么时候——很想摸摸自己那只旧表，象牛油一样滑的面子，听听它打簧报时。那样就会觉得很亲切，就象家里一样。那只旧表还是他睡到这儿来的那一天开的，他病得連这个也記不起了。他脑子里的脉搏跳得非常微弱，連那些进进出出的人臉，护士的、医生

的、勤务兵的，都分辨不出来，都是一式的一張臉；而且人家对他講的那些話也都是一式的話，几乎都沒有什麼內容。那些他經常做的事情，虽則辽远而且隱約，还比較清楚些——在哈罗点名时从那些台阶下面走过去——“到！到！”——用《威士敏寺公报》包上皮靴，綠油油的紙，雪亮的靴子——爷爷从一个黑暗的地方跑出来——泥土的气味——草菇房！罗宾山！把可怜的伯沙撒埋在树叶子下面！爹！家！……

他又恢复知觉了，发现那条河里面沒有水——还有人在講話。要什么？不要。有什么可要的？病得什么都不要了——只等他的表报时辰了……

“好丽！她扔不好的。啊呀！把球朝上扔！不要靠地……”
“轉头，二号和头号！”他是二号呢！……他的知觉又回来了，看出外面淡紫的暮色，和一鈎血紅的新月升了起来，他的眼睛盯着月亮看，觉得很有趣；在头脑空洞无物的长长分秒中，那鈎新月逐渐升了起来……

“他要完了，医生！”再不能包皮靴了嗎？永远不能了嗎？“注意你的姿勢，二号！”不要哭！安靜地走吧——就在河那边——睡吧！……黑嗎？有个人能——使——他的表——敲一下就……

第五章

索米斯发动

整整有两个鐘点，索米斯都集中精神办理新煤矿公司的事情；这家公司从老乔里恩辞退董事长的那天起，几乎就没有起色过，到了最近簡直愈来愈維持不下去了，所以现在只好宣告歇业。在这两小时中，包尔第得先生亲笔写的一封盖了火漆的信，始終放在索米斯口袋里沒有拆开。中午他上城里自己的俱乐部去吃午飯时，这才把信掏了出来。在七十年代的早几年中，索米斯时常跟自己的父亲上这儿来吃飯；詹姆士当时总是喜欢他来，可以亲眼看看自己未来生命是怎样一个样子；就因为这个緣故，这个俱乐部对索米斯說来，頗有点象家庙一样。

这时他远远坐在飯厅的一个角落里，面前放了一盆燒羊肉和馬鈴薯泥，开始讀起信来：

索米斯先生：

我們遵照您的建議，当即在这一头注意起来，結果非常令人滿意。我們由偵察 47 获知 17 就住在里希蒙的格林旅館。据悉两人在过去一星期中每天必在里希蒙公园会面。絕對有关的行为至今尚未見到。但与年初我們从巴黎所获得

的情报联系起来，敢說我們現在已經可以使法庭滿意了。当然，在未接到您的指示之前，我們当繼續进行偵查。

克劳德·包尔第得。

索米斯把信讀了两遍，就向侍役招招手。

“把这个拿走；菜冷了。”

“您还要什么嗎，先生？”

“不要了。給我送一杯咖啡到隔壁房間来。”

他把那盘沒有吃的菜帳付掉，就出了餐厅，走过两个熟人的面前都沒有招呼。

他坐在一張大理石的小圓桌面前，桌上放了咖啡。“使法庭滿意！”他想。“乔里恩这个家伙！”他把咖啡倒了出来，放了糖，喝掉。他要叫他当着自己儿女的面丟臉！当这个决心在心里变得愈来愈激动时，他才第一次发现自己做自己的律师实在不便。这件丑事沒法子交給他的事务所办。他得把私人尊严的灵魂交給一个陌生人，一个專門办理家庭风化案子的事务所去办。有哪一家能够找呢？柏基場的林克曼-萊佛事務所也許成——做事可靠，不太显眼，而且跟他們只有点头之交。可是去找他們之前，他得和包尔第得再碰一次头。一想到这里，索米斯簡直躊躇起来。把秘密告訴包尔第得嗎？怎么一个措辞呢？簡直是叫人家看不起，叫人家肚子里嘲笑他！可是，这个家伙反正早已知道——对啊，他早已知道了！他觉得这件事情立刻就得办掉，所以就叫了一部馬車上西城去。

天气很热，包尔第得先生房間的窗子老老实实在地开着，室内唯一的防卫只是一块防蝇紗。有两三个蒼蝇打算飞进来，剛好被紗布粘住，弄得只能吊在那里眼看着自己不久就要被吃掉。包

尔第得先生順着他的当事人的眼睛望去，歉意地站起身来，把窗子关上。

“装模做样的狗蛋！”索米斯想。就跟所有基本上相信自己的人一样，在要紧关头时却会振作起来；他的臉微微偏过去一点，带着微笑說：“你的信我收到了。我打算动手。我想你总知道你偵察的这位太太到底是誰吧？”

包尔第得先生这时候臉上的神情簡直称得上杰作。那意思說得很清楚：“对了，你怎么看的呢？可是你請放心，不过是为了职业关系才知道的——你也不必介怀！”他一只手作了一个輕微的縹緲的动作，等于說：“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我們都会碰到的！”

“那么，很好，”索米斯說，舐一下自己的嘴唇。“不必多講了。我要委托柏基場的林克曼-萊佛法律事務所代表我起訴。我不要听你的証据，可是請你在五点鐘的时候上他們那儿去講好了，同时要繼續絕對保守秘密。”

包尔第得眼睛半睜半閉，就好象立刻遵命似的。“我的好先生，”他說。

“你有沒有把握說証据够了嗎？”索米斯問，忽然变得起勁了。

包尔第得的肩膀极其輕微地动了一下。

“你只管放心好了，”他低声說；“有我們手里的这些材料，再加上人类的天性，你只管放心好了。”

索米斯站起来。“你去的时候找林克曼先生談。謝謝；不要站起来。”他不想包尔第得象往常一样，搶前穿到他和房門之間，实在受不了。在毕卡第里大街的阳光下面，他揩揩額上的汗。这是頂可恨的一刻——和那些陌生人談話要好受得多。他又回城里

去办理余下的事情了。

那天晚上回到公园巷，看着自己父亲吃晚饭时，索米斯盼望有个儿子的老心思又涌上来了；有个儿子当他一年年衰老下去时，能够看着他吃饭，能够抱来放在自己膝盖上玩，就象詹姆士当初有一个时期常抱着他玩一样；有个亲生的儿子，因为是自己的血肉，所以能够了解他——了解他，安慰他，而且因为基业比自己的还要好，将会变得更加有钱、更加有文化修养。象目前这样，哪一天自己老了，就象坐在对面的老父这样消瘦、这样白发苍苍，这样憔悴——而且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左右前后全堆的财产；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因为这些都没有前途，迟早要从他手中转到那些他一点不喜欢的人的手里、嘴里和眼睛里！不来，不来！他现在要彻底解决，使自己获得自由，结婚，生一个儿子下来照应自己，等到自己老得象父亲这样一个老头儿时，也可以深思地一会儿看看面前的牛肝，一会儿看看儿子。

他怀着这样的心情上楼去睡觉。可是当他温暖地睡进爱米丽给他铺的那些细麻纱被单中间时，回忆和痛苦又袭来了。伊琳的影子，连她身体的那种实感，都在他脑子里萦绕着，惹得他心绪很乱。真是傻瓜！为什么又去看她，弄得旧情在脑子里又涌起来，一想到她跟那个家伙，跟那个偷情的贼在一起，心里就难受！

第六章

夏 日

乔里恩自从跟伊琳第一次在里希蒙公园散步之后，这些天来脑子里始終記挂着自己的儿子。后来并没有消息；向陆军部打听也打听不出所以然来；琼和好丽至少还要三个星期才会来信。这些日子，他觉得自己記得起来的乔里实在太少了，而且过去也不大象个父亲。他就記不起曾經跟儿子生过气；从来沒有一次言归于好过，因为从来就沒有决裂过；也沒有一次知心的談話，連乔里的母亲去世時也沒有这样談过。他最怕明白表示什么，那样不但会使他失掉自由，也会干涉到儿子的自由。

只有跟伊琳在一起时，他才感到慰藉，但因此愈来愈看出自己实在是一半心思在伊琳身上，一半在儿子身上，所以弄得心情非常复杂。想到乔里同时也就逗起自己年輕时期，后来又在中學和大學时期，被灌輸的嗣續觀念和倫常觀念——以及沒有尽到父亲責任的感覺。想到伊琳同时逗起的是那种对美和对自然的喜悅。这两种感覺在他心里究竟哪一种占得多些，他好象愈来愈分不清了。可是有一天下午，他却从这种情感麻痹中被人突然喚醒了；当时他正起身上里希蒙公园去，一个騎自行車的小厮，面孔非常熟悉，隱隱含着笑意騎了過來。

“乔里恩·福尔赛先生嗎？您的信。”說时把一封信交在乔里恩手里，就踏着車子走了。乔里恩弄得莫名其妙，就把信拆开。

“遗产与离婚訴訟庭通告，福尔赛对福尔赛与福尔赛！”乔里恩先是一陣羞愧和厌恶，随即就想：“怎么！这不正是你求之不得的么，你还要不高兴！”可是，伊琳一定也同样会收到，他非立刻去找她不可。他一面走，一面盘算。这事真有点叫人啼笑皆非。《聖經》上那些誅心之論^①姑且不管，要說在法律上构成罪行，单是爱慕是不够的。他們可以振振有辞地打这场官司，至少可以理直气壮地这样做。可是乔里恩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他縱使不是她真正的情人，至少心里是愿意的，而且她也随时会順从的。她臉上的神情看得出来。并不是說她对他爱得不得了。她曾經有过一次热恋；在他这样的年紀，他也不指望她会再来一次。可是她信任他，对他有感情；而且一定会覺得他是自己的一个归宿。他肯定她不会要他进行辯护，因为她知道他是对她倾心的！所幸的是她并没有那种为了否定而否定自己幸福的瘋狂英国良心！十七年心如死灰——現在有这样一个获得自由的机会，她一定会高兴。至于顧忌社会輿論，反正火已經放了！进行辯护仍旧挽救不了面子。乔里恩跟所有福尔赛家人的私生活受到威胁时的正常想法一样：如果法律非要判决你的死刑不可时，頂好就做个綿羊！而且，一想到要他站在証人席上、赌咒发誓說在他們两人中間一点爱情的表示沒有，甚至一句相爱的話都沒有过，在他看来这比默然承受奸夫的罪名来还要丟臉——从心

① 見《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凡看見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經犯奸淫了。”

里覺得真正的丟臉，而且對他的兒女說來，還不是一樣糟糕、一樣痛苦？想到在法官和十二個陪審員面前盡量解釋他跟伊琳在巴黎的會晤和在里希蒙公園的散步，簡直是刑罰。這種整個審訊的過程就是非人性的、完全是虛偽的誅求；很可能他們講的話不會有人相信，而且單單看見伊琳——他眼中的這個自然和美的化身——站在那許多雙疑忌兼色迷迷的眼睛面前，就使他感到極端丑惡。不行，不行！進行辯護只會鬧得全城着狂，報紙大銷特銷。還是接受索米斯和神明的恩賜要好得多，好得多多！

“再說，”他一本正經地想，“便是為了兒子的病，我也不能讓這個官司把我拖得太久，誰曉得會來個什麼變化！反正她那種騎虎難下的境況总算結束了！”由於想得出神，他連天氣那樣酷熱簡直都不覺得了。天色變得陰沉沉的，紫紅色的云，上面一條條白紋。走進公園時，一個大雨點落在路上泥土中間的小星形花床上。“唷！”他想，“雷來了！但愿她沒有來會我，那邊有個躲雨的地方！”可是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伊琳向公園門口走來。“我們得趕回羅賓山才行，”他想。

*

*

*

雷雨在四點鐘時經過鷄鴨街那些事務所時，職員都樂得暫時打斷一下工作。索米斯正在喝茶，就在這時候有人給他送來一封短柬：

索米斯先生：

福爾賽對福爾賽與福爾賽訴訟案

根據足下指示，敝所已親自分別通知里希蒙及羅賓山之答辯人與第二答辯人，特此奉聞。

林克曼-萊佛法律事務所。

有这么几分钟索米斯都在对着信呆看着。自从吩咐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一直都装作好象没有事情似的。这样丢脸的事情，太有伤风化了。而且他听到的那些报告，作为证据也还不够；不知道怎样的，他愈来愈不相信这两个人会好到那种程度。不过，这样一告当然会成全他们，想到这里，他很不好受。自己没有得到她的爱，反而被那个家伙得到了！是不是无法挽回呢？现在这张状子使他们猛然惊醒过来，这不正是一个逼着他们分开的借口吗？“可是他们中间已经有这回事了，”他想，“如果不立刻动手的话，那就会来不及。我要去看看那个家伙；就下乡！”

他又急又气，神经非常不宁，所以叫了一部那种“新里新气”的汽车。要叫那个家伙断了念头也许要很长的时间，天晓得经过这次震动之后，他们会想出什么鬼主意来？“我要是一个拿腔做势的傻瓜的话，”他想，“恐怕就会带上一根马鞭子或者手枪之类的东西去！”可是他却带了一束“马剑蒂对威克讼案”的文件，预备在下乡的路上看。他连打开都没有打开，只是一动不动坐在车子里，颠颠簸簸，风一直朝他颈子后面灌也不觉得，汽油味也不觉得。他得看那个家伙的颜色行事；最最要紧的是保持头脑冷静！

汽车快到普尼桥时，伦敦已经开始吐出那些做工的人；螻蛄似的人群正向城外涌去。这么一大堆螻蛄，全都为了衣食，全都在这个大逐鹿中死命抓着那一点点机会！索米斯一生中第一次在想：“我要放手就可以放手！什么也碰不了我；我可以挥一挥手，照自己的心意过活，逍遥自在。不行！一个人就没法子照他过去那样生活，然而随便放弃一切——在安乐窝里住下来，把自己挣来的钱财和名誉拿来花掉。一个人的生命就系在他所占有

的和他所企图占有的上面。只有傻子才有不同的想法——傻子，社会主义者，和縱情声色的人！

汽車这时正經過那些乡間別墅，开得非常之快。“恐怕每小时有十五哩呢！”他盘算着；“这一来，就会有些人搬到城外来住了！”他想到自己父亲有房地产的那一部分倫敦将会受到的影响——他自己对这种投資从来就不感兴趣，他的賭博天性在那些画上面已經足够他發揮了。汽車向山下疾疾开去，經過温波登草坪。这次会晤！一个五十二岁，儿女都已长大的人，而且有头面，决不会不顧一切。“他决不肯玷辱家声的，”他寻思着；“他爱自己父亲跟我爱我父亲一样，而且他們是弟兄啊。害人精的是那个女人——她究竟有什么好呢？我从来就不知道。”汽車轉到小路上，沿着一片树林的边緣开，他听见一只暮春的布谷鳥在叫，在他今年可以說还是第一次听见，这时候，迎面快要看見自己原来选择造房子的那块地基了，当初都是被波辛尼非常无礼地拒絕了，偏要他挑的那块地基。他开始用手絹揩揩自己的臉跟手，一面深深透气稳着自己。“要冷靜！”他想，“要冷靜！”

汽車轉弯开到那条很可以是他自己的馳道上，迎面傳來音乐声。他把那个家伙的女儿都給忘記了。

“我也許馬上就出来，”他跟車夫說，“也許要多耽一个时候；”說完就去按鈴。

他随在女佣后面穿过帘幕进了后厅，一面想，这次会面有琼或者好丽——不管彈琴的是哪一个——在里面緩冲一下倒也不錯；所以看見伊琳在彈琴，而乔里恩坐在沙发上听着，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索米斯血全冲到头上來，什么顧慮这个、顧慮那个的心思全丢开了。他的那些农夫祖先——“杜薩特大老板”以上的那些住在海边的頑固的福尔賽——

的尊容在他臉上綻笑出來。

“真美！”他說。

他聽見那個家伙低聲說：

“這個地方不好講話——我們到書房去，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兩個人都掠過他從帘幕開着的地方走了。他隨着他們進了那間小書房，伊琳站在窗子口，窗戶開着，那個“家伙”靠着她站在一張大圈椅旁邊。索米斯砰地一聲把身後的門关上；那聲音使他想到多少年前那一天他把喬里恩砰地一聲關在門外的事情——為了不許他管自己的閑事。

“你們自己還有什麼話說？”他說。

那個家伙竟老臉厚皮地笑着。

“我們今天收到的通知已經使你失去質問的權利了。我想你一定很高興可以脫身呢。”

“噢！”索米斯說，“你是這樣想法嗎？我是來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從現在起賭咒互不來往的話，我就跟她離婚，教你們兩個人丟盡了臉。”

他對自己這樣口若懸河頗有一點意想不到，因為他心裡正覺得訥訥不能出口，而且兩隻手正在沒處抓。那兩個人都沒有答話；可是臉色卻帶有鄙視。

“怎麼樣，”他說，“伊琳——你怎麼說？”

伊琳的嘴唇在動，可是喬里恩用手按着她的胳膊。

“你放開她！”索米斯憤怒地說。“伊琳，你肯發誓嗎？”

“不來。”

“哦！那麼你呢？”

“更不來。”

“那麼，你們都有罪，是不是？”

“对的，有罪。”是伊琳的声音，说得那样安详，那样高不可攀的神气，过去时常就是这样使他发火；他一时忘其所以，就说：

“你是个魔鬼。”

“出去，离开这里！不然我就打你。”那个家伙竟敢喊打人！连死在目前都不知道呢。

“委托人，”他说，“盗窃委托的财产！一个窃贼，偷他堂兄弟的老婆。”

“随便你骂什么。你是自己找的，我们也是自己找的。出去！”

如果索米斯带了武器的话，这时候很可能用上。

“我要叫你付很大的代价！”他说。

“我非常之愿意出。”

这样恶毒地歪曲他说话的原意使索米斯想起这个家伙的父亲来，就是那个给他起“有产业的人”的绰号的人；他站在那里，脸色非常狰狞。真是荒唐！

三个人站在这里，一股隐秘的力量使他们没法动武。打既然打不了，又没有适当的话好说；可是，他又没法转身就走，想不出来。他眼睛紧盯着伊琳的脸看——这是他最后一次看着这张害人的脸——肯定是最后的一次了！

“你，”他突然说，“我希望你待他跟你待我一样——就是如此。”

他看见她眼睛眯了一下，就带着象胜利不象胜利，象轻松不象轻松的感觉，夺门而出，穿过厅堂，上了汽车。身子倚在靠垫上，闭上眼睛。在他一生中，他从来没有这样粗暴得象要杀人过，从来没有这样完全忘掉已经成为自己第二天性的矜持过。他有一种孑然无存的感觉，就好象自己所有的道德修养都丧失了似

的——生命变得沒有意义，心灵在罢工。日光不断地射到他臉上来，可是他却覺得寒冷。剛才經過的一幕已經过去了，在他前面的还没有成形，他什么都把握不到；他覺得怕起来，就象挂在悬崖的边上，就象再紧一下自己就会神經失常似的。“我身体吃不消，”他想；“一定吃不消——我吃不消。”汽車疾疾开着，树木、房屋、人都机械地挨次扫了过去，可是一点沒有意义。“我覺得很不对头！”他想；“我要去洗个土尔其浴。^①我——我几乎做出事情来。这可不行。”汽車呼呼地重又經過普尼桥，上了富尔汉路，沿着海德公园开来。

“上汉曼姆去。”

奇怪的是在这样热的夏天，人会热得这样舒服！穿过那間热屋子时，剛碰見乔治从里面出来，身体又紅又亮。

“你好！”乔治說；“你又不胖，你鍛炼的什么？”

小丑！索米斯带着側面的微笑掠过他，他向后靠起，一面不自在地擦着皮肤看看出汗沒有，一面寻思：“讓他們笑去！我什么都不去理会！发脾气我可受不了！对我不相宜！”

① 蒸汽浴。

第七章

夏夜

索米斯走后，小書房里一片寂然。

“多謝你那句好謊話，”乔里恩忽然說。“出去吧——屋內空气和剛才不同了！”

两个人沿着长长一堵朝南的高墙默默然来回走着，墙上栽的是一排修剪得很整齐的桃树。在这条草徑和长滿毛茛花和牛眼菊的傾斜草地之間，老乔里恩曾經种了些疏疏落落的龙柏；十二年来，这些龙柏已經长得很茂盛了，那些深綠的螺旋形状望去簡直象意大利。着雨的灌木丛里小鳥輕飞，燕子掠空而过，迅疾的小身体閃出灰青的光彩；蝴蝶在相互追逐。經過适才痛苦的一幕，大自然的靜穆特別給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墙上的日光似水，沿墙脚跟是一条窄窄的花床，滿种的木犀草和三色堇，蜜蜂傳來一陣低微的嗡嗡声，杂着各种各样的其他声音——失去小犢的母牛嗥声，草地尽头那棵榆树上布谷鳥的叫喚。在这一切的后面，哪个会想到十哩之內就是倫敦的起点呢？——那个福尔赛的倫敦，有它的財富，有它的貧穷；有它的污秽，有它的嘈杂；有乱石堆成的美丽島屿，也有可厌的磚头和灰泥塑成的灰色大海！这个倫敦曾經目击过伊琳的早年悲剧，目击过乔里恩自己的穷困

日子；一个蛛网似的倫敦；一个占有欲的华丽的貧民窟！

两个人散步时，乔里恩心里却在盘算着那句話：“我希望你待他会象你待我一样。”这要看他自己。他信得过自己嗎？造化可会容許一个福尔賽不把自己爱慕的人当作奴隶呢？他有資格把美人托付給他嗎？还是讓她仅仅做个客人，高兴来就来，暫時占有她一下，接着就走开了，等到她自己愿意时再回来？“我們天生就是破坏者！”乔里恩想，“又深沉，又貪婪；生命的花朵交在我們手里是不妥当的。讓她愿意找我才找我，愿意的时候才来，不愿意的时候絲毫不要勉強。讓我只做她的一个支持者，她的落脚点——永远——永远不要做她的籠子！”

她就是他那个梦里的美丽縫隙。他現在要不要鉆到幕子外面捉着她呢？可是梦里的那个为无数占有欲所形成的厚帘幕，在他自己那个小黑点子和索米斯心里为占有天性所环堵的厚帘幕——是不是非要拉开才能使他进入光明境，并且找到一种不仅仅属于感官的东西呢？“啊，”他想，“世界上有些东西到手反而会毀掉，我只要能懂得这个道理就行了！”

可是晚飯时，他們却得計劃一下。今天晚上，她回旅館，可是明天他得帶她上倫敦去。他得吩咐自己的律師——杰克·海林在起訴的过程中，一点不要有所留难。示儆性的賠償、法律上的申訴、訟費，随便他們好了——一开庭就赶快結束，讓她赶快脫离火坑！明天他就去看海林——两个人一同去看他。之后——就上国外去，这样当然在証据上不会留下任何困难，因为她的那句謊話将会成为真話了。他轉身看看她；在他爱慕的眼中，坐在那里的好象不仅仅是个女子。她是宇宙間美的精气所聚，深邃而神秘，是那些老画家齐珊、乔奥裘尼、波蒂奇里都知道怎样去掌握着，并且借来表現在他們那些女子的臉上的——在他看来，

好象在她的額上、发上、唇上和眼睛里全刻划着这种縹緲的美。

“而这个将是我的了！”他想。“真使我害怕！”

晚飯后，他們又到走廊上去吃咖啡；暮色太可爱了，两人在走廊上坐了好久，一面觀賞夏夜徐徐降临。空气还很温暖，而且聞得出菩提花的香味——今年夏天菩提花开得早。两只蝙蝠带着微弱的神秘声音在飞翔。他把椅子就放在書房落地窗口上，許多蛾子都从他們身边飞过去，扑向書房里的暗淡灯光。沒有风，二十碼外的那棵老橡树一点声息沒有！月亮从小树林后面升起来，差不多快圓了；于是日光和月光交斗起来，終于月光战胜了，把园子里所有的顏色和氣質全改变过来，沿着那些石板移动着，到了他們脚下，爬上来，把他們臉上顏色也改变了。

“啊！”乔里恩終于說，“你恐怕很倦了；我們还是动身吧。叫女佣帶你到好丽房間里去一下，”他去拉一下鈴。女佣来时递給他一封电报。他眼望着女佣領伊琳走了，心里想：“这个电报一定早一个小时或者更早些就来了，可是她不送給我們！这还不清楚嗎！哼！反正事情不久就要鬧开了！”他拆开电报讀着：

罗宾山。乔里恩·福尔賽——令郎六月二十日逝世，并无痛苦。敬致唁。一个不認識的人署名。

电报从他手里落下来，他轉一个身，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月光照在他身上；一只蛾子扑上他的臉。他天天都經常想着乔里，偏偏今天沒有想到他。他茫然向落地窗走进去，碰上那張旧圈椅——他父亲坐的——就在椅子靠手上坐下来；身子向前僵起，凝望着夜色。他的孩子！象烛焰一样忽然灭掉；离家万里，离开自己的亲人，孤孤零零地，在黑暗里！他的孩子！从那么小

的时候起一直就跟他那么好——那么亲热！二十岁了，象草一样割掉——一点生命都不剩！“我并不真正了解他，”他想，“他也不了解我；然而我們相互爱着。只有爱是要紧的。”

一个人在那边死掉——孤孤零零的——想着他們——想着家！这在他福尔赛的心里好象比死还要痛苦，还要可怜。沒有躲避、沒有保护、最后連爱都沒有！这一想，他所有根深蒂固的部落天性、家族感情和舐犢之爱——过去老乔里恩身上最特出，在所有福尔赛家人身上也最特出——都因为儿子这样孤独地死去而激动起来，就象受了重創一样。在作战中陣亡要好得多，那样他就来不及盼望他們去，或者叫喚他們，就象儿子在昏迷状态时可能会做的那样！

月亮这时已經移到老橡树后面去了，給橡树添上一重怪誕的生命，那神气就象在遥望着他似的——他儿子过去就喜欢爬这棵橡树，而且有一次还从树上跌下来，跌伤了，可是沒有哭！

門吱呀一声。他看見伊琳走进来，从地上拾起电报看了一遍。^① 他耳朵里傳來一陣輕微的窸窣声。看見伊琳挨着他跪着，他勉强向她一笑。她伸开胳膊摟着他的头貼着自己肩头，身上一陣溫香将他裹了起来，慢慢占有了整个的他。

① 根据上文，电报应当落在走廊上，这是作者疏忽。

第八章

詹姆士在等

索米斯出了一身汗后，头脑恢复了平静，便去除旧俱乐部吃晚饭，然后向公园巷走去。他父亲近来身体不大好。这件事情可得瞒住他！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那种耽心詹姆士的老骨头忧伤而死的念头在他心里是多么的重要；跟他自己耽心出丑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他跟父亲的感情一直很深，近年来明白到詹姆士就是靠儿子撑着自己的衰年，这就更加深了。以一个一生谨慎，而且那样千方百计保持家声的人——人提到詹姆士·福尔赛时都说他是朴实、殷实的上流人士典型——会在自己最后只剩一口气时看见自己的姓氏在所有的报纸上都登了出来，实在有点可怜。这就象给死神帮凶，那个福尔赛的最后死敌。“我得告诉母亲，”他想，“等到事情闹出来时，一定要想法子把报纸给他藏了起来。外人他是简直不见的。”他用钥匙开了大门进去，正要上楼梯，觉得楼梯口闹吵吵的。他母亲的声音在说话：“你听我说，詹姆士，你要着凉的。为什么不能安静地等着！”

他父亲的声音在回答：

“等？我一直在等？为什么他不回来？”

“你可以明天早上跟他谈，用不着站在楼梯口这副鬼相。”

“我敢說，他会一直上楼去睡覺。我可睡不着。”

“回去睡覺吧，詹姆士。”

“噫！你有把握說明天早上我不会死掉嗎？”

“你用不着等到明天早上；我下去找他上来。你不要鬧！”

“你去，你去，——总是这样得意揚揚的。他也許根本沒有回来呢。”

“好吧，他如果沒有回来的話，你穿着长袍站在这里也等不到他。”

索米斯繞过楼梯最后一个轉弯，看見父亲的高个子裹着一件褐色的絲棉长袍，从栏杆上面弯着腰朝下看。灯光照出他銀色的須发，在他头上添上一圈神光。

“他来了！”他听见父亲带着伤心的声音說，和他母亲在臥室門口的安慰回答。

“行了。进来，我来給你篦头发。”詹姆士伸出一只瘦瘠而弯曲的指头，就象骷髏向人招手似的，随即进了自己的臥房。

“什么事情？”索米斯想。“他这一次抓到了什么呢？”

他父亲坐在梳妆台前面，偏着身体向着鏡子，爱米丽一面用两把銀托子刷子緩緩地把他头发梳了又梳。她一天总要这样梳好几次，这就象搔猫耳朵后面一样，有一种安定的效果。

“你来了！”他說。“我等你呢。”

索米斯在父亲肩膀上拍拍，就拿起一根鈕鈎，察看上面的痕子。

“你气色好些了，”他說。

詹姆士摇摇头。

“我有句話要跟你講。跟你母亲也沒講过。”他声明沒有跟爱米丽談过，就好象是帶有宿怨似的。

“你爹今天晚上一直很激动。我完全不懂得是什么事情。”刷子的沙沙声紧接着她的声音进行着撫慰。

“你当然一点不懂得，”詹姆士說，“索米斯懂得。”这时他两只灰色眼珠盯着儿子，眼睛里的紧张神情叫人看上去很不舒服。

“我老了，索米斯，”他說。“在我这样年紀，什么也沒有个准。我什么时候都会死。死后会留下一大笔錢。萊西尔和茜席丽都沒有儿女。法尔又出去了——他那个父亲是什么錢都要抓的。而且伊摩根总会有人看上，这也是意想得到的。”

索米斯馬馬虎虎听着——这些話过去全听过了。沙——沙——沙！刷子仍旧梳着。

“就是这些——！”爱米丽說。

“这些！”詹姆士叫出来。“这些都不是正文。我的話还在下面。”这时他的眼睛重又可怜相地紧紧望着索米斯。

“是你，孩子，”他突然說；“你应当想法子离婚。”

这句话不从别人嘴里，偏偏从自己父亲嘴里說出来，使索米斯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他的眼睛赶快重新盯着鈕鈎望，詹姆士就象是抱歉似的，連忙又說下去。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情形——有人說出国了。你三叔斯悅辛从前总是夸她——真是个可笑的家伙。（他总欢喜提到自己的學生兄弟——人家总是称呼他們“胖子和瘦子”。）她不会一个人过的，我敢說。”詹姆士总结了这句美色对人性的影响之后，就不再做声，两只眼睛象小鳥一样疑惑地留神着儿子。索米斯也不做声。沙——沙——沙！刷子仍旧梳着。

“好了，詹姆士！索米斯完全懂得。这是他的事情。”

“哈！”詹姆士說，下面的話完全是从心里說出来的：“可是我那么多的錢，还有他的錢——这些錢归誰呢？而且他死了之后，

連福尔賽的姓氏也完了。”

索米斯把鈕鈎放回到梳妆台上，台面上鋪有一條淡紅色的綉絲台布。

“姓氏？”爱米丽說，“还有那么多的福尔賽呢。”

“好象这有什么用似的，”詹姆士喃喃說。“我不久就要死了，除非他再結婚，下面就沒有人了。”

“你說的很对，”索米斯靜靜地說；“我正在想法子离婚呢。”

詹姆士的眼睛几乎从脑袋里跳出来。

“什么？”他叫道，“原来这样！什么事都不告訴我。”

“哪个想到你会管到这些事情？”爱米丽說，“亲爱的孩子，这的确叫人意想不到。隔这么多年了。”

“丢人是要丢的，”詹姆士說，然后又自言自語，“可是我也没有办法。不要梳得这样重。几时开庭？”

“歇夏之前，对方不打算辯护。”

詹姆士嘴唇动着，在暗自盘算。“孩子我是見不到了，”他說。

爱米丽停下刷子。“当然会見到，詹姆士。索米斯会很快就結婚的。”

长久的沉默，后来是詹姆士伸出胳膊来。

“来，把花露水拿来，”他把花露水放在鼻子上聞聞，額头向着儿子。索米斯弯下腰在他头发下面吻一下。詹姆士臉上来了一阵顫抖，人松了下来，就好象心里焦急的輪子忽然慢下来似的。

“我要睡了，”他說；“报纸上登出来时我也不想看。那些人都是瘋子；可是我也管不了他們，人太老了。”

索米斯带着莫名的感动，向門口走去；听见父亲的声音說：

“我倦了。在床上做祈禱吧。”

他母亲回答說：

“好的，詹姆士；床上做要舒服得多。”

第九章

出 网

在福尔赛交易所里，那些人从一批騎兵名单中获悉乔里的死訊时，心情很有一点說不出来。奇怪的是，看到了乔里恩·福尔赛（正支的第五代）在为国效劳中病死，却沒法感到一种私痛。已往对他父亲的那些不痛快又引起来了，誰叫他跟大家疏远的！在这些福尔赛家人的心里，老乔里恩的威信仍旧很高，所以他們永远不能如人們料想的那样，認識到为了老乔里恩的儿子行为不端而和他断絕来往的是他們自己。这个消息当然也使他們越发关心和耽心法尔起来；不过法尔究竟姓达尔第，就算他陣亡或者得到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也不能和一个福尔赛家人相提并論。連海曼家两个孩子的死亡或者荣誉也不够过瘾。的确，大家的家族自豪感都有点受伤似的。

那句“亲爱的，有件很糟糕的事情”要鬧出来了的謠言是怎样来，也因此沒有人說得出；尤其是从索米斯的嘴里，一句話也探听不出，他什么事都瞞住人。說不定哪一个在訴訟日程上看到“福尔赛对福尔赛与福尔赛”的案子；而且又加上了一句“伊琳在巴黎跟一个长了漂亮胡子的人在一起”的話，說不定是公园巷隔牆有耳。不管怎样，事情总是傳开了——老一輩子的相互耳

語，年輕一輩的公開討論——大家的家族自豪感不久非受到打击不可。

索米斯照常在星期天上梯摩西家来看望大家——心想等到官司打起来之后，他就絕迹不来了；一进门，就感到大家神色有异。当然，没有一个人会当着他的面说出来，可是，在座的另外四个福尔赛，一个个都怀着戒心，知道裘丽姑太非使得大家不舒服决不罢休。她十分怜惜地望着索米斯，几次三番欲言又止，急得海丝特姑太只好借口替梯摩西洗眼睛——梯摩西要生偷针眼——溜了出去，索米斯始終装做不感觉得到，微带一点鄙夷的神情，不久就起身告辞；出门时一句詛咒的话到了带笑的苍白嘴唇中间又被他咽了下去。

所幸的是，虽則想到未来的出丑时心里极端痛苦，他总算能够从百忙中获得一点心情的宁静；他现在日夜都忙着安排自己退休的事情——他盘算的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坚决。那些人一直认为他是个精明家伙，是个足智多谋的法律顾问；在这事之后还继续跟那些人见面——决不来！和他迟钝的财产意识纠缠在一起的是一种难以取悦的傲慢性格，这种性格现在起来反抗了。他要退休，过着燕居生活，继续买他的画，做一个大收藏家——说到底，他一直就喜欢画，不大喜欢法律。主意打定，就要着手进行；他得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自己的事务所跟另一家事务所合并，原因是人家知道会觉得奇怪，而且会预先给自己罩上耻辱的影子。他挑上了克司考特、霍立代与金生法律事务所，里面两个都已去世。合并之后，事务所的全名将是克司考特、霍立代、金生、福尔赛、勃斯达、福尔赛法律事务所。可是，究竟死掉的人对活着的还有什么影响呢？经过一番辩论，双方都同意把名称缩成克司考特、金生、福尔赛法律事务所；金生实际负责，索米斯挂

名。这样仍旧留下自己的名字、号召和那些主顧下来，索米斯就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报酬。

有一天晚上，正如一个人在一生事业中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时常会做的那样，他把自己的财产计算了一下；因为战争的影响，不无有些贬值，但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财产还值到十三万镑左右。他父亲死后——遗憾的是不会拖多久了——他至少还会再加上个五万镑，而他目前每年的开支不过只有两千镑。他站在自己藏画中间，仿佛看见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捞到许许多多的便宜货，这都由于他训练有素，眼光比人家高明，并不是凭空得来的。一张画看跌就卖出去，看涨就留在手里，对未来的好尚所趋要看得准，不带丝毫偏见，这样他的收藏就会一时无两；等到他死后就以“福尔赛氏藏画”的名义捐赠给国家。

离婚解决之后，他决定跟拉摩特太太打一次交道。他知道她只有一个野心——靠近自己的孙男孙女在巴黎住下来，靠利息过日子。他要用一笔高价把布里达尼饭店盘下来。你太太靠利息就可以象个皇太后一样在巴黎住下来，至于怎样盘钱太太当然知道。（附带一句，索米斯有意任用有一个有才干的经理来代替拉摩特太太，使这个饭店给他的钱挣一笔厚利息。苏荷区很有前途呢。）在安耐特身上，他预备赠与一万五千镑（是否故意如此不得而知），和老乔里恩赠给“那个女人”的数目恰巧一样。

从乔里恩的委托律师给他的律师的信里，他发觉“那两个人”已经上意大利去了。而且刚巧有人看见他们先在伦敦的一家旅馆住下来。事情已经昭然若揭了，大约半小时的光景就可以判决；可是，在这半小时里面受罪的却是他，索米斯；而且半小时之后，所有姓福尔赛的人都将有一种水流花谢之感。他没

有莎士比亚的那种幻觉，认为玫瑰花不论叫什么名字都会一样香。姓氏也是一种财产，一件具体的，没有毛病的古玩，这一来，价钱至少要打个八折。除掉罗杰有一次拒绝过竞选议会議員外，还有——哦，真是个諷刺——乔里恩，在艺术界有点名气，福尔赛家人从来没有出过名的人。可是，不出名正是这个姓氏最大的长处。它是一个属于私人的东西，有个非常独特的个性，是他自己的财产；它从来没有牵涉上什么闲是闲非过。他和他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全部地、清醒地、隐秘地保有这个名字，除掉不可避免的生育、结婚、死亡之外，更没有受到外界干涉过。多少星期以来，在他期待法律和准备放弃法律的过程中，他对于法律忽然感到极端厌恶，简直痛恨法律即将对他姓氏加上的暴力，都为了要根据合法手续使自己的姓氏延續下去逼得他如此。这件事情整个儿就不合人道精神，使他成天都生着闷气。他不过想清清白白地过他的燕居生活，然而就为了这个，多年来弄得枉费心机，而且连个老婆都保不了——招致那些同行的可怜、好笑和鄙视。这简直是黑白不分。受罪的应当是她跟那个家伙，然而他们——反而上意大利去了！多少星期来，他一直忠诚为它服务的、尊为一切财产保障的法律，现在看上去好象可怜得厉害。告诉一个人老婆是他的，可是当别人非法地把他的老婆拿走之后，却要惩罚他，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近乎疯狂的呢？一个人的姓名就是他的眼珠子，而且被人看做乌龟比被人看做奸夫要难堪得多，试问法律可懂得这个吗？人家会谈说，索米斯没有到手的，乔里恩反而到手了，想到这里他的确妒忌。还有赔偿的问题也弄得他很烦神。他要叫那个家伙感到肉痛，可是他想到那句“我非常之高兴出”的话，又局促不安起来，觉得要求赔偿不但不会使乔里恩肉痛，反而使自己痛苦。他有种怪里怪气的感

竟，乔里恩一定愿意出錢——这个家伙就是那么不爱惜錢財。再者，要求賠償也不大对头。誠然，賠償要求已經照例提了出来；可是日期愈近，索米斯愈加看出自己又上了一次当，那个麻木不仁、昏天黑地的法律将会使他变得非常可笑；人家会嗤笑說：“对啊，他在她身上很弄到手一笔錢呢！”他关照自己的辯護士声明这笔錢将要捐助給济良所。他好久好久才选定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慈善事业；可是决定之后，时常半夜里醒来想着：“不行，太难看了；会引起人家注目的。要做得不露痕迹——得体一点。”他不喜欢狗，否則的話就会提出狗来；总算挖空心思——他对慈善事业的知識本来很有限——被他想到盲人院。这总不能算不得体了，而且这样一来，那些陪審員就会把賠償定得高些。

那一年夏天的离婚案子异乎寻常的少，而且有不少都撤回了，所以不到八月就可以輪到他的案子开审。日期快到时，他的唯一安慰就是維妮佛梨德。維妮佛梨德是过来人，所以对他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心情，而且是一个“經濟独立的女子”，他跟她講的那些話決不会拿去告訴达尔第。那个流氓知道的話准会开心死了！七月終，开庭的头一天下午，索米斯去看望維妮佛梨德。維妮佛梨德家里今年誰也沒有能出去度夏，原因是达尔第的暑期已經度过了，維妮佛梨德又不敢再向父亲要錢，因为詹姆士虽不想知道索米斯的事情，心里却在盼望着。

索米斯看見維妮佛梨德手上拿了一封信。

“法尔的信嗎？”他郁然問。“信上講的什么？”

“講他結婚了，”維妮佛梨德說。

“天哪，娶的什么人？”

維妮佛梨德抬头望望他。

“娶的好丽·福尔賽，乔里恩的女儿。”

“什么？”

“他有一次休假，就跟她结了婚。我连他认识她都不知道。尴尬事情，可不是？”

就这样淡淡的一句，完全是維妮佛梨德的为人，索米斯不由得发出一声短笑。

“尴尬！哼，我想他们回来之后才会知道有这件事情。他们顶好就在非洲住下来。那个家伙会給女儿钱的。”

“可是我想法尔回来呢，”維妮佛梨德說，簡直有点可怜相；“我想他，靠着他才过得了。”

“我知道，”索米斯說。“达尔第近来怎么样？”

“还算好；不过总是要钱。明天要不要我陪你上法庭去，索米斯？”

索米斯伸手给她。这个姿态等于和盘托出他心里的寂寞，所以維妮佛梨德用两只手握着。

“不要紧，老兄。事情过去之后你人就好得多了。”

“我不懂得我作了什么孽，”索米斯哑着声音說；“我从来没有过。事情全不对头。我是喜欢她的；一直就喜欢她。”

維妮佛梨德看见他把嘴唇咬得血都出来，深深地打动了。

“当然，”她說，“一直都是她做事太不象話了！可是我把法尔这个婚事怎么办呢，索米斯？现在有了这件事情，我簡直不知道怎样給他写信了。你看见过那个孩子沒有？好看嗎？”

“好看的，”索米斯說。“黑黑的——倒是大家风范。”

“这听上去倒还不坏，”維妮佛梨德想，“乔里恩本来有派头。”

“这事情真是麻烦，”她說。“爹不知道怎么说呢？”

“不能告訴他，”索米斯說。“这次战事眼看着就要結束了，

你頂好叫法尔就在非洲办农場罢。”

这等于說这个外甥算是丟了。

“我还没有告訴蒙第呢，”維妮佛梨德抑然說。

索米斯的案子第二天不到中午就开了庭，半小时多一点全部結束。索米斯穿得整整齐齐的、臉色蒼白、一双愁眼站在証人席上——由于事前痛苦过甚，就象个死人一样回答一切問題。离婚判决一宣布，他就离开法庭。

还有四小时，他就会变成公共的財產！“律师离婚案啊！”一陣乖戾、頑梗的怒气代替了原来絕望的心情。“滾他媽的！”他想；“我决不溜。我要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从佛里特街和罗得門山冒着炎暑一直走到城里的俱乐部，吃了午飯，再回事务所。整个下午都在事务所里木然工作着。

出事务所时，他看出那些職員都知道了；他对那些人的不由自主的眼光极端鄙視地回敬了一下，吓得那些眼光赶快避开去。在圣保罗教堂面前，他停下来买了一份最最上流的晚报。果然！自己的名字在上面！“名律师离婚案。堂兄为第二被告。賠償費捐助盲人院。”——原来連这个也登出来了！看到每一張臉时，他都想：“不知道你們知道沒有！”忽然間，他覺得人很特別，就象脑子里有东西在轉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老是心里擺脫不开呢？这样不行！要病倒的！决不能想！他要到河边住下，划划船，釣釣魚。“病倒我决不来，”他想。

他脑子里掠过一個念头，在出城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拉摩特太太！他得向她解釋法律規程。还要过六个月他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不过，他不想跟安耐特見面！他用手摸摸自己的头頂心——头上很热。

他从古凡园穿过去。在七月下旬这样一个闷热的天气，旧菜市的那股垃圾臭闻上去非常难受，苏荷区比平时看上去更加露骨地象个匪类巢穴。只有布里达尼饭店是那樣的整洁，粉刷得非常雅致，几只藍木箱子和里面的小树仍旧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和法国派的个人尊严。还没有到上客时间，几个蒼白的瘦削女侍正在鋪那些小桌子准备晚飯。索米斯一直向住宅部分走去，敲敲门。开门的是安耐特，使他感到一阵失望。安耐特脸色也很蒼白，一副受不了热的样子。

“你是个稀客，”她懶洋洋地說。

索米斯笑了一下。

“我并不是故意不来；我很忙，你母亲呢，安耐特？我有个消息要告訴她。”

“媽不在家。”

索米斯覺得她看自己的神情有点古怪。她知道了什么呢？她母亲告訴她些什么呢？他想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可是才一煩神，头上就来了那种可怕的感觉；連忙抓着桌子边，昏昏然看見安耐特搶前几步，眼睛里显出詫异。他閉上眼睛說：

“不要紧。大約是太阳太大了，中了点暑！”太阳！他碰上的是黑暗啊！安耐特的法国声音非常鎮定地說：

“坐下来吧，是中暑一会儿就好了。”她一只手按着他的肩膀，索米斯就在椅子上坐下来。等到那种黑暗的心情消失掉，他睜开眼睛时，安耐特正低头看他。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神情这样莫測高深，这样的古怪！

“你覺得好些嗎？”

“没有关系，”索米斯說。他本能地感覺到，在她面前显得体力不济对自己很不利——不这样子自己的年紀已經够大了。在

安耐特眼睛里，毅力就是他的财产；近几个月来，他就是为了迟疑不决才吃亏的——可经不起再吃亏了。他站起来说道：

“我给你母亲写信好了。我预备下乡到我河边别墅那边过一个很长的假期。不久希望你们两人来玩，并且住上两天。现在正是顶好的时候。你来吗？”

“顶高兴。”带着一点点卷舌音，只是热情不足。他则有点沮丧地说：

“你是不是也受不了热呢，安耐特？到河上来住对你很有益处。再见！”安耐特身子向前微倾一点。动作中好象带有一种悔意。

“你走得了吗？要不要我给你来杯咖啡？”

“不要，”索米斯坚定地說。“来拉拉手。”

她伸出手，索米斯把手抬到嘴边碰一下。当他抬起头来时，她脸上又显出那个古怪的神情来。“我真弄不懂，”他出去时心里想着；“可是我不能想——我不能烦神。”

可是向拜耳买尔大街走去时，他一路上仍旧烦着。他是英国人，又不信她的教，已经是中年人，家庭悲剧使他满心都是创伤，他有什么可取呢？只有财富、社会地位、悠閑的生活和人们的羡慕！这不算少，可是对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说来，这样够吗？他觉得自己对安耐特完全不了解。他而且对母女两个的法国人天性怀着莫名的恐惧。她们完全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简直就是福尔赛。她们决不会把影子当做实物，扑个空的！

到了俱乐部之后，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拉摩特太太，这样简单的事情都使他感到非常吃力，使他越发警觉到自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亲爱的太太——

你从信里附的剪报可以知道，我今天已经获得离婚判决。不过，根据英国法律，要等到六个月没有人对判决提出异议之后，我才能有资格重新结婚。目前，我谨正式向令爱求婚。几天后，我再写信来请你们两位到我河边别墅来玩。

索米斯·福尔赛

他封好信寄掉就走进餐厅。三口汤下肚之后，他肯定自己吃不下去；就叫人雇一部马车上了巴丁登车站，坐头班火车到了雷丁。到达别墅时，太阳刚好下山；他随便到草地上去走走。空气里充满那边一带花床上种的石竹和瞿麦的香气。从河上袭来一阵清凉。

休息吧——静下来吧！让一个倒霉人儿休息吧！不要让烦恼、羞耻和愤怒象不祥的夜禽一样在他脑子里追逐了！让他摆脱一下自己——就象憩在鸽箱上的那些半醒半睡的鸽子，就象树林深处的走兽和草屋里的单纯的人，就象在暝色中迅速变白的树木和河流，就象星儿涌出来的蔚蓝无际的暮天——休息吧！

第 十 章

一个时代的消逝

索米斯和安耐特的婚礼于一九〇一年一月的最后一天在巴黎举行，事前严守秘密，连爱米丽都是在婚礼举行之后才告诉她的。结婚后的第二天，索米斯带着安耐特在伦敦的一家清静旅馆住下，这里的费用比世界上哪儿都高，而得到的实惠却比哪儿都少。安耐特穿上巴黎最讲究的服装越发美了，所以索米斯比买到一件完美的瓷器、或者一张精品的画还要躊躇满志。他已经开始计算哪一天带她上公园巷、上格林街、上梯摩西家去展览了。

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问他，“说真心话——你爱上这个女孩子吗？”他就会回答：“爱上？什么是爱呢？如果你的意思是问，我对她的情意是不是和我当初第一次碰见伊琳，而且伊琳无意要我时我对伊琳的情意？是不是也会那样唉声叹气，如饥似渴地非要她顺从就一分钟也不能安静？我的回答是——不会！如果你的意思是问，我对她的青春和美丽是不是动心，或者看见她走动时有没有那一点销魂的感觉？我的回答是——会的！你假如问我，她会不会忠实于我，做一个贤妻良母？我的回答仍旧是——会的！此外我又何所求呢？而且女子嫁人，绝大部分从

娶她們的男子那里所得到的还不就是这些嗎？”如果問的人接着又問，“你既然不敢說已經真正打动这个女孩子的心，你引誘她把終身托付給你，这样做公平嗎？”他那时就会回答：“法国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跟我們不同，他們把婚姻看作是成家立业、生男育女；而且根据我的經驗，敢說他們的看法还是合情合理的？这次結婚我也不存什么奢望，她能給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多年以后，如果跟她处得不好，我也不奇怪；可是那时候我已經快老了，儿女也有了。我就装聾作哑好了。我的热情已經过去；她的热情也許还没有来，我也不認為那分热情会是給我的，我給了她很多，我也不指望多大的报酬，只想生几个儿女，或者至少給我生个儿子。可是有一点我是有把握的——她非常懂事！”

再者，如果問的人还不滿足，繼續又問他，“那么，你这次結婚是并不指望什么灵魂結合了，对嗎？”这时索米斯就会抬头側过臉去笑一下，回答說：“也可以这样說。如果我能够感官上得到滿足，宗祧上得到延續，門庭雅洁，閨閣欢娛，在我这样年紀，所望也仅于此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全凭感情用事的勾当看来我也不大会胡乱去搞了。”听了这些，那个問話的人如果是个雅士的話，一定不再追問下去。

女皇晏駕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灰溜溜的天气，就象噙着眼泪似的。在大出丧那天的早上，索米斯穿着皮大衣，戴着大禮帽，带着穿黑皮大衣的安耐特在身边，穿过公园巷，到了海德公园的鐵栏杆边上。虽說他对公共事件向来不关心，可是这件事情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总结了一个綿长的、富足的时代，因此他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記得一八三七年她登极时，“杜薩特大老板”还是造那些使倫敦变得丑陋的房子，詹姆士那时是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正在給自己的律师业务打根底。馬車到处駛着；

男人都戴皮領子，上唇剃得光光的，吃木箱里装来的生蠔；穿着漂亮的小馬夫站在大馬車后面搖搖晃晃的；女人开口就是“啦”，^①而且沒有財產權；倒霉的小鬼犯一点点法就处絞刑，而狄更斯不过才开始写小說。两代人将近消逝了——这两代人亲眼看見了輪船、火車、电报、自行車、电灯、电话，眼前又有这些汽車——亲眼看見这么多的財富积累，看見八厘錢跌到三厘錢，和数以千計的福尔賽！社会风气变了，习尚变了，人变得跟猴子更疏远了，上帝变了財神爷——財神爷被人捧得連自己也搞糊涂了。六十四年的太平盛世，助长了財產，造就了中上层階級；巩固了它，雕琢了它，教化了它，終于使这个階級的举止、礼貌、言談、仪表、习惯、灵魂和那些貴族几几乎变得一模无二。这是一个給个人自由鍍了金的时代！一个人有錢，他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自由的；一个人沒有錢，他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是事实上是不自由的。这是一个尊崇虛伪的时代，只要装得象个上流人士。这是一个偉大的时代，任何东西都逃不脫它的影响，都要变质，逃得过的只是人的本性和宇宙的性质。

現在为了亲眼看着这个时代的消逝，倫敦——时代的寵儿和幻想——正把它的居民从各个入口驅进海德公园——那个維多利亞主义的中心和福尔賽的快乐的逐鹿場所。細雨才停，灰色天空下黑压压的人群都集合在这里看这一幕戏剧。这是他們年高德劭的老女皇最后一次从孤寂生活中^② 钻出来給倫敦来一个假日。在死神就要經過的那些馬路上涌来了大街小巷的人，来自猪狗沟、阿克登、义林、汉普斯太、伊斯林登和比司諾場；来自

① 俚語“是啊”。

② 維多利亞女皇自一八六一年她的丈夫亚尔勃特亲王逝世后，即避免游宴。

海克尼、洪西、里頓司东、巴特西和富尔汉；来自福尔赛长得茂盛的那些綠草原——美菲亚和坎辛登，圣詹姆士和貝尔格萊維亞、灣水路和采尔西，和摄政公园；全都要瞻仰一下那种死沉沉的威仪和浮华。再不会有一个女皇在位这样久了，也再沒有机会看見那样多的历史为他們的金錢鞠躬尽瘁了。可惜是战争还在拖着，沒有能在女皇的灵柩上放上胜利的花圈！其他的一切全都会在这里恭送如仪和悼念她——兵士、水手、外国王侯、半旗、丧鐘，特别是那一片波瀾壯闊的衣服深暗的人群，在規定的黑衣服里面，他們的心灵深处也許零零落落有那么一点單純的哀感。說到底話，这里安息了的并不仅仅是个女皇，而是一个排除了忧患，度过自己无咎的一生，苦心孤詣的一生的一个妇人啊！

索米斯杂在人群中間，跟安耐特勾着胳膊靠栏杆等着，是啊！这个时代是过去了。只要看这些工联主义，以及下議院里面那些工党家伙，以及大陆上的小說，^①和那种无法用言語形容的从各方面都感到的那种空气；世情的大变了；他想到馬法金解圍那天晚上的群众，和乔治·福尔赛的那句話：“他們全是社会党人，他們要我們的東西呢！”和詹姆士一样，索米斯可不曉得，也說不出——爱德华登基之后是什么情形！决不会象老“維多利”朝那样的平安！他不自禁勒一下自己年輕妻子的胳膊。这一点至少是真真实实属于自己的，在家庭关系上总算重新又确定了；财产因此才有了价值，成为一个真实的东西。索米斯和她紧紧挨着，同时竭力避免和别人碰上，很是心滿意足。人群在他們周圍動蕩着，吃着三明治，落着面包屑；男孩子爬到籐悬树上面，吱吱喳喳象一群猴子，把树枝和橘子皮往下扔。時間已經过

① 指法国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小說。

了；应当就到了！忽然在他們身后左面不远的地方，索米斯看見一个高高的男子，戴一頂軟呢帽，留一撮蓬松的短下須，和一个高高的女子，戴一頂小小圓皮帽和面紗。就是乔里恩和伊琳，就象他跟安耐特一样，挨在一起，一面談，一面相視而笑。那两个並沒有看見他；索米斯心里有一种說不出的感覺，偷眼看着这两个人，他們看上去很快乐！这两个上这儿来做什么——两个不法成性的家伙，維多利亞朝理想的叛徒。他們杂在人群里是什么意思？每一个都一再被礼教唾弃过——还要夸口什么爱情和浪漫。他津津有味地看着他們；虽則自己的胳膊和安耐特的胳膊套在一起，心里却不得不承認她——伊琳——不！不要承認；他的眼睛望开去。不要看着他們，不要讓旧痛或者旧情在心里又引起来！后来是安耐特轉身向他說：“索米斯，那两个人，我敢說，他們認識你呢。他們是誰？”

索米斯偏着臉看一下。

“什么人？”

“那里，你看他們；剛轉過身。他們認識你。”

“不認識，”索米斯回答；“搞錯了，亲爱的。”

“那張臉真漂亮！走路多美！真是個絕色女子！”

索米斯这时看了一下。她过去就是这样走进他的生命，又走出他的生命的——腰肢婀娜剛健，可望而不可即，不可捉摸，永远避免和他的灵魂碰上！他毅然掉过头，不去看那边正在走远的既往。

“你还是看熱鬧吧，”他說，“行列来了！”

可是当他抓着安耐特的胳膊时，站在那里，表面上象在注視仪仗的前列，心里却在发抖，带着若有所失的感覺，和从本性里发出的那种不能两全其美的惋惜。

音乐和仪仗队慢慢近了；在一片沉默中，那个长长的行列蜿蜒地进了公园大门。他听见安耐特低声说，“多么哀痛又多么美啊！”感到她踮起脚尖时紧紧抓着他。群众的感情也把他抓着了。那边——女皇的灵车，时代的灵柩在缓缓过去！在它经过的地方，从那些长长的观众行列中间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索米斯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声音，那样的不自觉，那样的单纯、原始，那样的深沉而粗犷，不论索米斯，不论哪一个人都不弄不清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声音在里面，真是怪声音！是一个时代对它自己的死亡的致敬……唉！唉！……生命终于撒手了……那个表面象是永恒的东西已经完了！上帝保佑女皇！

那片呻吟随着灵车向前移动，就象草原上一条细长的火焰一路烧过去；它保持着步伐，沿着多少哩密扎扎的人群前进。它是人声，然而又不象人声，就象潜意识里的兽性亲切认识到普遍的死亡和变化而发出的哀唤。谁也不能够——谁也不能够永远抓着不放啊！

殯葬的行列过后只留下短短的沉寂——很短的时间，接着就有人说起话来，急于想回味一下刚才的一幕戏。索米斯稍为逗留片刻，以满足安耐特，就带她出了公园，上公园巷自己父亲家来吃午饭……

詹姆士一个上午都坐在自己卧室的窗口张望着。这将是看到的最后一幕戏——多少幕戏的最后一幕！她也死了！是啊，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斯悦辛跟自己曾经看她加冕——一个苗条的女孩子，还没有伊摩根大！她近来养得很胖了。老乔里恩跟自己曾经看她跟那个德国家伙她的丈夫的大婚——那个家伙死前总还算不错，^①而且给她留下那个宝贝儿子。^②那家伙年轻时很不懂事，记得自己跟那些弟兄和他们的知交有不少的晚上，都

是一面喝酒吃胡桃仁，一面談着搖頭。現在他登位了。據說人安份些了——他也不知道——也說不了！敢說，錢还是会胡花一气的。外面的人真多！記得自己跟斯悅辛杂在威士敏寺外面人群当中看她加冕的，那好象沒有好多年似的，后来斯悅辛还帶他上克里蒙公园去——斯悅辛真是個荒唐家伙；对了，的确沒有多久，就象那一年他跟罗杰在毕卡第里大街租了一家涼台看登极五十年大典同样在眼前似的。乔里恩、斯悅辛、罗杰全死了，他呢，八月里就是九十岁了！索米斯又討了个法国女孩子。法国人都很特別，不过听人說倒是賢妻良母。世事变了！說是那个德国皇帝也来参加殯礼，不过他打給老克魯格的电报未免太不象話。^③ 敢說这个家伙有一天总要找麻煩。变了！哼！他死了之后，他們只好自己照顧自己了；他自己怎么样还不知道呢！爱米丽又請达尔第来吃午飯，跟維妮佛梨德和伊摩根一同来，和索米斯的妻子見面——爱米丽总是欢喜出花样。还有伊琳，听說已經跟乔里恩那个家伙同居了，他恐怕要跟她結婚。

“我哥哥乔里恩活着时，”他想，“不知道他会怎样說？”这个生前他十分景仰的哥哥，現在却完全沒法知道他会怎样說，好象使詹姆士非常煩惱，所以他从窗口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在屋子里緩步走动着。

“她而且长得很美，”詹姆士想；“我从前很喜欢她。也許跟索米斯不合适——我可不知道——也說不出来。我們的妻子，就从来沒有麻煩过。”女人也变了——什么都变了！現在女皇也死

① 亚尔勃特亲王因为是德国人，英国人对他总有点歧視。

② 即英皇爱德华七世。

③ 德皇威廉二世曾电賀德兰士瓦总统克魯格击潰詹梅生的联合軍隊。

了——你看吧！外面的人群骚动了一下，引得他在窗口一动也不动站着，鼻子顶着玻璃都冻白了。他們一直送她到三角場，——仪仗过去了！爱米丽为什么不上这里来看，忙着午飯做什么。这时候他很想她——想她！从篠悬木光秃的树枝中間他勉强看得見殯葬的行列，望得見人脫下帽子——敢說有不少人要冻得着凉呢！他身后一个声音說：

“你这儿看出去太妙了，詹姆士！”

“你来了！”詹姆士說；“为什么不早些来？几乎看不見！”

他默然向四周巡視。

“哪儿来的声音？”他忽然問。

“沒有声音，”爱米丽回答他；“你在想的什么——他們不会欢呼的。”

“我听得見呢。”

“胡說，詹姆士！”

屋內的双层玻璃窗並沒有声音傳來；詹姆士听見的只是他看見这个时代过去自己內心的呻吟罢了。

“你可不要告訴我葬在哪里，”他忽然說，“我就不想知道。”他从窗口轉过身子。她去了，老女皇；她一生經過不少忧患——敢說她很乐得这样脫身而去呢！

爱米丽拿起头发刷子。

“他們来之前，还来得及給你梳梳头，”爱米丽說。“你应当看上去很神气才是，詹姆士。”

“啊！”詹姆士喃喃說，“他們說她很美呢。”

跟新媳妇見面是安排在餐室里。詹姆士坐在火爐旁边的椅子上等她进門，然后手扶着椅子靠臂緩緩站起来。他僵着身子，一身大礼服穿得无疵可击，人瘦得象几何学上的一条綫，用手握

着安耐特的手；一張蒼白的滿是皺紋的臉，焦慮的眼睛懷疑地朝下看。大約是光綫的屈折作用，她的紅顏使他的眼睛溫和了一點，兩頰也紅潤一點起來。

“你好！”他說。“你看女皇出喪的吧，我想是？過海峽沒有風浪吧？”他以這種方式接待這個指望給他生個孫子的女子。

安耐特眼睛睜得多大地望着他，這樣老，這樣瘦，這樣蒼白，這樣的整潔，她咕嚕了一句法文，詹姆士听不懂。

“對了，對了，”他說，“你們恐怕要吃飯了吧。索米斯，按一下鈴；我們不等达尔第那個家伙了。”可是就在這時，他們到了。达尔第決意不肯費那麼大的事去看那個“老太婆”。他上了伊昔姆俱樂部，大清早叫了一杯雞尾酒放在面前，從吸煙室的窗口就那么張了一眼，弄得維妮佛梨德和伊摩根從公園里出來還得上俱樂部去接他。他的一雙棕色眼睛盯着安耐特看時簡直是又驚又喜。又被索米斯那家伙弄到一個美人兒！不知道女人看上他什麼地方！嘿，她准會跟那一個一樣出他的丑；可是眼前他总算絕福不淺！他把兩撇小胡子朝上抹抹，格林街九個月的家庭生活总算使他的人差不多長得復原了，信心也恢復了。索米斯覺得這頓午飯給他的新婦的印象並不怎麼成功，儘管愛米麗那樣竭力招待，維妮佛梨德那樣莊重，伊摩根那樣問長問短地表示要好，达尔第那樣賣弄自己，詹姆士那樣照應安耐特吃東西。飯後不久他就帶她走了。

“那位达尔第先生，”安耐特在馬車里說，“我不喜歡那種派頭！”

“當然！”索米斯說。

“你妹妹很溫柔，女孩子也很美。你父親太老了。恐怕給你母親不少麻煩呢；我要是她，可吃不消。”

索米斯点点头，很佩服自己年轻妻子的精明，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这样准；可是自己却有点不安起来。也许他脑子里也掠过了这样的念头：“等到我八十岁时，她不过五十五岁，那时候她也会嫌我麻烦了！”

“我还有一家亲戚要带你去跑一下，”他说：“你会觉得很特别，可是我们只好对付一下；之后我们就去吃晚饭看戏去。”

他这样预先打好招呼，才带她上梯摩西家里来。可是梯摩西家里却大为两样。那些人好久没有看见亲爱的索米斯，见面时高兴极了；原来这就是安耐特呀！

“你真漂亮，亲爱的！太年轻，太美了，索米斯简直不配，可不是？可是他人很殷勤，很小心——真是个好丈夫，”——裘丽姑太停止不说，注意到安耐特两只眼睛的下眼皮——她后来形容这些下眼皮给佛兰茜听：“淡蓝的颜色，真美，我简直想上去亲一下。亲爱的索米斯真不愧是个道地的收藏家。她那种法国派头，然而又不完全象法国派头，我觉得简直跟——跟伊琳——一样美，不过没有伊琳那样高贵，那样迷人。伊琳的确迷人，可不是？皮肤那样雪白，眼睛那样深褐色，还有头发的颜色，法文叫什么的？我总是记不起。”

“富伊摩特，”佛兰茜提她一下。

“对了，落叶色——真特别。我记得我做女孩子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来伦敦，我们养了一只——当时叫做‘散步’的小猎狗；头上有一块黄斑，胸口全是白毛，深褐色的眼睛非常漂亮，而且是个雌的。”

“是啊，姑姑，”佛兰茜说，“可是我不懂得提这个做什么。”

“哦！”裘丽姑太说，有点搞糊涂了，“它真是迷人呀，你知道，它的眼睛和毛——”裘丽姑太忽然停下来，就好象看出这话太粗

鄙而吃惊似的。“富伊摩特，”她忽然又接上一句；“海絲特——你还記得吧！”……

两个老姊妹辯論了好半天，要不要請梯摩西出来和安耐特見面。

“不要麻煩了！”索米斯說。

“可是并不麻煩，要么，当然罗，他看見安耐特是法国人也許不大开心。他被那次伐苏达的事件^①可吓死了。我想我們还是不要冒險的好，海絲特。就只我們两个人招待这个美人儿，可真开心呀。还有，索米斯你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經完全摆脱——”

海絲特赶快插进来：

“你觉得倫敦怎样，安耐特？”

索米斯捏着一把汗，等待安耐特回答。回答来得很得体，很鎮靜：“哦！倫敦我是熟的，从前也来过。”

他从来没有敢跟她提到开飯店的事情。法国人对家世的看法完全和英国人不同，害怕人家知道开过飯店說不定在她看来非常可笑；所以，他要等到結婚之后再跟她提这件事；現在倒懊悔早不說了。

“倫敦哪个地方你頂熟呢？”裘丽姑太問。

“苏荷区，”安耐特簡單答道。

索米斯咬紧牙关。

“苏荷区！”裘丽姑太接了一句；“苏荷区嗎？”

“这要在族中傳开去了，”索米斯想。

“很富于法国情調，很有趣味，”他說。

① 伐苏达事件見 110 頁注②，由于是法国人挑畔，所以梯摩西不喜欢法国人。

“对了，”裘丽姑太喃喃說，“你罗杰叔叔从前还有些房产在那边；我記得，他总是弄得要把房客撵走。”

索米斯把話題轉到买波杜倫上来。

“当然啊，”裘丽姑太說，“你們不久就会下去住起来了，我們全都盼望有一天安耐特生个可爱的小——”

“裘丽！”海絲特姑太急得叫出来，“你按鈴叫送茶吧！”

索米斯沒有敢等吃茶，就帶安耐特走了。

“我要是你的話，决不提苏荷区，”他在馬車里說。“在倫敦这是个相当不光彩的地方；而且你現在的身份已經完全不是开飯店的了；我的意思是說，”他又接上一句，“我要你認識一些上流人士，英国人都是势利鬼。”

安耐特清彻的眼睛睜大了一点；嘴边浮出微笑。

“是嗎？”她說。

“哼！”索米斯心里想，“這句話是對待我的！”他死命地把她看看。“她是很懂得生意經的，”他想。“我一定要叫她一下就懂得，省得以后再麻煩！”

“你听我說，安耐特！事情很簡單，不过要把話說清楚。我們这些职业界和有閑階級仍旧自命比生意人高一等，除掉那些非常闊气的生意人。这也許很愚蠢，可是你知道，事实就是这样。在英国，給人家知道你开过飯館子或者开过小店或者做过任何小生意，都是不大相宜的。其实做生意也可以是很尊貴的，不过它总給你加上一条罪名；你就玩得不会开心，也不会認識那些有意思的人——就是那样。”

“我懂了，”安耐特說；“在法国也是一样。”

“哦！”索米斯說，心虽則放了下来，同时又感到吃惊。“当然，一切都看階級，的确。”

“对了，”安耐特說；“你真聰明呢。”

“这也罢了，”索米斯想，留意看着她的嘴唇，“不过她未免太諷刺一点。”他的法文程度还不够使他为了她没有用“tu”^①而感到不快。他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她，勉强用法語說：

“你是我的美人儿。”

安耐特格格笑了起来。

“哦，不对！”她說。“哦，不对！不要講法文，索米斯。那位老太太，你那个姑母，盼望的什么？”

索米斯气起来，“天知道！”他說；“她总是話說个沒有完；”可是他比天知道得还清楚。

① 法文第二人称用 tu，表示亲热。

第十一章

疲沓的兴致

战事仍旧拖延下去，听说尼古拉已经发过这样牢骚，一个钱办得了的事情，叫他们做就要花上你三亿！所得税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然而，花了钱还有个南非洲，总还算痛快。而且虽则半夜里醒来时，人们的占有欲会感到非常沮丧，到了吃早饭时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哪有不花钱白得的事情。所以人们照旧做自己的事情，就好象完全没有战争，没有集中营，^① 没有神出鬼没的德·威特，^② 没有大陆上的舆论，没有任何令人不快的事情似的。的确，国人的态度就象梯摩西的那张地图，代表一种疲沓的兴致——那些小旗子梯摩西已经不再去移动，它们自己又移动不了，连应有的那些进进退退都看不出来了。

疲沓的兴致还不止表现在这里；它侵入了福尔赛交易所，产生一种弄不清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普遍空气。《泰晤士报》婚姻栏登出的“乔里恩·福尔赛与海隆教授独养女伊琳”的结婚消息，引起了一些疑问，觉得这样形容伊琳好象不大确切似的。不过，大体说来，报上没有把伊琳说成“索米斯·福尔赛”之“前妻”或“离婚妻”，总算使大家松了口气。总而言之，这一家人对这个“事件”从开头就采取一种崇高的态度。正如詹姆士说的，“事情

就是如此！”鬧也沒有用处！承認这件事情“不堪入耳”——当时的一句流行話——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可是現在索米斯和乔里恩都結婚了，下面还有什么戏可看呢？这的确是个繞人的事情。听说乔治跟欧斯代司六对四打賭，一定是小乔里恩在小索米斯的前头出世。乔治真是滑稽！傳說他还跟达尔第打賭詹姆士能不能过得了九十岁，不过哪一个撑詹姆士腰，却沒有人說得了。

五月初，維妮佛梨德跑來說，法尔被流彈打伤了腿，退伍了。他的妻子在看护他。走起路来要有点跛脚——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他要外公給他在南非洲买个农場，可以养馬。好丽的父亲給女儿八百鎊一年，两个人可以过得很舒服，因为法尔的外公說过給他五百鎊一年；不过講到农場，他可不曉得——也說不了；他不愿意法尔把自己的錢胡花掉。

“可是你們知道，”維妮佛梨德說，“法尔总得有点事情做。”

海絲特姑太認為法尔的亲爱的外公也許很有眼光，因为不买农場的話就不会弄得賠錢。

“可是法尔就是喜欢馬啊，”維妮佛梨德說。“这个职业对他太合适了。”

裘丽姑太認為养馬最沒有把握，“蒙达古不是上过当的嗎？”

“法尔不同，”維妮佛梨德說；“他象我。”

裘丽姑太肯定說亲爱的法尔为人一定很聪明。“我一直記得，”她說，“他怎样把坏辨士給叫化子的。他的外公非常高兴。

① 波尔战争后期，罗伯兹將軍事交參謀长吉青納主持；为了对付波尔人的游击战术，吉青納采取了清乡政策，将所有和平居民都关在集中营里。

② 波尔人里面最勇敢的將軍，用兵如神；在南非战争后期坚持游击战争。

認為孩子很有腦筋。我記得他說這孩子應當進海軍。”

海絲特姑太插進來：“維妮佛梨德認不認為年輕人還是安穩些好，在這樣年紀最好不要冒險。”

“是啊，”維妮佛梨德說，“他們要是在倫敦的話，也許這樣好；在倫敦不做事情頂有意思了。可是在南非洲，可要把他悶死了。”

海絲特姑太認為，只要他有把握不會賠錢，做點事情也好。反正他們又不是沒有錢。悌摩西當然退休之後混得很好，裘麗姑太問蒙達古怎麼說的。

維妮佛梨德沒有告訴她，原因是蒙達古只講了一句話：“等老头兒死了再說。”

這時佣人來通報佛蘭茜到了。佛蘭茜的眼睛里浮現着笑意。

“我說，”她開口就問，“你們怎樣一個看法？”

“看什麼，親愛的？”

“今天早上的《泰晤士報》。”

“我們還沒有看報呢，總要到晚飯後才看。悌摩西一直要留到那個時候。”

佛蘭茜眼睛骨碌碌地轉。

“你看應當不應當告訴我們呢？”裘麗姑太說。“什麼事情？”

“伊琳在羅賓山生了一個兒子。”

裘麗姑太吸進一口氣。“可是，”她說，“他們三月里才結婚的呀！”

“對了，姑姑；有趣吧？”

“我很高興，”維妮佛梨德說。“我很替喬里恩死掉兒子難受。要是死掉的是法爾，我怎麼樣；這並不是不可能的。”

裘丽姑太好象沉入一种梦想。

“不知道，”她喃喃地说，“亲爱的索米斯听到会有什么感想！他极其盼望自己能有个儿子，我一直就听见人家这样说。”

“啊！”维妮佛梨德说，“他快要有了——除非出事。”

裘丽姑太眼睛里流出快乐来。

“大喜事！”她说。“哪个月份呢？”

“十一月。”

十一月很吉利！可是她真愿意能够早一点，这要詹姆士等得太久了，偌大的年纪！

等！她们耽心詹姆士要等，可是她们自己却是一直等惯了的。的确，这是她们最大的消遣。等！等“泰晤士报”看；等这一个侄女或者那一个侄男来逗她们开心；等尼古拉健康的情况；等克里斯朵佛决定上台演戏；等马坎德太太侄儿开矿的消息；等医生来诊视海丝特姑太一清早就醒的毛病；等图书馆里那些经常派人借出去的書；等梯摩西伤风；等哪一天天气非常温暖，然而不太热，她们就可以上坎辛登公园去轉一趟。等！两姊妹分头坐在客厅壁爐两边，等当中那架鐘报时，她们疲瘠的、滿是青筋和骨节的手拈弄着縫衣針和絨綫鈎子，她们的头发——就象克奴特^①的风浪一样——永远不許再变顏色。穿着她们的黑綢子或者黑緞子的衣服在等，等宮里敕令海丝特可以穿她的深綠衣服，裘丽可以穿她更深的枣色衣服。^②等！一面等，一面把她这个小家族世界里的小小欢乐、小小忧愁、小事情、小期望，在她们老头

① 十世紀時侵略英國的丹麥人、盎格魯人和挪威人之王，繼他的父親被立為英王，傳說他曾命令海濱不要打到自己腳下。

② 指停止戴國孝。

脑子里缓缓地翻过来、复过去，就象母牛在自己熟悉的田野里耐心嚼草一样。而且这件新事情的确是值得等的。索米斯一直就是她们的宠儿；他总喜欢送给她们画，过去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来看望她们，真叫人想，而且他头一个亲事的不幸遭遇也的确需要她们的怜惜。这件新事情——索米斯生一个继承人——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而且对他亲爱的父亲说也实在太重要了，恐怕他不等到一个水落石出，决不会轻易就死。詹姆士就恨事情没有把握；而且蒙达古又是那样，叫他除掉那些小达尔第之外，一个孙子都没有，当然不会心满意足的。说到底，自己的姓氏确是重要！所以詹姆士的九十岁生日快到时，姊妹两个很不放心他是怎样保重的。在福尔赛家人中间，他是第一个活到这样高龄，就好象给抓着生命不放的人树立了一个新的表率似的。两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她们一个是八十七，一个是八十五啊；不过她们并不想替自己打算，因为悌摩西还不到八十二，她们得替他打算打算。当然，还有更好的世界。裘丽姑太顶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在我父亲的家里有許多住处，”——这句话总给她安慰，因为使人连带想起房产，而亲爱的罗杰就是在房产上发的财呢。《圣经》真是个宝库；而且星期天天气非常之好时，早上总有做礼拜的事情；有时候，裘丽姑太肯定悌摩西不在家时就会偷偷走进他的书房，在他那张小桌子上的书籍中间随便放上一本翻开的《新约全书》——当然他是顶喜欢看书的，从前还办过出版事业。可是，事后她却看出悌摩西吃晚饭时总是生气。而且，史密赛儿不止一次地告诉她，打扫书房时在地板上拾到书。尽管如此，她仍旧觉得天堂未必有她们和悌摩西现在等着的、而且等得很久的那些房间舒适。海丝特姑太想到那么费事，尤其吃不消。任何改变，或者不如说任何改变的想法——因为从来就没

有过——总使她非常烦恼。裘丽姑太兴致比较好，有时觉得一定很有玩头，那一年亲爱的苏珊去世，她上白里登的那一趟就玩得很开心。不过白里登是大家都知道好的，天堂究竟是什么一个样子却很难说，所以整个说来，她并不是那样安心安意在等着。

八月五号，詹姆士过生日那天的早上，她们觉得特别兴奋，坐在床上吃早饭，就由史密赛儿给她们把些小纸条子在她们中间递来递去。史密赛儿一定得去跑一趟，把她们的祝贺和些水礼带了去，并且打听一下詹姆士先生身体可好，头一天夜里可曾开心得睡不着。回来时，史密赛儿可不可以上格林街去看一下——稍微要绕点路，不过出来时可以在証券街搭公共马车；史密赛儿也可以散一下心——记着跟亲爱的达尔第太太说，在离开伦敦之前务必要来看望她们一下。

所有这一切史密赛儿全照做了——真不愧是安姑太三十年前亲手训练的，这种十全十美的佣人现在哪里去找。詹姆士先生，詹姆士太太这样说的，夜里睡得非常好，叫我回来致意；詹姆士太太说他闹脾气，埋怨说不懂得这样乱嘈嘈算什么。对了！还有达尔第太太也说问候，她下午来喝茶。

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听见没有特别提起自己的那些水礼，一方面相当的不高兴——她们忘记年年詹姆士都吃不消人家送礼，总是说，“在他身上乱花钱，”——一方面又很开心；这说明詹姆士精神很不坏，这对他太要紧了。两个人开始等起维妮佛梨德来。四点钟时，维妮佛梨德来了，带了伊摩根，还有毛第，刚从学校里回来，而且“也长成这样一个漂亮姑娘了”，不过这一来要打听安耐特的消息就非常困难了。裘丽姑太仍旧鼓起勇气来，问维妮佛梨德可听到些什么，还有索米斯是不是很耽心。

“索米斯舅舅总是耽心的，”伊摩根打断她们；“他到了手就

开心不了。”

这些话在裘丽姑太的耳朵里听上去非常之熟。啊！对了；乔治的那张滑稽画呀，不肯给她们看的！可是伊摩根这话怎么讲呢？是说自己的舅舅永远贪心不足吗？这样看是完全不应该的。

伊摩根的声音又清晰，又斩截。

“你想想！安耐特不过比我大两岁；嫁给索米斯舅舅一定不是滋味。”

裘丽姑太骇异得两只手举了起来。

“亲爱的，”她说，“你不晓得你讲的什么。你舅舅索米斯跟哪一个配不上？他非常聪明，而且漂亮，而且有錢，而且人非常体贴，非常谨慎，而且各方面加起来一点不算老。”

伊摩根明媚的眼光先把这个看看，又把那个看看——两个“老宝贝”，——只是微笑。

“我希望，”裘丽姑太相当严厉地说，“你能嫁到这样好的男人。”

“我不要嫁好男人，姑姑，”伊摩根说；“好男人都没有趣。”

“你要是这样下去的话，”裘丽姑太回答，仍旧很不痛快，“你就一世嫁不了人。我们还是不谈这个；”她转身向维妮佛梨德说：“蒙达古好吗？”

那天晚上，姊妹两个等着开晚饭时，裘丽姑太咕鲁说：

“海丝特，我告诉史密赛儿预备了半瓶甜香葡萄酒。我觉得我们应当为詹姆士的健康——和索米斯妻子的健康干一杯；不过要严守秘密。我只说这样一句，‘你懂吗，海丝特？’说完我们就喝酒。我怕梯摩西不好受。”①

“很可以使我们不好受呢，”海丝特姑太说。“可是真应当庆祝一下，我觉得；难得碰见。”

“是啊，”裘丽姑太陶然說，“的确难得碰見！不过你想，如果他有个男孩子，能够傳宗接代就好了！現在伊琳都有了孩子，我覺得这件事非常重要。維妮佛梨德說乔治給乔里恩起个綽号，‘三送艦’，因为他有三房儿女，你知道！乔治真是滑稽，还有，你想，伊琳弄到后来仍旧住进索米斯替他們两个人造的房子去。这的确使索米斯太难堪了；而他一直是那样安分守己的。”

那天晚上，裘丽姑太睡在床上，晚飯时候的那杯酒和第二次举杯时的秘密心情仍旧使她感到兴奋和微醺；她躺在那里，一本祈禱書攤在面前，眼睛注視着被台灯照黃的天花板。小东西！对于他們全都太妙了！只要她能够看見亲爱的索米斯开心，她就太开心了。可是他現在当然开心呢，伊摩根講他的那些話未見得对。他要的全部都有了！財產，妻子，孩子！他而且会活到精神矍鑠的高年，就跟他亲爱的父亲一样，完全忘掉伊琳和这次头痛的离婚案子。她要是还能够活着，給他的孩子第一个买匹木馬就好了！史密賽儿将会給她从鋪子里挑来，又好看、又是滿身的花斑！当初罗杰就是喜欢搖她，一直搖到她睡覺的！呀，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的确！“在我父亲家里有許多住处——”一陣輕微的簌簌声傳进她耳朵——“可不是老鼠！”她机械地想着。声音大起来了。你听！真是只老鼠呢！史密賽儿真是淘气，硬說沒有老鼠！这样糊里糊涂下去，就会把护壁板咬破，那就得把瓦匠找来才行了。老鼠是頂頂破坏的东西！于是她躺在那里，眼睛微微轉动着，脑子里留心着那个輕微的簌簌声，等待睡眠来將她救走。

① 譯者注——怕佛摩西不好受是因为他沒有子女。下面海絲特回答怕自己不好受，是怕吃醉了。

第十二章

一个福尔賽的誕生

索米斯走出园門，穿过草地，在河边的小路上站了一会，轉身又向园門走去，始終沒有覺得自己走动过。在馳道上馬車輪子隆隆的声音使他識得時間的过去，以及医生已經去远了。方才医生究竟講的什么呢？

“事情就是这样，福尔賽先生。如果开刀，我有把握可以保全产妇，可是孩子保不了。如果不开刀，孩子很可能活得了，可是产妇要冒非常大的危險——极大的危險。不管开刀不开刀，她总不会再生孩子了。她目前这种情形当然自己拿不了主意，可是我們又等不及她的母亲。現在要你打定主意，我現在去拿应用的器械。一个鐘点就回来。”

拿主意！在这种情形下拿主意！請个專門医生来会診一下都来不及！什么都来不及！

馬車輪子的声音消逝了，可是索米斯仍旧聚精会神站在那里；接着突然把耳朵堵起来，走回河边。这样沒有足月就要分娩，什么都来不及預防，連接她母亲都来不及！这个主意要她母亲来拿，可是她要到今天夜里才能从巴黎赶到！如果他能弄懂医生那些繞人的話，那些医学上的細節，也就好了，那样权衡开

刀不开刀的利害就比较有把握；可是医生讲的那些道理，就跟外国话一样——跟外行听人家谈法律问题一样。然而非要他拿主意不可！他的手从额上拿下来，空气虽则寒峭，手心已经沾上了汗。从她房间里传来的这些声音！回房间只有使人更加没有主意。他必须冷静、清醒。一个情形是保全他年轻的妻子，差不多可以保全，可是孩子肯定保全不了；而且——以后也不会有孩子！另一个情形是他的妻子也许保全不了，可是孩子差不多有把握保全下来；而且——以后也不会有孩子！这两者选择哪一个呢？两个星期来一直下雨——河水涨了；他的私人碇船就靠自己修的小码头停泊着，碇船四周飘着许多落叶，是一次寒讯从树上刮下的。树叶子落下来，生命随波逐流而去！这就是死！他要决定死！而且没有人能帮他一下。生命是一去不复返的！眼前保得了的切莫要放手；一放手，你就永远找不回来。死使你变成空人，就象那些树木落掉叶子后的空枝一样；终于愈来愈空，连你自己也雕谢了，也落了下来。这时他的思想莫名其妙地忽然翻一个身；太阳正照在那扇窗格子上，窗子后面就睡着安耐特，可是他眼睛里看见的好象已经不是安耐特，而是十六年前的伊琳睡在她蒙特贝里尔方场房子的卧室里，就好象命运可能会安排她的那样。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会迟疑吗？一下子也不会！开刀，开刀！保她活命！根本不要决定——只有一种发自天性的呼援，尽管是在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伊琳不爱他！可是眼前这个！啊！他对安耐特的感情一点没有那种叫人抵御不了的力量！最近几个月来，尤其是自从她开始觉得害怕以后，他有好多人都弄不懂。她有自已的打算，她有她法国人的那种自私。然而——却是那样美！她愿意怎样呢——冒一下险？“我知道她要这个孩子，”他心里想。“如果生下来死掉，而且以后也不会

再生——她就会非常伤心。再没有什么指望！全变得一场空！一年年跟她过着结婚生活，而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一件事情使她安定下来！她而且太年轻：弄得她什么指望也没有——弄得我也！弄得我！”他双手捶胸！为什么他一想就要把自己牵进来——不能撇开自己，看自己该怎么办吗？这念头使他很痛苦，后来变得象护胸镜一样，不觉得有锋刃了。撇开自己！不可能！等于进入一个无声、无臭、无色、无触的真空！这种想法的本身就是可怕的，徒然的！这样探到现实的河底，也就是福尔赛精神的底蕴，索米斯的脑子就休息一下。当一个人停止时，世界也停止了；它也许继续动着，可是里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他看看表，半小时內医生就要回来。他非决定不可！如果他反对开刀，弄得她死掉，有什么脸去见她母亲，又有什么脸看见这位医生？自己良心又怎么说得过去？她生的究竟是他的孩子啊。如果赞成开刀——那就是罚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子嗣。可是除掉为了生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外，他又为什么要娶她呢？还有他的父亲——死期迫在眉睫，还在那里等着消息！“太残忍了，”他想；“实在不应当要一个人决定这种事情！太残忍了！”他转身向房子走去。想一个奥妙的、简单的办法来决定！他掏出一个钱币，又放回去；转出什么来他知道自己也不会照做！他走进餐室，这里离开传出声音的那间房间最远。医生说过可能性还是有的。在这里这个可能性好象大了起来；这里河水不流，树叶也不落下来了。室内点了一个火。索米斯打开酒柜。他从来不饮烈酒，可是现在却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期望血液流得快些。“乔里恩那个家伙，”他想；“他已经有了儿有女了。他有了我心爱的女人；而且还替他生了一个儿子！而我呢——我却逼得非要毁灭我唯一的孩子不可！安耐特不会死的；不可能。她

身体很强壮呢！”

他站在酒柜旁边正在侘傺不安的时候，听见医生的马车到了，就出来会他。他得等医生从楼上下来才能问他。

“怎么样，医生？”

“情形还是一样。你决定了没有？”

“决定了，”索米斯说；“不要开刀！”

“不开刀？危险很大——你知道吗？”

索米斯板着一副脸，只有嘴唇在动。

“你不是说可能性还是有的吗？”

“有是有，但是不大。”

“你不是说开刀孩子一定保不了吗？”

“是啊。”

“你仍旧认为她不可能再生一个吗？”

“要说绝对不能生也不是的，不过可能性不大。”

“她很强壮，”索米斯说。“我们冒一下险。”

医生极其严厉地看着他。“你要负责的，”他说；“是我自己的妻子，我就做不了。”

索米斯的下巴朝上一抬，就象吃了人家一拳似的。

“上面能派我什么用场吗？”他问。

“没有。你不要来。”

“那么我在画廊里等着；你知道那个地方。”

医生点点头，上楼去了。

索米斯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凝神在听。“明天这个时候，”他想，“我手上也许沾满了她的血呢。不！这不公平——说得太可怕了！”方才的侘傺心情又来了；他上楼进了画廊，在窗口站着。外面刮的是北风；空气很冷，很清彻；天色碧蓝，一片片厚重

的白云追逐过去，从顏色开始金黃的列树中望出去，河水也是藍的；树林全染上富丽的色彩，象燒着的火，象擦亮的銅——一片早秋景色啊！如果是他自己的生命，他肯冒这样的危險嗎？“可是她宁可丧失我，”他想，“也不肯丧失孩子！她并不真正爱我啊！”一个女孩子，又是法国人——你能指望什么？对他们两个人來說，对他们的婚姻、对他们的前途來說，最最要紧的就是一个孩子！“我为这件事情吃的苦头可多了，”他想，“我决不放手——决不放手。有可能两个都保得了——有可能的！”人总是不肯放手的，一直抓到从他手里拿走时才——人是天生不肯放手的！他在画廊里开始兜起来。最近他买了一張画，在他看可算是一笔小財气，所以在这張画前站着——画的是一个女孩子，暗金的头发看上去就象一头金属絲，眼睛凝視着手里拿着的一个金黃的小怪物。便在这种痛苦的时候，他还能够微微感到这是天大的便宜貨——还能够欣賞画上面的桌子、地板、椅子、女孩子的身条、臉上专注的神情、暗金絲的头发、小怪物的鮮明金黃色；真是妙手！收藏油画；人愈来愈发財！这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他猛然轉身，背对着画，走到窗口，他养的鸽子有几只已經从鴿房四周的鴿埕上飞了起来，正在北风中展翅飞翔。雪白的羽毛在明彻的日光里簡直耀眼。鸽子飞远了，在天上划着字。这些鸽子是安耐特亲自喂的；她喂鸽子时看上去真美。鸽子都在她手上吃食；它們都知道她是个直心眼儿。他喉嚨管忽然覺得堵着。她不会死——不能够死！她太——太懂事了；而她很强壯，的确强壯，跟她母亲一样，尽管那样白晰、美丽！

等到他开門，站在那里傾听的时候，天已經快黑了。一点声音沒有！乳白的黄昏躡进楼梯和下面的楼梯口。他才要轉身，耳朵里听見一点声音；朝下望时，他看見一个黑影在走动。心拾了

起来。这是什么？是死神嗎？从她房間里出来的死神的形状？不是！只是一个沒有戴帽子、沒有束圍裙的女佣。女佣走到楼梯下面，上气不接下气地說：

“医生要見您，老爷。”

他飞步下楼。女佣身体貼着墙讓他过去；她說：

“老爷！事情完了。”

“完了！？”索米斯說，語气中帶有威胁；“你是什么意思？”

“生下来了，老爷。”

他三脚两步上了楼梯，^①在阴暗的过道里忽然和医生碰上。医生正在揩額头。

“怎么样？”他說；“快！”

“大小都活着；我想，沒有事情了。”

索米斯站着不动，手蒙着眼睛。

“恭喜你，”他听見医生說；“只差一点儿就完了。”

索米斯一只蒙着眼睛的手放了下来。

“多謝，”他說；“多謝多謝。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幸亏好；要是儿子，就会断送了她——头出不来啊！”

女的？

“多多当心大人和小的，”他听見医生說，“就行了，她母亲几时来？”

“我想大概是今天晚上九、十点鐘。”

“那么，我等到她来才走，你要看她們母女俩嗎？”

① 楼梯在半中間分向二楼和三楼，所以索米斯从三楼下来一半，还要走上几步才到达二楼。

“我現在不去，”索米斯說；“你走之前，我叫人把晚飯送上来。”說完就下樓去了。

說不出的輕鬆心情，然而——是一個女兒！他覺得太不公平了。冒了這麼大的危險——經過這樣的痛苦蹂躪！——只落得一個女兒！穿堂里木柴生的火很旺，他站在火前，用腳尖碰一下火，想使自己重新適應一下眼前的情況，“我父親啊！”他想。對他不用說，將是極度的失望！人生在世決不會樣樣滿足的！而且下面又不會再生了——就是有，也無濟於事，至少！

他站在穿堂里，佣人送上一封電報。

急來。父病危。母字。

他看了電報湧起一陣嗚咽。經過適才的幾個鐘頭的痛苦，人會以為他什麼都不會動心，可是這事使他動心了。現在是七點半，九點鐘有一班火車從雷丁開出，拉摩特太太要是趕得及的話，將在八點四十分到達——他去接了火車再走。他吩咐备好馬車，木木然吃了一點晚飯，就上樓來。醫生出來見他。

“兩個都睡了。”

“我不進去，”索米斯說，心放了下來。“我父親病重；我得上倫敦去。沒有關係吧？”

醫生臉上顯出一種又象是疑惑，又象是佩服的神情。那意思好象是說：“如果他們全象你一樣冷的話。”

“行，我看你放心去吧。你就回來嗎？”

“明天，”索米斯說。“這是我倫敦的地址。”

醫生好象徘徊在同情的邊緣上。

“再見！”索米斯沒頭沒腦說了一句，就轉身走了。他穿上皮

大衣。死！真是冷酷的事情！他在馬車里点一支香烟抽起来——他的那种名贵香烟。夜晚风很大，就象鼓着漆黑的翅膀；馬車的灯光探索着前进。他的父亲！那样老的老人！却在这样一个不舒服的晚上——去世！

他到达車站时，倫敦开来的列車剛好进站，拉摩特太太肥碩的身軀，穿一身黑衣服，灯光下照得人黄黄的，拎一只小手提箱向出口走来。

“你就是这一点行李嗎？”索米斯問。

“可不是；我哪里来得及呢。我的小宝貝怎么样？”

“都好。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大喜，大喜！过海峡过得糟透了！”

拉摩特太太黑黑胖胖的身材——虽則过海峡过得糟透了，可是一点沒有瘦减——爬上馬車。

“你不上来，亲爱的？”

“我父亲病重，”索米斯忍痛說。“我要上倫敦去。替我吻安耐特。”

“真的嗎！”拉摩特太太說；“太不幸了！”

索米斯除一下帽子，向自己的火車走去。“这些法国人！”他心里想。

第十三章

告訴了詹姆士

在他那个有双层窗子的房間里着了点凉，詹姆士就弄得狼狽不堪；平时房間的空气和看望他的人可以說都要滤过才能进来，而且从九月中旬起他就沒有出过房門。就是着了点凉，他的一点点体力，撑持不住，迅速就进入他的肺部。医生曾經关照过他，“切不能着凉，”可是他偏偏就着了凉。开头时他感到喉嚨不舒服，就跟看护說——他現在用看护了——“你看，我早知道坏事，哪有这样透空气的！”一整天他都在疑神疑鬼，而且一切的預防和治疗全用到了；呼吸极端小心，每一小时都要量一下热度。爱米丽并不慌。

可是第二天早上她进房时，看护小声气說：“他不肯量热度。”

爱米丽走到他躺着的床边，輕声說：“你覺得好些嗎，詹姆士？”把溫度表送到他嘴边，詹姆士抬头看看她。

“量了有什么用？”他嘎声說；“我不想知道。”

爱米丽这才慌了起来。他呼吸很困难，一張臉看上去非常消瘦、蒼白、隱隱有几块紅斑。他过去也跟她鬧过“别扭”，天曉得；可是他究竟是詹姆士，差不多五十年一直是詹姆士；她无法

回忆或者想象什么生活里没有詹姆士的——詹姆士虽则表面上那样的唠叨，那样的悲观，那样的顽固，可是家里个个人他都疼爱，待他们的确很慈祥，很宽厚！

整整那一天和第二天他简直不说话，可是从眼睛里看出，人家服侍他，他也知道，而且脸上的神情显出他是在挣扎着；所以爱米丽仍旧存着希望。他的身体一动也不动，以及那种储备一切零星力量的派头，说明他正在顽强搏斗。爱米丽看了深为感动；虽则在病室里时她脸上神色很镇定，很给人安慰，出了房门眼泪就簌簌地落下来。

第三天吃茶时分，她刚给他换了衣服，而且，因为什么事情都逃不出他眼睛，为了怕他惊慌，脸色装得很自如；在这时候，她看出情形大变。那张苍白的脸上说得很清楚：“没有用；我不行了；”她走到他跟前时，他说：“叫索米斯来。”

“好的，詹姆士，”她温和地回答；“好的——立刻去叫。”她吻了他的额头。一滴眼泪落在他的额头上，她揩掉时看见他眼睛里显出感激。爱米丽这时心乱如麻，而且已经没有指望，就打给索米斯那个电报。

索米斯从刮着狂风的黑夜里钻出来，进了门；一所大房子正象坟墓一样静。瓦姆生的一张阔脸看上去简直变得又狭又长了；他加倍小心地接过皮大衣，一面说：

“你要不要来杯葡萄酒，少爷？”

索米斯摇摇头，抬起眉毛询问地望着他。

瓦姆生的嘴唇颤动了一下。“他来找你呢，少爷；”忽然擤起鼻子来。“我服侍福尔赛先生多年了；少爷，”他说，“——多年了。”

索米斯丢下他折自己的大衣，走上楼梯。这所他出生和居

住过的房子在他的心目中从来没有这一次他最后朝拜他父亲房間时显得这样温暖、富丽、舒适过。房子并不合他的胃口；可是单就它本身的那种坚固的油布板壁风格而言，这房子却称得上百分之百的安适。而夜晚是这样黑，风这样大；坟墓里又是那样冷，那样孤寂啊！

他在房門外面逗留了一下。里面一点声音沒有。他輕輕轉动門鈕，在沒有人觉察下走进房間。灯上加了罩子。他母亲和維妮佛梨德都坐在床对面；看护正从床这边走开去，讓出一張空椅子来。“給我坐的！”索米斯想。他母亲和妹妹看見他进来都站起来，可是他做了个手势，两个人又坐下去。他走到椅子面前，站着望他父亲。詹姆士的呼吸就象有人扼着脖子似的，眼睛閉着。索米斯看見自己父亲这样消瘦、蒼白、憔悴，听见他呼吸这样困难，心里不禁对造化涌起一陣激烈的憤怒，殘酷而无情的造化，跪在这样一个瘦条子身体的胸口，緩緩地把他的呼吸挤出来，把他这个世界最亲近的人的生命挤出来。在所有的人类中間，他父亲是一个一生最最小心謹慎、处世中和、食用有节的人，然而这就是他的报酬——要把他的生命緩緩地、痛苦地挤掉！他連自己也不知道就喊了出来：“太殘忍了！”

他看見母亲两手蒙上眼睛，維妮佛梨德头朝着床低了下来。女人！她們处这类事情比男子要好得多。他向父亲靠近一步。詹姆士已經有三天沒有刮臉，嘴唇上、下巴上长滿了胡子，簡直跟額上的白发一样白。胡子使他的臉变得柔和，已經有一种不属于尘世的古怪神情。詹姆士的眼睛睜开。索米斯攏近床边，弯下身子。嘴唇动了一下：

“我来了，爹。”

“哼——有什么——什么消息？他們从不告訴——”声音沒

有了，一陣悲痛的心情使索米斯苦着一副臉簡直說不出話來。告訴他？——對了。可是告訴他什麼呢？他使勁忍着悲傷，合攏嘴唇，說道：

“好消息，親愛的，好的——安耐特，生了個兒子。”

“啊！”極其古怪的一聲，又丑陋，又輕快，又可憐，又得意——就象個嬰兒滿足自己願望時發出的聲音一樣。詹姆士眼睛閉上，窒息的呼吸又開始了。索米斯退到椅子跟前，木然坐下。這句使他父親死后也不會知道真相的謊言就好象發自他天性的最深处似的；這話一說完，他所有的感情力量一時都消耗盡了。他的胳膊掃過一樣東西。原來是他父親的一只光腳。在掙扎着呼吸時，詹姆士把腳從被里蹬了出來。索米斯把腳握在手里，一只冰冷的腳，又輕、又瘦、又白，冷得厲害。這只腳不久就要變得更冷，所以又何必送進被里，把它蓋起來呢！他機械地用自己的手使它暖一點；心里不由得又湧起一陣悲痛。維妮佛梨德發出了一聲嗚咽，趕快又忍住，可是他母親坐着一下不動，眼睛緊盯着詹姆士望。索米斯向看護招招手。

“醫生呢？”他低聲說。

“去請了。”

“有什麼辦法使他的呼吸好一點呢？”

“只有打針；可是他恐怕受不了。醫生說，他在掙扎時——”

“他不在掙扎，”索米斯低聲說，“他是慢慢阻塞起來。太難受了。”

詹姆士不安地動一下，就象知道他們說的什麼。索米斯站起來，彎下腰看他。詹姆士無力地舉起雙手，索米斯握着。

“他要拉了坐起來，”看護輕聲說。

索米斯就拉他起來；自己以為拉得很輕，可是，詹姆士臉上

显出一种几乎是愤怒的神情。看护拍拍枕头。索米斯把两手放下来，弯腰在父亲额上吻了一下。当他直起身子时，詹姆士的眼睛抬起来看着他，那种神情就好象是把他全身剩下的力量全部使用出来似的。那意思象说：“我不行了，孩子，你要照应他们，照应自己，照应——我全留给你了。”

“是的，是的，”索米斯低声说，“是的，是的。”

看护在他身后不知做些什么，使他父亲来了一个微弱的抗拒动作，就象厌恶她扰乱似的；几乎就在同一时候，他的呼吸松下来，变得平静了；人躺着一动不动；脸上的紧张神情消失了，变为一种古怪的苍白的静謐；眼皮抖动一下，就不动了，整个的脸也不动了，安静的神气。只有唇间轻微呼气声音使人知道他还在呼吸。索米斯重新在椅子上坐下，又去弄暖那只脚；听见看护靠火坐着在轻轻啜泣；奇怪的是她这样一个外人，会是他们之间唯一哭出来的一个！他听到炉火的轻轻毕剥声。福尔赛老一辈子里又有一个要永远安息了——他们真了不起——他这样撑着真了不起！他母亲和维妮佛梨德正偻着身子看詹姆士的嘴唇。可是索米斯却斜靠着床摸两只脚，使它们暖一点；这样使他觉得舒服，虽则脚上变得愈来愈冷了。忽然他站了起来；他父亲的唇间发出一声，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可怕的声音，就象一颗心遭到暴力而破裂时发出的长长呻吟。好一个坚强的心，道出这样的告别！它停止了。索米斯看看那张脸。没有动作了；没有呼吸！死了！他在额上吻一下，转身出了房间；上楼跑进自己卧室，那间仍旧给他留着的卧室；伏在床上呜咽起来，一面用枕头堵着自己……

过了一会，他下楼又进了父亲的房间。詹姆士一个人躺着，神情极其安详，看不出一点忧伤和焦虑，一张毁灭的脸上带着高

年的庄严，就象古錢币上被岁月消磨了的美丽庄严。

索米斯紧紧盯着那張臉看，又盯着爐火看，盯着室內的一切看；室內窗子已經完全打开来，向着倫敦的深夜。

“永別了！”他低低說了一声，就走出屋子。

第十四章

他的

那天夜里和第二天整整一天，索米斯都忙着办许多事情。早饭时接到一个电报，使他很放心得下安耐特的健康，后来总算搭到最后一班火车回雷丁，额上还带着爱米丽的一吻和耳朵里的那句：

“亲爱的孩子，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呢。”

他半夜到达自己的房子，天气已经变得暖和起来，就好象办完了事情，把一个福尔赛最后一笔帐算清之后，可以轻松一下了。晚饭的时候，他收到第二封电报，更加证实了安耐特的健康情况很好，所以他并没有进大房子，反而趁着月光穿过花园到了河边碇船上。船上很可以睡得了。他已经疲倦不堪，所以穿着皮大衣躺在长沙发上就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经亮了，他走到甲板上，凭栏向西面望去。这一面的河流沿着岸上一带树林拐了一个大弯。古怪的是，索米斯对自然美的欣赏颇有点象他的那些农夫祖先，如果找不到美的话，就会感到一种埋怨，而且这种埋怨感觉，无疑的，又因他在风景画方面的研究而变得敏锐，变得开化了。可是黎明有一种力量能使最最平凡的眼光肥沃起来，所以连索米斯也心动了。在那种悠悠的、清凉的光线下面，眼前

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和他平日熟悉的那条河完全不象；这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进入的世界，一个不真的世界，就象探险者远远了望到的一些陌生海岸似的。它的颜色和常见的颜色全不同，简直不象颜色；万物都在沉吟，然而又很清晰；它的岑寂使人发呆；而且没有气味。为什么这样一个世界会使他心动，索米斯也说不出，要么是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极端的寂寞，自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财产全被剥夺了。他父亲说不定就是起程向这个世界去的，尽管它和他离开的世界还有许多相似之处。索米斯寻思，不知道哪个画家有本领画出它，想借此避免和它接触到。那片灰白的水就象——就象个鱼肚子！哪个敢说眼前眺望的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私人财产呢？除非是这片河水——然而连河水也有人抽出去！树木、林丛、一根草、一只鸟儿、一头走兽，甚至一条鱼，都没有一个没有主儿的。然而从前有个时候，这一切都是从莽、沼泽和水，许多奇形怪状的动物在这里遨游，玩耍，也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给它们取上名字；在那片一直伸到水边的小心经营的高树林的地方过去，可能遍地是葱茏和腐烂的丛莽，对岸的那片草原，过去可能长满了沼雾笼罩着的蘆葦。是啊！人把它一把捉着，关在笼子里面，贴上签条，送到律师事务所里归档了。而且是做了一件好事情！可是不时的，就象眼前这样，过去的阴魂却会跑出来，找上一个碰巧清醒的人缠着他，向他沉吟，并且悄声说：“你们全都是从我的无主的孤寂里出来的，有一天你们全都要回去。”

对于索米斯，这是一个新的然而又非常之老的世界；是一个无主的世界在回溯自己的过去；他感到有点不寒而栗，就下了甲板在酒精灯上烧一杯茶吃。喝完茶，他取出纸笔，写了下面两段：

本月二十日詹姆士·福尔赛卒于公园巷本寓，享年九十一岁。葬礼于二十四日在高門山公墓举行。鲜花谨辞。^①

本月二十日索米斯·福尔赛之妻安耐特在买波杜倫栖园誕生一女。

在吸墨紙上面索米斯隱隱看出一个“儿子”。^②

当他穿过草地向大房子走去时，已經是一个平凡的秋天世界的早晨八点鐘了。对河的丛树聳立在四周圍，被乳白的朝霞衬得非常鮮明；木柴烟升起来又青又直；他的那些鴿子在咕咕叫喚，在阳光中剔着羽毛。

他悄悄进了自己的更衣室，洗澡、修面、換上干淨衬衣和一套黑衣服。

索米斯下楼时，拉摩特太太正开始吃早飯。

她看一下他的衣服，就說，“不要告訴我了！”說时按一下他的手。“安耐特很好。可是医生說她不能再生孩子了。你知道嗎？”索米斯点点头。“可惜。不过小的真惹人爱啊。你要咖啡嗎？”

索米斯尽快地躲开她。她使人感到厌恶——人又大、又庸俗、头脑又快、又清楚——真是法国人。他受不了她那些母音，那些喉音；他而且恨她看着他的样子，就好象安耐特不能生儿子

① 索米斯于晚上九点鐘离开雷丁，詹姆士在二十号十二时前逝世，实在有点牵强。

② 这是指吸墨紙上的水印；这种水印往往是造紙公司的牌号，而在这里，公司的牌号是——son(即儿子)。

是他的过失似的！他的过失！他甚至于恨她对自己还没有见过面的女儿那样下作地疼爱。

奇怪的是，他总是害怕看见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人会以为他一有空子还不立刻赶上去看她们。相反地，他却从心里感到一种畏怯——尽管他是那样一个贪得无厌的占有者。他深怕安耐特对他有什么不满，怪他使自己吃那许多痛苦，怕看见孩子的模样，怕显出自己对目前——以及将来的失望。

他在客厅里来回总走了一个钟点，最后才鼓起勇气上楼，敲敲她们的房门。

拉摩特太太来开门。

“啊！你总算来了！她等着你呢！”她掠过他出去了，索米斯轻步走进屋子，咬紧牙关，眼睛偷看着。

安耐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可是很美。孩子不知藏在哪里，他没有看见。他走到床前，忽然感动起来，俯身在她额上吻了一下。

“你来了，索米斯，”她说。“现在我好得多了。可是之前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很高兴不会再有孩子。噢！真痛苦啊！”

索米斯站着不做声，轻轻拍着她的手；什么亲爱的话、同情的话，全都无法出口；他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一个英国女孩子决不会讲这种话！”这时间，他完全知道自己在精神和理智上永远无法和她接近，她也无法和他接近了。他不过象收了一张画一样收藏了她——如是而已！他忽然想起乔里恩的那句话来：“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可以脱身呢。”是啊，他是出来了！他是不是又陷了进去呢？

“我们非给你弄好东西吃不可，”他说，“不久你就强壮了。”

“你要不要看看孩子，索米斯？她睡着了。”

“当然，”索米斯說，“当然要看。”

他繞过床脚头到了床那边，站在那里望着。才一上来看見的也不过如他料想的那样——一个嬰兒。可是就在他一边看着，嬰兒一边呼吸，一边小手小脚做着睡梦的动作时，他好象看見她变成个有个性的东西，慢慢变得象一張画，使他看了还想再看；一点不討厭，非常嬌艳而且动人。头发是黑的，他拿指头碰一下头发，想看看嬰兒的眼睛。眼睛睜开了，深颜色的眼珠——是藍色还是褐色还說不出来。眼睛映了一下，瞪視着，好象藏着深深的睡意似的。忽然間，他的心觉得很特別，很温暖，就象是加进生命一样。

“我的小芙蕾^①呀！”安耐特柔声說。

“芙蕾，”索米斯接了一句；“芙蕾！我們就叫她这个名字。”

胜利和重新占有的感觉又在他心里涌起了。

天哪！这个——这个东西才是他的！

① 芙蕾，法文为花。

插 曲
覺 醒

覺 醒

下午五點鐘時分，七月的陽光從羅賓山廳堂那扇大天窗里一直照進來，剛好落在寬大樓梯轉彎的地方，小喬恩·福爾賽穿一身青麻紗衣服；就站在那道耀眼的光綫里。他的頭髮梳得很亮，眉頭皺着，一雙眼睛在閃閃發光，原來他在盤算怎樣一個下樓的法子；這是他過去無數次這樣盤算的最后一次，因為一会儿他父親和母親的汽車就要開回家了。四步一跨，以及最后五步一跨呢？乏味！從扶手上滑下去，可是怎樣滑法？臉朝下，腳先下去？更乏味！肚子貼在上面，橫着下去？毫無意思！仰着下去，兩只胳膊分垂着？不許做的！還是臉朝下，頭先下去呢？這個方法除了他誰也不知道。小喬恩被陽光照亮的臉上所以皺眉頭就是這個原因……

在一九〇九年的夏天，那些在當時便想使英語簡單化^①的頭腦簡單的人，當然不知道有小喬恩這個人，否則的話，他們說不定會認他做一個信徒。可是人生在世有些事情就會做得過分簡單，就象他的真正名字原是喬里恩，可是他過世的兄長和在世的父親老早就把“喬”，“喬里”那些簡稱搶掉，所以他只好叫喬恩了。事實上，小喬恩根據習慣把自己的名字拼來拼去總是拼不對，一直等到他父親向他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叫時，他才算明白。

一直到現在，他这个父亲在小乔恩的心里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大部分都被那个拉手风琴的馬夫保布和他的保姆“大”占去了；“大”每逢星期天都要穿紫衣服，而且在家庭佣工所能偶尔享受的一点私人生活中，也喜欢人称呼她史白拉金。他母亲在他心目中只象梦里面那样一个模模糊糊的人，气味很好聞，在自己快要入睡的时候撫摸他的前額，有时候給他剪头发，他的金褐色的头发。碰到他在自己臥室里爐栏上跌破头时，她就会来为他难受；碰到他做了噩夢，她就会坐在床边上用脖子偎着他的头。她很亲爱，但是很远，因为“大”非常之近，而且男人的心里在一个时候只能有一个女人啊！至于跟他的父亲，当然，他也有一种特别的亲誼；因为小乔恩大起来也想当一个画家——只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他父亲画的是画，而小乔恩打算画的却是天花板和牆壁，两只撑梯中間放一条板，自己站在上面，束一条肮脏的白圍裙，滿身都是石灰水的可爱气味。他父亲还带他上里希蒙公园去騎馬，他騎的小馬名叫“老鼠”，因为毛色就象老鼠。

小乔恩就是俗語說的嘴里含了銀匙生的，^②而且那張嘴生得又巧又大。他从沒有听見自己父母說過生气話，不論相互之間，或者对他，或者对任何人。馬夫保布、厨娘劍因，蓓拉和其余的佣人，跟小乔恩講話时，声音都特別亲热，連唯一管束他所作所为的“大”講話时也是这样。所以他覺得这个世界是一个万年不变的、十足的高尚而自由的地方。

他是一九〇一年出世的，到他有了知識时，他的国家剛生过一場厉害的猩紅热——波尔战争——剛才害好，現在正准备着

① 指当时的英語拼音簡化运动。

② 謂生于富貴之家。

一九〇六年的自由主义复兴。^① 压制是最不吃香的事情，做父母的都兴高采烈地要让自己的儿女开心一下。他们惯坏了戒尺，爱惜了孩子，^② 而且热烈期望有好结果。还有，小乔恩投胎投到这样的父母也算他聪明，父亲已经五十二岁，性情温和，一个独养儿子早已去世了；母亲是三十八岁，而他又是她的头生子和唯一的孩子。他很可能长成一个介乎娇养的小狗和狂妄的小畜生之间的混合种，所以没有如此全由于他父亲十分爱他的母亲，连小乔恩都看得出来她并不仅仅就是他的母亲，而且自己在父亲的心里他不过占第二位。他在母亲心里占什么地位，还没法知道。至于琼“姑”，他的异母姊姊（可是太老，做他姊姊已经不相称了），当然也爱他，不过太莽撞一点。他心爱的“大”也有一点斯巴达人味道。给他洗冷水澡，膝盖都是光着；从来不鼓励他为自己难受。他的教育问题使他很伤脑筋，小乔恩的意见跟某些人一样，认为最好不要强迫孩子念书。那位法国小姐每天早上来两个钟点教他法文，另外还教他历史、地理和加法，他倒还欢喜；他母亲给他上的钢琴课也不讨厌；她有办法逗他把一个一个调子弹过来，不喜欢的从来不要他练习，所以他始终弹得很起劲，非把指头练得灵活不可。他跟他父亲学画小猪和其他动物。拿年纪说，他受的教育不能算多，可是大体说来，富贵还算没有娇惯了他，不过“大”有时候却说有别的孩子一起玩对他有很大好处。

有这些原因，所以当他快长到七岁，“大”忽然按着他的脊背叫他伏着，不许他做一件她不赞成的事情时，对于他简直是当头

① 英国自由党自一八八六年分裂后至一九〇五年方重新执政。

② 西谚：爱惜了戒尺，惯坏了孩子。

一棒。这是对一个福尔赛的个人自由主义第一次干涉，气得他简直要发疯。那种完全无可如何的状态，以及拿不准几时才会结束的感觉，想起来简直可怕。试想她从此不放自己起来呢，那怎么办！他受了五十秒鐘的罪，一面大声叫喚。頂頂糟糕的是，他看出“大”經過这么长的時間才明白到把他吓倒了。这件事情使他初次看到人类那样的缺乏想象力，真是糟糕的事情。便是放他起来之后，他仍旧坚决認為“大”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他虽則不想抓着她这个把柄，可是深怕她再来，逼得只好找到他母亲說：“媽，不要再讓‘大’把我按得伏下来。”

他母亲两只手举过头，手里拿着两条发辮——小乔恩的法文还不懂得称她的头发是落叶的顏色——当时眼睛把他看一下，眼睛就象他穿的絲絨外衣那样褐黃，回答說：“好的，乖乖，我不讓她。”

小乔恩很满意，因为她就象一个有灵驗的女神；尤其滿意的是，有一天早飯时他藏在餐桌下面，碰巧在等待一只鮮菌，^①被他窃听到他母亲对他父亲說：

“那么，亲爱的，你去跟‘大’說呢，还是我去？她非常之疼他；”当时他父亲回答說：

“总之，她不应当这样管他，我完全懂得被人按得伏着的那种滋味。福尔赛家人一刻也不能忍受，沒有一个。”

小乔恩知道他們并没有发觉自己藏在桌子下面，所以弄得很尷尬，这在他完全是一种新感觉；他只好仍旧耽在那里，苦念着那只鮮菌。

① 菌类长得最快，小乔恩因此想看它长出来，当然事实上是不会那样快的，不过小乔恩可能在童話里讀到过，所以也想找。

他第一次跌进人生黑暗深渊的情形就是这样。这事以后，一直都没有什么新的經驗；后来有一天，他上牛房喝加拉特挤下的新鮮牛奶，被他撞見苜蓿的小牛死掉了。他弄得心情很不宁靜，去找“大”，加拉特垂头丧气跟在他后面；忽然間他发覺“大”并不是他要找的人，就奔去找他父亲，却一头撞見母亲被她抱住。

“苜蓿的小牛死了！唉！唉！样子多么的沒勁！”

他母亲摟着他，說了一句：“是啊，乖乖，好了，好了！”总算止着他的嗚咽。可是如果苜蓿的小牛会死，什么东西也可以死——不仅是蜜蜂、蒼蝇、甲虫、小鷄——而且样子也是那样的沒勁！这真可怕啊——可是不久就忘了！

底下的一件事情是坐在一只大蜂上面，这倒是新鮮經驗，她母亲对这个比“大”懂得多；这事以后，一直到年底都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发生；过了年，有一天，人过得簡直不好受到了透頂，第二天他就患上开心的麻疹，睡在床上，用小匙吃蜂蜜，还吃了許多但几亚橘子。一直到这时候世界才算开了花。这次开花可要感激琼“姑”；琼才听見他成了个可怜虫，立刻就从倫敦赶下来，带来許多書，原来她这个在有名的一八六九年^①出生的人就是靠这些書养成她的俠客精神的。这些書都很旧了，而且顏色种种不同，里面却装滿了惊天动地的事情。先是琼讀給他听，后来就容許他自己去讀；这时候，她匆匆又回倫敦去了，丟給他的書有那么一大堆。这些書燃起他的幻想，終于白天脑子里想的，晚上夢見的全是些海軍准尉、販奴船、海盜、木筏、檀木商船、火車、鯊魚、战争、韃靼人、紅印第安人、汽球、北极，以及其他匪夷

① 一八六九是苏伊士运河开航的一年。

所思的趣事。等到放他起床时，他立刻就把自己的小床当作大船，从船头到船尾装上索具，再从大船上了小船——那是一只小澡盆，这样划过地毯的綠色海洋，靠了桃花心木抽屜的骨轆，爬上一座岩石，用自己喝水的玻璃杯紧抵着眼睛了望天边，搜寻救应的船只。他用手巾架、茶盘和枕头做了一只日用的木筏；把法国李子的甜汁省下不吃，放在一只空药水瓶里，当作甜酒装上木筏；还装了有印第安人吃的碎肉干，这是省下来的碎鷄肉，先把来坐扁了，再在火上烘干；还有治坏血病的菩提果汁；是用橘子皮和一点沒有挤淨的橘汁榨出来的。有一天早上，他把床上所有的被褥（只有长枕头除外）堆成北极的样子，自己坐了一只桦木小艇（私生活里的爐栏）划过去，在到达之前还和一只北极熊——就是长枕头加上四只滾球戏柱子，再穿上“大”的睡衣——大大厮杀了一陣。这次以后，他父亲想使他的想象力稳定下来，就給了他《撒克逊劫后英雄略》，^①《比威斯》，^②一本亚瑟王^③的故事和《湯姆·白朗的求学时代》。^④他先讀了《劫后英雄略》，这就整整三天工夫都在造佛隆德·白夫^⑤的宮堡，保卫宮堡、攻打宮堡，除掉丽必卡和罗文納^⑥住的那一部分外，全打得唏里嘩啦，同时还尖声尖气地喊“冲呀，德·布拉西！”^⑦以及类似的話。讀了亚

① 英国史各特的著名历史小說。

② 英国十四世紀韵文騎士傳奇。

③ 英国凯尔特族反抗撒克逊民族侵略之賢王。

④ 英国湯姆士·休士（一八二二——一八九六）的一本描写学校生活的小說。

⑤ 里金諾尔爵士，《劫后英雄略》中的人物。

⑥ 《劫后英雄略》中两个女角色。

⑦ 《劫后英雄略》中莫里斯爵士。

瑟王的書之后，他就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拉摩納克·德·加里斯^①爵士，原因是虽則書里談到他的地方很少，他覺得这个名字比別的武士的名字都好；他还騎在自己的木馬上，手里拿一根长竹竿，把那匹木馬騎得都快要死了。《比威斯》他覺得不够勁；而且玩起来要有树林和野兽，这些在他的臥室里全沒有，只有两头猫儿，費茲·福尔賽和拍克·福尔賽，可是都不好惹。《湯姆·白朗》他还不够年紀看。总之，到了第四个星期，放他下楼出去玩时，一家人全都如釋重負。

時間正是三月，树木看上去特別象船上的桅杆；在小乔恩的眼中，这簡直是大好春光，可是对于他的膝盖、衣服、和“大”來說，簡直是折磨够了，因为又要給他洗衣服，又要补衣服。天天早上，只要早飯一吃完，就会看見他从書房里出来——他父亲和母亲的窗子恰巧朝着这边开着——穿过走廊，爬上那棵老橡树，臉上一副坚决的神情，头发閃閃发光。清早这样子玩是因为讀書之前的時間有限，来不及跑出去多远。那棵老树的花式真多，使人从来玩不厌，主檣、前檣、上檣，而且他总可以借升旗的轆轤——或者秋千索滑下来。十一点鐘念完書之后，他会上厨房去要一块薄干酪，一片餅干，两只法国李子——作为小划子上的粮食至少够了——自己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吃掉；然后带着长手枪和刺刀，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就認認真真开始上午的爬山，一路上遇見了无数的販奴船、印第安人、海盜、野豹和大熊。一天里只要在这个时候碰見他，嘴里大都咬着一把弯刀（就象狄克·尼但姆一样），杂在一大堆迅速爆炸开来的瓶盖子中間。不少的园丁都被他小枪里射出来的黄豆打倒了。他过的就是这种

① 亚瑟王的三个最勇猛的騎士之一。

行为最最粗暴的生活。

有一天，他父亲坐在橡树下面对他母亲说，“乔恩太不象话了。恐怕总有一天去干水手，或者其他没出息的行当。你可曾看见他有什么欣赏美的地方呢？”

“一点看不出。”

“谢天谢地，他对于轮子或者机器还没有兴趣！别的我都还可以，就是这个最受不了。不过，我真希望他能够对大自然稍稍感到一点兴趣。”

“他有想象力的，乔里恩。”

“是啊，不过火性太大了。他现在可爱哪一个人呢。”

“没有；只是人人都爱。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乔恩更爱别人，或者更可爱的了。”

“因为是你的孩子，伊琳。”

就在这时候，小乔恩就躺在他们头上一个高枝上，用两粒黄豆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可是谈话的片断却深深盘据在他的小头脑里面。爱情，恋爱，想象力，火性！

树叶子现在已经长得快密了，他的生日也快到了；这是每年的五月十二，他总记得有一顿好晚饭吃，肝脏、蘑菇、杏仁饼和姜汁啤酒。

可是在他的八岁生日和他站在楼梯转弯地方七月阳光里那一天之间，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大”不知道是替他洗膝盖洗厌了，还是发自那种神秘天性，逼使保姆们有时也要抛下自己抚育的孩子，都很难说；总之，就在他的生日的第二天哭哭啼啼走了，说是要“嫁一个男人”——真是想不到的事情。“大”要走本来一直瞒着小乔恩，可是那天他有一个下午心里都不是滋味。这事就不应该瞒他呀！两大盒的铅

兵和一些大炮，再加上一本《年青的号角手》^①——这些都是他收到的生日礼——和他的悲哀携起手来要改变他的信仰；他不再去亲自铤而走险，冒生命的危险了，而玩起想象的游戏来，叫许许多多的铅兵、弹子、石子和豆子去冒生命的危险。他收集了一大堆这类的“炮灰”，替换着使用来打半岛之战，^② 七年战争，^③ 三十年战争，^④ 和其他的战役，这些都是他最近从祖父过去的那本大《欧洲史》里读来的。这些战争全按照他的天才随意更动，就在他白天游息室的地板上打了起来，弄得谁也走不进房间，怕打搅了瑞典王古斯塔佛司·阿道尔佛司，^⑤ 或者踏上奥地利的军队。他最最热爱奥地利人，因为声音听上去好听，可是当他发现奥地利人很少有什么仗打胜时，自己只好编一套来玩。他最喜欢的大将是尤金王子，^⑥ 查理大公^⑦ 和华伦司丁；梯里^⑧ 和马克^⑨ 尽管是奥地利人，实在叫人没法喜欢（有一天他听见他父亲说这些称呼是“音乐厅的玩意儿”，不管这是什么意思）。为了好听的理由，他还喜欢杜林。^⑩

① 英国汉第(G. A. Henty, 一八三二——一九〇二)写的一本儿童读物。

② 英国一八〇八——一八一四年与西班牙、葡萄牙联盟对法兰西的战役。

③ 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年，英国、普鲁士、汉诺佛对法、奥、俄、瑞典、撒克逊尼和西班牙的战争。

④ 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的欧洲战争。

⑤ 在三十年战争中支持新教徒的一方。

⑥ 奥地利将领，一六六三——一七三六。

⑦ 奥地利将领，一七七——一八四七，曾参加法国革命战役和拿破仑战争。

⑧ 梯里·约翰，三十年战争率领天主教联军的名将。

⑨ 马克·卡尔，奥地利将领，一八〇五年降法。

⑩ 法国将领，一六一——一六七五，以战略出名。

这个阶段很使他父母着急，因为这使他成天耽在室内，连应当到室外来玩的时候也不出来了。整个的五月一直到六月中都是这样，后来他父亲带了《汤姆·莎耶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芬历险记》^①给他，才算断掉。读了这两本书之后，他又来了一个念头，跑到外面一股劲儿要找小河。罗宾山园子里哪儿来的小河，他逼得只好把小池子当做小河，所幸是池子里还有蜻蜓、蚊蚋、灯心草和三棵小柳树。他父亲和加拉特把池子测量了一下，发现池底很平，而且没有一个地方有两呎深的，就给了他一条可以折迭的小艇；他就成天坐在小艇里划着，平躺着身子避免被印第安人老约^②和其他仇人看见。他在池子边上还用旧饼干罐子造了一间印第安人的草房，约莫四呎见方，上面复着树枝。他在草房里升一个小火，把树林和田里没有打到的鸟儿，池子里没有钓到的鱼儿——因为池子里就没有鱼——都在这里烧起来。六月的下半月和七月都这样过掉。他父母在七月里上爱尔兰去了；这五个星期的长夏他都是跟他的枪、草房、河水和小艇过着一种寂寞的“空想”生活；而且不管他的活跃小头脑怎样竭力把美感挥走，她不时还是会在这么一刹那偷偷找上他，或者憩在蜻蜓的翅膀上，或者在睡莲上面閃映着，或者当他仰面躺着装做埋伏时，用她的蔚蓝在他的眼睛里扫这么一下。

他父母走后，房子是由琼“姑”来照料的；她带了一个“成年人”来住，老是咳嗽，还带来一大块石膏用来雕成人脸；有这个原因，所以琼“姑”简直不到池子这边来看他。可是，有一次，她又带来了两个“成年人”。小乔恩刚好用他父亲水彩盒子里的颜色

① 都是马克吐温的小说。

②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里面的人物约·哈普。

在自己身子上画了许多鲜明的蓝条子、黄条子；这时看见她们来了，就埋伏在柳树后面。果然不出他所料，她们一直就走到草房那儿，跪下来朝草房里面看，所以他就大吼一声，那一声真是吓得人魂飞魄散，简直把琼“姑”和那个女“成年人”的天灵盖完全取到手了；^①之后，她们就吻了他。两个成年人一个是好丽“姑”，一个是法尔“叔叔”，他生了一张黄脸，脚有点跛，向他笑得厉害。他对好丽“姑”很中意，好象也是他的姊姊；可是当天下午两个人都走了，后来就没有见过。在父母回来的前三天，琼“姑”也急急忙忙带了那个咳嗽的“成年人”和那一大块石膏走了。走后，法国小姐说：“可怜的人儿，他病得很重呢。乔恩，我不许你进他的屋子。”小乔恩很少因为人家叫他不要做什么事情而偏要去做，所以并不进那间屋子，不过觉得人又厌烦、又冷清。说实在话，那个池子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他的小头脑里这时正充满了一种无所适从和想望的感觉——并不是期望一棵树、一支枪——而且想一点温柔的东西。这最后的两天过得就象几个月似的，尽管还有一本《大海流浪记》^②可看，里面看到李嬷嬷的事情和她升起的引诱船舶的野火。^③在这两天里面，他上楼梯、下楼梯总有上百次，而且时常从他现在睡觉的游息室里偷偷跑进他母亲的房间去，把什么东西都看看，并不用手去碰，然后又到了她的更衣室；一只脚站在浴缸旁边，就象史林斯比^④一样，低着声音神秘地说：

① 印第安人作战，杀死对方时不取首级而取脑骨为胜利品。

② 英国倍克作(S. White Baker 一八二一——一八九三)。

③ 这是用野火引诱风暴中的船舶误会是灯塔，在向灯光驶来时触礁，是海盗惯用的伎俩。

④ 爱德华·李耳《荒唐言》一书中的青年角色。

“呵，呵，呵！死瘟的猫，”^①这在他算是吉利話。后来，又回到母亲臥房間，打开她的衣橱，深深嗅一下，这样好象使他更加接近些——接近什么，他也不知道。

这时他正从母亲房間里出来，站在那道阳光里，反复盘算着几种滑下楼梯栏杆的办法。这些全好象很愚蠢，忽然觉得意兴阑珊，就一步一步走了下楼。下楼的时候，他能記得自己的父亲很清楚——短短的花白胡子，眈眈的深眼睛，两眼之間的皺紋，怪样的笑，瘦瘦的身材，在小乔恩眼中一直显得非常之高；可是他母亲他就完全記不起，只記得是袅袅娜娜那样一个人，两只深褐色眼睛回头望着他；还有就是她衣橱里的那种香味。

蓓拉就在厅堂里，正把大帘幕拉开，去开前門。小乔恩用好話求她。

“蓓拉！”

“哎，乔恩少爷。”

“他們回来的时候，讓我們在橡树下面吃茶好吧？我知道他們最喜欢这样。”

“你是說你頂喜欢这样。”

小乔恩想了一下。

“不是，他們会喜欢的，为了使我高兴。”

蓓拉笑了，“好的，只要你在他們回来之前就在这儿安安静靜的，不要頑皮，我就把茶摆在外面去。”

小乔恩在楼梯的最下一层坐下，点点头。蓓拉走近些，低头看看他。

“起来！”她說。

① 原为詛咒語。

小乔恩站起来。她从后面把他上下打量一下。他并不象有病容，而且膝盖好象也很干净。

“好的！”她说。“哎呀！你晒得多黑啊！给我亲一下！”

小乔恩的头发被她啾了一声。

“什么果酱？”他问。“我等得都厌气了。”

“醋栗酱和草莓酱。”

妙啊！这些都是他欢喜吃的！

蓓拉走后，他有这么一分钟坐着不动。大厅堂里很静，东面的窗子完全开着，从这里可以看得见他玩的那些树里的一棵，就象一条双桅帆船缓缓地驰过那片高草地。外厅地下横着许多柱子影子。小乔恩站起来，跳过一道柱影子；把厅堂中间灰白大理石池子里栽的一簇鳶尾花绕了一圈。这些花很美，可是不大香。他站在门口向外看。假如！——假如他们不回来呢！他觉得自己一定受不了，因为等得太久了，可是他的心思立刻又从这类最后的肯定移到照进来的淡青日光的尘点上去。他举起手来，想要抓点灰尘。蓓拉应当把这片空气打扫打扫才是！可是也许不是灰尘——只是一点点太阳光罢了，他看看外面的阳光是不是一样的。并不。方才说过，他要安安静静地耽在厅堂里，可是他简直耽不下去；他穿过驰道上面的石子路，在驰道外面的草地上躺下；在草里摘了六朵延寿菊，一个个小心给它们取上名字，拉摩纳克爵士、特里斯特拉姆爵士、郎斯劳特爵士、巴里朱第斯爵士、包尔斯爵士、加温爵士，^①一对一对地拿来斗，最后只剩下拉摩纳克爵士的脑袋还没有丢掉，因为他给他挑了一根梗子特别粗的，不过三次交锋之后，连拉摩纳克爵士也显得乏力而且摇摇

① 都是亚瑟王手下的武士。

晃晃了。草里一只甲壳虫慢慢在爬，这草差不多快要剪了。每一株草都是一棵小树，甲壳虫得把那些树干一棵棵繞过去。小乔恩把拉摩納克爵士的脚伸了出去，撥撥那个小东西。小东西痛苦地溜走了。小乔恩大笑，意兴索然，叹了一口气。他觉得心里空空的。他身子仰面躺着。菩提树正开花，聞上去又香又甜，天上的青顏色真美，几片白云望上去就象檸檬冰淇淋，也許味道也一样呢。远远能听得見保布拉手风琴；《順着斯王尼河而下呀》，^①使他听了又喜欢又难受。他又翻个身，拿耳朵貼着地——印第安人能够听見老远老远的声音——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見——只听見手风琴！可是几乎是一剎那間，他真的听見一陣沙沙的声音，和隱隱的鳴鳴声。对了！是汽車——来了——来了！他一跃而起。在門口等呢，还是溜上楼去，当他們进門时，喊一声：“看哪！”就从楼梯栏杆上滑下来，而且是头先下来？怎么办呢？汽車轉弯开上馳道。已經来不及了！他只好等着，一面兴奋地跳来跳去。汽車来得真快！呼的一声，就停住了。他父亲从車上下来，完全跟活的一样。一个弯下腰，一个朝上蹦——两个人撞上了。他父亲說：

“天哪！呀，小家伙，你晒得真黑呢！”跟他平时說話一样；小乔恩一肚皮的想望——指望的那一点东西——尽在翻泡泡，并没有平息下去。他靦靦地看了母亲一眼，她穿了一件青衣服，一条青絲巾裹着便帽和头发，在那里微笑。小乔恩使劲一跳，两条腿鈎着她背后，和她摟了起来。他听見母亲抽进一口气，覺得她也在摟还自己；一双照得深藍的小眼睛盯着她的深褐色眼睛看，后来她的嘴唇貼上他的眉毛，他用足力气摟她，听見她咯咯笑起

① 著名的黑人歌曲。

来：

“你力气真大呢，乔恩！”

听到这话，他就滑下来，拉着她的手进了厅堂。

在橡树下吃着果酱时，他注意到自己母亲有些地方好象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比如說，两颊很滋润，暗金色的头发夹些银丝，喉颈间不象蓓拉那样长了一个结，而且脸上高高低低的地方都很柔和，他还看出她眼角上带有几条小皱纹，眼睛下面有点黑晕，看上去很好看。她长得真美，比“大”和法国小姐或者琼“姑”，甚至他一度喜欢过的好丽“姑”都美；甚至比蓓拉都美，蓓拉两颊红红的，可是有些地方鼓出来太突兀了。这种新发现的他母亲的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吃得都比预料的少了。

吃完了茶，他父亲要他到园子里去溜溜。他跟父亲谈了大半天的话，谈的是一般事情，自己的私生活方面——象拉摩纳克爵士、奥地利人，以及最近三天来那种心里空空的感觉，不过现在忽然装满了——都避而不谈。他父亲告诉他，他们去的一个地方叫做格兰苏芬特里姆；^① 夜静的时候就有许多小人从地下钻出来。小乔恩忽然站住，两只脚后跟分开。

“爹，你真的相信有小人从地下钻出来吗？”

“不，乔恩，不过我想你可能会相信。”

“为什么？”

“你比我年纪轻；这些小人都是仙人。”

小乔恩把下巴的小酒涡一嘟。

“我不相信有仙人？我从来就没有见过。”

“哈！”他父亲说。

① 恩特里姆谷，小乔恩记错，便读成这样。

“媽相信嗎？”

他父親笑起來，就是他那種古怪的笑。

“不相信；她只看見潘。”

“潘是什麼？”

“一種山羊神，在野外和美麗地方到處跳跳蹦蹦的。”

“他就在格蘭蘇芬特里姆嗎？”

“媽這樣說。”

小喬恩拔起腳又向前走。

“你看見沒有？”

“沒有；我只看見維納絲·安娜第娥米尼。”

小喬恩尋思一下；維納絲在那本講希臘和特勞埃人戰爭中的書里有的。那麼安娜一定是她的名字，第娥米尼一定是她的姓了。可是再一問時，原來這是一個字，意思是說從浪花里升起來。

“那麼她是不是在格蘭蘇芬特里姆的浪花里升起來呢？”

“對了；每天都出來。”

“她是什麼樣子，爹？”

“就象媽。”

“哦！那麼她一定——”可是他沒有往下說，就向一座牆奔去，爬上牆頭，隨即又爬下來。這件發現他母親美麗的事情必須絕對不能告訴人呀。他父親的雪茄抽的時間可真長，終於他弄得只好說：

“我想去看看媽帶回來些什麼，你不怪我吧，爹？”

他把自己的動機說得很低，為了免得被人說他沒有男人氣，可是他父親一眼就把他看透了，象煞有介事地嘆一口氣，回答說：

“好吧，小家伙，你去爱她吧。”

这话说得他很有点窘，可是走的时候还故意走得很慢，后来脚下快起来，补偿刚才损失的时间。他自己房间通往母亲卧室的门刚好开着，他走了进去。她正跪在一只箱子面前，他挨着她站着，非常之安静。

她直起上半截身子，说：

“怎么样，乔恩？”

“我想到就这样跑来看看。”

两个人相互又搂了一下之后，他就爬上窗前的长凳，把腿盘在身子下面，望着她把箱子里的东西顺出来。这种事情他从来就不懂，可是看着很开心，一半因为她拿出来东西看上去叫人摸不着头脑，一半因为他很喜欢这样看她。她走动起来跟别的人都不象，跟蓓拉尤其不象。她准是他生平所见过的一个最优雅的人。她把箱子总算理完了，就走到他面前在地上坐下。

“你想我们吗，乔恩？”

小乔恩点点头，这样供认了自己的心情之后，就连着点下去。

“可是你不是有琼‘姑’吗？”

“噢！她带来一个咳嗽的男人来。”

他母亲的脸色变了，带有怒容。他赶快又接着说：

“他是个可怜的人，妈；咳得真厉害；我——我欢喜他。”

他母亲两只手兜着他的腰。

“你什么人都喜欢吗，乔恩？”

小乔恩想了一下。

“到一个限度，”他说；“琼‘姑’有一个星期天带我去做礼拜。”

“做礼拜？哦唷！”

“她想看看我会不会感动。”

“你感动没有呢？”

“感动，我浑身怪难受的，所以她赶快就带我回家了。我总算没有生病。睡上床，喝了一杯开水冲白兰地，看《白桦林的孩子們》。真有味。”

他母亲咬着嘴唇。

“那是几时的事情？”

“哦！差不多——有好久了——我还要她带我去，可是她不肯。你跟爹不是从不去做礼拜吗？”

“我們不去。”

“为什么不去？”

他母亲笑了。

“是啊，亲爱的，我們小时候都去做过。也許我們去做礼拜的时候年紀太小了。”

“我懂了，”小乔恩說，“这是很危险的。”

“这类事情你大起来，自己会弄清楚的。”

小乔恩带着盘算的神情回答說：

“我不想大起来，不想太大。我也不想进学校。”他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强烈冲动，想要多說一点，說他真正心里話，把臉都漲紅了。

“我——我要跟你在一起，做你的爱人，媽。”

随即出于本性要掩盖一下这种局面，他赶快又接下去說：

“今天晚上我也不想睡覺。我睡覺簡直都睡厌了，天天晚上这样。”

“你还做噩梦吗？”

“好象只有一次。媽，今天晚上我可以把通你房間的門开着嗎？”

“可以，开一点点。”

小乔恩滿意地叹口气。

“你在格兰苏芬特里姆看見些什么？”

“就是看見美呀，乖乖。”

“究竟什么是美呢？”

“究竟什么是——唉！乔恩，这倒是个难题呢。”

“比如說，我能够看見嗎？”

他母亲站起来，坐在他身边。

“你能，天天都能。天就美，星星，有月亮的夜晚，还有鸟儿、花儿、树儿——这些全都美。你向窗外看看——美就在你的眼前呢，乔恩。”

“哦，对了，那是景致。就是这些嗎？”

“就是这些？不是的。海就非常之美，那些海浪带着浪花飞起来也美。”

“你是不是天天从海里升起来，媽？”

他母亲笑了。“是啊，我們洗海水浴呢。”

小乔恩忽然伸出手来摸着她的頸子。

“我懂了，”他神秘地說，“你就是美，的确，其余的全是假話。”

她叹口气，大笑起来，又說：

“唉！乔恩！”

小乔恩带着批判口吻說：

“比如說，你覺得蓓拉美嗎？我簡直不覺得。”

“蓓拉年紀輕；这总不錯。”

“可是你样子比她还要年轻，妈。你跟蓓拉撞一下，她就要叫痛。现在想起来，‘大’我也不认为美。法国小姐简直丑。”

“法国小姐脸生得不错呀，”

“噢，对了；不错。我爱你那些小光线，妈。”

“光线？”

小乔恩用指头指指她的外眼角。

“噢，这些皱纹吗？可是这是说明人老了。”

“你笑的时候就看得见。”

“可是从前并没有啊。”

“噢！反正我喜欢这些皱纹。你爱我吗，妈？”

“爱你——真的爱你，乖乖。”

“你永远爱我吗？”

“永远爱！”

“比我想象你爱我的还要多？”

“还要多——多得多。”

“我也一样；所以这就扯平了。”

他觉得自己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吐露真心过，忽然想起要模仿一下拉摩纳克爵士、狄克·尼但姆、哈克·芬和其他英雄的丈夫气概。

“要不要我显点本领给你看？”他说；就从她胳膊里滑出来，竖了一个蜻蜓。看出母亲显然甚为称赏，随即上了床，来了一个“吊毛”。这样连来了几次。

那天晚上，他把父母带回来的东西都检视过之后，就留下来吃晚饭；晚饭开在他父母平时单独用饭的那张小圆桌子上，他坐在父母之间。人感到极端兴奋。他母亲穿了一件淡紫灰衣服，领子四周镶了一道一朵朵不规则形玫瑰花缀成的奶油色花边，颈

子的顏色比花边还要黃。他尽是朝她看，后来是他父亲的怪笑才使他忽然注意到面前的一片波罗蜜。那天晚上睡覺从沒有那样的晏过。他母亲陪他上楼；脫衣服时他故意脫得很慢，好使她留在房里。等到脫了只剩一件睡衣时，他就說：

“你答应我，等我做了祈禱再走！”

“我答应你。”

小乔恩在床边跪下来，臉复在床上，低着声气赶快祈禱起来，不时睜一只眼睛，看見她站着一动不动，臉上带着笑容。“主啊”——他就这样念着他的晚禱，“我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媽为圣，愿你的国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媽今日賜給我們，并饒恕我們地上的过犯，如在天上對我們的过犯，因为罪恶、权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媽。小心着！”^①他跳了起来，讓自己抱在她怀里有好长的一分鐘。上了床，他仍旧抓着她的手不放。

“那扇門你可不要再关小了，可以嗎？你不会太久嗎，媽？”

“我得下楼彈鋼琴給爹听呢。”

“噢！那么，我可以听你彈。”

“我看不可以，你應該睡覺了。”

“睡覺我随便哪个晚上都可以。”

“那么，今天晚上也跟随便哪个晚上一样。”

“哎！不一样——今天是特殊的例外。”

“在特殊例外的晚上，人总是睡得最沉的。”

“可是如果我睡着了，媽，我就听不見你上来了。”

① 这段晚禱的原文見《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被小乔恩胡乱念成这个样子，可以說是面目全非了。

“那么这样，我上来时亲你一下，那时你如果醒着的话，你就会知道，如果你睡着的话，你还是会知道的。”

小乔恩叹了口气，“好吧！”他说：“我想我只好这样凑合一下了。媽。”

“呃？”

“爹相信的那个女神的名字叫什么？安娜·第娥米第斯？”

“是我的天使啊！安娜第娥米尼？”

“对了！不过我给你起的名字我觉得要好得多呢。”

“你起的名字是什么，乔恩？”

小乔恩不好意思的样子回答：

“姬尼菲雅！^①是圆桌故事里面的——我不过才想起来，不过她的头发当然是披下来的。”

他母亲的眼光掠过他看出去，就象在荡漾不定。

“你不要忘记来，媽。”

“你要是睡觉，我就不忘记。”

“那么就这样谈定。”小乔恩眯上眼睛。

他觉得她嘴唇碰一下自己额头，听见她的足声，睁开眼睛时看见她正从门里出去，叹口气，又把眼睛眯上。

长长的时间开始了。

有这么十分钟，他是诚心诚意想要睡觉，把一大堆薊茸摆成一排数着，这是“大”用来催眠的老方法。他好象数了总有几个钟点似的；心里想，现在总快到她上来的时候了。他掀开被。“我热呢！”他说，黑暗中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很古怪，就象别人的声音似的。她怎么还不来呢？他坐起来。想自己去看一下！就下床

① 亚瑟王之妻。

到了窗口，把窗帘拉开一点。窗子外面并不黑，可是說不出是日光还是月亮。^① 月亮很大，一張刁钻而古怪的臉，就象在笑他，弄得他不想去看。接着想起母亲說过月夜很美，又繼續随便向外面望出去。树木都投出濃厚的影子，草地看上去象一滩牛奶；他可以看出去很远很远，真远呀！世界就在他的眼底，而且縹縹緲緲的，跟平时完全不同。开着的窗戶还傳來一陣香气，很好聞。

“我希望有只挪亚^②的鴿子！”他心里想。

月亮呀月亮，又圓又亮，
它照了又照，到处是光。

这两句詩几乎是突然到他脑子里来的，接着他仿佛听見琴声——很柔和——很美！媽在彈琴呢！他想起自己有一块杏仁餅放在五斗橱里，就取了出来，又到了窗口；把头伸出窗外，一会儿吃餅子，一会儿支颐傾听琴声。“大”常說天使在天上彈豎琴；可是跟媽在月夜彈的，自己吃着杏仁餅听的琴一半也够不上。一个大甲虫呼呼飞过去，一只蛾子扑上他的臉，琴声停了，小乔恩把头縮进来。她一定来了！可不能讓她看見自己醒着。他又上了床，把被拉得几乎蒙着头；可是留下一道月光照了进来。月光落在地板上，就靠近他的床脚，他留心看着月光緩緩向他移过来，就好象有生命一样。琴声又起了，可是他現在只能勉強听見了；瞌睡的琴声——美——瞌睡——琴声——瞌睡——瞌——。

① 这是因为英国夏季天黑得很迟。

② 《旧約》：挪亚在地球上洪水退后，首先从方舟里放一只鴿子去探測世界情况。

時間悄悄地過去，琴聲由悠揚而低沉，終於停止了；月光爬上了他的臉。小喬恩在睡夢中翻了個身，仰面躺起，一只晒黑的小拳頭仍舊緊抓着被。眼角抽搐了一下——他已經開始做夢了。他夢見月亮是只罐子，他正在喝罐子裡的牛奶，對面一頭黑貓看着他，帶着他父親的那種怪笑。他聽見黑貓悄聲說：“不要喝得太多啊！”當然這是貓吃的牛奶，所以他伸出手來和藹地拍拍這個家伙；可是貓已經不在了；罐子變成一張床，他就躺在床；他想下床，可是摸不着邊；摸不着邊——他——他——下不了床！真糟糕！

他在夢里叫喊起來。床也開始轉起來；床在他外面，又在他裡面，轉了又轉，轉了又轉，愈轉火愈大，《大海流浪記》裡面的李嬾嬾還在攪它！啊呀！她的樣子多可怕啊！越來越快了！——最後自己、床、李嬾嬾、月亮、黑貓全變成一只大輪子在轉啊，轉啊，朝上升！朝上升！可怕——可怕——可怕——可怕！

他叫了一聲。

一個聲音說：“乖乖，乖乖！”輪子沖破了，他醒過來，站在床上，眼睛睜得多大。

是他的母親，頭髮披著，就象姬尼菲雅；他緊緊抱著她，頭埋在她頭髮里：

“唉！唉！”

“不要緊的，寶貝。你現在醒了。不要哭，不要哭！這不算什麼！”

可是小喬恩仍舊叫着：“唉！唉！”

她的聲音繼續說着，在他耳朵里非常溫柔。

“是月光照在你臉上呀，心肝。”

小喬恩向着她的睡衣呼氣：

“是你說月光美的。唉！”

“不是在月光下面睡覺的，乔恩。哪个放进来的？你拉过窗帘嗎？”

“我要看看時間，我——我望了外面，我——我聽見你彈琴呢，媽；我把杏仁餅吃了。”心神慢慢定下来，一种掩飾自己害怕的本能又引起了。

“李嬷嬷在我肚子里攪，燒得好凶啊，”他囁嚅說。

“怎么，乔恩，上床之后吃杏仁餅还怕不做噩夢嗎？”

“只吃了一个，媽；杏仁餅使琴声更好听了。我是在等你——我几乎当作已經是明天了。”

“我的小鳥儿，現在才不过十一点呢。”

小乔恩不做声，用鼻子擦她的頸項。

“媽，爹在你房間里嗎？”

“今天晚上不在。”

“我能去嗎？”

“你要，可以的，寶貝。”

小乔恩神智已經恢复了一半，这时朝后退一点。

“媽，你的样子变了；年輕得多呢。”

“是我的头发披下来的緣故，乖乖。”

小乔恩把头发拿在手里，头发又密、又黃，夹了几根銀絲。

“我喜欢这样，”他說；“我頂頂喜欢你把头发这样披着。”

他抓着母亲的手，拉她向那扇門走去。进門立刻把門关上，放心地叹了口气。

“你喜欢睡哪一边，媽？”

“左边。”

“好的。”

小乔恩再不耽擱時間，免得她一下改变主意。他上了床；这床好象比自己的床要軟得多。他又叹口气，头向枕头里钻钻，就躺在那里察看毛毯外面許多战車、刺刀和长矛的战争，都是被那些豎起的羊毛迎光照出来的。

“实在没有什么，是不是？”他說。

他母亲从鏡子里看着他回答：

“完全是月光和你自己升起来的幻想。你不要这么紧张呢，乔恩。”

小乔恩的惊魂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但是要說大話：

“当然，我并不真正害怕！”他說；于是又躺着看那些长矛和战車了。時間好象很长。

“唉！媽，快一点呢！”

“乖乖，我得打好辮子。”

“唉！今天晚上不要打了。打了明天早上你又得拆。我已經瞌睡了；你再不来的話，一会儿我就不瞌睡了。”

他母亲站了起来，在那三折鏡子里看上去那样的白，又那样的花枝招展；他能看見三个她，頸子回过来，头发在灯光下面照得非常鮮艳，深褐色的眼睛含着笑。实在用不着，所以他說：

“来嗎，媽；我等着呢。”

“好的，心肝，我就来。”

小乔恩閉上眼睛。一切都非常称心如意，就是她得快一点！他覺得床动了一下，她上床了。他仍旧閉上眼睛，带着瞌睡說：

“妙啊，是不是？”

他聽見母亲的声音說了两句，覺得她的嘴唇碰一下自己的鼻子，就紧紧偎在她身边；她母亲躺在床上升着，滿脑子都是对他的爱。他睡着了，睡得非常之沉，好象把过去的岁月全补足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132 □□□□□(□□□)□□ [□]□□□□□ □□□

□□=B E X P

S S □ =

□□□□ =

□□=3 7 5

□□□□=h t t p : / / b o o k 4 . 5 r e a d . c o m / 3 0 0 - 3 5 /
d i s k g d o / g d o 8 2 / 1 7 / ! 0 0 0 0 1 . p d g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